

儒

藏



精華編九五冊
經部春秋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九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813-9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925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九五）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琳 吳遠琴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13-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43印張 495千字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價	1200.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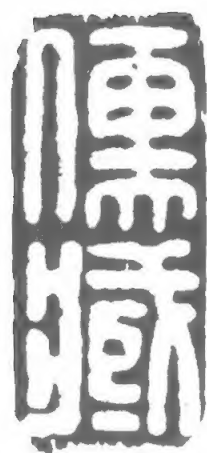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九五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周桂鈿 姜廣輝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九五冊

經部春秋類

附錄

春秋繁露〔西漢〕董仲舒

.....

春秋繁露義證〔清〕蘇輿

.....

春秋繁露

〔西漢〕董仲舒 撰

鍾肇鵬

周桂鈿 校點

張世亮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春秋繁露序	樓郁 一
春秋繁露卷第一	一
楚莊王第一	一
玉杯第二	五
春秋繁露卷第二	一一
竹林第三	一一
春秋繁露卷第三	一八
玉英第四	一八
精華第五	二三
春秋繁露卷第四	二七
王道第六	二七
春秋繁露卷第五	三六
滅國上第七	三六

滅國下第八	三七
隨本消息第九	三八
盟會要第十	三九
正貫第十一	四〇
十指第十二	四一
重政第十三	四二
春秋繁露卷第六	四四
服制像第十四	四四
二端第十五	四五
符瑞第十六	四六
俞序第十七	四六
離合根第十八	四八
立元神第十九	四八
保位權第二十	五一
春秋繁露卷第七	五四
考功名第二十一	五四
通國身第二十二	五五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五六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六二	闕文第三十九	九七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六五	闕文第四十	九七
服制第二十六	六七	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九八
春秋繁露卷第八	六八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	九八
度制第二十七	六八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九九
爵國第二十八	六九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一〇〇
仁義法第二十九	七四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一〇三
必仁且知第三十	七七	天容第四十五	一〇五
春秋繁露卷第九	八一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一〇六
身之養第三十一	八一	陰陽位第四十七	一〇八
對膠西第三十二	八二	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一〇九
觀德第三十三	八三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一〇九
奉本第三十四	八六	陰陽義第四十九	一一〇
春秋繁露卷第十	八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一一一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八九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一一二
實性第三十六	九四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一一三
諸侯第三十七	九六	基義第五十三	一一四
五行第三十八	九六	闕文第五十四	一一六

春秋繁露卷第十三……………一二七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一二七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一二七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一二九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一二〇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一二二

五行逆順第六十……………一二四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一二六

春秋繁露卷第十四……………一二八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一二八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一二八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一二九

郊語第六十五……………一三一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一三三

郊義第六十六……………一三三

郊祭第六十七……………一三三

四祭第六十八……………一三五

郊祀第六十九……………一三六

順命第七十……………一三七

郊事對第七十一……………一三九

春秋繁露卷第十六……………一四二

執贄第七十二……………一四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一四三

求雨第七十四……………一四四

止雨第七十五……………一四八

祭義第七十六……………一四九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一五〇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一五六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一五六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一六〇

如天之爲第八十……………一六一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一六三

天道施第八十二……………一六四

題跋附……………一六六

崇文總目……………一六六

中興館閣書目……………一六六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一六七
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	一六七
新安程大昌泰之祕書省書繁露後	一六七
跋春秋繁露	一六九
胡仲方跋	一七一

校點說明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董仲舒（約公元前一九八——約公元前一〇六），西漢廣川（今河北省景縣境）人，是當時治《春秋》的著名經師。景帝時為博士，受學弟子衆多。武帝時，詔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應詔對策，遂受任為江都相。後廢為中大夫，轉回長安居住，著《災異之記》。主父偃趁隙竊取此書，然後奏於天子，董仲舒因而獲罪，幾死，經天子下詔赦免其罪，從此不敢再言災異。董仲舒復為江都相，後轉徙膠西相，旋即「致仕懸車」，稱病辭官，告老歸鄉，以修學著書為事。董仲舒辭官家居，朝廷如有大議，即遣使者及廷尉張湯前往諮詢，他總能給出有效對策，因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董仲舒因年老壽終

於家，葬於長安下馬陵。關於董仲舒的傳記資料，可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董仲舒傳》等文獻史料。

董仲舒的著作，主要為《春秋繁露》和保存於《漢書·董仲舒傳》中的《天人三策》。此外，尚有保存於《漢書·食貨志》中的論經濟，《匈奴傳》中的議匈奴，《五行志》中的講災異。傳為唐人所編之《古文苑》中保存有《雨雹對》、《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等相關重要資料。《藝文類聚》收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賦》一首。以上資料大體上都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材料。

董仲舒為漢代治《公羊春秋》之經學大師。《史記·儒林列傳》云：「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春秋繁露》直接講《春秋》之篇章不在少數，是其公羊學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品，據此可概觀董仲舒乃至整個漢代《春秋》公羊學的基本面貌。其所述《春秋》之公羊學思想，如「貴德重人」、「行善得衆」、「原心察

微」、「通權達變」等，如今看來也還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董仲舒為漢代儒學的中堅領袖，《漢書·五行志》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其學術宗師孔子，祖述六經，以儒家為中心和主體，而又兼採道、法、陰陽、名、墨各家思想，對於儒學理論在上承先秦的同時有重大的發展。董仲舒作為羣儒之首，其思想得到漢武帝的支持而於漢代居於主要地位。「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董仲舒使儒學由諸子而成獨尊，由一家而融匯百家，是承前啟後的重要環節，為儒學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幹起了極其重要的奠基作用，對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自宋以降即闕文三篇，實存七十九篇。現存最早刻本為南宋嘉定四年（一二一一）江右計臺本，國家圖書館有藏本，二〇〇三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尚藏有另外一部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計臺本《春秋繁露》，不過只存

十五卷，缺卷一卷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從天津購得一、二卷鈔本補齊，但所補二卷之款式字體均與計臺本不同，而與明鈔宋本相合，後十五卷內亦有補鈔者，並同此例。此一版本之《春秋繁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均未著錄。一九九八年，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鍾肇鵬選編之《續百子全書》，影印出版。此次整理，則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計臺本《春秋繁露》為底本。是本《四時之副第五十五》篇及《人副天數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原闕，整理時即據《續百子全書》影印明鈔宋本（簡稱明鈔本）補足，以為全帙。校本則選取清代《春秋繁露》之重要版本三種：《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本（簡稱殿本），北京直隸書局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五月影印清盧文弨《抱經堂叢書》本（簡稱盧本），《龍溪精舍叢書》影印清凌曙凌氏蜚雲閣本《春秋繁露注》（簡稱凌本）。與宋本參校，出其同異，以明各本面貌。

底本因避諱而缺筆之字如「桓」、「慎」、「徵」、「敦」等，整理時皆補足筆畫，不出校記。底本目錄與正文篇題有不一致者，如目錄為「三代改制第二十三」而正文篇題為「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目錄為「堯舜湯武第二十五」而正文篇題為「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目錄為「身之養第三十一」而正文篇題為「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等，皆不校改，以保存原貌。此書的校點主要由張世亮負責完成，鍾肇鵬、周桂鈿負責最後的審訂。在此次整理過程中還酌情參考了鍾肇鵬主編的《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的相關成果。以上情況，特此一併說明。

校點者 鍾肇鵬 周桂鈿 張世亮

春秋繁露序

樓郁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于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①源迷而流分。^②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于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③本傳稱

《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摹印以廣之於天下。^④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 日。^⑤

①「出」，盧本、凌本作「世」。

②「迷」，凌本作「遠」。

③「者」，盧本、凌本無此字。

④「摹印」、「於」，盧本、凌本均無。

⑤「日」，盧本、凌本無此字。此段下，盧本有「四明樓郁書」五字，凌本有「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九字。

春秋繁露卷第一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①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不待」。貶矣。^②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③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④齊桓

①「得」，盧本作「德」，二字古通。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②「貶」，盧本作「此」。

③「伯」，殿本作「霸」，二字古通。

④「恐不」，盧本作「疑」。

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①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②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③

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④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⑤始於文而甚于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

輕詐妄討，^⑥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娶同姓，詎至於是？雖娶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

① 「寐」，盧本作「昧」。

② 「文」、「其」，盧本、凌本均無。

③ 「是」，盧本無此字。

④ 「何懼」，盧本作「於志」。

⑤ 「凌」，盧本、凌本作「陵」。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⑥ 「詐」，盧本作「計」。

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②於賢

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知畏。畏與義兼，則世逾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

① 「以」，凌本作「見」。「以」下，盧本有「知」字，當從。
② 「於尊亦然」，殿本無此四字。

世也。

《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①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也而明白顯也。^②若其大

綱、^③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

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⑤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

① 「與」下，殿本、盧本、凌本有「繼」字。

② 「上」也」字，殿本、盧本、凌本無。

③ 「其」，凌本作「夫」。

④ 「授」，殿本作「受」。

⑤ 「授」，盧本、凌本作「受」。

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①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

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

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十一月乃「作方」。娶，^②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③何以謂之喪娶？

① 「成」，凌本作「王」。

② 下「乃」字，盧本作「方」。

③ 「也」下，盧本、凌本有「久」字。

曰：《春秋》之論事，事，^①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

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喪而居約，^②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

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③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

①「事」，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

②「喪」，殿本、盧本、凌本作「哀」。

③「民臣」，凌本作「臣民」。

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①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

辟不辟，^②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③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④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

① 「偶」，殿本作「隅」。

② 「不辟」，盧本無此二字。

③ 「倒序」，盧本無此二字。「以不」，盧本作「不以」。

④ 「予」下，盧本、凌本有「盟」字。

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①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徧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齋時蚤晚，^②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

獨復見，^③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故弑，^④亦不當罪也。^⑤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⑥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

①「秋」下，盧本、凌本有「正」字，當從。

②「齋」，盧本、凌本作「齊」。

③「獨」，殿本、盧本、凌本作「牘」。

④「當故」，盧本作「不成」，凌本作「不故」。

⑤「亦」，盧本、凌本作「非」。

⑥「不交無傳」，盧本無此四字。

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①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妥。以其問之不妥，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②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③愿而不刑，合而信之，^④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呼天，^⑤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馴其終始，^⑥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

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⑦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⑧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

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衆之所能見也。^⑨故赦子之罪，^⑩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

- ① 「幡」，殿本、凌本作「幡」，盧本作「繡」。
- ② 「距」，殿本、凌本作「罪」。
- ③ 「按」，殿本、盧本作「按」。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 ④ 「信」，凌本作「言」。
- ⑤ 「呼」，殿本、盧本、凌本作「乎」。
- ⑥ 「故」上，盧本有「是」字。
- ⑦ 「意」，盧本、凌本作「義」。
- ⑧ 「子」，盧本、凌本作「止」。
- ⑨ 「衆」，盧本作「蒙」。
- ⑩ 「子」，盧本、凌本作「止」。

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

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①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

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第一

① 「弗」，凌本作「不」。

春秋繁露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①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一書，

傷其害所重也。

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譏何？^②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

① 「其」，凌本無此字。

② 「譏」，殿本、盧本、凌本作「幾」，當從。

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①《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隱之魯，②則謂之外；隱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

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常棣之華，③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

①「有」，凌本作「何」。

②「隱」，並下句「隱之夷狄」之「隱」，殿本、盧本、凌本作「引」，當從。

③「云」，殿本作「曰」。「常」，殿本、盧本、凌本作「棠」，《論語·子罕》作「唐」。

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

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往，^①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亦不以加於至尊大位，^②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

①「往」，殿本、盧本、凌本作「生」。

②「亦」，凌本無此字。「不」下，殿本、盧本、凌本有「可」字。

之辭，有所謂賤者。^①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鬻，救之忘讓其^②，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③則幾可諭矣。^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⑤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殺，^⑥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

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⑦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

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斷逢丑父。^⑧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

①「有所謂賤者」句下，盧本、凌本有「有賤乎賤者」五字，當從。

②「讓其」，殿本、盧本、凌本作「其讓」，當從。

③「義」，盧本、凌本無此字。

④「則」下，盧本、凌本有「義」字。「諭」，殿本作「論」。

⑤「眇」，凌本作「渺」。

⑥「殺」，殿本、盧本、凌本作「故」。似是。

⑦「而」下，盧本、凌本有「不」字。

⑧「逢」，凌本作「逢」。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

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往，^①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亦不以加於至尊大位，^②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

① 「往」，殿本、盧本、凌本作「生」。

② 「亦」，凌本無此字。「不」下，殿本、盧本、凌本有「可」字。

獲而虜邪？^① 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② 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③ 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耳？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④ 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

之位而束獲爲虜矣。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于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于是伐鄭，^⑤ 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⑥ 「高宗諒

① 「邪」，殿本、凌本作「耶」。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② 「罪」，凌本作「辱」。

③ 「復」，凌本作「獲」。

④ 「有廉恥」，殿本、凌本無此三字。

⑤ 「伐鄭」，殿本作「鄭伐」，盧本、凌本作「伐許」，當是。

⑥ 「書」，殿本、凌本作「詩」。

闔，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①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②以無故居喪以伐人。^③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④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⑤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⑥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禁而慎之。^⑦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

書葬，見其罪也。^⑧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第二

- ① 「師」，殿本、盧本、凌本作「兵」。
- ② 「之」，凌本無此字。
- ③ 上「以」，殿本、盧本無。
- ④ 「卒」，盧本作「率」。
- ⑤ 「蟲」，殿本、凌本作「疊」。
- ⑥ 「弊」，凌本作「敝」。
- ⑦ 「禁」，殿本、盧本、凌本作「敬」，當從。
- ⑧ 「罪」，殿本、盧本作「窮」。

春秋繁露卷第三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作冒」。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禍之，^①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②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③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

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④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⑤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咎，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

①「禍」，殿本、盧本、凌本作「危」。

②「正」，盧本作「立」。

③「繆」下，殿本、凌本有「公」字。

④「弗宜」，殿本作「宜弗」。

⑤「敬」，殿本、凌本作「故」。

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①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有至於性雖不安，^②於心雖不平，其道無以易之，^③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④經禮也；辭窮無稱，^⑤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⑥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

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

① 「非」，凌本無此字。

② 「有至」，盧本、凌本作「至有」。

③ 「其」，殿本、盧本、凌本作「於」。

④ 「婚」，盧本、凌本作「昏」，二字古通。

⑤ 「無」，凌本作「而」。

⑥ 「物」，盧本無此字。

「正」，^①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②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

「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

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

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

郟克同時而聘乎齊。」^③案《經》無有，^④豈不

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

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⑤是

故不書聘乎齊，^⑥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

殺，避所善也。讓者，《春秋》之所善。^⑦宣

公不與子而與其弟，^⑧其弟亦不與子，而反

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

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亂，^⑨移

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

遺也。若直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

①「正」，盧本作「立」。

②「皆」，盧本無此字。

③「郟」，殿本、盧本、凌本作「郟」。

④「案」，殿本、盧本作「按」，凌本作「按」。

⑤「以有」，殿本作「有以」。

⑥「故」，凌本作「以」。

⑦「讓」上，殿本、盧本、凌本有「是故」二字。

⑧「與」下，殿本、盧本、凌本有「其」字。

⑨「後」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也」字。

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①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予，^②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③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予，重宗廟；祭仲予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

者，^④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立不書，^⑤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不立宜立者，^⑥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

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

① 「不在」，凌本作「在不」。

② 「予」，殿本、盧本、凌本作「與」。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③ 「德」，盧本、凌本作「聽」，當從。

④ 「爲」下，殿本、凌本有「之」字。

⑤ 「義」，盧本、凌本作「宜」。

⑥ 「不立」，殿本、盧本、凌本作「立不」。

臣固盜地以下敵、^①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人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人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鄙人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

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鄙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②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②《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①

「固」，盧本、凌本作「故」。

②

「謂」，凌本作「爲」。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①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②固其義也，雖大甚，^③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④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

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彊禦也。^⑤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

① 「小大」，盧本、凌本作「大小」。

② 「壓」，盧本作「厭」。似是。

③ 「大」，凌本作「太」。

④ 「無」，盧本無此字。

⑤ 「爲」，盧本、凌本作「不畏」。

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①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②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賢相之能，^③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

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貴陳不離，^④不復安鄭而必欲必之以兵，^⑤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

①「平生」，凌本作「生平」。

②「而救」，盧本、凌本無此二字。

③「仗」，盧本作「挾」。

④「貴」，殿本、盧本、凌本作「責」。「離」，盧本作「納」，當從。

⑤下「必」字，殿本、盧本、凌本作「迫」，當從。

輕。是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①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吉，^②《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③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④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⑤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⑥徒言君之子而

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當貴足矣。^⑦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一作

①「是」下，殿本、盧本、凌本有「故」字。

②「吉」，殿本、盧本、凌本作「占」。

③「人」，凌本無此字。

④「異」，殿本作「易」。

⑤「下」下，殿本、盧本有「之」字。

⑥「位」，盧本作「正」。

⑦「當」，殿本、盧本、凌本作「富」。

「蒙」。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

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一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①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全必然，^②無所疑矣。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

觀成敗，乃切惛惛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

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蚤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隣國，豈值弑哉！^③此吾所惛惛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第三

① 「衰益」，凌本作「益衰」。

② 「全」，殿本、盧本、凌本作「世」。

③ 「值」下，盧本、凌本有「免」字。

春秋繁露卷第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①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②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

哭弟，毒虫不螫，猛獸不搏，抵虫不觸。^③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

① 並見「，盧本作「竝」，凌本作「并」。

② 妬嫉「，殿本、盧本作「妒疾」。

③ 「抵」，凌本作「驚」。

之飾，^①窮一作「殺」。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害」。之志，靈虎兇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②斷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臍」，一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③

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鏖以廣地。以彊相脅，不能制屬，彊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

之食，星實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一作「升」。大辰，鸛鵒來巢，^④《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夫，^⑤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至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

① 「族」，盧本、凌本作「旄」。

② 「孕婦」，殿本作「婦孕」。

③ 「亳」，盧本、凌本作「蒲」。

④ 「鸛」，盧本作「鸛」。

⑤ 「夫」，殿本、盧本、凌本作「失」，當從。

⑥ 「至」，殿本、盧本、凌本作「致」，當是。

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於貿戎。天王不養，^①出居于鄭。殺母弟，^②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僭擬天子。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强，至弑其君。^③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④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⑤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⑥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遠，^⑦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⑧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諸

①「不養」，凌本無此二字。

②「殺」，凌本作「弑」。

③「君」下，盧本、凌本有「父」字。

④「一」，盧本作「二」，當從。

⑤「得」，凌本無此字。

⑥「立子」，凌本無此二字。

⑦「迎」，盧本、凌本作「近」，當從。

⑧「故」，盧本無此字。

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

《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①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

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②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卒于會，^③諱殺，^④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

①「絕」，盧本作「亂」。

②「氣義」，凌本作「義氣」。

③「原」，殿本作「頑」。

④「殺」，盧本、凌本作「弑」。

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圉圉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以別迫脇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

《春秋》記纖芥之失，^①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

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杆不穿，^②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王，^③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技死，^④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

① 「記」，殿本、盧本、凌本作「紀」。

② 「者」下，凌本有「曰」字。

③ 「王」，盧本作「主」。

④ 「技」，殿本、盧本、凌本作「投」。

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①漏陽處父之諫，^②使陽處父死，及討趙盾之諫，^③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④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⑤此下疑少一字。從一作「徙」，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⑥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⑦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人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妬，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

「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⑧至萬怒，^⑨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⑩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⑪「大夫不適君。」遠此

- ① 「棄」下，盧本有「之」字。
- ② 「諫」，殿本、盧本作「謀」。
- ③ 「討」，殿本、盧本、凌本作「患」。
- ④ 「穿」，盧本作「盾」。「殺」，盧本作「弑」。
- ⑤ 「所」下，盧本有「滅」字。
- ⑥ 「昭」，盧本作「平」。
- ⑦ 「二」，殿本、盧本、凌本作「一」。
- ⑧ 「知」，盧本作「故」。
- ⑨ 「至」，凌本作「致」。
- ⑩ 「籍」，凌本作「藉」。
- ⑪ 「秋」下，盧本有「傳」字。當從。

過也。^①梁內役一作「取」。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孝於父母，^②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紀其先。今求財不足，足行罰如將不勝，^③殺戮如屠，一作「從」。仇讎其民，魚爛而止，^④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

罪臣成然，楚國大慙。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⑤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己。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

① 「過」，殿本、盧本、凌本作「逼」。

② 「民」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以」字。

③ 「足」，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

④ 「而止」，盧本作「則亡」，凌本作「而亡」。

⑤ 「而民相愛也」，凌本無此五字。

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晉。^①

《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薄社，^②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

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妬淫之過。^③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觀乎魯莊公之起臺，^④知驕奢淫佚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郄缺之伐邾婁，^⑤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一作「規」。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精共職受命者，^⑥不示臣

①「晉」，各本皆無，據文意補。

②「薄」，殿本作「毫」，盧本、凌本作「蒲」。

③「妬」，凌本作「嫉」。「過」，盧本作「禍」。

④「公」，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

⑤「郄」，殿本、盧本、凌本作「郤」。

⑥「精」，殿本、盧本、凌本作「靖」。

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第四

春秋繁露卷第五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一，^①亡國之君五十二。^②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羣，^③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

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

無一介之衆也，^④而靈公據霸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⑤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

①「失國之君三十一」，盧本、凌本作「弑君三十六」，當從。

②「之君」，盧本、凌本無此二字。

③「同」，凌本作「成」。

④「無」，盧本無此字。

⑤「天」上，凌本有「而」字。

極，^①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②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盛，^③鄭人盛及齊師圍盛，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

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④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

齊桓卒，^⑤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

①「帥」，凌本作「率」。

②「由」，凌本作「猶」。

③「盛」，並下句，殿本、盧本、凌本作「成」，即「鄭」。《公羊傳》作「盛」。

④「之」，凌本無此字。

⑤「齊桓」，凌本作「桓公」。

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柯之盟，^①劫汶陽，魯絕，威立之。^②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先晉獻之卒，^③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至。^④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魯昭公

以事楚之故，^⑤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難。^⑥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

①「柯」，凌本作「軻」。

②「威」，殿本、盧本作「桓」，當從。

③「先」上，殿本、盧本、凌本有「夫」字。「獻」下，殿本、凌本有「公」字。

④「至」，殿本、盧本、凌本作「致」。

⑤「以」，凌本作「之」。

⑥「難」，凌本作「患」。

先楚莊之卒三年，^①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之卒年，^②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起愬而乘之，^③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④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爲援，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飢。中國之行，亡國之迹也。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

一大夫立於蜚林，^⑤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濕之有拔也。^⑥一作「隰之有泮」。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⑦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

① 「莊」下，殿本、盧本、凌本有「王」字。「之卒」，盧本、凌本作「卒之」。

② 「之卒」，盧本、凌本作「卒之」。「年」上，盧本、凌本有「二」字，當從。

③ 「起」，盧本、凌本作「赴」。

④ 「四」下，凌本有「十」字。

⑤ 「蜚」，凌本作「蜚」，當是。盧本作「斐」。

⑥ 「濕」，盧本、凌本作「隰」。「拔」，盧本、凌本作「泮」。

⑦ 「偏」，凌本作「偏」。

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

《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①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託意，以矯失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一作「自」。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號，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②表謙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③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

① 「一」，盧本作「六」，當從。

② 「定」，盧本、凌本作「天」。

③ 「變」，殿本作「物」。

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①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頌聲詠。^②《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爲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悟，^③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下有非者，^④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

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⑤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⑥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

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

①「唱」，盧本作「倡」。

②「聲」，盧本無此字。似是。

③「是」，凌本作「無」。「悟」，殿本、盧本、凌本作「寤」。

④「非」，凌本作「罪」。

⑤「之」下，盧本、凌本有「所」字。

⑥「刺譏」，凌本作「譏刺」。

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①考異變之所加，^②則天所欲爲行矣。統此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于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一作「故」。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

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③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

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

①「刺譏」，凌本作「譏刺」。

②「異變」，盧本、凌本作「變異」。

③「存」，盧本、凌本作「在」。

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所後萬物察者，^①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

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

撮以爲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②《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

之。故曰：博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第五

① 「所」，殿本、盧本、凌本作「然」。
② 「往」，殿本、凌本作「仁」。

春秋繁露卷第六

服制像第十四^①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禮之所爲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②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③作「通古別今然後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象在右，^④一作「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①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豈可不察乎！

① 「像」，凌本作「象」。

② 「鈎」，盧本作「鈞」。

③ 「象」，殿本、盧本作「像」。「右」，盧本作「後」。

④ 「勇武」，凌本作「武勇」。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①亦未可與論裁異也，^②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③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⑤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⑥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⑦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鸛鵒來巢，^⑧《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

得著，雖甚末，一作「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限於事情，^⑨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 ①「本」，凌本作「分」。
- ②「裁」，殿本、凌本作「災」。
- ③「之」下，盧本有「將」字。
- ④「元」，殿本作「無」。
- ⑤「之」下，盧本有「即」字。此句下，盧本有「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十一字，當從。
- ⑥「然」，盧本、凌本作「故」。
- ⑦「雪」，盧本作「雹」。
- ⑧「鸛」，盧本作「鵒」。
- ⑨「限」，殿本、盧本、凌本作「見」，當從。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①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致命象之爲，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百官同望異路，壹之上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

往事，正是非，見王公。^②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無「曰吾」字。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也。^③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擯殺於位，^④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

① 下「致」字，盧本作「至」。當從。

② 「見」，凌本作「序」。

③ 「賢」，盧本作「資」。

④ 「擯」，凌本作「擒」。

王之德，^①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

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無「時」字。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②故緣人情，^③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

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④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① 「王」，盧本作「人」。「德」，凌本作「道」。

② 「體」，凌本作「禮」。

③ 「緣人情」，凌本作「因行事」。

④ 「粗」，殿本、凌本作「糲」。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奈何爲道，^①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

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

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柔、剛柔、肥臞、美惡，累一無「累」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一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②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

①「奈何」，殿本、盧本、凌本作「無爲」。

②「毫」，盧本、凌本作「豪」。

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①休形無見影，擗聲無出響，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②受於先賢；釋其仇怨，^③視其所爭；差其族黨，^④所依爲臬；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一作「苛」。爲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⑤

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

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

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癰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

①「寔」，盧本作「莫」。

②「畜」，殿本、盧本、凌本作「蓄」。

③「仇」，殿本、盧本、凌本作「讎」。

④「族黨」，殿本、盧本、凌本作「黨族」。

⑤「謂」，殿本作「爲」。

所以表人本也。^①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勢；^②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③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④貴得賢而同心。

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

①「表」，殿本、盧本、凌本作「奉」，當從。

②「倡」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之」字。

③「壹」，殿本、盧本、凌本作「同」。

④「治」，凌本作「制」。

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情性，^①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一作「異」。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②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蹕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動也，^③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

① 「情性」，殿本、盧本、凌本作「性情」。

② 「聲」，凌本作「音」。

③ 「動」，殿本、盧本、凌本作「勸」，當從。

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①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得過也。^②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③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

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④於曲之中，必

見其直；^⑤於直之中，必見其曲。^⑥於聲無細而不取，^⑦於行無小而不舉。^⑧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白黑分明，^⑨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謂象則。^⑩一作「副」。

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

①「罰」，凌本作「法」。

②「得」，盧本作「可」。

③「過」，凌本作「多」。

④「知」，凌本作「見」。

⑤「見」，凌本作「知」。

⑥「見」，凌本作「知」。

⑦「細」，凌本作「小」。

⑧「行」，殿本、盧本、凌本作「形」，當從。

⑨「白黑」，殿本、盧本、凌本作「黑白」。

⑩「謂」，殿本、盧本、凌本作「爲」。

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①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虚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②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擘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施，^③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第六

① 「報」，殿本、盧本、凌本作「應」。

② 「行」，凌本作「形」。

③ 「施」，凌本作「行」。

春秋繁露卷第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寫於海也，^①各阻其執傾側，^②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

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

考績絀陟，^③計事除廢，一作「費」。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擯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④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詐奇不能枉」。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一作「筭」。萬物各得其真，^⑤一作「貴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①「寫」，殿本、凌本作「瀉」，當從。

②「阻」，殿本、盧本、凌本作「順」。「執」，殿本、盧本、凌本作「勢」。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③「絀」，凌本作「黜」。

④「加」，凌本作「予」。

⑤「真」，盧本、凌本作「冥」。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

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爲名定實，^①先內弟之。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爲一最，^②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員。^③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員多者以四減之，^④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次每計，各逐其弟，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弟，而亦滿計陟絀之。^⑤

初次再計，謂上弟二也；次次四計，謂

上弟三也。九年爲一弟。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置三弟。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並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絀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

①「爲」，盧本無此字。

②「爲一」，盧本作「一爲」，當從。

③「員」，盧本、凌本作「負」。

④「員」，盧本、凌本作「負」。

⑤「陟絀」，殿本、盧本、凌本作「絀陟」。

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①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仁；^②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

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紂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須數五帝相復；^③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

故湯受命而正，^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⑤故親夏虞，^⑥紂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作宮邑于下洛之陽，名相官

① 「氣精」，盧本、凌本作「精氣」。

② 「仁」，盧本、凌本無此字。

③ 「須」，殿本、盧本、凌本作「順」。「帝」，盧本、凌本作「而」，當從。

④ 「正」，盧本、凌本作「王」，當從。

⑤ 「曰」，盧本、凌本作「白」，當從。

⑥ 「故親夏」，盧本、凌本作「親夏故」，當從。

曰尹，^①一作「名相曰官尹」。爵謂之帝舜，^②軒轅曰黃帝，^③推神農以爲九星，^④作官邑於豐，名曰相宮宰，^⑤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官邑于鄩，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官于洛陽，^⑥成文、武之制，作《汧樂》以奉天。

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⑦正魯，^⑧尚黑，紂夏，新周，^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

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緩幘尚黑，^⑩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于祚，^⑪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

祭黑牲，^⑫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⑬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

①「官」，殿本作「官」。又，此句下，盧本補有小字「作《漢樂》，制質禮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三十字，文義與下句相貫，宜從。

②「爵」，盧本注曰：「爵字訛，當作「紂虞」二字。」當從盧本。

③「軒」上，盧本、凌本有「以」字。「曰」，盧本、凌本作「爲」，當從。

④「星」，殿本、盧本、凌本作「皇」，當從。

⑤「曰相官」，殿本作「相官曰」，盧本、凌本作「相官曰」。

⑥「官」下，盧本、凌本有「邑」字。

⑦「王」，盧本、凌本作「正」，當從。

⑧「正」，盧本、凌本作「王」，當從。

⑨「新」，殿本、盧本、凌本作「親」。

⑩「緩」，盧本、凌本作「綬」，當從。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⑪「祚」，殿本、盧本、凌本作「阼」，當從。

⑫「祭黑牲」，盧本、凌本作「祭牲黑牡」。

⑬「產」下，凌本有「者」字。

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緩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①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白牲，^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妊，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正。^③

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緩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④冠于房，昏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

夜半，夜半朝正。

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臣。^⑤遠追祖禰，^⑥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微方無有，^⑦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

- ①「牲」，盧本、凌本作「牲」。
- ②下「牲」字，盧本、凌本作「牡」。
- ③「晨鳴」，盧本、凌本作「鳴晨」。
- ④「牲」，盧本、凌本作「牲」。
- ⑤「臣」，殿本、盧本、凌本作「神」，當從。
- ⑥「遠追」，殿本、凌本作「近遠」。
- ⑦「微」，殿本、盧本、凌本作「遐」。

冠。參近夷以緩，^①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②

《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③《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其朝。^④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⑤是故人之王，^⑥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⑦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

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⑧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

《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俟，^⑨恐是「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

- ①「緩」，盧本、凌本作「綏」。
- ②「以」，盧本、凌本作「似」。
- ③「行」，盧本、凌本無此字。
- ④「其」，盧本、凌本作「而」。
- ⑤「瑞」，盧本、凌本作「端」。
- ⑥「人」上，盧本、凌本有「周」字。
- ⑦「黃」，殷本作「皇」。
- ⑧「號」，凌本作「稱」。
- ⑨「俟」，盧本、凌本作「杞侯」。

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

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疎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①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

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壹商壹夏，壹質壹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②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僂，僂溢員。先血毛而後用聲。^③正刑多隱，親僂多諱。^④封禪于尚位。

①「祐」，凌本作「佑」。

②「昏冠」，凌本作「冠昏」。

③「血毛」，凌本作「毛血」。

④「僂」，盧本作「戚」。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亨，^①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鑾輿卑，^②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纖施儺，儺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于下位。

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妻，對坐而食，^③喪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櫛，^④音「妥」，圓長曰櫛，一作「隨」。其屋如倚靡員櫛，祭器櫛。玉一無此字。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鑾輿尊蓋，^⑤備天列象，垂

四鸞。樂程鼓，用羽籥舞，舞溢櫛。^⑥先用玉聲而後烹。^⑦一作「亨」。正刑多隱，親儻多赦。^⑧封壇于左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⑨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柎鬯，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机。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衽，服首一無

- ①「亨」，殿本作「亨」。
- ②「鑾」，殿本、盧本、凌本作「鸞」。
- ③「妻」，殿本、盧本、凌本作「婦」。
- ④「鑾」，殿本、盧本、凌本作「鸞」。
- ⑤「舞」字，殿本、盧本、凌本均作「儺」。
- ⑥「烹」，凌本作「亨」。
- ⑦「儻」，盧本作「戚」。
- ⑧「妻」，凌本作「婦」。

「首」字。習而垂流。^①鑾輿卑，^②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舞，舞溢衡，先烹而後用樂，^③正刑文公，^④未詳。封壇于左位。

四法脩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於生發於背，^⑤形體長，長足胙，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民。^⑥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胃，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

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皋論姓，知殷之得，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得，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⑦一作「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 ①「服首」，盧本作「首服」。
- ②「鑾」，殿本、盧本、凌本作「鸞」。
- ③「烹」，凌本作「亨」。
- ④「文公」，盧本作「天法」，當從。
- ⑤上「於」字，盧本作「禹」。
- ⑥「民」，殿本、盧本、凌本作「氏」，當從。
- ⑦「書始以男」，凌本作「以男書子」。

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太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①是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②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情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

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③一作「堪」。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

何謂天之太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太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

①「直道」，凌本作「正直」。

②「春」，殿本作「者」。

③「是」，凌本無此字。

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①取諸天之經；其以四時爲制，^②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

何謂天之端？^③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矣。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之率。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

爲九慎，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以爲四選，選十慎三臣，^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難多，^⑤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

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

①「其以」，凌本作「以其」。

②「時」，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

③「天之」，凌本作「之天」。

④「十」，盧本作「一」，當從。

⑤「難」，殿本、盧本、凌本作「雖」，當從。

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參相得也。^①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②不可不察也。

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

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③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④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

① 「參」上，殿本、盧本、凌本有「相」字。

② 「忽」，凌本作「忍」。

③ 「就」，盧本、凌本無此字。

④ 「位」，凌本作「時」。「二」下，盧本、凌本有「臣」字。

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者予他人也？^①天有不以予堯舜漸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

儒者以湯武爲至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②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耶？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

之上，^③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④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

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⑤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

①「子猶」，盧本作「猶子」。「受」下，盧本、凌本有「於」字。

②「之謂」，盧本作「謂之」。

③「太」，凌本作「泰」。

④「爲皆」，凌本作「皆爲」。

⑤此句下，盧本、凌本有「漢之伐秦」四字。

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之者也，^①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②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③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④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⑤士止於帶

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⑥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第七

- ① 「之」，殿本、盧本、凌本作「令」。
- ② 「之」，《管子》卷一無此字。
- ③ 「夫人」，盧本無此二字。「廟」，盧本作「朝」。
- ④ 「卿」，凌本作「饗」。「卿以廟」，盧本無此三字。
- ⑤ 「以」，盧本無此字。
- ⑥ 「貉」，殿本、盧本、凌本作「貉」。

春秋繁露卷第八

度制第二十七 一名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虚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遺而上下相安，^①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執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

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

凡百亂之原，^②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

① 「遺」，殿本、盧本、凌本作「匱」。

② 「原」，殿本、盧本、凌本作「源」。

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①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黻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凡衣裳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爲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爲治爲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執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貪也。^②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③亦不以

燕，^④庶人衣縵，此其大略也。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士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士二品，文少而實多。《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

①「別」，盧本作「制」。

②「貪」，殿本、盧本、凌本作「貧」。當是。

③「以祿」，盧本作「衣祿」，凌本作「以緣」。

④「亦」，盧本、凌本作「士」。

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

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

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

方十五里。^①《春秋》曰：「宰周公。」《傳》

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

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

「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

《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

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

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

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

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

同，二十四等，祿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

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

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

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

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

諸掌上。

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

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

之象也。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

人，^②天庭之象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

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

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

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

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

之數也，五官亦然。

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曰：諸

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其一軍以奉公家

也。凡口軍三，口者何？^③曰：大國十六萬

①「十五」，盧本作「五十」。

②下「二」字，盧本作「四」。

③「口」，盧本無此字。

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①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里者百，^②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里者千，^③得二萬四千口，^④方千里爲方里者萬，^⑤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⑥園囿、菱圈、臺治、^⑦橡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⑧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口，^⑨爲大口軍三。此公侯也。

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

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后置一太傅、^⑩大母，^⑪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

①「一家」，凌本無此二字。

②「方里」，凌本作「方百里」。

③「爲方里者千」，盧本、凌本無此五字。

④「得二萬四千口」，盧本、凌本無此六字。

⑤「方千里」，盧本、凌本無此三字。

⑥「官」，凌本作「官」。

⑦「治」，殿本、盧本、凌本作「沼」，當從。

⑧「十」，盧本無此字，當從。

⑨「口」上，盧本、凌本有「三」字。

⑩「太」，盧本作「大」。

⑪「大」，殿本、凌本作「太」。

三傅，三率，三少。士人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傅，上下吏五人；^①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②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

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③得定田方十里者六十六，^④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

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傳、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御衛者，^⑤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

①「吏」，殿本、盧本、凌本作「史」，當是。

②「史」下，殿本、盧本、凌本有「各」字。

③「其」，凌本無此字。

④「得定」，殿本、盧本、凌本作「定得」。

⑤「御衛」，盧本、凌本作「衛御」。

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

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①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下一作「上下」。士傅。^②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士之數。^③夫人御衛者，上下士御各五人，^④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

士，史五人；^⑤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人，^⑥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

① 上「十」，盧本無此字，當從。

② 「下士」，盧本作「上下」。

③ 「士」，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

④ 「士」，盧本無此字。

⑤ 「史」下，殿本、盧本有「各」字。

⑥ 「二」，殿本、盧本、凌本作「一」。

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者，^①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一作「五」。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②此周制也。

《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③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爲口師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丕、丞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數。世子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④得田方十里者三，^⑤定率得七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

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⑥定得三千六百口。^⑦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仕衛、世子臣。

仁義法第二十九^⑧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⑨以義正我，

①「御」上，盧本、凌本有「夫人」二字。

②「三」，盧本作「二」。

③下「十」，盧本無此字，當從。

④「四」，盧本作「三」。

⑤「得」上，盧本、凌本有「定」字。

⑥「十」，盧本無此字，當從。

⑦「定」下，盧本、凌本有「率」字。

⑧「法」，凌本作「發」。

⑨「仁」，凌本作「人」。

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俛其處而逆其理，^①鮮不亂矣。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閭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

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②《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追，作「近」。則善其所恤遠也。^③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一作「衛」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

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④《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門也。^⑤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⑥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⑦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

① 「俛」，殿本、盧本、凌本作「詭」。

② 「鄙」，盧本作「嵩」。

③ 「恤」，殿本作「卹」。

④ 「形」，殿本、凌本作「行」。「時」下，盧本有「春秋之時」四字。

⑤ 「門」，殿本、盧本、凌本作「明」。似是。

⑥ 「而」，盧本、凌本作「如」。

⑦ 「而」，盧本、凌本作「以」。

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一作「人」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

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利而也。^①一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一作「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

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

是義與仁殊。仁謂住，^②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祉一作「禮」。以勸福；^③一作「贍」。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

①「利而」，盧本、凌本作「而利」。

②「住」，殿本、盧本、凌本作「往」，當從。

③「祉」，盧本作「禮」。

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①《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殫兮！」^②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③《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一作「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④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

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⑤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侔於上，^⑥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

- ① 者，凌本無此字。
- ② 殫，殿本、盧本、凌本作「餐」。
- ③ 之，盧本無此字。
- ④ 謂之，凌本作「之謂」。
- ⑤ 弗，凌本作「不」。
- ⑥ 正侔，盧本作「政詭」。

財一作「材」。能，^①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惠環給，^②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惠足以惑愚，^③其辨足以飾非，^④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人而知利也；^⑤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憺怛愛人，^⑥謹翕不爭，好惡敗倫，^⑦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一作「倫」。其志平，其氣

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⑧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為之，其規是者，所為得，^⑨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為不得，其事其事不

①「財」，盧本作「材」。

②「辨」，殿本、盧本作「辯」。「惠」，殿本、盧本、凌本作「慧」，當是。

③「惠」，殿本、盧本、凌本作「慧」，當是。

④「辨」，殿本、盧本作「辯」。

⑤「人而知利」，殿本、盧本、凌本作「而不別」。

⑥「憺」，凌本作「惻」。

⑦「敗」，殿本、盧本、凌本作「敦」，當從。

⑧「爭」，凌本作「事」。

⑨「所」上，殿本、盧本、凌本有「其」字。

當，^①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知。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②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一作「禮」。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③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

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④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⑤

謹按：災異不以見天意。^⑥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⑦《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

① 下「其事」二字，盧本無。「其」下，盧本有「所」字，當從。

② 而」，凌本無此字。

③ 害」，凌本作「異」。

④ 殃」，凌本作「殆」。

⑤ 陷」，凌本作「害」。

⑥ 不」，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當從。

⑦ 救」，盧本、凌本作「報」。

善，而屢極。」且莊王曰：「天不見災，^①地不見孽，^②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春秋繁露卷第八

① 「且」，盧本、凌本作「楚」。「曰」，盧本、凌本作「以」，當從。

② 「孽」，殿本、盧本、凌本作「孽」。

春秋繁露卷第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①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②奚以知之？^③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④雖貧與賤，尚榮其行，^⑤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折夭之民是也。^⑥

夫人一作「民」。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

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⑦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⑧今利之於人小，

①「之」，盧本作「人」。

②「利」下，凌本有「矣」字。

③「奚」，凌本作「何」。

④「大有」，凌本作「有大」。

⑤「榮」，殿本作「容」。

⑥「折夭」，盧本、凌本作「夭折」。

⑦「殉」，凌本作「徇」。

⑧「於」，凌本無此字。

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

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①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②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③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僭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

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據本傳合作江都王越大夫不得爲仁

第三十二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宰、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主。^④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⑤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

①「炤」，殿本作「照」。

②「義大」，凌本作「大義」。

③「炤」，殿本作「照」。

④「主」，凌本作「王」。

⑤「以」，凌本作「有」。

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①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②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③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

侯爲賢者，比於仁賢，^④何賢之有？譬猶珣珉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泰，^⑤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炤明，^⑥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一作炤。衆之類也，^⑦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

- ① 「主」，盧本、凌本作「王」。
- ② 「何如」，凌本作「如何」。
- ③ 「尺」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之」字。
- ④ 「仁」，凌本作「聖」。
- ⑤ 「泰」，殿本、盧本、凌本作「本」。
- ⑥ 「炤」，盧本作「昭」。
- ⑦ 「之」，盧本、凌本作「知」。

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於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①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所絕，^②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大祖先人之容貌，^③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是以聖人爲貴也。

泰貴至德之侔天地也，^④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大伯三讓而不敢就位，^⑤伯邑考之羣心貳，^⑥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湊歸之。^⑦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⑧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

國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⑨後其已，^⑩以魯不得偏，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⑪中國不得與夷狄爲

①「子」，凌本作「下」。

②「父」，原重文，據盧本刪正。

③「大」，殿本、盧本、凌本作「太」。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④「貴」，殿本、盧本、凌本作「伯」。

⑤「大」，殿本、盧本、凌本作「泰」。

⑥「之」，盧本、凌本作「知」，當從。

⑦「湊」，殿本、凌本作「輳」。

⑧「爲」，凌本作「謂」。

⑨「勦」，凌本作「戮」。

⑩「已」，盧本、凌本作「日」，當從。

⑪「背」，凌本作「道」。

禮，避楚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爲諱，^①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②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③爲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獨先內之，^④爲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⑤譏二名，獨先及之。盛伯、郤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⑥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忘母背骨肉也。^⑦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

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或有「母」字。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

見也，而不言其閭者。隕石于宋五，六鵲退飛，^⑧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⑨《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苞來、^⑩首戴、黃池、^⑪

- ①「不」，盧本、凌本無此字，當從。
- ②「也」，原脫，依上下文句式及盧本、凌本補。
- ③「先」，凌本作「見」。
- ④「內」，凌本作「外」。
- ⑤「曹」，盧本、凌本作「魯」，當從。
- ⑥「外出」，凌本作「出外」。
- ⑦「忘」，殿本、盧本、凌本作「亡」。
- ⑧「鵲」，殿本、盧本、凌本作「鵲」。
- ⑨「上」，盧本、凌本作「亡」，當從。
- ⑩「苞」，盧本、凌本作「包」。
- ⑪「黃池」，盧本、凌本作「洮」。

踐土與操之會，陳、鄭去我，^①謂之逃歸；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②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④遠近、新故之級者也，^⑤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太辰，^⑥北斗常星，北斗常星，^⑦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久辭二十八宿，^⑧多者宿二十八

九。其猶蓍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寶，^⑨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

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吉凶，^⑩不以其行。有星昴于東方，泰辰、^⑪北

- ①「鄭」，凌本無此字。
- ②「尊」，殿本、凌本作「賢」。
- ③「至容」，盧本、凌本作「主客」，當從。
- ④「外內」，凌本作「內外」。
- ⑤「故」，凌本作「舊」。
- ⑥「太」，盧本、凌本作「大」。
- ⑦「北斗常星」，盧本無此四字，當是。
- ⑧「久」，殿本、盧本、凌本作「九」。
- ⑨「歲」，凌本作「載」。「寶」，凌本作「實」。
- ⑩「吉」，盧本作「告」，當從。
- ⑪「泰」，盧本、凌本作「于大」。

斗入，^①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人篡弑，^②《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衆星之弗入，賁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③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唯大，^④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自一作「階」。此而觀之，^⑤可以知天地之貴矣。

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糾之災，^⑥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⑦

郕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適也，^⑧而曰非師之罪，是臣下之不爲君父受罪，^⑨罪不臣子莫大焉。

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

- ①「北斗入」，盧本、凌本作「入北斗」。
- ②「王」，盧本作「工」。「人」，殿本、盧本、凌本作「夫」。當是。「弑」，盧本作「殺」。「弑」下，凌本有「者」字。
- ③「者」，盧本作「著」，當從。
- ④下「唯」字，殿本、盧本、凌本作「爲」，當從。
- ⑤「自」，盧本作「階」。
- ⑥「糾」，殿本、盧本、凌本作「舛」。
- ⑦「郕」，盧本作「成」。
- ⑧「適」，盧本、凌本作「過」，當是。
- ⑨「下」，盧本作「子」。

前是常數十年，隣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一無「不」字。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①請諸侯之伐哀者，^②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於稷之會，不日言其亂，^③以通外也。^④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⑤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左氏》曰：「庶其，非卿也。」《公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卑我來奔。杜注：「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公羊》作「鼻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界我」。」

春秋繁露卷第九

①「鄙」，盧本作「避」。「疆」，盧本作「彊」。

②「請」，盧本、凌本無此字。

③「不日」，盧本、凌本無此二字。「其」下，盧本、凌本有「成宋」二字。

④「通」，凌本作「遠」，當是。

⑤「春秋襄公二十一年」至「穀梁作界我」一段七十九字，殿本、盧本、凌本無。案，此段當爲後人注釋，誤入爲正文，故今改排小字以示別。

春秋繁露卷第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

古之聖人，謫火角切。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①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謫而效也。謫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

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②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③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暝也。^④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

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暝也者，^⑤名其別離

①「命施」，盧本作「施命」。

②「視」，凌本作「事」。

③「候」，殿本作「俟」，凌本作「侯」。

④「暝」，殿本、盧本、凌本作「暝」，當從。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⑤「暝」，殿本、盧本作「名」，當從。凌本作「暝」。

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事也。^①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蒐，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②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③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

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壹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

① 「事」，盧本無此字。

② 「大」下，盧本有「而」字，當從。

③ 「不」下，盧本有「能」字。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曲直也。^①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譴力但切。誣言相加。已。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賁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

之辭是也。

枉如其切。搯也。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枉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枉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枉，與天道一也。是故陰之行不得干春夏，^②而月之常厭於日光，^③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之天性不乘於教，^④終不能枉。察

① 「審」下，殿本、盧本、凌本有「於」字。

② 「故」，盧本、凌本作「以」。

③ 「之」下，殿本、盧本、凌本有「魄」字，當從。

④ 「之」，殿本、盧本、凌本作「知」，當從。

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①非天也，^②一本無上七字。何據若是？^③

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和中，^④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成德。民之號，取之暝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暝爲號？以實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⑤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暝，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暝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⑥而不可謂善，與目之暝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也。性如暝之未覺，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

爲言，固猶暝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

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情性。^⑦情性相與爲一暝。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民之。^⑧

①「禁天所禁」，盧本、凌本無此四字。

②「非天也」，盧本、凌本無此三字。

③「據」，盧本、凌本作「遽」。

④「和」，殿本、盧本、凌本作「禾」，當從。

⑤「則」，凌本無此字。

⑥「有」下，盧本有「善」字。

⑦「情性」，盧本、凌本作「性情」。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⑧「民」，盧本、凌本作「名」，當從。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繰而爲絲，^①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信已善，^②則王者受命尚何任矣？其設名不正，^③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④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外，何以爲哉？

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

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⑤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⑥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

①「繰」，盧本、凌本作「繰」。「爲」，凌本作「成」。

②「信」，殿本、凌本作「性」，盧本無此字。

③「名」，殿本、凌本作「民」。

④「賢聖」，凌本作「聖賢」。

⑤「言」，盧本作「善」。

⑥「常」，殿本、凌本作「恒」。

⑦「善」下，凌本有「亦」字。

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① 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② 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善者勿許。^③ 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

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也。^④ 無教之時，^⑤ 何處能善？^⑥ 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資，^⑦ 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

① 「萬」上，凌本有「於」字。

② 「名」，盧本無此字，當從。

③ 「所」下，盧本、凌本有「謂」字。

④ 「也」，盧本、凌本無此字。

⑤ 「無」上，盧本、凌本有「質」字。

⑥ 「處」，盧本、凌本作「遽」。

⑦ 「資」，盧本、凌本作「質」。

以麻爲布，^①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

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綰湯，^②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③非質樸之所能至也，^④故不謂性。

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

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⑤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

① 「麻」，凌本作「蔴」。

② 「繅」，凌本作「縲」。「綰」，盧本、凌本作「涓」。

③ 「訓」，凌本作「誨」。

④ 「能至」，殿本作「至能」。

⑤ 「麻」，凌本作「蔴」。

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①諸侯之爲言，^②猶諸侯也。^③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

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①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

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⑤願

① 「者」，凌本作「夕」。

② 「之」，凌本無此字。

③ 「侯」，盧本、凌本作「候」。

④ 「授」下，盧本、凌本有「之一」字。

⑤ 「得聞」，殿本作「聞得」。

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

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

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

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壹歸于

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

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

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

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

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

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

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①

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衣服容貌者，^②所以說目也；^③聲言應

對者，^④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

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

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

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

「行意可樂，^⑤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第十

①「貴」，盧本作「盛」。

②「衣服容貌者」至「此之謂也」一段凡八十五字，凌本移入《爲人者天》篇末。

③「說」，凌本作「悅」，二字通。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④「言」，盧本作「音」。

⑤「意」，盧本作「思」。

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①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②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荅，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荅也；怒，秋之荅也；樂，夏之荅也；哀，冬之荅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

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荅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逆，^③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慈愛；^④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

① 「乃」，凌本無此字。

② 「清」，殿本、盧本、凌本作「清」。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③ 「逆」上，殿本、盧本、凌本有「君命」二字，當從。

④ 「慈愛」，殿本、盧本、凌本作「愛慈」。

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①雖得者，^②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特，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

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金受土，^③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④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五行之爲言，^⑤猶五行歟？是故以得

① 「教」下，凌本有「之」字。

② 「雖」，殷本、盧本、凌本作「難」，當從。

③ 「而」，盧本、凌本無此字。

④ 「水」，凌本作「木」。

⑤ 「言」下，盧本、凌本有「也」字。

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

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

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

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①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著，^②聖人之寶出矣。

①「逆順」，凌本作「順逆」。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②「知」，盧本、凌本無此字。

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養長于上，^①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②人亦十月而生，^③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陽而終始；^④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⑤

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未宋公而不達，^⑥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壹

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

夫喜怒哀樂之發，^⑦與清暖寒暑，其實一類也。^⑧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

①「養長」，盧本作「長養」。

②「故」下，盧本、凌本有「天道」二字。

③「生」，殿本、盧本、凌本作「成」。

④「數」下，殿本、盧本、凌本有「隨」字，當從。

⑤「不」上，盧本有「陰」字。

⑥「未」，盧本、凌本無此字。「不達」上，盧本、凌本有

「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十三字。

⑦「夫喜怒哀樂之發」至「而人資諸天」一大段，凌本移至下篇《王道通三》「天有寒有暑」文後。

⑧「類」，盧本作「實」，凌本作「貫」。

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天人；^①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②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爲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

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惓惓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惓惓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① 「天」，殿本、盧本、凌本作「壬」。

② 「冬主藏秋主收」，盧本作「秋主收冬主藏」，依時序，當是。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

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①法其數而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大仁也，^②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以，^③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粲然而厚，^④知廣大而有博，唯人道爲可以參天。^⑤天常以愛

利爲意，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⑥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下之春秋冬夏也，^⑦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⑧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⑨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

①「而」，凌本作「如」。

②「大」，殿本作「夫」，盧本、凌本作「天」。

③「以」，殿本、盧本、凌本作「已」，當是。

④「粲」，殿本、盧本、凌本作「燦」。

⑤「爲」，凌本無此字。

⑥「世」上，盧本、凌本有「一」字。

⑦「下」，盧本、凌本無此字。「秋冬夏」，殿本、盧本、凌本作「夏秋冬」。

⑧「俱」，凌本作「居」。

⑨「義」，盧本、凌本作「美」，當從。

天有寒有暑，土若地，^①義之至也。

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者歸於臣。^②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下者，^③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④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⑤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

是故推天地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在上下，^⑥在小大，^⑦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

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⑧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⑨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

①「土若地」至「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一大段，凌本移至《陽尊陰卑》篇「惡者受之，善者不受」文後。

②「者」，殿本、盧本、凌本作「皆」。

③「下」，盧本、凌本無此字。

④「傳」，殿本、凌本作「傳」。

⑤「父」，凌本作「天」。

⑥「在」，殿本、盧本無此字。

⑦「小大」，殿本、盧本、凌本作「大小」。

⑧「戾」，凌本作「淚」。

⑨「虛」，盧本作「位」。

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人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①天固有此，^②然而無所

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③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人主當喜

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夏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④微而至遠，蹕而致精，一而稍積蓄，^⑤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

①「皆」，殿本、凌本作「見」。

②「有」，凌本作「如」。

③「長」，凌本作「成」。

④「及」，盧本、凌本作「反」。

⑤「稍」，殿本、盧本、凌本作「少」。

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到其一而以成歲也；^①其羞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類合，^②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③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于是何？」如金木水火，

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壹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大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大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並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於中冬者，^④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

① 「到」，殿本、盧本、凌本作「倒」。

② 「類」，凌本作「內」。

③ 「於」上，盧本有「遇」字，當從。

④ 「陰陽」，殿本、盧本、凌本作「陽陰」。

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①天無樂氣，亦何以竦陽而夏養長？^②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③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竦陰、^④任德而遠刑與？

天之志，常直陰空處，^⑤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奉，^⑥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陰而出入，^⑦天下之草

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⑧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⑨陽者君父是也。^⑩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⑪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 ① 「殺就」，凌本作「就殺」。
- ② 「竦」，盧本作「疏」。
- ③ 「而」，凌本無此字。「德刑」，凌本作「刑德」。
- ④ 「竦」，殿本、盧本、凌本作「疎」。
- ⑤ 「直」，盧本、凌本作「置」。
- ⑥ 「奉」，盧本、凌本作「輔」。
- ⑦ 「陰」，殿本、盧本、凌本作「陽」，當從。
- ⑧ 「當」，盧本作「居」。
- ⑨ 「而」，盧本作「不」。「子」下，盧本有「是」字，當從。
- ⑩ 「陽」上，盧本、凌本有「當」字。
- ⑪ 「刑」，盧本、凌本作「制」。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東南而北行，^①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②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以南方爲休。^③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壹出。

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① 「始」下，盧本有「出」字。

② 「伏」，殿本作「服」。

③ 「休」，盧本作「伏」。

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人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倍人，人者損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①一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之相報。^②故其氣相挾，而以變化相輸也。

春秋之中，^③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此見之，^④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⑤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大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于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于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于冬而止空虛，^⑥太陽乃得北就其

①「益二天所起」五字原闕，今據殿本補。

②「以就同類與之」六字原闕，今據殿本補。與一，凌本無此字。

③「輸也春秋之中」六字原闕，今據殿本補。

④「中秋以殺由」五字原闕，今據殿本補。

⑤「其氣隨」三字原闕，今據殿本補。

⑥「冬」，凌本作「東」。「虛」，凌本作「處」。

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①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潔之於歲也，^②若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

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大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大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③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

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生之道，^④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⑤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大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

①「道」，盧本作「地」。

②「漂」，凌本作「漂」。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③「一時」，二字原闕，今據殿本補。

④「生」，殿本、盧本、凌本作「主」，當從。

⑤「餘」下，盧本有「以」字。

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①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②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

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

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③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④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秋之月，陽在

① 「陽入則陰出」，盧本作「陽出則陰入」。

② 「曰」，盧本、凌本作「日」。

③ 「曰」，盧本、凌本作「日」。

④ 「入」，盧本作「出」，當從。

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大寒，^①下雪而物咸成，^②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③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④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有壹出壹入，壹休壹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虛空。^⑤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

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⑥小以此察之，^⑦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爲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⑧終有復始其一。^⑨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⑩皆惡亂善，不得

- ① 「大」，盧本、凌本無此字。
- ② 「下」，盧本、凌本作「小」。
- ③ 「無」，原誤作「无」，據殿本、盧本、凌本改。
- ④ 「右或左」，凌本作「左或右」。
- ⑤ 「虛空」，殿本、盧本、凌本作「空虛」。
- ⑥ 「刑」，凌本作「行」。
- ⑦ 「小」，盧本、凌本作「必」。
- ⑧ 上「而」字，盧本、凌本無此字。
- ⑨ 「其」，盧本、凌本作「於」。
- ⑩ 「於」，凌本作「故」。

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

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貳視，耳不能貳聽，一手不能二事。^①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②謂之忠；持二忠者，^③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④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也，不

能有孰，^⑤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者陰與陽各居幾何？^⑥薰與凜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⑦氣溫柔調。乃季秋九月，^⑧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凜下霜。^⑨出凜下霜，而大降物固已皆成矣。^⑩

① 「一」，盧本無此字。

② 「止」上，盧本、凌本有「心」字。「一」下，盧本、凌本有「中」字。

③ 「忠」，並下「人之忠」之「忠」，盧本、凌本均作「中」。

④ 「爾」，凌本作「汝」。

⑤ 「孰」，殿本、盧本、凌本作「熟」。

⑥ 「是」，殿本、盧本作「其」。「者」，盧本無此字。

⑦ 「生」，盧本作「至」。

⑧ 「乃」，盧本、凌本作「及」。

⑨ 「乃」，殿本、盧本無此字。

⑩ 「大」，盧本、凌本作「天」。

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①數其實，清潔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大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竄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大陰之所常出也。^②雖曰陰，亦以大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③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

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④《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⑤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

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

①「案」，凌本作「按」。

②「常」，盧本作「當」。

③「王」，盧本作「主」。

④「親」，凌本作「視」。「母」，凌本無此字。

⑤「壓」，盧本、凌本作「厭」。

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①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疎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

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②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

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③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④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

①「送」，盧本、凌本無此字。

②上「而」字，凌本作「此」。「疎」，凌本作「疏」。

③「其」，盧本、凌本作「之」。

④「渴」，盧本、凌本作「喝」。

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勿作而極也。^①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一作「怨」。而不使。故曰：君子以人治人，僅能愿。^②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③

闕文第五十四

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① 「勿」，盧本作「弗」。

② 「僅」，殿本作「謹」。「能」，凌本作「而」。

③ 「習易俗」，盧本作「易習俗」。

春秋繁露卷第十二^①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②

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以殺，^③冬寒以藏。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涼而當秋，^④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慶賞

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煖暑清寒，^⑤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

① 「春秋繁露卷第十三」八字原闕，今據明鈔本補入。

「第」，殿本、凌本無此字。

② 四時之副篇所有文字原闕，殿本、盧本、凌本不闕，今據明鈔本補。

③ 「涼」，盧本、凌本作「清」。

④ 「涼」，盧本、凌本作「清」。

⑤ 「暑清寒」，凌本作「清寒暑」。

氣下，人氣在其間。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義；物疾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猶題直立端尚，^①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②音分。員，^③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

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爲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④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⑤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⑥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痹起，則地氣上爲雲雨，而象亦應之也。

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

①「猶」，盧本作「獨」。

②「妾」下，盧本有「而」字。

③「而」，凌本作「以」。

④「布」，凌本作「步」。

⑤此篇自篇首至「陰地」，原闕，今據明鈔本補。

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①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②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③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

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④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⑤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卧者，是陰陽相求也；^⑥有喜者使人不欲

①「者」，盧本無此字。「數者」下，盧本、凌本有「以著其不可數者」七字。

②「以」，凌本無此字。

③「其去」，凌本作「去其」。

④此句下，盧本、凌本有「牛鳴則牛應之」六字。

⑤「故」，凌本作「固」。

⑥「陽」，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當從。

卧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①

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②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

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③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④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⑤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

① 「固」，盧本、凌本作「因」。

② 「天」下，盧本、凌本有「地」字。

③ 「矣」，凌本無此字。

④ 「鳥」，盧本、凌本作「鳥」。

⑤ 此篇與下篇「五行相生第五十九」，盧本互乙。

司徒誅之，齊桓是也。^①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踈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②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③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

發繇役，^④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⑤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土失禮，^⑥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⑦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功戰妄取，^⑧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

①「桓」，凌本作「相」。

②「羣」，盧本作「賢」。

③「讒邪」，盧本、凌本作「邪讒」。

④「繇」，殿本作「徭」，凌本作「徭」。

⑤「及」，凌本作「反」。

⑥「土」，盧本、凌本作「度」。

⑦「土」，殿本、盧本、凌本作「士」，當從。

⑧「功」，殿本、盧本、凌本作「攻」，當從。

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①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②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③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①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②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③故謂治，^④逆之則亂，順之則法。^⑤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

①「使」，凌本作「死」。

②「焉」，殿本作「爲」。

③「營蕩對」至「奈何」二十一字，原重，今據殿本、盧本、凌本刪。

④「行」，殿本作「刑」。

⑤「五」下，殿本、盧本、凌本有「行」字，當從。

⑥「間」，凌本作「問」。

⑦「謂」，盧本作「爲」。

⑧「法」，盧本作「治」。

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知地形肥饒美惡，^①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溜，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②司馬食穀。^③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④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⑤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⑥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宿興夜寐，^⑦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彊禦以成。

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聿疑是「胥」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⑧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①「饒」，盧本作「曉」。

②「實」，凌本作「寔」。

③「食」，凌本作「實」。

④「尚」下，殿本、盧本、凌本有「智」字，當從。

⑤「獨」，凌本作「動」。

⑥「營」下，盧本有「也」字。

⑦「宿」，殿本、盧本、凌本作「夙」，當從。

⑧「獄訟」，凌本作「訟獄」。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枹鼓，^①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②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既成，^③以給司農。^④司農者，^⑤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歲不過三日，^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⑦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⑧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

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媼樂，^⑨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民病疥搔，^⑩溫體，足胈去聲。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漉陂如魚。^⑪咎及鱗蟲，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鯨出見。

①「枹」，殿本、盧本、凌本作「抱」。「鼓」，凌本作「鼓」。

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②「賂」，凌本作「路」。

③「既成」上，殿本、盧本、凌本有「器械」二字。

④「農」下，凌本有「者」字。

⑤「司」，凌本無此字。

⑥「使」下，殿本、盧本、凌本有「民」字，當從。

⑦「誕」，盧本、凌本作「挺」，當從。

⑧「閉」，盧本作「門」。

⑨「媼」，盧本作「淫」，凌本作「媼」。

⑩「民」，凌本無此字。

⑪「魚」，盧本、凌本作「漁」。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①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人，^②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踈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③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④摘巢採鷖，^⑤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鵂羣鳴，^⑥鳳凰高翔。

土者中夏，^⑦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⑧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盛，^⑨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淫佚，^⑩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⑪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鉞，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狩，^⑫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

- ① 「賢良」，殿本作「良賢」。
- ② 「人」，盧本、凌本作「火」，當從。
- ③ 「忠」，凌本作「功」。
- ④ 「裁」，殿本作「災」。
- ⑤ 「採」，盧本、凌本作「探」。
- ⑥ 「鵂」，盧本作「鵂」。
- ⑦ 「中夏」，殿本、盧本、凌本作「夏中」。
- ⑧ 「及」下，盧本、凌本有「於」字。
- ⑨ 「盛」，殿本、盧本、凌本作「實」。
- ⑩ 「淫」，殿本作「淫」，盧本作「淫」，凌本作「淫」。
- ⑪ 「賢聖」，凌本作「聖賢」。
- ⑫ 「彼」，盧本作「搜」。

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飾兵甲，驚百官，^①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漱，^②筋攣，鼻仇塞。^③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④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⑤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⑥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鼃鼃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病流腫，^⑦水張，^⑧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鬼鼃鼃响。^⑨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⑩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濕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

- ①「驚」，殿本、盧本、凌本作「警」，當從。
- ②「漱」，盧本、凌本作「嗽」。
- ③「仇」，盧本、凌本作「軌」，當從。
- ④「凝」，凌本作「疑」。
- ⑤「麟」，凌本無此字。「去」，凌本作「出」。
- ⑥「徙」，殿本作「徒」。
- ⑦「則」下，盧本、凌本有「民」字。
- ⑧「張」，凌本作「脹」。
- ⑨「鬼」，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似是。
- ⑩「清」，盧本、凌本作「青」，當從。

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羣禁。^①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②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

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

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③施恩澤，無興土功。

金用事，則循城郭，^④繕墻垣，審羣禁，飾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

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飾梁闕，禁外隄，^⑤無決池隄。

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 ①「誕」，盧本、凌本作「挺」，當從。
②「閉」，殿本、盧本作「門」。
③「悌」，盧本作「弟」。
④「循」，殿本、盧本、凌本作「修」。
⑤「隄」，殿本作「陡」。盧本、凌本作「徙」。

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蜺雷蚤行。^①土干木，胎天卵鰥，^②鳥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木，^③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保蟲不爲。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爲。木干金，則草木再生。火干金，則草木秋榮。土干金，五穀

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土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水，則星墜。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

木有變，春凋秋榮，秋一無「秋」字。木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飢人。救者，^④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賑困窮矣。

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

① 「蜺」，殿本、凌本無此字。

② 「天」，殿本、盧本、凌本作「夭」，當從。

③ 「木」，盧本、凌本作「土」，當從。

④ 「救」下，盧本、凌本有「之」字，當從。

不賞，惡者不紂，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

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也，^①不敬父兄，淫泆無度，^②宮室榮。^③救之者，省宮室，去彫文，^④舉孝悌，恤黎元。

金有變，畢昴爲回二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趨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

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煖，^⑤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宄，誅有罪，芟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兒不肅敬，^⑥則木不曲

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以暴雨。^⑦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⑧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①「也」，殿本、盧本、凌本作「仁賢」，當從。

②「淫」，殿本、盧本、凌本作「淫」。「泆」，凌本作「佚」。

③「榮」，凌本作「多營」。

④「彫」，殿本、盧本、凌本作「雕」。

⑤「煖」，殿本、盧本、凌本作「緩」，當從。

⑥「兒」，殿本、盧本、凌本作「貌」，當從。

⑦「以」上，殿本、盧本、凌本有「之」字，當從。

⑧「之」，凌本無此字。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者明，^①明者，知賢不肖者，^②分明白黑也；^③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④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耻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敬，^⑤則春氣得，^⑥故肅肅者主春。^⑦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彫；^⑧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

- ① 「者」，殿本、盧本、凌本作「曰」，當從。
- ② 「者」，凌本無此字。
- ③ 「白黑」，殿本、盧本、凌本作「黑白」。
- ④ 「王」下，盧本有「者」字，當從。
- ⑤ 「敬」下，盧本有「則肅」二字，當從。
- ⑥ 「則」上，盧本有「肅」字，當從。
- ⑦ 上「肅」字，盧本無，當從。
- ⑧ 「彫」，盧本、凌本作「凋」，當從。

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解，^①雷不發。^②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③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至之後，大寒隆，^④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⑤水潤下也。^⑥冬行春政，則蒸；行

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⑦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醢去煙，鴟羽去眯，^⑧慈石取鐵，頸一作「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於燕，^⑨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

- ①「天」，盧本、凌本作「大」。
- ②「發」下，盧本、凌本有「聲」字。
- ③「揜」，凌本作「掩」。
- ④「隆」，殿本、盧本、凌本作「降」。
- ⑤下「以」字，盧本無，當從。
- ⑥「水」上，盧本有「以」字。
- ⑦「霜」，凌本無此字。
- ⑧「眯」，殿本、凌本作「昧」。
- ⑨「夷」，凌本作「蕪」。

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①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②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③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奈何而廢郊禮？^④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

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騫不忘，^⑤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⑥云云。

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 ①「而然」，凌本作「然而」。
- ②「如」，凌本作「而」。
- ③「上」，盧本、凌本作「主」。
- ④「而」，盧本、凌本作「如」。
- ⑤「騫」，殿本、凌本作「愆」。
- ⑥「故」下，殿本有「云云」二字。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

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飢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①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

① 「飽」，殿本、盧本、凌本作「飽」，當從。

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①故古之聖王，^②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③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④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疑是

「他」字。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⑤《詩》曰：「唯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⑦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⑧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⑨非周國之所能為也。

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為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

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返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

①「以」，凌本無此字。

②「故古之聖王」至「疾於法令」凡四百七十餘字，凌本將其移至《郊語》篇末「此聖人故」之後。

③「闕」，殿本、盧本、凌本作「闕」，當從。

④「何」下，凌本有「其」字。

⑤「天」，殿本、盧本作「天」，當從，凌本作「大」。

⑥「曰」，盧本作「云」。

⑦「人」下，凌本有「事」字。

⑧「殖」，凌本無此字。

⑨「今」，盧本、凌本無此字。

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①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②故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③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④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禴者，以四月食麡

也；^⑤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⑥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

已受命而王，^⑦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⑧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舟，烝徒櫓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

①「有」，盧本作「於」。

②「熟」，盧本、凌本作「孰」。

③「失」，盧本作「先」。「祭」，凌本作「祀」。

④「天」，盧本、凌本作「人」。

⑤「麡」，殿本、盧本、凌本作「麥」。

⑥「蒸」，凌本作「烝」。

⑦「已受命而王」至「不可以郊乎」一段，凌本移至《郊祭》篇末。

⑧「戕戕」，凌本作「戕戕」。

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①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爲子而不事天，^②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③

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④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櫓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一作「殃」。乎？^⑤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洊臻。^⑥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穡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

①「爲人子而不事父者」至「民何處央乎」凡一百九十五字，凌本移至《郊祭》篇「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文後。

②下「爲」字，殷本、盧本、凌本作「之」，當從。

③「子」下，凌本有「之」字。

④「戕戕」，凌本作「戕戕」。

⑤「民」，凌本無此字。「處央」，凌本作「遽平」。

⑥「洊」，殷本、凌本作「薦」，盧本作「荐」。

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①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②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家天之所予也，^③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④未嘗譏君德不成以郊也。^⑤及不郊而祭山川，^⑥失祭之厚，^⑦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

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⑧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它物？^⑨郊祝曰：^⑩「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言而已矣。」^⑪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⑫天無尤焉，而辭恭順，^⑬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

- ①「家」下，凌本作「者」字。
②「者」，凌本無此字。
③「家」，凌本無此字。
④「議」，盧本作「譏」。
⑤「以」，殿本、盧本、凌本作「於」。
⑥「及」，盧本、凌本作「乃」。
⑦「厚」，殿本、盧本、凌本作「敘」。
⑧「獨」，凌本無此字。
⑨「它」，殿本、盧本、凌本作「他」，二字古通。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⑩「祝」，殿本作「祀」。
⑪「言而已矣」，盧本、凌本作「各得其所」。此句下，盧本、凌本有「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十五字。
⑫「焉」，凌本作「也」。
⑬「恭順」，凌本作「順恭」。

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閭、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

《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①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②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

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③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④天子不能天命，^⑤則廢而稱

①「卑尊」，凌本作「尊卑」。

②「地之菜茹瓜果」至「亦殆免於罪矣」凡六十三字，凌本移至《四祭》篇「因地之利」文後。

③「諸母之國齊之」，盧本、凌本作「謂之齊」，當從。

④「不天亦可」，盧本、凌本無此四字。

⑤「天命」，殿本、盧本、凌本作「奉天之命」，當從。

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

子曰：①「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于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饕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

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者也。②況不畏大人，專誅之，③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④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

①「子」上，殿本、盧本、凌本有「孔」字。

②「事」下，殿本、盧本、凌本有「畏」字，當從。

③「專」上，盧本、凌本有「大人」二字。

④「臣」下，凌本有「張」字。「曰」，盧本無此字。

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①《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其母便。」^③

臣謹問仲舒：^④「魯祀周公用白牲，^⑤非禮？」^⑥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⑦「周天子用騂剛，^⑧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周純牲？」^⑨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⑩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一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⑪以

為報德之禮。」

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⑫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⑬其郊何用？」臣仲

- ①「微」，殿本、盧本、凌本作「微」，當從。
- ②「牲」，殿本、盧本作「牡」，當從。
- ③「令」下，殿本、盧本、凌本有「食」字，當從。
- ④「臣」下，盧本有「湯」字。
- ⑤「祀」，凌本作「祝」，當從。「牲」，盧本作「牡」，當從。
- ⑥「禮」下，盧本有「也」字。
- ⑦「曰」，盧本無此字。
- ⑧「剛」，盧本作「犂」，當從。
- ⑨「周」，殿本、盧本、凌本作「用」，當從。
- ⑩「幼」，盧本作「立」。
- ⑪「仲」上，盧本有「臣」字。
- ⑫「祭」下，盧本、凌本有「於天道」三字。
- ⑬「牲」，盧本作「牡」，當從。

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①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察躬親，^②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謹敬。^③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④問以朝廷之事。^⑤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① 「剛」，盧本作「牂」，當從。

② 「察」，盧本、凌本作「祭」，當從。

③ 「謹敬」，殿本、盧本、凌本作「敬謹」。

④ 「乃」，凌本無此字。

⑤ 「問」下，盧本有「臣」字。

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鴈，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淑然有行列之治，^①故大夫以爲贄。羔乃有其類天者。^②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③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仁如之何？」^④如之何

者，吾末如之何也矣。」^⑤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燒，^⑥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鴈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

① 「淑」，盧本作「俶」。

② 「羔乃有其類天者」至「順天也」凡二十七字，盧本、凌本無。

③ 「於」，凌本無此字。

④ 「仁」，殿本、盧本、凌本作「曰」。

⑤ 「末」，凌本作「莫」。

⑥ 「燒」，盧本、凌本作「繞」。

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①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天子。^②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嵒嶷嶷，^③崔嵬崑巍，^④久不崩弛，^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漚。」^⑥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人，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⑦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善化者；^⑧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⑨既似勇者；物皆因或是，困^⑩。於火，^⑩而水獨勝之，既似

- ① 「末」，凌本作「未」。
- ② 「天子」，凌本作「於天」。
- ③ 「嵒」，殿本、盧本、凌本作「崔」。
- ④ 「崔」，殿本作「嵒」，盧本、凌本作「摧」。
- ⑤ 「弛」，盧本作「馳」。
- ⑥ 「浮漚」，凌本作「桴楫」。
- ⑦ 「間」，凌本作「問」。
- ⑧ 「既」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似」字，當從。
- ⑨ 「石」，盧本、凌本作「入」。
- ⑩ 「困」，盧本作「困」，當從。

武者；咸得之生，^①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②家祀戶，^③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④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⑤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⑥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⑦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⑧其間

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之。^⑨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溝。^⑩取五蝦蟇，錯置社中。^⑪池方八尺，深二尺，^⑫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

- ① 「之」下，盧本、凌本有「而」字。
- ② 「令民」，盧本無此二字。「社」下，盧本、凌本有「稷山川」三字。
- ③ 「家」下，盧本、凌本有「人」字。
- ④ 「蛇」，凌本作「炆」。
- ⑤ 「清潔」，盧本作「潔清」。「祝」，殿本、盧本、凌本作「祝」。「以」下，盧本、凌本有「爲」字，當從。
- ⑥ 「成」下，盧本、凌本有「實」字。
- ⑦ 「奉」上，盧本有「即」字。
- ⑧ 「向」，殿本、盧本作「鄉」。
- ⑨ 「衣」下，殿本、盧本、凌本有「而」字。
- ⑩ 「諸」，盧本、凌本無此字。「里」，盧本、凌本作「鑿」。
- ⑪ 「外」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之」字。
- ⑫ 「社」下，盧本、凌本有「之」字。
- ⑬ 「二」，盧本作「一」，當從。

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①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闔邑里南門，^②置水其外，開北門，^③具老豶猪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豶猪，^④聞鼓聲，^⑤皆燒猪尾。^⑥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⑦幸而得雨，以猪一，^⑧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⑨

夏求雨。令邑以水日，^⑩家人祀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⑪暴釜於壇，臼杵于術，^⑫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⑬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⑭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

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間外之溝。^⑮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⑯祝齋，衣赤衣。拜

①「三」上，盧本有「與」字。「歲」下，盧本、凌本有「豶」字。

②「令」下，盧本、凌本有「民」字。

③「開」下，盧本有「邑里」二字。凌本有「里」字。

④「一豶猪」，盧本作「豶猪一」。

⑤「鼓」，盧本作「鼓」。「鼓」上，凌本有「彼」字。

⑥「燒」下，盧本、凌本有「豶」字。

⑦「決」字，盧本無。

⑧「以猪」，盧本作「報以豚」。

⑨「母」，殿本、凌本作「毋」，當從。

⑩「令」下，盧本、凌本有「縣」字。

⑪「大」，盧本作「火」。

⑫「臼杵」，凌本作「杵臼」。

⑬「門」下，盧本、凌本有「之」字。

⑭「長各」，盧本、凌本作「各長」。

⑮「而」上，盧本、凌本有「社」字。

⑯「酒」上，盧本有「具」字。

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①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市於邑南門之外，^②五日禁男子無得行人市。家人祠中霤，^③無興土功。^④聚巫市傍，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飴五，^⑤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爲祝齋三日，^⑥衣黃，^⑦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⑧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⑨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⑩取蝦蟇池方五尺，^⑪深一尺，他皆如前。

神農求雨第十九日，^⑫「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社者舞之，李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牡者，西方沾^{未詳}。」

人，北方下疑少一字。人舞之。」

秋暴巫至九日，^⑬無舉火事，煎金器。^⑭家人祠門，^⑮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

① 春「下」，盧本、凌本有「也」字。

② 邑「下」，盧本、凌本有「十日」二字。

③ 祠「」，凌本作「祀」。

④ 興「」，盧本作「舉」。

⑤ 飴「」，凌本作「肫」。

⑥ 名「」，盧本、凌本作「各」。

⑦ 黃「下」，盧本、凌本有「衣」字。

⑧ 齋「上」，盧本有「皆」字。

⑨ 五「上」，盧本、凌本有「老者」二字。

⑩ 外「下」，盧本、凌本有「之」字。

⑪ 取「」，盧本無此字。

⑫ 神農求雨「至」北方人舞之「一段，盧本、凌本無。疑爲後人隨文附注，非本文。

⑬ 巫「下」，盧本、凌本有「炷」字。

⑭ 煎「上」，盧本有「無」字。

⑮ 祠「」，殿本、凌本作「祀」。

尺。^①植白繒九，其神太昊。^②祭之桐木魚九，^③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④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傩龍六日，^⑤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⑥無壅水。^⑦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爲小龍，^⑧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⑨

四時皆以水，^⑩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

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⑪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⑫「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

- ①「九」上，盧本、凌本有「方」字。
②「太」，殿本作「大」，盧本作「少」。
③「之」下，盧本、凌本有「以」字。
④「向」，盧本、凌本作「鄉」。
⑤「傩」，盧本作「舞」。
⑥「祠」，殿本、凌本作「祀」。
⑦「無」，凌本作「毋」。
⑧「龍」下，盧本、凌本有「五」字，當從。
⑨「如」上，盧本有「皆」字。
⑩「水」下，盧本有「日」字。
⑪「令」，凌本作「命」。
⑫「神書」又曰「至」爲其旱也「凡二十二字，盧本、凌本無。疑爲後人隨文附注，非本文。」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人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①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三日，各衣時衣，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②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鼓。」^③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雨之大禮，^④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

而開火。以朱絲繫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

二十一年八月庚申，^⑤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陰雨太久，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⑥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一作「詣」。井，^⑦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意常在于利民，

①「吏」，盧本作「史」。

②「諾」，盧本、凌本作「嗟」。

③「鼓」，殿本、盧本、凌本作「社」，當從。

④「禮」，盧本、凌本作「體」。

⑤「八月」，凌本無此二字。「庚」，盧本、凌本作「甲」。

⑥「婦」下，盧本有「歸」字，當從。「婦」，凌本作「歸」。

⑦「諸」，盧本、凌本作「詣」，當從。

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于社下，鋪而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①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賜人也。^②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朝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③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④尊實，醴一作「辨」。也，^⑤夏之所受初也；机實，^⑥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杓，貴所初杓也；^⑦先成故曰

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⑧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⑨致其中

- ① 「大」，盧本、凌本無。「星」，盧本作「曜」。
- ② 「賜人」，盧本、凌本作「人賜」。
- ③ 「机」，盧本、凌本作「机」，當從。
- ④ 「始所」，盧本、凌本作「所始」，當從。
- ⑤ 「醴」，凌本作「麵」。
- ⑥ 「机」，盧本、凌本作「机」，當從。
- ⑦ 「初杓」，盧本、凌本作「受初」。
- ⑧ 「取」，盧本作「敢」。
- ⑨ 「恭」，盧本作「躬」。

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

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亨，^①故祭之不虚，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②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③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恒安息。」^④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

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乎！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得成，^⑤中秋是也。然

①「亨」，殿本、盧本、凌本作「享」。

②「察也」，盧本無此二字。

③「吾不與祭」下，盧本有「如不祭」三字。

④「恒」，凌本作「常」。

⑤「得」，殿本、盧本、凌本作「能」，當從。

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①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②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③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

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以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④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

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⑤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⑥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

①「和」，盧本無此字。

②「前」，盧本無此字。

③「所終始」，凌本作「始終」。

④「以」，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

⑤「氣」，凌本作「地」。

⑥「凝」，殿本作「疑」。

人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①君子法乎其所貴。

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②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

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道，^③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④謂行必終禮，而心目喜，^⑤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裹藏，^⑥三字未詳。大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⑦此下疑少五字。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

①「實」下，盧本有「也」字。

②「大」，凌本作「太」。

③「地」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之」字，當從。

④「我」，凌本作「吾」。

⑤「目」，盧本、凌本作「自」，當從。

⑥「公孫之養氣曰裹藏」八字，盧本無。

⑦「熱勝則氣寒」，盧本作「熱勝則氣□」，寒勝則氣□。

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忠，^①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②

故君子道至，而一作「氣則」。革而上。^③

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⑤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⑥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

故人弗爲，^⑦適之而已矣。^⑧

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

①「忠」，殿本、盧本、凌本作「中」。當是。

②「可」下，盧本有「不」字。

③「而革」，殿本作「而華」，盧本、凌本作「氣則華」。

④「平和」，凌本作「和平」。

⑤「猿」，凌本作「鰥」。

⑥「而」下，凌本重一「而」字。

⑦「弗」，殿本作「勿」。

⑧「之」，盧本、凌本作「中」。

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壹游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

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一作「愛」。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

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飢寒

也。知樂者，^①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②此物獨死，^③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爲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

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

①「知」，盧本、凌本作「和」，當從。

②「故天下之君」，盧本、凌本無此五字。

③「此物獨死」至「大可見矣」凡九十七字，盧本移至《天地之行》篇「羣物皆生而」文後。

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飢飽無過平，^①欲惡度理，^②動靜順性命，^③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大得天地泰。^④大得天地泰者，^⑤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曰受于人也。^⑥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未之，^⑦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爲言，猶讎也。

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⑧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於不久。久與不久之精，^⑨各讎其平生之所行，^⑩今如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⑪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

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夭者皆人，^⑫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⑬豈獨立哉？

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 ① 「過」，凌本作「失」。
- ② 「理」，凌本作「禮」。
- ③ 「命」，凌本無此字。
- ④ 「大」，盧本無此字。
- ⑤ 「大」，盧本無此字。
- ⑥ 「曰」，殿本、盧本、凌本作「由」。下「人」字，盧本、凌本作「天」，當從。
- ⑦ 「未」，盧本、凌本作「末」，當從。
- ⑧ 「天」，殿本、盧本、凌本作「夭」，當從。「與」，盧本、凌本作「於」。「以日」，盧本、凌本無此二字，當從。
- ⑨ 「精」，殿本、盧本、凌本作「情」，當從。
- ⑩ 「平生」，殿本、盧本作「生平」。
- ⑪ 「行」上，盧本有「自」字。
- ⑫ 「夭」，盧本、凌本作「益」，當從。
- ⑬ 「弗」，殿本作「勿」。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①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濡，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飢，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②凡天地之物，乘於其泰而生，^③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今而死；^④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

可不察也。

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芬以夏成，^⑤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爲之言濟與？^⑥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

①「是故春襲葛」至「羣物皆生而」凡四百字，凌本移至《循天之道》篇「莫精於氣」文後。

②「長」，凌本作「常」。

③「於」，殿本、盧本、凌本作「以」。

④「今」，殿本、盧本、凌本作「金」，當從。

⑤「芬」，殿本、盧本作「芥」，凌本作「茶」。以下文字並同此例者，不復一一出校。

⑥「爲之」，殿本、盧本、凌本作「之爲」。

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①故薺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芬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②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

凡釋味之大體，^③冬其時所之美，^④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⑤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⑥君危則忘其國。^⑦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君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適，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⑧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

① 「所」，盧本作「之所以」。

② 「獨所」，盧本作「所獨」。

③ 「釋」，盧本、凌本作「擇」。

④ 「冬」，盧本、凌本作「各因」。「所之」，盧本、凌本作「之所」。

⑤ 「明」上，盧本、凌本有「助」字。

⑥ 「亡」下，盧本、凌本有「其」字。

⑦ 「忘」，殿本、盧本、凌本作「亡」。

⑧ 「肝肺」，凌本作「肺肝」。

氣和平，^①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②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亡動，^③而心之喪。^④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

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⑤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⑥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主不可以不剛，^⑦王不可以不堅。^⑧

①「流」，盧本無此字。

②「無」，盧本、凌本無此字，當從。

③「亡」，殿本、盧本、凌本作「妄」，當從。

④「心」下，盧本、凌本有「為」字，當從。

⑤「天」下，凌本有「也」字。

⑥「實事」，凌本作「事實」。

⑦「主」，並下「主不剛」之「主」，殿本、盧本、凌本作「天」，當從。

⑧「王」，殿本、盧本、凌本作「主」。

主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

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①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疾，^②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③竭愚寫情，不飭其過，^④所以爲忠也；^⑤伏節死義，代四時也。^⑥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人

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夏也。^⑦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出也，^⑧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宜其欲利穀也。^⑨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

①「位」，盧本、凌本作「化」。

②「疾」，盧本作「疚」。

③「致養」，盧本、凌本作「爲忠」。

④「飭」，殿本、盧本、凌本作「飾」。

⑤「忠」，盧本、凌本作「信」。

⑥「代」，盧本作「待」。「義代四時也」至「況穢人乎」凡百四十字，盧本、凌本移至《如天之爲》篇「非殺物之」文後。

⑦「秋冬夏」，盧本、凌本作「夏秋冬」。

⑧「秋冬夏」，盧本、凌本作「夏秋冬」。

⑨「宜」，盧本、凌本作「直」。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①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②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

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執，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

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③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已。^④故曰聖人配天。

① 「伐」，殿本、盧本、凌本作「罰」。

② 「起」，盧本、凌本作「達」。

③ 「以」上，盧本、凌本均作「□□」。

④ 「時」下，凌本有「而」字。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臨其時至上而欲發，^①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亦發無異。^②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穀朽寅，^③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

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

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丞之以治。^④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⑤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⑥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⑦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

①「至上」，殿本作「致上」，盧本、凌本無此二字。

②「亦」，盧本、凌本作「欲」。

③「脫」，盧本無此字。

④「丞」，殿本、盧本、凌本作「承」。

⑤「立」，凌本作「力」。

⑥「子」，殿本、盧本、凌本作「地」，當從。

⑦「人」上，盧本有「天」字。

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①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爾，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穀饌也。^②故人氣和調，^③而天地之化美，穀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邪正之風，是穀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及穀化，^④與運連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之盡與不

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人出、^⑤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人，^⑥其道也義。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

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

① 「神明亂世之所起」至「天地之間蕩」凡四百一十四字，凌本移至《天地陰陽》篇「澤流四海功過」文後。

② 「饌」，盧本、凌本無此字，當從。

③ 「和調」，殿本、盧本、凌本作「調和」。

④ 「及」，盧本、凌本作「反」。

⑤ 「陽陰」，凌本作「陰陽」。

⑥ 「入」，凌本作「仁」。

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闕。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爲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①由一作「猶」。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

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②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③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

名者所以別物也，^④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一作「道」。而不亂，^⑤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

① 「愈」，凌本作「逾」。

② 「癖」，盧本、凌本作「僻」。

③ 「氣生」，凌本無此二字。

④ 「名者所以別物也」至「道也」一段凡二百零七字，凌本移至《天道施》篇末「聖人之心也」文後。

⑤ 「今」，凌本作「經」。

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①萬物載名而所生，^②聖人因其象以命之。^③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明義也。^④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

四海之內，殽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⑤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⑥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⑦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

①「服」，盧本、凌本作「復」，當從。

②「所」，盧本、凌本無此字。

③「以」，盧本、凌本作「而」。

④「明」，盧本作「名」。

⑤「亂則」，盧本、凌本無此二字，當從。

⑥「始」，凌本作「治」。

⑦「道」，殷本、盧本、凌本作「盜」。

亂，故禮，^①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特異物，^②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一作「情」。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知不守也。^③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人人不知，習忘乃爲，常然若性，不可察也。^④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憫靜爲宅，以禮義爲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弗能人。^⑤蝸蛭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① 「故」，盧本作「夫」。

② 「特」，殿本、凌本作「持」。

③ 「知」，盧本作「之」。

④ 「可」下，盧本、凌本有「不」字，當從。

⑤ 「人」，殿本、盧本、凌本作「入」，當從。

題跋附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期間篇第亡舛，^①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館閣書目^②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① 「亡」，盧本、凌本作「已」。

② 「中興」，盧本作「南宋」。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①

《春秋繁露》^②，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③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二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

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新安程大昌泰之祕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所進。^④

① 「武」下，盧本有「子止」二字。

② 「露」下，盧本、凌本有「十七卷」三字。

③ 「春秋繁露」，盧本、凌本無此四字。「先生」下，盧本有「歐陽永叔」四字。

④ 「□」，盧本、凌本作「某」字。

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蕃露》、^①《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②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③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④四者人之盛飾也。」^⑤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⑥「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

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卷末，^⑦而正定其爲非古

①「蕃」，盧本作「繁」。

②「□」，盧本、凌本作「某」字。

③「鈎」，盧本作「戟」。

④「元」，盧本作「玄」。

⑤「盛」，凌本作「聖」。

⑥「享」，盧本、凌本作「亨」。

⑦「見」下，盧本有「於」字。

矣。^①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②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驚，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③此時《繁露》尚存，^④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跋春秋繁露

^⑤本傳作「蕃」。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⑥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

《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⑦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⑧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⑨得羅氏蘭堂本，^⑩刻之縣庠，^⑪考證頗備。凡程公所

- ① 「正定」，凌本作「定正」。
- ② 「畏」，盧本、凌本作「證」，當從。
- ③ 「輯」，盧本、凌本作「緝」。
- ④ 「尚」上，盧本有「之書」二字。
- ⑤ 「跋春秋繁露」，盧本作「四明樓大防跋」。
- ⑥ 「有」下，殿本、盧本、凌本有「余」字。
- ⑦ 「名」，凌本作「各」。「書」，凌本作「言」。
- ⑧ 「書」，盧本作「言」。
- ⑨ 「榘」，凌本作「繁」。
- ⑩ 「堂」，盧本作「臺」。
- ⑪ 「刻」，盧本作「刊」。

引三書之言，^①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②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

《春秋會解》一書，□□□年□□所集，^③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④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

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⑤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

① 「凡」，盧本作「先」。

② 「義」，凌本作「議」。

③ 「□□」至「所集」，盧本無此句。

④ 「餘」，盧本、凌本作「本」。

⑤ 「旁」，凌本作「訪」。

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它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

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它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①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②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胡仲方跋^③

渠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見，

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同，唯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讎校，是正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臺，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桀書。

① 「尤」，凌本作「猶」。

② 「祕」，殿本作「秘」。

③ 「胡仲方跋」，此四字原無，今據廬本補。

春秋繁露義證

〔清〕

蘇

輿

撰

李有梁

校點

目 录

校點說明	一
《春秋繁露義證》序	一
自序	二
例言	四
董子年表	八
《春秋繁露》攷證	二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	一
楚莊王第一	一
玉杯第二	二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二	四四
竹林第三	四四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三	六四
玉英第四	六四
精華第五	八〇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四	九五
王道第六	九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五	一二四
滅國上第七	一二四
滅國下第八	一二六
隨本消息第九	一二七
盟會要第十	一三〇
正貫第十一	一三三
十指第十二	一三四
重政第十三	一三七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六	一四一
服制像第十四	一四一
二端第十五	一四四
符瑞第十六	一四六
俞序第十七	一四七
離合根第十八	一五二
立元神第十九	一五四
保位權第二十	一六〇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七……………一六五

考功名第二十一……………一六五

通國身第二十二……………一六九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一七〇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一九八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二〇三

服制第二十六……………二〇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二〇九

度制第二十七……………二〇九

爵國第二十八……………二一五

仁義法第二十九……………二二八

必仁且智第三十……………二三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九……………二四一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二四一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二四四

觀德第三十三……………二四六

奉本第三十四……………二五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二五九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二五九

實性第三十六……………二八一

諸侯第三十七……………二八四

五行對第三十八……………二八五

闕文第三十九……………二八八

闕文第四十……………二八八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一……………二八九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二八九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二九一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二九四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二九九

天容第四十五……………三〇三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三〇四

陰陽位第四十七……………三〇七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二……………三〇八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三〇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三〇九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三一〇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三二三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	三二五
基義第五十三	三一七
闕文第五十四	三二〇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三	三二一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三二一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三二二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三二五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三二八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三三三
五行順逆第六十	三三七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三四六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四	三四八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三四八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三四九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三五一
郊語第六十五	三五七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五	三六五
郊義第六十六	三六五

郊祭第六十七	三六六
四祭第六十八	三六八
郊祀第六十九	三七〇
順命第七十	三七二
郊事對第七十一	三七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六	三八〇
執贄第七十二	三八〇
山川頌第七十三	三八三
求雨第七十四	三八六
止雨第七十五	三九五
祭義第七十六	三九七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四〇一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七	四一四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四一四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四一七
如天之爲第八十	四一八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四二〇
天道施第八十二	四二三

校點說明

《春秋繁露義證》，晚清蘇輿撰。

蘇輿（一八七四—一九一四），字嘉瑞，號厚菴，亦號厚康、阜康，晚號閑齋、更生。同治十三年，蘇輿生於湖南省平江縣煙舟村上大屋，年幼即從其父蘇淵泉讀書，「年甫十二，而群經句讀皆畢，亦粗能說釋大義」（蘇輿輯《鯉庭獻壽圖題詠集·鯉庭獻壽圖小識》），「一時號為聖童」（楊樹達《積微居詩文鈔·平江蘇厚菴先生墓志銘》）。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蘇輿補縣學生，旋入岳州金鶚書院，從臨湘才子吳獬學。光緒十六年食廩餼，補湘水校經堂肄業生，受業於巴陵宿儒杜貴墀。杜以爲高才，薦於晚清著名學者王先謙。次年，王任城南書院山長，三年後，改任嶽麓書院山長。蘇氏皆

從學，並撰《晏子春秋校本》七卷。光緒二十三年鄉試，蘇輿中舉。次年，百日維新失敗，蘇輿彙集當時反對變法之言論，輯成《翼教叢編》六卷，影響遍及全國。光緒三十年，蘇輿進京趕考，得中甲辰恩科進士，復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出私錢隨清廷所遣五大臣赴日考察憲政及教育，留數月而歸。光緒三十二年，補郵傳部郎中，遂爲京官五年。學宦多暇，撰成《春秋繁露義證》（以下簡稱《義證》）十七卷，其師王先謙以公錢刊行。辛亥革命事起，皇帝遜位，清廷崩析，蘇輿辭官返湘，終日抑鬱，肺疾漸篤，遂作詩四卷，題爲《辛亥濺淚集》。又整理昔時詩作四卷，名曰《自怡室詩存》。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農曆四月十四日卒於煙舟故里，年四十有一。

《義證》爲蘇輿代表作，亦是有清一代《春秋繁露》（以下簡稱《繁露》）研究集大成之作，甚具學術性。是書依《繁露》體例分爲十七卷八十二篇，以考據之方法，繹《公羊》之義理，廣引經、傳、注、疏

及諸子各家，隨文釋義。無論今文經說抑或古文經說，無論漢學家說抑或宋學家說，無論經書抑或緯書，皆據理評判，分析揚棄。又將當時所見之《繁露》版本逐字對勘，出校注文之下。《義證》之作，一為補凌曙《繁露注》所未備，一為復原董學真貌。

蓋常州今文學派之劉逢祿、宋翔鳳、戴望、龔自珍諸人，鑽研《繁露》，「漸乖本旨」。而康有為之《春秋董氏學》，「沿譌襲謬，流為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自序》）。故是書對於「通三統」、「張三世」等公羊理論，與常州學派及其後學之闡發迥異。而就《繁露》之關鍵詞「改制」，康有為推演闡揚，發展出「興民權」、「立君憲」等變法思想，《義證》則以改制為「改正朔、易服飾」，並非「素王託古」之為。如此種種，足見晚清經學尤其是公羊學之衍化流變。於常州之學，蘇輿並未一概否定，《義證》亦間採其謹嚴之說。此外，蘇輿認為今文古文義理相通，宋學漢學亦非涇渭，故其結論多平實可信，言之有據，是故梁啟超

以為此書「頗好」（《飲冰室合集·專集》七十一）。蘇輿雖不贊同維新變法，卻並非守舊分子，故《義證》以為，變革當合於道，適於制，宜於時，施於器，漸而進之。此種思想，從當時歷史條件來看，實是多數士大夫之真實心態。

《義證》之最初刻本，為民國三年長沙王先謙所刻。原本分為四冊，書名頁有鄭沅所署「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篆文，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國家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等均收藏。民國肇建，經學日衰，是書未得重刻。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出版《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續修四庫全書》所收《義證》影印本，皆據此版為底本。另外，湖北省圖書館藏有《義證》手稿本，三冊裝訂，楷體書寫，補綴插入文字多為行草，而注文次第與印本略有不同，文字亦互有多寡，中縫處間有「十二校」、「十三校」等字樣，似是刻印前蘇輿所審定之草稿。

此次校點，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為底本，

參校國家圖書館所藏稿本《義證》縮微膠片（簡稱

「稿本」）。《繁露》原文，參校武英殿聚珍本《繁露》

（殿本）、盧文弨《抱經堂叢刊》之《繁露》校本（盧

本）、凌曙《繁露注》嘉慶二十年江都凌氏蜚雲閣刻

本（凌本）。另外，出校時《春秋繁露》本文簡稱

「《繁露》」，《史記·董仲舒傳》簡稱「《史記》本傳」，

《漢書·董仲舒傳》簡稱「《漢書》本傳」，何休《春秋

公羊經傳解詁》簡稱「何注」，徐彥《春秋公羊傳注

疏》簡稱「徐疏」。凡所引《春秋》經文與原文有異，

皆出校。所引《公羊傳》及何休注、徐彥疏與原文

有異，若不害文意則不出校。文中之「經」特指《春

秋》、「傳」特指《公羊傳》、「注」特指何休《春秋公羊

經傳解詁》、「疏」特指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者，

皆加書名號；所稱之「何注」、「徐疏」等則不加。

「某公某年」若附於《春秋》、《左傳》、《公羊傳》、《穀

梁傳》之後，則不加書名號，如但引「某公某年」文

字而略去其前書名者，則寫作「《某公某年》」。異

體字、古今字、俗體字，只要不甚生僻，原則上不出

校。避清帝名諱字徑予回改，不出校。

校點者 李有梁

《春秋繁露義證》序

蘇厚菴爲《春秋繁露義證》，將成而告余曰：「董生此書，說《春秋》者不過十之五六，吾爲此書而深有會於《春秋》之旨。書成後，當更爲《公羊董義述》以盡吾意。漢代公羊家宜莫先董生，何劭公釋《傳》，不及董生一字者何？」余因舉睦孟事告之曰：「或以此故，子更求之。」國變之後，厚菴歸里，間與余言《董義述》，每舉一事，余爲欣賞者久之。歲癸丑，大病新愈，將赴會垣。余贈以詩，有「溫故知新是我師」及「天爲斯文留絕學」之句，並以公錢棨行其《繁露義證》。嗣復以《例言》及《董生年表》來。十

月返其煙舟故居，忽與余有違言，音問遂絕，以甲寅四月十四日故。其妻託楊芷園兄弟將《義證》稿來，又增一序文，並言其展轉牀蓐，自悔前書錯謬。聞余得子，思爲詩以賀，未就。余爲悽然，念厚菴從余數十年，言行素謹。前之致書，或亦久病偵倒，不能自主，不足深論。其《義證》固可傳之書也。吾鄉魏默深先生爲《董氏春秋發微》，未成，今厚菴復爾。余讀《鍾離意別傳》，意爲魯相，發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懸甕中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則仲舒修書，預知之數百年前，此聖人在天之靈所昭鑒也，豈宜久晦而不章？厚菴已矣，余更以俟夫後之爲公羊學者。甲寅閏月，長沙王先謙撰。

自序

余少好讀董生書。初得凌氏注本，惜其稱引繁博，義蘊未究。已而聞有爲《董氏學》者，繹其義例，頗復詫異。乃盡屏諸說，潛心玩索，如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繁露》非完書也，而其說《春秋》者又不過十之五六。然而五比偶類，覽緒屠贅，尚可以多連博貫，是在其人之深思慎述。而緣引傳會，以自成其曲說者，亦未嘗不因其書之少也。余因推思董書湮抑之繇，蓋武帝崇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實與之殊趣。生於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治淮

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復遣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爲尊經隆儒之飾耳。史公稱「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嚮風」，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其後眭孟以再傳弟子誤會師說，上書昭帝，卒被刑誅。董云：「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殆謂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請漢帝索求賢人而退，自封百里，是直欲禪位也。故史獨稱贏公一傳能守師法。當時禁網嚴峻，其書殆如後世之遭毀禁，學者益不敢出。乃至劭公釋《傳》，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階此故已。歆崇古學，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譏議，董書更何自存？是以苟爽對策，請頒制度之別；應劭撰集，中有斷獄之書。則知易代幸存，都未流布，今並此而佚，惜哉！非隋唐人時見徵引，則宋世且無從輯錄此書矣。雖真贗糅雜，而珍共球璧，豈不

以久晦之故與？國朝嘉、道之間，是書大顯，綴學之士，益知鑽研《公羊》。而如龔、自珍、劉、逢祿、宋、翔鳳、戴望。之徒，劉、宋皆莊存與甥，^①似不如莊之矜慎。闡發要眇，頗復鑿之使深，漸乖本旨。承其後者，沿譌襲謬，流為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豈不異哉！《義證》之作，隨時劄錄，宦學多暇，繕寫成帙，以呈長沙師。師亟取公錢刊行。踳駁疏舛，自知不免，惟通識君子恕其愚矇，匡其闕誤，則幸甚。宣統己酉十月，平江蘇輿敬識於宣武門內小絨線胡同廬。

① 「甥」，據《清史稿·儒林傳》當作「孫」。

例言

《漢·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劭傳》「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即《志》之十六篇，而無「春秋繁露」名。《漢書》本傳載：仲舒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是「蕃露」止一篇名，當在百二十三篇中。此書《隋》、《唐·志》始著錄，唐宋類書時見徵引。《論衡》所引情性、陰陽之說與今本不同，又早祭女媧之議今亦未見，或是百二十三篇中元文。《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鴻儒。」又莊十三年《疏》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

弟，論德則文兄桓弟。」《禮記·文王世子》疏引《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周禮·大司樂》注亦引董仲舒語云：「成均，五帝之學也。」疏特出《繁露》釋之，是亦以爲《繁露》語。今本竝無之，則知唐時《繁露》尚多於今本。《漢書·宣紀》注臣瓚引《董仲舒書》曰：「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又宋趙德麟《侯鯖錄》引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爲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爲浸沴之故也。」周密《齊東野語》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寒燄。」亦均似《繁露》語。此外引《仲舒書》者尚多，惟如《御覽》四百七十二引《董子》曰「禹見耕者五耦而式」云云。此等疑是董無心所著書，當分別觀之。蓋東漢古學盛而今學微，故董書與之散佚。茲後人採掇之廛存者，前人已疑其非盡本真。詳見

《攷證》。朱子亦曾言：「《繁露》、《玉杯》等篇，多非其實。」又朱子《策問》云：「問漢氏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云云。然微詞要義，往往而存，不可忽也。西漢大師說經，此為第一書矣。西漢書有兩體：一，今所傳毛公《詩傳》為注經體。朱子《答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又《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是也。一，說經體，如此書及《韓詩外傳》是也。然《韓詩》述事以證經，此書依經以專義，尤為精切。今所云漢學，但是注體，故遂與義理分途。杭世駿乃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倆背經旨，鋪列雜說，不知著書之體者也。」又《尚書大傳》及《說苑》、《列女傳》等書，皆於說經體為近。茲於其可疑者，略為別白，間復離其節次。錯簡誤文，時據諸家說及羣書彙正，竝注元文於下。

何休序《公羊解詁》云：「往者略依胡

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而無一語及董。《條例》當是「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以「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為一科二旨。此實誤會，董決不以此為科旨。其引《春秋》「杞子」，乃借以證興禮之意。說見本篇注。究其義，與此合者十實八九。胡母生與董同業，殆師說同也。《東塾讀書記》舉何注同《繁露》者止三條。《晁氏志》：「董仲舒以《公羊》顯。」又四傳至何休。案：唐時配享孔子廟庭，有何休，無董仲舒，蓋不知何學本於董氏。惟胡安國列《春秋》綱領七家，有董無何。余別有《公羊董義述》。茲間為采入，以證淵源。其說焉而失者，閒為辨正。此外如兩京經師家說及詔令、奏議與本書比傳者，頗復采錄。用徵條貫之同，而得致用之略。諸子及各傳記，亦多節取。緯家說同出今學，引用特慎。《家語》、《孔叢》雖為偽撰，要是古說，閒

亦采錄。

此書，凌氏曙始有注本。明朱睦㮮《萬卷堂

書目》有吳廷舉《繁露節解》一冊，今未見。凌之學出

於劉氏逢祿，見包世臣所作墓表。而大體平實，

絕無牽傅。惟於董義少所發揮，疏漏繁碎，

時所不免。如「子曰」、「嗚呼」之類並為詳釋。《王道》

篇：「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見《越世

家》，而誤云：「以楚人之王為臣，楚人之妻為妾。」《觀德》

篇：「諸夏滅國首無駭。」見於《隱二年》，而以為首齊師滅

譚。《三代改制》篇「薦尚肝」云云，與《明堂位》異，不知是

今文異說，而以為誤文。斯類不勝枚舉。隨文改正，

不復徵引，以省複冗。其可采者，仍加「凌

云」以別之。各家解釋足資考證者，並為收

入。與盧氏同參校者，為趙曦明、江恂、秦贊、張坦、陳桂

森、段玉裁、吳典、錢唐、秦恩復、陸時化、陳兆麟、齊韶。

錢有校語數條，今据盧本錄入。凌本所引莊侍郎存與、張

編修惠言、劉庶常逢祿、李庶常兆洛、沈孝廉欽韓、鄧文學

立成說亦並采用。戴望說，据孫詒讓《札迻》引。朱一新

說，見《無邪堂答問》及與某氏書。○光緒丁、戊之間，某

氏有為《春秋董氏學》者，割裂支離，疑誤後學。如董以

《傳》所不見為微言，而刺取陰陽、性命、氣化之屬，摭合外

教，列為微言。此影附之失實也。三統改制，既以孔子

《春秋》當新王，則三統上及商、周而止。而動云孔子改

制，上託夏、商、周以為三統。此條貫之未晰也。鄭取乎

莒及魯用八佾，並見《公羊》，而以為口說，出《公羊》外。

此讀《傳》之未周也。其他更不足辨。是書宋本不多

見，然據明校所引宋本參之，知己不免譌

誤。乾隆時館臣據《永樂大典》所收樓鑰本

對勘，補訂刪改，漸成完帙。且於創行聚珍

板之始，首先排印。詳見《聚珍板程式》，即今所稱

官本。盧氏文弼曾取聚珍本覆加考核，參以

明嘉靖蜀中本及程榮、何允中兩家本，今所

稱盧校本是也。凌注本亦以聚珍為主，參

以明王道焜及武進張惠言讀本。予復得明

天啟時朱養和所刊孫鑛評本，合互校訂，擇

善而從。從盧校本為多。據朱刊孫鑛評本凡例，又稱

此書尚有婺女潘氏本、太倉王氏本與宋本同。又聞明蘭雪堂本仿宋刻最佳，今亦未見。其官本曾校他本作某，與今所見各本同者，不復列，異則出之。凡校語不關書義者，別爲圈隔，以便省覽。其顯然譌奪者，不復列，得兩通者存之。

董子年表

紀年	時政	出處	著述
文帝元年	時沿用秦正，以十月爲歲首。帝好刑名之言。《史記·屈賈列傳》：「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孝文初即位，謙讓未遑也。」	《史記》本傳：「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園舍，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又《史記·儒林傳》：「仲舒弟子通者以百數。」案：「下帷」爲修學時事，《傳》序於「爲博士」下，蓋追溯之。《御覽》	《史記·儒林傳序》：「言《春秋》於齊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許慎《五經異義》載有「《公羊》董仲舒說」。鄭玄《六藝論》：「治《公羊》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公羊序》疏引戴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
二年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	博士「下」，蓋追溯之。《御覽》	
三年	灌嬰爲丞相。	八百九十七引《鄒子》云：「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圃，乘馬不知牝牡。」又八百四十引《鄒子》云：「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嘗乘馬，	
四年	丞相灌嬰薨。周勃逮詣詔獄。		
五年			
六年			

七年			不覺牝牡，志在經傳也。」又九百七十六引桓譚《新論》云：「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論衡·儒增篇》云：「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廣輿記》：「董家里景州廣川鎮，仲舒下帷於此。」《御覽》九百一十二引《幽明錄》云：「董仲舒嘗下帷獨詠，有客來詣，語遂移日，仲舒知其非常客。又日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鵲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狸也。」附存於此，以廣軼聞。	
八年			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疏又引《孝經說》云：「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母生、董仲舒。」是董與胡母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秦二世時，已有「人臣無將」語，見《史記·劉敬叔孫通傳》。又《公羊傳》成於秦前之證。宣十二年《傳》疏以公羊子為景帝時人，誤矣。《論衡·案書》云：「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反孔子。」又《超奇篇》云：「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晉書·荀崧傳》：「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案：《漢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帝親耕蠶。除祕祝。

黃龍見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幸雍，始郊見五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郊祀五帝於渭陽。新垣平許令人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案：書中有《玉杯》篇，疑是紀論此事。今所輯則與玉杯無涉，不敢臆說，附著於此。

後元年	誅新垣平。		
二年	匈奴和親。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民得賣爵。		
七年	帝崩。令吏民出臨三日，釋服。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景帝元年	易王非立爲汝南王。		
二年	膠西王王端立。		
		《史記》本傳云：「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儒林傳》：	
		書》本傳云：「少治《春秋》。」知仲舒治《春秋》在景帝前。而考其書所引，兼及《詩》、《書》、《禮》、《易》、《孝經》、《論語》，是董子又兼通羣經，而以《春秋》爲歸宿者。故《儒林傳》云：「董仲舒通五經。」又案：漢初儒者皆習道家，如賈誼、司馬談父子皆然。以竇太后好尚，爲臣子者固當講求。董子請統一儒術，而其初固亦兼習道家。書中《保權位》、《立元神》諸篇，有道家學。《循天之道》篇明引道家語，是其證矣。程朱惡佛，而其初由佛入，風會所趨，未容全不鑽研，貿然闕拒也。	
		以前約爲幼壯修學時，以後則仕朝之年，始有獻替矣。	

三年	易王非徙江都。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後元年	令士貲算四得官。	
二年		
三年		
<p>「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按：為博士不知何年，故通著於景帝。然仲舒至元狩間即以老病致仕，則其為博士時，雖不如平津六十之年，亦非賈生弱冠之比矣。《御覽》七百二十四引《神仙傳》云「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云云。仲舒為議郎，史傳不見。《抱朴子·論仙》篇亦引董仲舒《李少君家錄》。《漢武內傳》亦有「東方朔、董仲舒侍」之文，蓋並「董仲君」之譌。董仲君為方士，見《廣弘明集》。王應麟《困學紀聞》十疑仲舒儒者，不肯為方士家錄，斷為依託，不知是誤文也。附志於此。</p>		

<p>武帝建元元年</p>	<p>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議明堂，徵申公。《史記·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p> <p>寶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非薄五經，以事下趙綰、王臧獄。《鹽鐵論·褒賢》篇：「趙綰、王臧之徒，以儒術擢為上卿。」</p> <p>置五經博士。</p> <p>寶太后崩。遼東高廟災。通夜郎。</p>	<p>以對策為江都王相。班《書》述董仲舒云：「讜言訪對，為世純儒。」王應麟《通鑑答問》四云：「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責者，帝未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轅固為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與？」又云：「諸侯相之疏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p> <p>以遼東高廟災，居舍著《災異之記》。主父偃上其書，下吏，旋赦之。書見《五行志》。案：《劉向傳》上變事云：「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p>	<p>《史記》本傳：「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繁露》中所著《求雨》、《止雨》及言陰陽、五行諸篇，皆當在此時。</p> <p>《五行志》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據《史》云「自後不復言災異」，是《志》載所推事，應當在此前。</p>
<p>二年</p>			
<p>三年</p>			
<p>四年</p>			
<p>五年</p>			
<p>六年</p>			

<p>元光元年</p>	<p>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復徵賢良。</p>	<p>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嘗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是傳所云廢爲中大夫，當在此時。 洪邁云：「以武帝之嗜殺，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至淮南、衡山二獄，死者數萬人。然則下吏幾死，非不幸也。」輿案：仲舒此書，因時之論。使武帝早從其言，何至興彼大獄。仲舒學術尚仁，而有時主刑，所以爲大儒也。洪論失之。</p>	<p>七月，京師雹。鮑敞問仲舒：「雹何物？」仲舒答之。見《西京雜記》五。</p>
-------------	-------------------------	--	--

二年	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見。	
三年		
四年	公孫弘復徵，以博士爲左內史。	
五年	江都王上書，願擊匈奴。	
六年	江都王薨。定不舉孝廉罪。	
元朔元年		
二年		
三年	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中大夫張湯爲廷尉。	
四年		
五年	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	
<p>《儒林傳》仲舒與韓嬰論於武帝前，當在此數年中。</p> <p>公孫弘以仲舒嫉其從諛，言於上，徙相膠西王，王亦善待之。</p> <p>《馮衍傳》云：「仲舒言道德，見嫉於公孫弘，此忠臣所爲流淚也。」王應麟《通鑑答問》四云：「《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爲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p>		

<p>六年</p>	<p>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p> <p>立皇太子。《五行志》云：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伏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義顛斷於外，還奏，上皆是之。</p>	<p>「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爲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翰音之登天，梯稗之有秋。而學者爲之風動，明經志青紫，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啟之。」</p>	<p>《儒林傳》：「江公受《穀梁春秋》，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子。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p> <p>《後漢書·應劭傳》云：「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p>
<p>元狩元年</p>	<p>二年</p>	<p>三年</p>	<p>廷尉張湯遷御史大夫。</p>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八月甲申朔丙午，告內史中尉，陰雨太久，恐傷五穀，趣止雨。

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案：《決獄》書今亡。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疑獄二事，當出此書。二事引見卷三注。又宋王楙《野客叢書》亦引其文。

張湯有罪，自殺。

天子郊雍。詔司馬談等議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封姬嘉爲周子

南君，奉周祀。

立泰畤甘泉，天子親郊見，拜貺于郊。

六年	元封元年	登封泰山。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	《通典》十載：武帝時，仲舒說上曰：「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當在此時，或家居所條奏耶？	
二年		作明堂于泰山下。		
三年		膠西于王薨。		
四年		上幸河東，祠后土。		
五年				
六年				
太初元年		十一月甲子朔旦，令祀上帝于明堂。正厯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案：三代時，子、丑、寅三正迭建，秦改用亥，違天道矣。武帝尊孔子，改用夏正，建寅，至今不變，則賈、董諸人之力也。	仲舒卒，葬長安下馬陵。《陝西通志》引《馬谿田集》：「墓在長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莫不下馬，故名。」今在西安府城內臙脂坡下。又李肇《國史補》：「董仲舒墓在長安。武帝幸宜春苑，至此下馬。時謂之下馬。」	仲舒著書，皆未改正朔以前事，則其卒於太初前可知。故斷自是年止。宣帝時，魏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玉海》五十五《周太公金版玉匱》條引《論衡》云：「案古太公望、近

陵。歲遠譌爲「蝦蟇陵」也。」
元至順元年，從祀孔子廟庭。

世董仲舒，造傳作書百有餘。一
《文選·北山移文》註引董仲
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辨命
論》注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論衡·別通篇》：「董仲舒
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
尸。皆見《山海經》。」又云：
「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
二疑。」又《超奇篇》云：「陸
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
出，不假取於外。」又《案書
篇》：「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
意殆自謂過諸子也。」又引讖
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
子言也。」案：程子許自漢
以來，有儒者氣象者三人：大
毛公、董仲舒、揚雄。然於雄
頗議其行己，無間然者，獨毛、
董耳。又云：「毛萇、董仲舒

最得聖賢之意。」朱子則云：「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又云：「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論事卻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又《答沈晦叔》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答陳正己》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又云：「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其推崇者至矣。又陸隴其《論賈董優劣》云：「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

平之意。而和平者，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爲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又曰：「賈以才勝，董以學勝。以聖門言之，董生狷者也，賈生狂者也。」又曰：「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爲迂闊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與案：後世以訓詁、義理分漢、宋學派，不知董君書實爲言義理之宗。故余以爲漢儒經學，當首董次鄭，則知說經有體，不必別標門戶矣。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

即漢儒意趣。吾於董生則云。」又案：兩漢多用董學，魏晉南北朝多用鄭學，宋以後多用朱學。董學在《春秋》，鄭學在《禮》，朱學在四書。近人調和漢、宋，專取鄭、朱語句相同者牽合比附，用心雖勤，亦失所宗矣。

董子生卒年月無可考。要生於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壽終，無疑。桓譚《新論》言：「生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知年過六十。司馬遷生於景帝後元年，而尊之曰「董生」，知年輩遠在遷前。本書《止雨》篇有「二十一年」之文，知元狩四年尚存也。茲參考傳記，略為表其出處，觀其時以討論其學，讀其書可以得所用心已。對策之年，今據《史記》列之建元元年，《漢書·武紀》在元光元年。洪邁《容齋續筆》六云：「漢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

良，於是董仲舒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爲建元元年。案：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齊召南云：「策中有『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之文。漢初至建元三年爲七十歲。若在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餘歲。因定爲建元五年。」興案：洪氏所舉，不足爲非元光元年之證，至齊所說近似矣。然疑冊中語有衍字，其文當云：「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皆古語也。淺人妄加數字，則不成文理。《禮樂志》引亦同。且上溯祖宗，而云「今臨政而願治」，亦

復不詞。又與上文「漢自得天以下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語意重複。幸年數錯繆，痕迹顯然。次風不據以糾正文本，反遷就對策之年，則其失矣。定爲五年，尤無據也。史公學於董生，記事必確。史傳云：「今上即位，爲江都相。」是爲相在建元元年，對策即於其時審矣。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生且下吏。若如《武紀》在對策前，則名尚未顯，主父偃何自嫉之？而兩史並云：「不敢復言災異。」對策推災異乃甚切。冊中又有「敬聞高誼」之語，若曾受拘繫，不合爲此言，斯明徵也。《劉向傳》又言：「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下吏，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不云下吏後對策爲江都相，尤其較然無疑者。《通鑑考異》云：「《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紀誤。」又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一云：「武帝即位，凡兩開賢良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漢書·武帝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于併書耳。蓋弘之出，正係元光元

年，仲舒之出，又在其先。考元光元年賢良制，正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矣。其說竝是。今定從《通鑑》據《史記》云。宣統元年重九日，蘇輿記於京師寓廬。

《春秋繁露》攷證

《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文焉。」《索隱》曰「《繁露》」。

《漢·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後漢書·明德馬后紀〕「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輿案：今本無《清明》。

〔周禮·大司樂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疏：「出《繁露》。以爲繁多，露，潤。」

〔隋·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決事》十卷」。

〔唐·志〕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春秋決獄》十卷」。《七錄》云：「《春秋斷獄》五卷。」輿案：應劭曾撰集《春秋斷獄》，疑是董書，今亦亡之。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

「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綽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二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

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與案：改朔爲因時之論。辨見《楚莊王》篇。歐公本論又云：「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以董生與孟子並尊，則公固非不知董生者。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

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仍在卷末，^①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②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震東發日鈔五十六〕「《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

《唐·志》卷目同。《目》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爲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葺，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架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既刊

① 「仍」，《直齋書錄解題》作「乃」。

② 「二」，《直齋書錄解題》作「三」。

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王》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①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戟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案：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②襄公豈由其道者耶？興案：《春秋》貴仁，由其道蓋節取之，所謂假事明義也。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竝言，秦果伐無道者耶？興案：此蓋僞作。辨見本篇。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

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興案：王謂文王，本《公羊傳》。如謂：「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興案：《白虎通》、《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且此文明云周人改號軒轅爲黃帝，而四帝以號爲諡，尤不足疑。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辨見本篇。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於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興案：君權無限，故聖人伸天以屈君。說者遂以不見災爲天不譴告，故禱而求之。事亦見《說苑》，非董勅說。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

① 「三」，《直齋書錄解題》作「二」。

② 「貴」，《黃氏日抄》作「貴」。

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輿案：本然之性，即程子所謂『理』。此不足以疑董。辨見本篇。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輿案：《黃氏日鈔》又云：「自孟子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純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其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唯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

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注云：『《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隋》、《唐·志》：《春秋繁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附著。《館閣書目》案：『《逸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綽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集一卷，《士不遇賦》、《答制策》、《詣公孫弘記室》，其見於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雨雹對》。

〔玉海四十〕漢《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第四。一卷，《楚莊王》、《玉杯》。二，《竹林》。三，《玉英》、《精華》。四，《王道》。五，《滅國》上、下，《隨本消息》、《盟會

要》、《正貫》、《十指》、《重政》。六，《服制象》、《二端》、《符瑞》、《俞序》、《離合根》、《立元神》、《保位權》。七，《考功名》、《通國身》、《三代改制》、一作《文質》。《官制象天》、《堯舜湯武》、《服制》。八，《度制》、《爵國》、《仁義法》、《必仁且知》。九，《身之養》、《對膠西》、合作《江都》。《觀德奉本》。十，《深察名號》、《實性》、《諸侯》、《五行》、闕文二篇。十一，《為人者天》、《五行之義》、《陽尊陰卑》、《王道通三》、《天容》、《天辨在人》、《陰陽位》。十二，《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天道無二》、《暖燠孰多》、《基義》、闕文一篇。十三，《四時之副》、《人副天數》、《同類相動》、《五行相勝》、《相生》、《五行逆順》、《治水》、《五行》。十四，《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郊語》。十五，《郊義》、《郊祭》、《四祭》、《郊祀》、《順

命》、《郊祀對》。十六，《執贄》、《山川頌》、《求雨》、《止雨》、《祭義》、《循天之道》。十七卷，《天地之行》、《威德所生》、《如天之為》、《天地陰陽》、《天道施》第八十二。《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

〔樓郁舊序〕「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凌曙云：『《孝經鉤命決》：「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凌曙云：『《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按：《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惟三家立於學官。」其後傳世學散，^①原迷而流分。^②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凌曙云：『《廣韻》、《風俗通》云：

①「世」，《經義考》引樓序作「出」。

②「原」，《經義考》引樓序作「源」。

「胡母，姓，本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而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也。」《漢書》：「字子都，齊人也。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凌曙云：「《漢書》顏注：「生，猶言先生。」」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①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凌曙云：「案：郁字子文。」

〔新安程大昌泰之書秘書省繁露書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戟之在前，^②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

① 「將」，《經義考》引樓序作「摹印」。

② 「戟」，《經義考》引程序作「鈎」。

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又云：『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目，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證也。』舊

本作「此可謂也」，《文獻通考》作「此可畏也」，皆誤。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驚，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四明樓大防跋〕《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

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渠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案本集此下似注某年某人所集，文亦脫。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

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

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胡仲方跋〕「渠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一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讐校，是正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臺，以惠

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渠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經部·春秋類·附錄〕「《春秋繁露》十七卷，《永樂大典》本。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晁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

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四庫館奏進書後〕「臣等謹案：《春秋

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南宋《館閣書目》謂『繁露，晁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

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於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之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案：此書之大旨，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即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皇

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聖德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覩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無所不備。即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尚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盧本春秋繁露參校本及新校人名氏〕

聚珍版本：以是本爲主。又取蜀中本，明嘉靖甲寅馮陽周大夫所刻，有永甯趙維垣《序》，云出宋本。又明程榮、何允中兩家本。江陰趙曦明敬夫校，江都江恂于九校，江都秦贊序唐校，臨潼張坦芑田校，常熟陳桂森耕巖校，金壇段玉裁若膺校，瓊山吳典學齋校，嘉定錢唐學源校，江都秦恩復敦夫校，太倉陸時化潤之校，餘姚盧文弨紹弓合校，休甯陳兆麟仰韓校，江甯齊韶敬傳校。

〔凌曙春秋繁露注序〕「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聖德在庶，修素王之文焉。周室既衰，秦并天下，焚書阬儒。先王之道，蕩焉泯焉。炎漢肇興，鴻儒蔚起，各執遺經，抱殘守闕。《公羊》至漢始著竹帛。書紀散而不絕，此中蓋有天焉。廣川董生，下帷講誦，實治《公羊》。維時古學未出，《左氏》不傳，

《春秋公羊》爲全孔經。而仲舒獨得其精義，說《春秋》之得失頗詳。蓋自西狩獲麟，爲漢制法，知劉季之將興，識仲舒之能亂。受授之義，豈偶然哉？據百國之寶書，乃九月而經立。于是以《春秋》屬商，商乃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自高至壽，五葉相承，師法不墜。壽乃一傳而爲胡毋生，再傳而爲董仲舒。太史公謂漢興五世之間，唯仲舒名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觀諸《藝文》所載，著述甚夥，今不概見，所存者唯《春秋繁露》十有七卷。原書亦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爲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已。漢武即位，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

侯，草巡狩、封禪、改厯服色事，未就。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終未盡其用。當武帝時，公卿以下，爭於奢侈，僭上亡度，民皆背本趨末。仲舒乃從容說上，切中當世之弊。及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武帝乃悔征伐之事無益也。劉向謂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今其書流傳既久，魚魯雜揉，篇第褫落，致難卒讀。淺嘗之夫，橫生訾議，經心聖符，不絕如綫。心竊傷之，遂乃購求善本，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儒之成說，爲之注釋。及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異同，校其詳略。書目姓氏，咸臚列於下方。夫聖情幽遠，末學難窺，賴彼先賢，以啟禱昧，事跡既明，義例斯得，輔翼經傳，舍此何從。

曙也不敏，耽慕其書，傳習有年，弗忍棄置。至於是書之善，正誼明道，貫通天人，非予膚淺之識所能推見。登堂食馘，願以俟諸好學深思之士。嘉慶二十年四月既望，國子學生江都凌曙書于蜚雲閣。」

〔凌曙注本凡例〕：「一、是書以聚珍本爲主。按語臚列于下，凡官本按他本作某者皆是。一、是書明王道焜本向有注者，加『原注』二字。引盧學士抱經本，加『盧注』二字。一、是書缺文據聚珍本增入。一、是書錯簡，凡有『此下當接某處』者，皆依官本及武進皋文編修讀本、盧學士刻本改正。一、是書所引《春秋》皆《公羊》家言，故兩傳不敢驛入。惟書中引《穀梁》之文僅一條，故引《穀梁》以注之。至於土地、人名間有引杜注者，以無關義例故也。」

〔孫氏校勘記跋〕光緒甲午刊本。「按《春

秋繁露》，自宋已來已多譌缺。乾隆時館臣據《永樂大典》所收樓鑰本對勘，補訂刪改，復成完帙。且於創行聚珍版之始，即首先排印，詳見《聚珍板程式》。蓋意在廣為流播。

顧閩中所翻刻聚珍本諸書，竟缺此種，不知當時何以遺漏。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則此書宛在，是所急應補刻者。提調傅太守請於上官，決意重刻。並以吾鄉盧氏文弼曾取聚珍本覆加考核，刻之於《抱經堂叢書》中者，似更詳備。爰飭梓人，依式墨板，既竣事，星華因思盧本雖讐校精密，特官本校語未及全載。且近日江都凌氏有注，亦頗具異同。復節採德清俞氏《平議》數條，因併錄為此帙，附刻於後。以視近日淞局重翻盧本之仍有譌脫，或略勝云。光緒乙未秋季，會稽孫星華季宜識。」

〔魏源董子春秋發微序〕「《董子春秋發

微》七卷何為而作也？曰：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母生《條例》、何劭公《解詁》所未備也。《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母生同業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母生《條例》，於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公羊》專家，亦止為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詣，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精森，內聖而外王，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母生、何劭公章句之上。蓋彼猶泥文，此則優柔而饜飫矣。彼專析例，此則曲暢而旁通矣。故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今以本書為主，而以劉氏《釋例》之通論大義近乎董生，附諸後。為《公羊春秋》別開闢域，以為後之君子亦將有樂於斯。至《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撮三科

九旨，爲全書之冠冕，故以『繁露』名首篇。後人妄以『繁露』爲全書之名，復妄移《楚莊王》一章於全篇之首，矯誣之甚。故今仍以『繁露』名首篇，其全書但曰『董子春秋』，以還其舊。與案：『繁露』爲篇名甚確，但唐宋各書引均以爲全書名，其來已久。至云：「稱『董子春秋』以還其舊。」則未必然。《論衡·案書篇》：「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知漢世無此稱。至其《三代改制質文》一篇，上下古今，貫五德、五行於三統，可謂窮天人之絕學。視胡毋生《條例》，有大巫、小巫之歎。與案：《三代改制》一篇，言《公羊》學者多盛稱之。其實此篇乃言典禮，「以《春秋》當新王」諸語，則漢世經師之設詞也。說詳本篇。況何休之偏執，至以叔術妻嫂爲應變，且自謂非常可憲之論，玷經害教，貽百世口舌者乎。今分七卷，臚列其目於前，以詔來學。《繁露》第一，張三世例、通三統例、異内外例。

與案：董自有十科六指，^①此仍是以何例說董學。《俞序》第二，張三世例。《奉本》第三，張三世例。《三代改制質文》第四，通三統例。《爵國》第五，通三統例。與案：《爵國》篇明舉周制及《春秋》，似與三統無涉。《符瑞》第六，通三統例。《仁義》第七，異内外例、附。公始終例。《王道》第八，論正本謹微兼譏貶例。《順命》第九，爵氏字例。尊尊賢賢。《觀德》第十，爵氏字例。尊尊親親。《玉杯》第十一，予奪輕重例。《玉英》第十二，予奪輕重例。《精華》第十三，予奪輕重例。《竹林》第十四，兵事例。戰伐侵滅入圍取邑表。《滅國》第十五，邦交例。朝聘會盟表。《隨本消息》第十六，邦交例。同上。《度制》第十七，禮制例。譏失禮。《郊義》第十八，禮制例。譏失禮。《二端》第

①「十科六指」，依下文，應作「六科十指」。

十九，災異例。《天地陰陽》第二十，災異例。《五行相勝》第二十一，災異例。《陽尊陰卑》第二十二，通論陰陽。《會要》第二十三，通論《春秋》。《正貫》第二十四，通論《春秋》。《十指》第二十五，通論《春秋》。」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一〕「胡仕榜問：

『董膠西明《春秋》，乃惑於改正朔而云王魯，歐陽永叔惜其拘牽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人之道，似中其失。』答：『漢儒以改建正朔，損益質文，爲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事。聖人之道莫大乎此，故恒言之，不獨董生爲然。蓋謂推言其極至，則其治具畢張可見也。此即漢儒至高之論，永叔所言未觀其通。《公羊》爲漢儒專家之學，與宋儒之說絕異，此所引未明家法。』與案：董生書發明聖人之道者極多，改朔云云，特其一端。而其論發于太初未改正朔以前，在當日爲時務，非高論也。歐公未深考

耳。說見《楚莊王》篇。朱說亦未明晰。至其所云王魯者，謂假十二公之事以示百王大法，猶之寄王法於魯云耳。成元年《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周爲王者，而斥魯人僭用天子之禮，則魯之爲託王可見矣。公羊家之說，以爲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以《春秋》爲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溺儒冠，文景喜黃老，儒術久遏而不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爲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俗語不實，

流爲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劭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桓三年·正月》何注亦云：「非主假周以爲漢制。」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魯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尚忠，殷尚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其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爲新王也。公羊家言，如以祭仲爲行權，乃假祭仲以明經權之義，非真許祭仲。《傳》言：「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正與相反，其非許祭仲可知。何注蓋失《公羊》本意。《繁露·玉英》篇：「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是不合於道者，仍不得謂之權。權所以衡輕重，未能守經而侈語達權，則如無星之稱，將恃何道以衡之。子臧言聖達節，蓋必有節而後可達也。以齊襄爲復九世之讐，乃假齊襄

以明復讐之義，非真許齊襄。公羊子深惡魯莊忘親事讐，故發此《傳》。而於伍子胥之復讐過當者亦深許之，蓋皆有爲而言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況於國君受繼體之重，無論齊、魯勢均力敵，本有可勝之道，即使戰而敗北，亦當收合餘燼，枕戈泣血，以爲後圖。人子不復讐何以爲人？國君不復讐何以立國？後人有謂南宋明復讐之義爲不量力者，莠言邪說，宜爲《春秋》所誅絕也。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唯《公羊》爲然，近儒乃推此意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爲《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麟爲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爲萬世法，王道浹，人事備。西狩獲麟，於周爲異，《春秋》則託以爲瑞。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不然，定哀爲衰世，獲麟非美事，漢儒豈不知之而顧爲是瞶瞶耶？公羊家多非

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國朝公羊學，始於陽湖莊氏，輩路藍縷，例尚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而尚未甚。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爲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何注恩王父之說亦復不詞，定庵以此

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此云云，皆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弊無窮。即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魏氏史學名家，其經學實足誤人。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爲此。夫《公羊》大義在通三統，通三統故建三正。當周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本非異事，不待張皇也。《春秋》時晉用夏正，近儒

久有定論。《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古人所以重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詩》、《書》所陳，六藝所述，往往言天象以明人事，謂夫日鑒在茲，不可褻越也。漢人親見秦之縱恣，以速其亡，每遇天變，動色相戒。日食修德，日食修刑，^①元成失馭，猶明此義。故漢之末造，朝綱解紐，而獨無厲民之政，上畏天命，下畏民暑，其所以固國脈者，端在於是。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

敬天勤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爲言。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爲然。孔子殷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爲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牝。」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近儒亦將援爲孔子改制之證。且託王於魯，猶可言也，帝制自爲，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

①「日」，《漢書·天文志》、《後漢書·桓帝紀》、秦蕙田

《五禮通考》作「月」。

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褒鉞貶者，正天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云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即示人以遵王之旨。《左氏傳》亦言王周、正月，觀此可無夏時冠周月之疑矣。近人頗以《左氏》晚出爲疑。案：《戴記·哀公問》疏引《五經異義》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然則秦末漢初，《左傳》固行於民間，通儒多見之也。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其有不合，非經師之失傳，即周衰之變禮。夫子錄之，以著世變。《檀弓》諸篇，類此者甚多。漢儒惑於緯書，乃有爲漢赤制諸謬說，蓋其陋也。制

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焉，作通攷，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紕謬，聖王所弗禁也。有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即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所必誅也。漢人語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於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此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爲事實？漢儒亦但竄之於緯，未嘗敢著之於經也。近人信緯而不信經，抑知鄭君注《中庸》，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仲尼作《春秋》之事。而必引《公羊》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以明之。且謂

作禮樂音，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申鄭意，亦謂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鄭君固信緯書者，而其言如此，曷嘗有如近人無忌憚之說。聖人自云從周，說經者必欲與之相反，可乎？近儒因《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於《公羊》。夫《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闥，豈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以此爲衛經之苦心，固無不可。若乃託《王制》以穿鑿二傳，顛倒五經，則侍中遺說不得不亟與申明也已。當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略同。太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

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節目，豈亦贅文耶？《王制》、《月令》雖輯於後人，而所言仍是三代之制，故《戴記》取之，無庸曲說。今文家言禮制，每與古文不同。三代遺制紛繁，儒者各述所聞，致多歧異。即今文之與今文亦間有不同，非獨古學家爲然也。遭秦焚書，民間私相傳述，今文特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有今古耶？《王制》果爲《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爲之鑿空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

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於《孟子》。《孟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爲殷制，顯與《孟子》不合。蓋鄭欲溝通《周官》之說，致多膠葛。近人復因鄭此言而歧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明《王制》之兼有殷制，曷嘗謂《王制》爲素王改制之書？《正義》引鄭《目錄》云：「《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又有鄭答臨頌云：「孟子蓋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其說雖與盧侍中不同，要未嘗以《王制》爲《春秋》改制而作也。《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注亦引《春秋傳》周召分陝之事爲證。周召分陝，正是周制，烏得以爲孔子之制？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爲助。《孟子》明云：「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強爲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僞《古文尚書》，棄置弗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豈班《志》亦僞乎？殷制既以公、侯、伯爲三等，則公、侯必不能同爲百里。《書》缺有間，但當闕疑，烏可鑿空妄造？近儒致疑於《孟子》者，徒以班爵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羣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百里爲素王之制？且周制公侯百里，非但見於《孟子》，亦先見於《論語》「有千乘之國焉，有百乘之家焉」。千乘之國，《集解》引包咸、馬融二說，包據《孟子》、《王制》，馬據《周官》、《司馬法》。如馬說則開方僅得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仍與《周

官《四百里不合。若謂舉成數而言，亦當云三百里，不得云四百里。《周官》之三百里，固非大國也。蓋《司馬法》是出軍之數，《孟子》、《王制》乃賦民之數。當出軍時，必不能埽境以行，但十抽其一耳。《王制》疏引《五經異義》：「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以許君之言差次之，則諸侯百里。長轂千乘，乃賦法，非出軍之法明矣。由此言之，《司馬法》亦百里，非四百里也。當從包義爲長。豈節用愛人之語，必出於聖人晚年定論？而一人之私制，顧舉以告魯大夫，魯大夫將茫然何從索解乎？魯、齊稱大國者，蓋以其附庸之多，其實封非必有加於百里。《魯頌》言土田附庸，復言公車千乘，與《論語》、《孟子》皆合。附庸若任宿顗史之類，猶時見於《左傳》。歷世既久，諸侯多滅附庸以自廣，其甚者且滅大國。如

晉滅虞虢之類。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魯之疆域，見《左傳》者已不止百里，非侵滅小國，烏能若是。《明堂位》復云：「方七百里。」則夸飾之辭，或并附庸計之，未可知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即《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說。案：《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法，大制與《周禮》同。又云：「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爲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斥爲不雅者也。公羊家言

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然則聖人固從周正，特兼存夏殷正朔，以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耳。必謂《春秋》改正朔而用夏正，則第書王三月可矣，曷爲書王二月，而可牽合顏淵爲邦之問，強以《公羊》躡入《論語》乎？董子《繁露》今存八十二篇，言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性情者十六七，言他事者十三四。其言改制者，惟《三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間及之，並非《春秋》要義。《楚莊王》篇：「王者徙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近儒輒以《大學》、《論》、《孟》之言，牽涉於素王改制，觀此可憬然矣。董子謂天積衆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爲德，陰爲刑，

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說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爲《中庸》義疏。至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事。今舍全書大義而專言此，豈董子之意乎？近儒惟孫淵如喜言陰陽五行，其所摭古義，皆術數家言，與董子、伏生之學渺不相涉。漢初張蒼最明陰陽，而遺說罕聞。其據以推五運者，乃本孔子之論五帝德。見《大戴記》。五行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克爲義，迄無定論。張蒼謂漢爲水德，後因黃龍見成紀，從公孫臣言改爲土德。其說本不足據。蓋漢儒惡秦特甚，不欲漢承秦後，因《春秋》有託王之義，遂奪秦黑統而歸之素王，因素王黑統而遂有紛紛改制之說。西狩獲麟，或以爲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漢將受命之瑞。

或以爲中央土，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書修母而致子。或以爲西方金精之獸，《春秋》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聚訟紛紜，皆遽言也，庸足信乎？《公羊》之學，盛行西漢。

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爲殷後。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爲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慎甚矣。緯書多漢儒附益，故戰國諸子從未一及是言。《公》、《穀》至漢時始著竹帛，後師諸說多存其中，亦未嘗一及是言。豈非言不雅馴，爲搢紳先生所難言乎？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

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尚無改制之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迹五運，乃始以是屬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爲僞作，實非也。《嚴鐵橋漫槩》已詳辨之。漢中葉後，儒者篤信緯說，逐末忘本，於是緯候之學流爲術數，術數之學流爲圖讖，怪說繁興，新莽因之，遂移國祚。魏、晉、六朝篡奪相仍，莫不師莽之故智。此正後儒所當黜絕，安可更揚其波？況五運之學失傳已久，《公羊》大義甚多，《繁露》名言不少，豈舍此遂無可尋繹耶？亦徒見其好異而已矣。子張問十世，子答以因革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質文、三統。質文、三統，非有德有位者孰能損益之？儒者講明其理，可也。擅改其制，不可也。若夫三綱五常，則吾儒與有責焉耳。

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聖賢之於道也，未嘗不以之自任。文在茲則道在茲。文者何？《詩》、《書》、《禮》、《樂》是也。采之風謠，載在方策。東遷而後，禮壞樂崩。聖無常師，識大識小。暮年刪定，述而不作。故夫《詩》、《書》、《禮》、《樂》者，三代帝王治世之大經，非洙、泗間一家之言也。夫子修《春秋》以垂教萬世，託始於文，託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漢·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聖人憲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蹈之之理？素王者，後人所尊稱，並非聖人自名其學。聖道之大，安在乎王與不王。近儒喜以素王說《春秋》，世俗之見，淺之乎測

聖人矣。《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謂素王爲夫子自稱者，始見於此。鄭、何諸人皆同此說。鄭說見《左傳·序》疏引《六藝論》。緯書固不足信，即以其說徵之，亦可見聖人於誅賞之空言且謙讓不敢自專，而敢肆改一王之定制耶？《春秋》雖著諸侯之行事，實仍託之空文，素之爲言空也。若紛紛制作，則真王矣，何素王之有？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即從緯書之說，以爲受命改元，亦是殷末周初之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儼以王者自居？《春秋》即爲聖人制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衆，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爲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

《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文以就已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哉？《繁露》所引《論語》，如「敬事而信」、「管仲之器」、「棠棣之華」、「內省不疚」、「當仁不讓」、「苟志於仁」、「大德不踰閑」、「禮云禮云」、「政逮於大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之類，皆引聖言以爲證，要非牽合《公羊》以合《論語》也。諸說皆與質文改制無涉。董子謂《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其非正文字之誤可知。乃宋于庭《論語說》於此獨不從董子而從鄭君，且引《老子》有名無名以立說，異哉！莊生有言，《春秋》以道名分，假天子袞鉞之權以誅亂臣賊子者，聖人爲萬世綱常計不得已也。周室雖微，名分具在。鼎之輕重不可問，制之質文可輕改乎？何氏《解詁》，例已煩碎，何注如

「法其生不法其死，恩王父不思高曾」之類，義皆難通，半亦由屬辭之拙僂。又如《傳》言隱賢，而《注》泛及連帥。《傳》稱單伯，而《注》泛及貢士。皆未必《公羊》本意。單氏不見魯史，而周卿士有單襄公、穆公之類，見《內》、《外傳》及《漢·食貨志》。可知《公羊》之義爲短。至《春秋》錄內略外，微者不書，逢丑父自無見經之例，何注乃以爲絕頃公。何義蓋本《繁露·竹林》篇而微有不同，皆曲說也。今乃於三科九旨而外侈言劭公所不敢言，且混合六經而爲一，是聖人晚年刪述，但以改制爲事。平日雅言，復以改制爲教。洙、泗之間，自爲風氣，師弟子所斷斷講習者，莫非干犯名義之言？爲下不悖之謂何？不至於邪說誣民不止。此惟外夷無父無君之教乃有之，而可以誣吾夫子乎？《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

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是故稱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稱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獲陳夏鬻則少進之，有憂中國之心則又進之。進之者何？謂其寢知中國之禮義也。若楚王之妻媼，固無時焉可也。自羲畫八卦，契敷五教，千聖百王，相嬗相維，以成此中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無他焉，以所因之三綱五常耳。公羊子曰：「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聖人之惡戎如此，非以其無君臣上下，無禮義廉恥。猾夏之風，漸不可長歟？於越句吳，同爲明德之後，既廣魯於天下，則漸被中夏之教化，《春秋》猶屢進之。若夫宗楊、墨無父無君之教，以俶擾我中夏，有心世道者，宜何如嚴外內之防？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不思異外內之義，吾

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窮經所以致用，封建之制不行，夏時之制久定。自漢以來垂二千年，未之有改。乃猶喋喋言三統，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以五常之理賦人，故《樂記》謂之天理。義之用多端，而莫大於君臣，故天澤之分必不可踰。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爲教，孔、孟曷嘗不以爲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爲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文集、語錄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

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遂民欲爲得理。見《東原文集·孟子字義疏證》。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爲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爲閑，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幾於率獸食人乎？《白虎通·情性》篇引《孝經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其言與《樂記》若合符節。古書之言性情理欲者，明白若此。漢學家好據古義，獨不從之，何耶？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集中語。疾首蹙額，若不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爲教，恐五季之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

治三禮，而竟不求諸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近人知理之不可惡，宋儒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獨言聖人罕言之理。高則高矣，夫理而可以高言也邪？今夫義之實莫大乎君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名定分以誅亂賊之事，非干名犯義以改制度之事也。公羊家言改正朔，易服色，蓋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所以告成功於天。而其先節目甚多，故六經言治法者甚備。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爲一也。董生古矣，莊生及七十子之徒，不尤古耶？《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

《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嘗通六經爲一乎？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爲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爲事，而不顧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人而有是乎？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 《周禮·大司樂》賈疏

云：「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南宋《館閣書目》云：「《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綽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史記索隱》及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說同。程大昌《書秘書省繁露後》云：「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見《博物志》。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與案：諸家所推名書之意，皆近傅會。程氏至比於連珠，自仿其體，記錄雜事，爲《演繁露》，失之尤遠。《漢書·董仲舒傳》云：後稱「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是「蕃露、繁通。露」只一篇名。《漢·藝文志》有「董

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劭傳》：「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即《藝文志》之十六篇，並在此書外，而無「春秋繁露」名。至《隋》、《唐·志》著錄，始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而百二十三篇者已佚，疑是後人雜採董書綴緝成卷，以篇名總全書耳。《御覽》六百二、九百三十並引《西京雜記》，言「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則知由來久矣。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楚莊王第一 樓郁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

他本皆無之。然則爲潘氏附著無疑。」與案：此取篇首字爲名，獨異他篇。疑本名「繁露」，後人以避總書，改今篇名。《玉海》載八十二篇目，云：「始《楚莊王》，終《天道施》。」則王深甯所見本亦如此。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

不予專討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公

羊傳》云：「以後稱『傳』，不出『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

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案：本書並

《公羊》說，而《順命》及《深察名號》篇有《穀梁》語。^①本

篇「晉伐鮮虞」，《玉英》篇「桓無王」有《穀梁》義，此類當是

師說偶同。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

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子、頓子、胡子、

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

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

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討

也。」^②案：直稱楚子，《傳》無文。本書之於《傳》闡發爲

多，亦有推補之者，如此及「非逢丑父」之類是也。有救正

之者，^③如賢齊襄復賢紀侯之類是也。^④有特畧之者，如

殺子赤弗忍書日，外不用時、月、日例是也。曰：莊王

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宣十年》：「陳夏徵舒弑

其君平國。」《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

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以賢君

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

經。《春秋》以經輔治，以權濟變，使人心不迷於正經，則

天下可得而理矣。《孟子》曰：「君子反經。」《春秋》常

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莊王以賢君討重罪，

嫌於得褒。靈王懷惡而討，與慶封同罪，故不嫌也。《春

秋》別嫌疑，明是非。常于衆人之所善，見其惡焉；於衆人

之所忽，見其美焉。隱七年《傳》云：「貴賤不嫌同號，美惡

不嫌同辭。」蓋不嫌者可同，嫌者則纖微不相假借。在

《禮》，女君嫌於舅姑爲婦，故于妾無服，而妾爲女君期，妾

不嫌而女君嫌也。燕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大夫

不嫌而公卿嫌也。尸不以子而以孫，孫不嫌而子嫌。皆

此例也。故曰《春秋》原於禮。○嫌得者，王道焜本注云：

「宋本『得』作『德』。」盧文弨云：「後稱『盧』云：『得，德古多通

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

①「本書一至『說而』，稿本作『董治公羊學惟』」。

②「討」，稿本及《公羊傳》作「封」。

③「救」，稿本作「改」。

④「賢齊襄復賢紀侯」，稿本作「賢紀侯不賢齊襄」。

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倍十四年》：①「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弗，當作「不」，與上一律。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盧云：「殆，近也。此，即指上二事而言。」輿案：不與專封、致王、專討，尊王之大義也。三者不得，則其他諸侯之得褒者，可知其比矣。○此，官本作「貶」，云：「他本作「此」。」凌本同。「殆」下引原注云：「凡凌引原注，皆王道焄本。」恐是不待。俞樾云：後稱「俞云」。「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諸侯之得，殆非所以爲褒而適所以爲貶。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輿案：《春秋》以比成文，②豈能概以褒爲貶。今從盧校。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之賢，不與專討，則楚靈之不予可知。雖稱子以討罪人，不嫌矣。《春秋》之辭多所況，詞多以況譬而見，所謂

比例。是文約而法明也。」《史記·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予諸侯專封也。」盧云：「文已見《僖十四年》，此又復見也。」○「慶封」上，各本脫「於」字，今依盧校補。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莊存與云：後稱

① 「倍」，稿本作「又」。

② 「以」上，稿本有「多」字。

「莊云」。「《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與謂《春秋》用辭，有簡有復。大美好惡之所昭，愚夫婦之所與知者，則一明而不贅，所謂壹譏而已者也。嫌於善而事或鄰於枉，嫌於惡而心不詭於良，則必推其隱曲，往復聯貫。或變文以起其別義，或同辭以致其湛思。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一見《祭義》篇。

今諸侯之不得專討，

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昭四年

《傳》：「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故稱楚子

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

《春秋》，明是非之書也。記行事以加王心，^①凡以禁奸而

勸善而已。^②雖以楚靈無道，諸侯外討，不以貸慶封當死

之罪。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曰人臣之

行，貶主之位，曰者，言《春秋》之意如此，此類即大

義。^③使主失其尊，故云「貶」。《傳》所云「脅君」也。亂

國之臣，俞云：「當作「亂主之國」。」雖不篡殺，○凌

曙云：後稱「凌云」。「當作「弑」。」案：弑，殺，一字兩讀，殺君

作「弑」，由後改。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篡弑之宜死，不待著也。《傳》特著慶封脅君亂國之

罪，見後世臣子有似此者，不待其有篡弑之迹，皆爲聖法所必誅，以慶封爲例云爾。《漢書·翟方進傳》：「陳慶自設不坐之比。」顏注：「比，例也。」《論衡·程材篇》：「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案：比即律之所由生，歷代刑律故多根柢於《春秋》。○句末「其」字、「也」字疑衍。

「《春秋》曰：○凌本不提行。『晉伐鮮虞。』

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何注：「晉不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

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云：「諸夏之稱，連

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案：《穀梁傳》：「其曰

「晉」，狄之也。」据此知《公羊》義同。賈、服注《春秋左氏

① 「記」，稿本作「託」。

② 「而」，稿本無此字。

③ 「類」，稿本無此字。

傳》，亦引《穀梁》爲說，是古今文說無異義也。俞云：「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爲三等爲首篇，^①其篇名即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於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於其間，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移，^②然不可不知其誤也。」與案：此書隨文綴輯，其節次不可深考。今於前人校定確見爲誤者，間爲彙正一二，餘悉仍其舊云。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

禮尊於身。國家之於地，人之於身，可謂尊重矣。而信、禮則又過之，以顯信、禮之大也。孔子曰：「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

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襄三十年《傳》：

「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

『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

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

於柯。」傳：「曹子手劍而從之。曰：『願請汶陽之田。』桓

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

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案：疑禮、疑

信，謂止於信、禮，雖死身失地而不遷也。《詩·桑柔》篇：

「靡所止疑。」《毛傳》：^③「疑，定也。」《荀子·解蔽篇》：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疑

止，即止疑。疑，亦止也。《儀禮·公食大夫禮》：「賓立於

階西，疑立。」注：「疑，正立也。白定之貌。」又見《士昏

① 「爲」上，《諸子平議》有「節」字。

② 「雖未」至「其誤也」十五字，原無，據稿本與《諸子平議》補。

③ 「毛傳」，稿本作「傳云」。

禮》、《鄉飲酒》注。疑，古亦通作「凝」，《詩》「止疑」，《齊》作「止凝」。《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列子·黃帝》篇作「凝」。《韻會》：「凝，或作『疑』。」又引《大雅》「靡所止凝」注：「音屹，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是疑、凝、屹同義，此古訓之僅存者。○疑禮，明天啟孫鑛評本以後稱天啟本。作「恐不禮」，注云：「一作『疑禮』。」俞云：「下句『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皆為疑死。』鄭注：『疑猶恐也。』疑與恐同義。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案：①俞說非，今從盧校。《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二字疑有誤脫，或衍文。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數，猶道也。《呂覽·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本書「數」字多如此用。《玉杯》篇：「與天數相終始。」謂與天道相終始也。「弗繫人數而已」，謂弗繫人道也。本篇：「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大數，猶言大道也。此例甚多。哀七年《左傳》：「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潛夫論·班祿》篇引作「天之道」，又其證也。今我君

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適之也。女，汝同。孔廣森云：「凡孔說竝出《公羊通義》。」鮮虞，姬姓國。見《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為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為周分子無疑。禮以不答。有恐懼我，以，已通，既也。盧云：「有，古與『又』同，書內多如此。」何其不夷狄也。《春秋》論夷狄，不以地限，故曰「中國亦新夷狄」。詳見《竹林》篇。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侯安之。②殆亡，言幾於亡。○官本云：「安，他本誤『公』。」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彼我，汝我，皆《春秋》設詞。閔二年《傳》：「莊公死，子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俞云：「與，當作『以』，古字通用。」《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

①「案」上，稿本有「與」字。

②「侯」，盧本、凌本、殿本皆作「桓」。

不昧，有懷二人。」念彼，《毛詩》作「念昔」。不昧，作「不寐」。此今文字異。阮元《三家詩補遺》及陳喬樞並以董爲《齊詩》，《公羊》本齊學也。毛傳：「先人，文、武也。」《禮·祭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明發，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案：上以同姓爲言，而引此詩，是董亦以先人爲文、武，以晉與鮮虞同出姬姓也。知古今文說同。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厭，同「壓」。○盧云：「舊本作『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譌。『我心望焉』。望，猶恨。故言之不好。謂不予褒稱。《楚辭》：『余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字所本。謂之晉而已，婉辭也。」衛伐凡伯，晉敗王師，直書爲戎。此第去爵號，以彼例此，猶是婉辭。《春秋》嚴於亂臣賊子之防，纖芥必貶。至於事關君父，則辭多隱諱。對於鄰敵，亦義取包容。原賢者之心，避難言之隱，皆不失忠厚之旨。董子之言《春秋》也，曰「正辭」，曰「婉辭」，曰「溫辭」，曰「微詞」，曰「詭詞」。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正我。」可以觀其通矣。○凌本「婉」上有「是」字。

問者曰：○凌本不提行，天啟本同。今從盧本。「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何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盧云：「《大典》本『於志』作『何懼』。『已矣』二字疑一衍。」與案：官本作「何懼」，云：「他本作『於志』。」凌本同。案：此當是引《大學》「無惡於志」語，無何異文。憂，原當作「惡」。何惡，正承上「不恥」。憂，篆書作「惠」，與「惡」相近，後人改「何憂」，遂並改「於志」作「何懼」，以合《論語》耳。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文之失由於厭政，專任行父。案：僖三十年《傳》：「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云：「公不得爲政爾。」是《公羊》以爲始於僖也。《後漢·樂恢傳》：「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公受亂

陵夷，而無懼惕之心，亂端由來者漸，不知懼惕，遂至無救。《漢書·竇田灌韓傳贊》：「陵夷以憂死。」顏注：

「陵夷，即陵遲，漸卑替也。」案：《說文》：「𡵚，𡵚釋也。」是本字作「𡵚」。《淮南·泰族訓》：「山以陵遲故能高。」言由平易積漸至高也。盧云：「懼，讀爲瞿。」瞿瞿然輕計

妄討，○盧云：「舊本『計』作『詐』，從趙改。」犯大禮而取同姓，《昭十年》：①「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何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哀十二年》：『孟子卒。』《傳》：『其稱孟子何？諱娶內姓，蓋吳女也。』接

不義而重自輕也。輕討季氏，已取輕矣，復犯大禮，

是重自輕。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

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

之正。凌云：「謂齊、晉不能救正。」出走八年，凌

云：「自二十五年九月孫於齊，至三十二年薨於乾侯，凡八

年。」死乃得歸。《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身

亡子危，定元年《傳》：「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人

不得人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困之至

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無取辱

之道而至於困則命也，所恥者有致窮之道耳。故人主慎

微微漸，震恐可以致福。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

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

輔，亦不至如是。孔子學主經世，故有輔治之用。仲

舒推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及哀三年桓釐宮災，四年亳社

災，竝以爲不用孔子之應。《法言·寡見》篇：「或問：『魯

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

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

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又《五

百》篇：「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

『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

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

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至

德孰能用之。』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

所以窮也。』上無禮，故曰「治簡」。左右無賢，故曰「無

①「昭」，原作「襄」，今據《公羊傳》改。

救」。夫得賢猶足補失禮之僇，爲治者可知所務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隱元年《傳》：①「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又見桓二年《傳》。《隱元年》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與董子同。顏安樂以爲：《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来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案：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終襄三十一年，才十歲耳。所見短而所聞長，宜從董說。孔廣森謂所見世宜以襄爲限，所聞世以成、宣、文、僖四廟爲限，殆不必然。董子言三世，不用亂世、升平、太平之說，近人多稱「據亂世」。案：何休《公羊解詁·序》

云：「本據亂而作。」《疏》云：「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是「據亂」二字不相聯也，今刪「據」字。要以漸進爲主，所謂「撥亂世反之正」也。

○文宣，盧本倒作「宣文」。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本書《奉本》篇：「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案：《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故曰：「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此亦《春秋》緣禮而起者。凌云：「《漢書·韋玄成傳》：『親疏之殺。』殺，漸降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昭二十五年《傳》：「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注：「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太史公《匈奴傳贊》：②「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子

① 「元」，原作「二」，今據《公羊傳》改。

② 稿本「贊」下有「云」字。

赤殺，弗忍書日，痛其禍也。《文十八年》：「子

卒。《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

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何

注：「所聞之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

般異。」○凌云：「弑當作『弑』。」①下同。②子般殺而

書「乙未」，殺其恩也。《莊三十二年》：「十月乙未，

子般卒。《隱元年》何注：「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

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

又桓二年《注》：「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

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

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

日，子般卒日，是也。」又見哀十四年《注》。盧云：「《左傳》

作「己未」，二傳作「乙未」。屈伸之志，詳略之文，

皆應之。差世之遠近，為恩隆殺，此屈遠而伸近也。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屈天地而伸義」，《精

華》。屈伸之旨大矣。《精華》篇云：「《春秋》傷痛而敦重，

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此亦

詳略之例也。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

也，○盧本「以」下有「知」字。凌本無，「以」作「見」。今

從天啟本。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

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

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有，與「又」

同。陽陰，謂尊卑。本書多以陰陽況君臣。《荀子·儒效

篇》：「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後漢·馮衍傳》注：「白

黑猶賢愚也。」《司馬遷傳》：「《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即董生說。韓愈《行難》篇：「陸先生之賢聞于天

下，是是而非非。」語意本此。百物皆有合偶，偶之

合之，仇之匹之，善矣。合偶仇匹，謂遠近親疏，貴

賤重輕，各有對待，以為屈伸詳略之等差也。本書《威德

所生》篇云：「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

也。《基義》篇云：「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

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

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

① 下「弑」，凌本作「殺」。

② 「下同」，原脫，今據稿本補。

此皆其合也。」「《釋詁》：「仇，匹合也。」王褒《四子講德論》：「鳴聲相應，仇偶相從。」^①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偶、合、仇、匹四字義並近。○天啟本「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仇匹，《毛詩》作「羣匹」。案：羣匹，又見《禮·三年問》。羣亦仇也，古今文異耳。《說文》：「羣，輩也。」義並相近。盧云：「王伯厚《詩考》未載。」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以立義爲宗，在學者善推耳。故孔子曰：「其義竊取。」然而筆削之意可窺識者，落落大端而已，以俟讀者之博達焉。程子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未之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奧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得一端而博達之，《漢書·杜鄴傳》：「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語又見《精華》篇。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法曰正法，辭曰正辭，

凡以審視是非於天下。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辭愈婉而怨愈深。君弑而曰薨，夫人奔而曰孫，與讐狩而曰齊人。定公受國季氏後書即位，而不敢名其脅。昭公娶同姓，避姬稱而不忍著其惡。皆其類也。塞怨，猶幽怨。俞云：「溫，當讀爲「蘊」，古字通。蘊辭，謂蘊蓄之詞，即上所謂「微其詞」者。」孫詒讓云：「《鬼谷子·權篇》：「憂者，閉塞而不泄者也。」即此塞怨之義。」與案：溫辭，自合。不必改字。是故於外道而不顯，大惡書而抑多婉詞。於內諱而不隱。微其辭而已，不隱其事。是故君道失則不書即位，不書王，不書正。夫人之道失則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大事曰大雩，曰大閱，^②曰大蒐，曰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其失禮。曰初稅畝，曰作邱甲，曰用田賦，曰作三軍，曰舍中軍，所以箴其失政。曰築鄆，曰新延廡，曰新作南門，病民則書之。曰大水，曰螟，曰螽，曰震電，曰雨雹，慢時則書之。不以尊親之故而概寬責備也。於尊亦然，於

① 「偶」，原作「匹」，今據稿本與王褒《四子講德論》改。
② 「曰」，原脫，今據稿本補。

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閔元年《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

諱。」孔廣森云：「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全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諱。親者有過，是不可諱。賢者有過，是不忍諱。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盧云：「以爲親者諱爲主，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申爲親諱之義。『差賢不肖』，覆申爲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申爲尊者諱之義。本或無『於尊亦然』四字者，脫也。」與案：天啟本不脫。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孔子曰：「畏大人。」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哀十四年》何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

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漢書·藝文志》：①「《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又云：「《春秋》所褒損大人，當世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逾，天啟本注云：「一作『愈』。」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錢塘云：後稱「錢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與案：董書散亡，今本洵爲後人掇拾。是否以此開章，不可臆定。要其微言粹義，②深抉聖心，足以範倫物，致太平，承學者所宜深玩也。錢疑此篇本名「繁露」是，而說名篇意則鑿。

《春秋》之道，○天啟本不提行。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員，聖人

①「漢書」，稿本作「班氏」。

②「要其」至「深玩也」二十六字，原無，今據稿本補。

不能廢法而治國。《淮南子》：「規者，所以員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修，當作「循」。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五音，宮、商、角、徵、羽。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知，讀「智」。官本云：「覽，他本作「覺」。」然則先王之遺道，凌云：「遺留之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義本《孟子》。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所聞，謂聞之於師。漢世治經最重師說，蓋古道之遺也。《荀子·大略篇》：「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語。」其嚴如此。董子《對冊》云：①以後稱，《對冊》云：「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虛能勿失耳。」漢世選舉，有出人不悖所聞之目。其有偶背師說者，則承學之士相與詆譏，而假託大師以自尊異者亦多也。又有因變異師說得立太常者，嚴顏之《春秋》是已，然仍時傳師說以自固。楊雄《法言·寡

見篇》譏之曰：「饒饒之學，各習其師。」班固亦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為學者之大患。西漢末造，稍稍訛雜矣。逮于東漢之初，博士弟子不修家法，私相容隱，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徐防以為深慮，上疏切言，謂宜改薄從忠。可想見風尚推移之漸矣。本書《俞序》篇所引師說，有子夏、閔子、公肩子、曾子、子石、世子、子池之倫。《公羊》疏謂胡母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見何休序徐疏。然考《漢書·儒林傳》：「胡母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是仲舒但與胡母同業，非師弟，徐說誤也。而今書中又無稱胡母生之文，知殘佚多矣。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韓詩外傳》：②「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

①「董子」，稿本作「仲舒」。

②「傳」下，稿本有「三」字。

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古今一也。《荀子·非相篇》大同。《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案：董子言治重法古。其《對冊》亦云：「《春秋》變古則譏之。」漢世儒者，多循其說。貢禹疏：「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禹，董子再傳弟子也。孟子言法先王，荀子言法後王。荀子生周末，又其時老，莊盛行，高語皇古，故以文、武為後王。《儒效》等篇亦有稱先王者。董子承秦後，故不言法後王。《春秋》尊文王之法，則仍法周，與荀同。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此相傳舊說也。武帝冊仲舒云：「蓋聞五帝三王

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荀子·正論篇》：「唯其徙朝改制為難。」楊注：「謂殊徽號，異制度也。」《白虎通·封禪篇》：「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天也。」《風俗通·山澤篇》：「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並以改制屬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也。惟《春秋緯》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公羊·序疏》亦引此語。自是遂有以改制屬孔子《春秋》者，然云「改亂制」，是改末流之失，非王者改制之謂也。董子所謂立義云爾。見《王道篇》。問者曰：「本書《三代改制》篇，明以《春秋》為一代變周之制，則何也？」曰：「此蓋漢初師說，所云「正黑統」、「存二王」云云，皆王者即位改制應天之事，託《春秋》以諷時主也。《對冊》云：①「《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意可見矣。蓋漢有天下，沿用秦正，至於服色禮樂，並安苟簡。賈誼在文帝時，即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為言，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文帝未皇更定。其後司馬相如作《子虛賦》，且以是諷諫焉。司馬遷，學於董生者也。亦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事見《漢·

①「對冊」上，稿本有「仲舒」二字。

兒寬傳》。迄武帝太初元年，始採諸人說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董子此書，^①作於太初前，蓋漢初儒者通論，非董初說。故余以爲董子若生於太初後，或不斷斷於是。歐陽修譏其惑於改正朔，殆未深究其時也。後人因此動言改制，則愈謬矣。《隱元年》何注云：「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是也。而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變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著於竹帛。」遂爲誕說所祖。以文不見《公羊》，誣及董子，不知此文固甚明也。妄者至謂王者即孔子，謬不足辨。」義互見《三代改制》篇。俞云：「襄二十一年《左傳》：「介於大國。」杜注曰：「介，猶間也。」故古語以間、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即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間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即「吾無間然」之「間」。《玉杯》篇：「此所間也」，即此「介」字之義。」與案：《潛夫論·明闇》篇：「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上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亦以「介」爲「間」。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

道，何莫相因。「古」下八字爲一句。謂自僻者借王者改制爲詞，言古者苟可以循用先王之道，何莫並制度而因之，言道亦可變也。始其時博士習《春秋》雜說者有此議耶？王安石《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于其間？」亦溷「道」與「制」而一之，與此語意正同。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以改道爲邪言，董生之患深矣。後世猶有假其辭以致亂者。^②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大射儀》：「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鄭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名而不知其實者也。^③聞名而不知實，貿然行之，其極足以亡天下。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

①「董子」，稿本作「仲舒」。

②「辭」，稿本作「學」。

③「名」上，殿本、盧本、凌本有「其」字。

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修，當作「循」。《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又《白虎通·號》篇：「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見於前也。」又云：《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隱元年》何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孔叢·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

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以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通典》五十五引《元命包》云：『古者易姓而王，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也。』」與案：正朔、服色數者，爲天子大禮。易姓受命，必顯揚一二以新民耳目。若議變更於守成之代，則不識治體矣。《晉書·輿服志》：「高堂隆奏言：『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深得其旨。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儀，猶表也，謂表君之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俞云：「『己』字絕句。物，當爲『勿』。《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譴告篇》：『勿』作『物』。《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顯己于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與案：俞讀是，而改字非也。《周語》：「更姓改物。」韋注：「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物即正朔、服

色之謂。^①下文「物改而天授顯」，承此「物」字言之。此言不改物而率與所代之國同也。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禮記正義》云：「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案：鄭義與董同。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申制度之可改，^②以明道理之決不可改。《禮·大傳》云：「不可得而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董子復推廣於政教、習俗、文義，^③所以防後世之藉口蔑古者周矣。文義，謂文字訓故。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鹽鐵論·尊道》篇：「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至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韓詩外傳》：『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

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白虎通·三正》篇：^④「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⑤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案：《白虎通·爵》篇亦作「王者有改道之文」，疑本作「改制」，後人沿下文而誤改之。^⑥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對冊云：^⑦「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虘？』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案：以循堯道爲無爲，亦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教》篇：^⑧「舜之承堯，無

- ① 「周語」至「之謂」，稿本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物，猶事也。即居處、稱號、正朔、服色之類。』」
- ② 「申」，稿本作「借」。
- ③ 「推廣」，稿本作「廣推」。
- ④ 「篇」下，稿本有「亦云」。
- ⑤ 「實」，《白虎通·三正》篇作「質」。
- ⑥ 「後人」至「改之」，稿本作「後漢爲今文說者改之」。
- ⑦ 「對冊」上，稿本有「本傳仲舒」四字。
- ⑧ 「三教篇」，稿本作「八」。

爲易也。」○官本云：「治，他本作「制」，誤。」問者曰：

「物改而天授顯矣，○盧云：「授，別本作「受」，今從

何本。」與案：天啟本作「授」，凌本同。其必更作樂，

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

樂爲應人作之。仁義禮樂，不在改制之中。武帝冊

「改制作樂」，亦是分言。孔子告顏淵，夏時、周冕、殷輅，

改制之事。《韶》舞，作樂之事。彼之所受命者，必

民之所同樂也。○盧云：「受，舊本作「授」，訛。」與

案：天啟本作「授」，亦通，無下「之」字。是故大改制

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

天功也。更作樂於終，明其初尚相沿也。《對冊》云：

「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

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

易，故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

於骨髓。《漢書·禮樂志》：「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

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白虎

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

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

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

也。又天下樂之者，樂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昭二

十五年》何注：「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

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

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

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

樂，大德廣及之也。」《白虎通》大同。緣天下之所新

樂而爲之文曲，○《後漢書·祭祀志》注東平蒼王議

引《元命包》云：①「然天地之所雜，②樂爲之文典。」疑彼

文誤。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

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

外者也。《樂記》：「樂，樂其所自生。」又曰：「樂者心之

動。」③《毛詩·周頌譜》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周公將作

①「蒼王」，《後漢書·祭祀志》作「王蒼」。

②「然」，《後漢書·祭祀志》作「緣」。

③稿本「動」下有「也」字。

禮樂，優游之二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以，與已同。《禮·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白虎通·禮樂》篇：「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言制。樂象陽也，禮法陰也。」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沈欽韓云：①「此與《大司樂》注義略同。然彼『昭』作『紹』，他處亦多『紹』字。」與案：《白虎通·禮樂》篇：「舜曰《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漢書·禮樂志》：「舜作《韶》。招，繼堯也。」繼，亦紹義。此作「昭」，爲異文。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漢書·禮樂志》：

「《夏》，大承三帝也。」②《白虎通》：「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盧云：「救之，疑當作『救己』。」與案：《御覽》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作「之」，文義自順。《禮樂志》：「護，言救民也。」《白虎通》：「言湯承衰，③能護民之急也。」護、濩同字。④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春秋》今文家以文王爲受命王，⑤故以征伐、作樂並歸之。《大戴禮·少間》篇：「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尚書大傳》：「文王六年，伐崇，稱王。」《春秋元命苞》：「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後漢伏湛

①「云」，稿本作「曰」。

②「三」，《漢書·禮樂志》作「二」。

③「言」上，稿本有「三」字。

④「同字」，稿本作「字同」。

⑤「王」上，稿本有「之」字。

上疏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荀子·儒效篇》：「武王誅紂，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是荀子以《武》、《象》並為武王作。案：本書《三代改制》篇亦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是董直以《武》為文王樂名，與荀異。《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白虎通》：①「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公之征伐行武。」未嘗言文王有樂。《周頌·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云：「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左》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箛》、《南籥》者。」杜注：「皆文王之樂。」《大武》，武王樂。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象舞》也。」《史記》注引賈逵說同。劉敞云：「《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箛』者，蓋文舞也。故其辭稱文王之典。」據服、杜注，則古文家亦以為文王時有樂，但不以《武》為文王樂名。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官本云：「同樂之，他本作『之樂同』。」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隱五年》何注：「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

禮樂宜于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似本此文，而更及堯。②凌云：「自『王者不虛作樂』至此，亦見《元命包》。」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終軍傳》：③「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旨，明盛德之所隆也。」凌云：「《史記》：『功與名偕。』」④《正義》：「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官本云：「四樂，他本作『四代』。」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

①「白虎通」至「行武」二十七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更及堯」，稿本作「多堯舜」。

③「終軍傳」至「所隆也」，原脫，今據稿本補。

④「功與名偕」，凌本及《史記·樂書》作「名與功偕」。

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文王伐崇，漢儒推爲周時征伐之始，^①本書兩

引其詩。《漢·嚴助傳》淮南王安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凌云：「《釋文》：『風是諸侯政教，所以風天下』，《論語》『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盧云：「『人』字疑衍。」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樂何？」^②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斲涉句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儔。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又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據此，則董以《武》爲文王作，《大武》爲武王作。《禮·明堂位》：「冕而舞《大武》。」《內則》：「舞《勺》舞《象》。」勺、酌、象並見《三代改制》篇，別無《大武》名，當是以勺、象合名《大武》，與《白虎

通》說同也。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已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據董此論，似以當時更制樂舞，全易始名，非重本之義。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改正朔、易服色在先，禮樂制作在後，雖不同時而同歸於紉垂，故曰「離而復合」，所爲應天順人之意一也。○錢云：「何氏三科九旨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與案：

① 「漢儒」，稿本作「漢世儒生以爲盛功」。

② 「樂」上，《白虎通·禮樂》有「湯」字。

何氏三科九旨，^①所謂「張三世」，見此篇。「通三統」，見《三代改制》篇。「異外內」，見《王道》篇。然董自有六科十指，^②何自言用胡母生《條例》，或不必盡同。

玉杯第一「玉杯」、「竹林」等名，並不知所取義。

《崇文總目》已疑其附著。《玉海》四十二云：「《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又云：「三篇闕，《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王所見本，蓋無此三篇。^③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盧云：「僖以二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

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為「譏喪取」，以納幣前尚有納采、問名、納吉之禮故也。」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官本云：「之法，他本誤作『此月』。」案：天啟本作「者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孝經》：「喪不過三年。」《禮·三年問》：「喪服二十五月而畢。」《荀子·禮論篇》同。《白虎通·喪服》篇：「三年之

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又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又云：「閔公吉禫，凡二十二月而除，又不禫，於禮少六月。」是鄭以二十五月為大祥，二十七月禫，與《白虎通》略同，並今文家說也。《雜記》：「期之喪，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期喪祥禫尚不同月，則三年之喪可知。此云二十五月，蓋據大祥為斷。《文二年》《傳》：「譏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注：「文亂聖人制，^④欲服喪三十六月，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案：文欲服喪三十六

① 「三科九旨」，原作「九科三旨」，今據稿本改。

② 「董」字下，稿本有「氏」字。

③ 「蓋無此三篇」，稿本作「無此三篇耶」。

④ 「文」下，據《公羊傳注疏》當有「公」字。

月，不見經傳。何殆如應劭《漢書注》，釋漢文帝三十六日釋服，爲以日易月之誤，不知文帝三十六日釋服。自己葬言之，未葬之前，仍服斬衰。故《紀》云「已下」，謂已葬也。文帝自定國制，非關法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①以爲不敢踰制。」是其證也。^②蔡邕言「孝文制喪服三十六日」是也。荀爽對冊，言孝文以日易月，翟方進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亦忘其「既葬」二字，已啟誤端。《續漢書·禮儀志》：「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以葬，即已葬，尚不誤。朱子答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自世承荀，應之誤，于是唐元感著論，謂「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爲張柬之所駁。唐玄、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③見常衮議。至今相沿，皆失古義。國朝毛奇齡、方東樹、汪琬皆主三十六月，^④閻百詩詆汪爲私撰典禮。劉太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炎武馳書論之。見王山史《山志》。

《御覽》五百四十五引《孝經援神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緣喪絕情。」《後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封君碑》：「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漢時士夫喪服與董說合。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故與鄭異。《閔二年》何注：

- 「引《士虞記》：『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禫雖不見董說，證以《白虎通》及何注，知今文家說如鄭所云也。程子《遺書》：^①「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亦據二十七月禫爲說。司馬光《書儀》及朱子並以二十五月祥後即禫，從王肅說，似違古誼。今制，二十七月即吉，用鄭義，最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在四年夏。○天啟本「方」作「乃」，云：「一，作「方」凌本作「乃」。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先王喪法二十五月，今逾期，故云「出其法」。春秋立人道之極，文公出法已久，猶致譏詞，則宣公即位之初，如齊逆女，不待貶矣。○天啟本無「久」字。盧云：「錢增。」今從
- ① 「三十六」至「踰制」十二字，稿本及《漢書》作「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王不敢踰國家之制」。是其證也，原脫，今據稿本補。
- ② 「國朝」至「典禮」二十六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 ③ 稿本「書」下有「云」字。

盧本。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日鈔》「喪」下有「之」字。^①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禘祭，《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此釋《傳》所云「不於祭焉譏」。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父母之喪，終身焉爾矣。三年者，聖人之中制，賢者有以達哀，不肖者跂及焉。從俗者，君子之不得已也。彼墨者乃以三年之喪為敗男女之交，世豈有忍於肌膚之情，而能兼愛天下者乎？《孔叢·詰墨》篇云：「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喪服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亦見《晏子外篇》。此墨徒託為晏言以譏孔者。三年喪期，由來蓋舊。^②孟子論唐虞事，已稱「三年之喪畢」。《堯典》亦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曾子問》稱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高宗諒

闇三年，又見於《書》與子張之問。世衰俗薄，始有欲以期斷者。禮不下於民，或未能舉天下而皆達。自孔子立三年之義，其徒循之，遂為通制，非自孔子躬也。喪禮儀節，容有孔子所傳定者。《禮·雜記》所載，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是已。《史記·魯周公世家》：「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執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是此云「從俗」，謂魯舊俗。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故」下八字，疑有誤，當云「故雖出三年逆婦」。程子《遺書》：「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于其逆時便成之為婦。《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文公則但在喪

① 「日鈔」至「之字」七字，原無，今據稿本補。

② 「蓋」，稿本作「已」。

③ 「書」下，稿本有「云」字。

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不

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文二年《傳》：①「納幣不

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

何譏乎喪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爲

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

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

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

于此焉變矣。」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

志。賢者論志，②所以進之也。中材以下，課其迹而已。

董生緣《春秋》論禮，深得其本。《曲禮》云：③「禮者，所以

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太史公述董語云：「《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

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

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

之，重志之謂也。此釋《傳》語。何注：「非虛加責

之。」案：有其志然後予之，則無其志而遂責之，義自顯見。

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

安施質？言文所以著質，苟無質，文于何附？《中庸》

曰：「不誠無物。」《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白虎

通·三正》篇：④「事莫不先有質性，後有文章也。」質文

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

之名。二者失禮惟鈞。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

有質而無文。如不得已，寧偏於質。孔子曰：「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周末諸子如老、尹、桑、

棘，並主此說。⑤聖人鑒其矯枉之志，少善之而已。雖

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僖二

十九年》：「春，介葛盧來。」以未見公，冬又來。何注云：

「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

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案：經雖不書來

①「文二年傳」，稿本作「傳云」。

②「賢者」至「董生」二十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③「曲禮」至「是非」十九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④「三正篇」，稿本作「八」。

⑤「並」，稿本作「均」。

朝，而兩記其來，故曰「少善之」。^①有文無質，非直

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盧云：「桓

五年冬，「州公如曹」。次年，春正月，書「寔來」。《傳》曰：

「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

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然則《春秋》之序

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本書《十指》

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王道》篇云：「救文以質。」此

董說《春秋》旨。案：《春秋》法文，周監郁郁，何以後文？

適會其時，以救敝也。如其質敝，又合先文。秦質敝極

矣，^②漢起，少文之。逮其久，又有將敝者，故董極明《春

秋》序道以正之。^③右左，猶先後。故曰：○官本云：

「他本脫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

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

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

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釋

名》：「出，推也，推而前也。」是漢世有此語。五禮之序，吉

前凶後，故云推前引後。《荀子·大略篇》：「聘《禮志》

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詩》曰：「物其旨矣，惟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

驩欣，雖旨，非禮也。」《漢·禮樂志》：「畏敬之意難見，則

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拜跪。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

詩歌、詠言、鐘石、箏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

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賈誼疏：

「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

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晉書·禮志》盧欽等議皇太

子喪服云：「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

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

之謂乎？」語意正與此同。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

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制禮作樂，非聖人

所能託。道，不變者也。周德既弊，而聖人得假王者以起

義而扶其失，俟來者之取鑒。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猶

云爲後王立義爾。義者，道之宗也。《孟子》曰：「《春

秋》，天子之事。」其言治亂循環，直以孔子與堯、舜、周公

①「故曰」，稿本作「所謂」。

②「秦」下，稿本有「而」字。「質」下，稿本有「之」字。

③「極」，稿本作「亟」。

並論。《公羊》亦曰：「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僖四年》。又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哀十四年》。董說蓋遠有所承。^①史公尊孔子，立世家，又得之董生者。《淮南·汜論訓》云：「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又云：「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說苑·君道》篇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道亡也。」^③《論衡·對作》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末之善，貶纖芥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事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其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又《超奇》篇云：「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觀相指。」《風俗通·窮通》篇云：「仲尼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素，猶空也。孔子自立素王之法耳，非敢自謂素王。此語最明。說者造爲素王、素臣之說，鄭氏《六藝論》又云：「孔子自號素王。」謬矣。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已斥之。是漢世儒者，並以《春秋》爲一代之治，蓋後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太史公引壺遂語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

之法。」又《儒林傳》云：「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旨博。」得其義矣。周子云：「《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程子云：「夫子當周之季，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于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正與此合。夫王迹熄而《春秋》作，周道亡於幽、厲，熄者其迹，亡者其道，非《春秋》敢於奪王統也。明高拱《春秋正旨》言「《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最合。見焦循《孟子正義》引。而何休則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隱元年》《注》。趙岐注《孟子》亦云：「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于是有受命之說矣，此董子所不言也。《符瑞》篇：「西狩受命。」謂受命作《春秋》，與何、趙意異。何休又云：「聖人爲漢制法。」襄十四年《注》。又云：「《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桓三年《注》。鄧惲治《嚴氏春秋》，其上王莽書亦云：「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論衡·佚文》篇云：「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

① 「董」上，稿本有「知」字。「蓋」，稿本無此字。

② 「周道」，稿本及《說苑·君道》篇作「周德」。

③ 「而」下，《說苑·君道》篇有「後」字。

漢制文，傳在漢也。」《後漢·東平王蒼傳》云：「孔子曰：『行夏之時。』為漢制法也。」《蘇竟傳》云：「孔邱秘經，為漢赤制。」公孫述引《識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緯書尤多，不具引。于是《春秋》為漢制作之說出矣。夫《春秋》立義，俟諸後聖。後聖者，必在天子之位，有制作之權者也。漢之臣子尊《春秋》為漢制作，猶之為我朝臣子謂為我朝制作云爾。蓋出自尊時之意，于經義無預也。後人不明其旨，而附會支離，自此起矣。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

和，疑「利」之誤，「誠」、「偽」對文可證。其有繼周之

弊，故若此也。孔子用禮樂則從先進，猶《春秋》志

也。明道程子云：「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

曰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又伊川程子《禮序》云：

「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

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

蓋所以矯正反弊也。」案：《對冊》云：「今漢繼大亂之

後，宜若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董子宗孔言政

學宗旨。《表記》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注》：「殷

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白虎通·三

教篇：「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教以忠，其

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

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

忠。三者如順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桓十一年》

何注：「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為承衰亂，救人之失

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

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

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

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

《嚴安傳》：「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杜欽對冊云：「今漢

家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當世

治之所務也。」《論衡·定賢篇》：「問：『周道不弊，孔子

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又《齊世篇》

云：「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又云：

「夫器業變易，性行不易，然而有質樸文薄之語者，世有

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于人也，初成鮮完，始

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

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鹽鐵論·

鑄幣篇：①「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者扶之，②傾者定之。是以夏忠、殷質、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唐·儒學傳》：啖助云：「孔子修《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僇，救僇莫如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本，其敝且末，設教于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歿，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一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于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並足發明董義。俞云：「有，猶『為』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為繼周之敝，故若此也。」為、有，聲轉互訓。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隨，猶「從」也，即伏從之義。隨從，見《三代改制》篇。曰：

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以民首臣，貴民之義。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雖欲得為君，而不可不從稱子，以順君心，③故曰「隨君」。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不忍當其位。《荀子·儒效篇》：

「天子者，不可以少當也。」與此「當」字義同。《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傳》云：「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二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心，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也。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孝子之道備矣。」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未踰年，不忍即位，與天終之義。踰年不敢曠位，與天始之義。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

① 「篇」下，稿本有「云」字。

② 「者」，稿本及《鹽鐵論·鑄幣》作「則」。下「者」字同。

③ 「君」，稿本作「其」。

子之踰年即位也。《通典》九十載范宣語引《傳》：「踰年」下有「稱」字。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白虎通·爵》篇：「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又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當作「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祚爲主，南面朝臣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輿案：《考工記·畫繪》鄭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惟其隨之，是以不得而僭。」此亦足以得禮意矣。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屈民以防下之畔，屈君以警上之肆。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此萬古不敝之法也。聖人

教民尊君至矣，然而盛箴諫以糾之，設災異以警之，賞曰天命，刑曰天討，使之罔敢私也。視自民視，聽自民聽，使之知所畏也。崩遷則有南郊稱天告諡之文，有宗廟觀德之典，屈伸之志微矣。故曰《春秋》大義。《墨子·天志》篇：「天子未得恣己而爲政，有天正之。」亦此義。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即事類以布其法，例不必同，文不必備。左之右之，參之錯之，在讀者善會耳。《司馬遷傳》：「聞之董生，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此董子示後世治《春秋》之法。合而通之，合全書以會其通，如傳聞、所聞、所見異辭之類是也。緣而求之，^①謂緣此以例彼，如不與諸侯專封例貶，而殺「慶封」稱「楚子」，知爲侯伯討之

① 「之」下，稿本有「者」字。

類是也。①「五其比，偶其類」，此見于經，有類可推者也。「覽其緒，屠其贅」，此不見于經，餘義待伸者也。贅，餘也。俞云：「五，當爲『伍』，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作『杜賁』是也。凡非經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宜杜塞之，則聖人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案：俞說誤。贅者，董子之所重也。故下云：「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屠，蓋「剖析」之意。先師或得之口授，或由于例推，皆所以明義也。西漢治經，專重大義。要以元本禮紀，推極微眇，貴在不失聖人之意。然僻者爲之，往往傳會而違戾經旨。或云：「屠，當爲『著』。」亦通。○官本云：「人道，他本作『人心』。」以爲不然？反詰詞，猶言如不以爲然乎？何以不在經者，操之與在經同。②《竹林》篇，《韓策》竝有此語。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天啟本旁注云：「安，訓『不』。」案：安受，猶云「樂受之」，天地萬物之事蕃矣，聖人不能一一辨之，有能代聖人辨之足見聖心者，視之與正經同，而經不遺憾於贅矣。但不可貿然無見而以臆說之。

班氏咎后蒼以士禮推于天子。③漢季學者，改經傳以附會新說，則治經之蠹耳。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凌云：④「廟殿火災對：『《春秋》

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見於經者求之於比，⑤不見於經者明之以辨，則《春秋》之義得矣。俞云：「文九年《傳》：⑥『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即位，則諸侯踰年即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即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于其封內者，是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

- ①「侯」，稿本作「伸」。
- ②「同」，稿本作「者無異」。
- ③「班氏」，稿本作「藝文志」。
- ④「凌云」至「疑矣」六十一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 ⑤「比」，稿本作「例」。
- ⑥「傳」，稿本作「公羊傳曰」。

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于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文不類，別爲一節。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禮·學記》：「禁于未發之謂豫。」若

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隱十年》何注：「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

《書》曰：「厥辟去厥祗。」○盧云：「《大典》本『厥辟』下有『不辟』二字。案：此疑非出今《太甲》。」官本有「不辟」二字，按云：「他本無。」《尚書》作：「厥辟不辟忝厥祖。」鄭康成曰：「①厥，其也。辟，君也。」俞云：「此今文

《尚書》也。祗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祗悔」，鄭注：

「祗，病也。」《說文·疒部》：「底，病也。」祗，與「底」通。與

案：此疑緣僞古文《太甲》「祗爾厥辟」而誤。事親亦

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此節非

董子元文。董主性待教而善，既云有善善惡惡之性，又云不可得革，義相違反。可疑一。善善惡惡，本爲美德，乃云可養不可改，文不聯屬。可疑二。將順匡救，臣子之職，而云不能爲君親令無惡。可疑三。《書》引僞《太甲》，

可疑四。父子相隱，人道之常，目爲至賢。可疑五。末二語雜人不倫，可疑六。不獨文與上節不相類，②朱子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多非其實，謂此類邪？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文二年》「作僖公主」，《傳》：「③譏不時。」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各本不提行，今別爲一節。不以三年，○官本作「例序以不三年」，④云「他本無例序二字」，凌本同。又以喪取，

取于大夫，以卑宗廟，《文四年》：「夏，逆婦姜于取于大夫，以卑宗廟，」《文四年》：「夏，逆婦姜于

①「鄭康成」至「君也」十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不獨」至「相類」九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③「傳」下，稿本有「曰」字。

④「例」，稿本及殿本作「倒」。

齊。《傳》：①「高子曰：『取乎大夫者，略之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②「譏逆祀也。」何注：「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于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案：躋僖公，仲舒以爲小惡。見《五經異義》引，蓋謂逆先後之序，非易昭穆也。而此以爲大惡，不合。互見《五行順逆》篇。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傳》：「諱與大夫盟也。」又見文七年《傳》「天啟本無『盟』字，下『命』字屬上爲句。命大夫弗爲使，《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不至復者何？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惡惡，二字不知何指，將以大夫弗使爲惡惡耶？于義爲悖。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此節亦疑非董子元文。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

故簡六藝以贍養之。性有善質，而未能全善，不教則習近于惡，故以六藝養其德性。簡，即下所謂不偏舉其詳也。○凌本不提行。官本云：「他本『以』誤作『在』。」《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志、美、知，屬習六藝者言之。序其志，使無邪慝。③純其美，使不躁厲。明其智，使順於陰陽，謹于倫類。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漢·儒林傳》云：「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④「六學」二字本此。又見述《武紀敘》、述《藝文志敘》。《史記·滑稽傳》引孔子語，亦稱「六藝」。蓋掌於官謂之藝，傳於師謂之學。《莊子·天道》篇稱「六經」，亦即此「六學」。《白虎通》論「五經」象五常，無《春秋》，復敘「五經」，又數《春秋》，無《樂》。蓋兩說並存。董不云「六經」而云「六學」，蓋不用經名，且《樂

①「傳」下，稿本有「曰」字。

②「傳」下，稿本有「曰」字。

③「無邪慝」，稿本作「有秩序」。

④「致」，原脫，今據《史記·儒林傳》補。

經《已亡失也。自漢以後，「六經」之名甚盛，司馬遷《自敘》：「協六經異傳。」《匡衡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楊雄《河東賦》：「奮六經以摠頌。」《劇秦美新》亦云：「制成六經。」《王莽傳》：「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並用《莊子》。而《樂經》無可掇拾，仍稱「六經」。復有所謂「七經」、「九經」、「十三經」者，實則《詩》、《書》、《禮》、《易》、《春秋》五學也。《爾雅》，詩學；三禮，禮學；二傳及《左氏》，春秋學。《論》、《孟》、《孝經》，專記聖賢言語，宜別出。《論語》開章言學，謂此也。陸象山不知，遂以為無頭柄說話，不知時習者何事矣。至樂學廢隊，宜亟修明，以符六學之全。《朱子語類》云：「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之必有精通者出。」

《詩》道志，故長於質。《詩》言志，志不可僞，故曰質。《禮》制節，故長於文。《孝經》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禮緣後起，故曰文。^①《樂》詠德，故長於風。風諭其美，^②能使聞者興起。《書》著功，故長於事。《荀子·勸學篇》：^③「《書》者，政事之紀也。」《易》本天地，故長於數。《禮》疏引《六藝論》：^④「《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漢書·司馬遷傳》：「聞之董

生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用董生語而略有不同。「《禮》以節人」數語，又引見《滑稽傳》，作孔子語。又云：「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並董生說

① 「文」下，稿本有如下文字：「《荀子·儒效篇》：禮者，人主之所為，群臣尺寸尋丈檢式也。《書鈔》引《六藝論》：禮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

② 「風諭」至「興起」十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③ 「荀子」至「紀也」十二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④ 「禮疏」至「所生」二十三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春秋》旨。陳傳良答賈端老論讀《史記》云：①「司馬遷《春秋》本董仲舒。最確。案：一經各有一經之大義。《禮記·經解》：「孔

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是爲言六經大義之始。《莊子·天下》篇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勸學篇》云：「《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又云：「《禮》之教文也，②《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儒效篇》又云：「故《詩》、《書》、《禮》、《樂》之歸在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蓋各道所得，並在董生以前。《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禮，③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和之術也。④《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法言·寡見》篇亦云：「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

秋》。」所說大義亦賅括。班志以《易》統諸經者，蓋以漢世災異圖讖皆附于《易》，又向、歆父子始皆治《易》，故班承《七略》，變其序耳。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徧舉其詳也。所謂讀書通大義。如戴記《保傅》篇所云：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又《史記·外戚世家》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此皆帝學舉要之例。」故人主大節則知閭，大博則業厭。以下見賈子《新書·容經》篇。《新書·節》作「淺」。○盧云：「大，並音『泰』。」二者異失同貶，《新書》「貶」作「敗」。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有，與「又」同。《新書》作「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

①「賈」，原作「覃」，今據稿本及《宋元學案·止齋學案》改。

②「教」，《荀子·勸學篇》作「敬」。

③「禮」，《漢書·藝文志》作「神」。

④「和」，《漢書·藝文志》作「知」。

齊」，無下二句。齊時蚤晚，盧云：「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少，適疾徐，任，堪也。斟酌所能堪而均其多少。造而勿趨，稽而勿苦，造，爲。趨，促。稽，留也。《新書》「稽」作「稍」。《淮南子·道應訓》：「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注：「苦，疾意也。甘，緩意也。爲之而不促，少優游之而不至於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省其所爲，如《保傳》篇所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簡聞小訟，不傳不習」之類是也。成其所湛，如《保傳》篇所云「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又見賈誼疏。是也。或云：「成其所湛，謂就其性之所近，因而成之。」《新書》作「省其所省，而湛其所湛。」○天啟本注云：「湛，音「耽」。」盧云：「湛、耽同。」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新書》「成」作「盛」。此之謂聖化，吾取之。《保傳》篇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占之典傳，①不閑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大師之任也。」是古天子習經之證。此所述蓋相傳授經之法。

《新書》作「此聖人之化也，吾取之」，則董語。②錢云：「此節汎論六藝，與前後不類，不知何篇之文錯簡于此。」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與」字

絕句。言《春秋》之好微，以其貴志也。貴志，已見前論文公喪取。案：《春秋》之微有二旨：其一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雩，逢丑父宜誅，紀季可賢，及詭詞、移詞之類是也。此不見于經者，所謂七十子口授傳指也。③其一則事別美惡之細，行防纖芥之萌，寓意微眇，使人湛思反道，比貫連類，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如勸忠則罪盾，勸孝則罪止是也。《荀子·勸學篇》：「《春秋》之微也。」《儒效篇》：「《春秋》言是其微也。」楊倞注：「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旨。」④正此文「微」字之意，實則皆大義也。近人好侈微言，不知微言隨聖人而徂，非親炙傳受，未易有聞，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⑤若微旨，則固

①「占」，《新書·傳職》作「古」。

②「董」下，稿本有「生」字。

③「七十」至「指也」，稿本作「仲尼歿而微言絕也」。

④「旨」，稿本作「義」。

⑤「故曰一至，言絕」，稿本無。

可推而得之，而一以進善絕惡為主，非必張皇幽渺，索之隱怪也。本書「微」字屢見，反覆求之，不越二類。若夫三科九旨，則讀《春秋》之條例。悉緯圖讖，別爲一學，非聖人所謂微言。故吾以謂今日所宜講明者，唯有大義。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修本末以守經，達變故以適權，從賢者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者之志以著其惡，故曰「通生死之志」。人道以仁、義、信、禮爲尚，反其道而生，不由其道而死，反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故曰「遂人道之極」。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凌云：「殺，當作『弑』。」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凌云：「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宣六年《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官本云：「『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改正。」盧云：「盾弑君在宣二年，至六年

侵陳復見。弑君賊復見者，尚有州吁、甯喜之屬。其餘後雖見殺，或不去其官，是不唯趙盾一人之復見。然則不當爲「別獨」明矣。」凌云：「《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公羊》宣六年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古今之學者言治古今之學者，^①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昭十九年》：「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此引許止《傳》以比趙盾。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孔廣森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罪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

①「言治」至「學者」七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閒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止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趙穿之惡仍未得揜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弑，非不當罪也。赴問，當作「起問」，下同。如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賊未討」，^①何以書葬，皆起問之詞。「辨不親弑」，「不成弑」，皆應問之詞。並以《傳》文爲質，^②《傳》有免止罪之文，故以此詰之。○官本「成」作「故」。案云：「他本『故』作『誅』。」凌本同。^③今從盧本。天啟本「不成」作「當誅」。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以下釋問者之詞。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無疑作「有」。弗誅無傳，赦許止有傳，而赦盾無傳。○天啟本下衍「不交無傳」四字，凌本同。以比言之法

論也。法論，猶「正論」。《正貫》篇云：「論罪源深淺定法誅。」論本于法，故云法誅。董子言《春秋》，先法而後例，先義而後比。義法者，比例之本統。今刑法有合正律、依例律者，有略例律、依本律者，有原情定律者，有孽非本犯自作而又非本罪所應減謂之聽減者，又有律例無正條，得比照輕重科罪者，皆重比之意。^①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不當死于《春秋》之法。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赴疑「起」。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繆援比類，以發其端。凌云：「《荀子》：『倫類不通。』《注》：『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之。』」○官本「繆」作「悖」，按云：「他本作繆。」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

①「討」，原作「葬」，今據《公羊傳》改。

②「傳」上，稿本有「公羊」二字。

③「同」，稿本作「亦作故」。

④「意」下，稿本有「董子固決獄家之標準矣」十字。

誅，故皆復見，州吁、甯喜雖復見，^①然因或殺或執而書，正其誅也。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漢世以《春秋》決獄，^②欲知今事，宜察已往。今律本于禮，^③實多本于《春秋》。夫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謂免止罪，^④已見《傳》。^⑤○天啟本「弑」作「篡」。^⑥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官本「距」作「罪」，案云：「他本作距。」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物未有無鄰者。陰賊者，篡弑之鄰。愿厚者，忠愛之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察外可以見內，即微可以知著，觀往可以驗來，微人可以通天。故太史公曰：《春秋》推見以至隱。今案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說文》：「愿，謹也。」《國語·越語》注：「刑，害也。」謂謹愿而不陰害。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

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

宣六年《傳》：「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獍。』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案：此以事証之。《新序·節士篇》：「許悼公疾瘡，飲藥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弟緯專哭泣，啜糞粥，溢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是許止之得赦，亦以其誠。義固不能離事而立也。○官本無下「是」字，云：「他本下衍一是字。」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⑦盧云：「訓，順也。」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不遂去，謂出亡不遠。挂，猶「牽累」也。《荀子·榮辱篇》：「挂于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

①「州吁」至「誅也」十九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世」，稿本作「儒」。

③「今律」至「春秋」十一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④「止」上，稿本有「許」字。

⑤「傳」上，稿本有「公羊」。

⑥「弑作篡」，稿本作「作篡父」。

⑦「是」，殿本、凌本無此字。

爲父嘗藥也。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宋律有諸

醫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①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見伊川《上謝帥師直書》。今

律沿明律，凡合和御藥誤不依對證本方及封題錯誤，經手

醫人杖一百，料理揀擇誤不精者杖六十。又煎調御藥，^②

俟熟，分爲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近臣。其一

器進御。皆緣《春秋》遺意。^③○官本云：「君」下，他本

有「之」字。」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

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天啟本「義」作

「意」。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

此也。《後漢·袁紹傳》：「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

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

誅矣。」用《春秋》義。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

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

以此參之。止罪止于不嘗藥，盾罪止于不討賊。因止

之自責而罪之，復原其非故而赦之。罪之猶有司之執法，

赦之猶朝廷之恩宥。止可赦，則盾亦非絕不可原。《後漢

書·霍諝傳》：「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

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

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

盧云：「蒙，舊本訛作「董」，或改作「衆」，皆非也。此自卑

小之稱，當作「蒙」。官本作「衆」，云：「他本作「董」。故

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

曰：○官本云：「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背上

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

言其誅。有，與「又」同。大惡之誅，盧云：「疑當作「大

惡之不宜誅」。案：盧說是，謂若明言大惡之不宜誅，誰知

篡弑之當誅者。《春秋》明正詞以垂王法，故多不可見之

文。後世刑書，有律有例，律以斷法，例以準情。律一定

而例因時爲變通。經，猶之律，論，猶之例也。《後漢·張

敏傳》敏駁議云：「《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

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可謂觀其深矣。

① 「律」下，稿本有「載」字。

② 「又」下，稿本有「載」字。

③ 「緣」，稿本作「原」。

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弑立也。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又：「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凌云：「稱公子，是不誅之文。」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天啟本「重」作「者」，無下「者」字。凌本「弗」作「不」。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讀《春秋》要法。程子云：「《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孔廣森云：「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

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皆此例也。」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此即前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義。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春秋》褒貶，所以表微而辨志。有流俗之所原而大惡存，亦有迹勢之所闕而天良在。故罪趙盾、非逢丑父、原楚子，反使近於惡者有所惕，而不敢援寬比以自遁，近于善者有所勸，不致動于雷同之論以懈于擴充。凡以借鑒來者，使之反道而得是非之正，非刻論既往以爲快也。故達思者乃可以知《春秋》。○盧云：「湛，與『沈』同，丑林切。」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盧云：「『大』字疑衍。」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僖元年《傳》：「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何注：「故爲之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又見僖二年《注》。錢大昕云：「《公羊傳》：《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

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勝，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歎。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養新錄》十八。案：說《春秋》者必知此而義乃備，否則責人無已，賢者愈無立足之地，而不賢者轉得自放於議論之外，且得援賢者以自解，人心日肆而世道益偷矣。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斗筭，又見《實性》篇。^①中材以上，聖人固未欲弃之矣。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襄三十年》：^②「葬蔡景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詞也。」此亦薄責之意。《昭十六年》何注：「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孔廣森云：「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輿案：賢者可以理論，而下愚不足齒數。罪顯易聽，鈇鑕治之，非筆削所能懲。其恕也，乃其所以爲嚴也。《傳》所謂不疾乃疾之意也，是故《春秋》之義，責下輕而責上重，責小人恕而責君子愈嚴。《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

謂乎？○天啟本無下文。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前篇云：「《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即此「嫌」字之義。可以得褒，與可以免罪一也。《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恬，安也。不備，猶不戒。重累責之，猶言重責之。累，亦重也。賈子言《春秋》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周子云：「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於後，責之者所以救世耳。」矯，正也。《漢書·公孫田王等傳贊》：「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春秋》志存撥亂，然俟其亂而治之，嘗苦不及，故常矯而直之。好利則譏觀魚，尊禮則錄伯姬，同斯義也。《後漢·朱祐等傳論》：「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注引《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孟子》無此

①

「篇」下，稿本有「謂下愚也」四字。

②

「三十」，原作「十三」，據《春秋》經改。

語，蓋在七篇外，^①董語所本。《漢書·外戚傳》：「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親帥，將謂天下何？』」《鹽鐵論·救匱》篇：「矯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並用此誼。《漢書·諸侯王表序》：「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注》：「謂失中也。」與此語意稍別。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終

① 「篇」下，稿本有「之」字。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二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竹林第三篇名未詳。司馬相如《上林賦》：「覽

觀《春秋》之林。《文選》注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似足備一義。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何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也。」案：偏然反之，用《棠棣》詩義。《新論·殊好》篇：

「然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用《詩》語，亦同。曰：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精華》篇：「《春秋》

無達詞，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天。」達，亦通也。論《春秋》

者，^①泥詞以求而比，多有不可貫者，故一以義爲主。^②下

文云：「詞不能及，專在於指。」大抵《春秋》先義法，後比

例，以義法生比例，非緣比例求義法也。今晉變而爲

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事者，義之本也。進夷狄而爲君子，以其合於禮義耳。鍾

離、雞父之會，不與吳爲禮，至伯莒、黃池之會，則爵而不

殊，亦其例也。此聖人之大天地之至仁也。韓愈《原道》

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程子亦云：「《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即夷

之。」是故衛而戎焉，《隱七年》。邾婁、牟葛，《桓十五年》。鄭、

《閔二年》、《成三年》。晉《昭二年》。而狄焉。即內而我魯，亦以

城邾婁而狄焉。《哀六年》。以此見中國夷狄之判，聖人以

其行，不限以地明矣。然《春秋》於中國、大夷、小夷，各有

① 「論春秋者」，稿本作「此董子示學者讀春秋之法」。

② 「主」下，稿本有「而詞其筌驪也故」七字。

名倫，不相假借，抑又謹於華、夷之防。董子兩明其義，宋胡安國諸人以爲《春秋》專重攘夷，①固因時之論，得其一端耳。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宣十二年《傳》：「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弗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官本云：「如，他本作『而』。」盧云：「如，而古通用。」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以救民爲輕。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事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傳》。鄭文輕衆而喪師。《閔二年》：「鄭棄其師。」《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弃師之道也。」《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敬賢重民，《春秋》之大義也。《說苑·君道》篇：「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

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荀子·大略篇》：「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白虎通》四：「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內外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盧云：「一二，言次第不遺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盧云：「考《春秋》所書戰伐之事，不皆以後者爲主，不知董子何以云然。」與案：《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以衛主齊。《文十二年》秦伐晉，而書：「晉人、秦人戰」。

①「宋」下，稿本有「孫明復」三字。

於河曲。」以晉主秦。並其例矣。莊二十八年《傳》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何注：「伐人者爲客，長言之。伐者爲主，短言之。」《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於甗。」《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然則惡之則使後者居先，與之則使先者居先，《春秋》之例也。董蓋申《傳》義。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莊二十九年》：「新延廡。」《傳》：「新延廡者何？修舊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猶云爲害何如。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俞云：「其所好者設，五

字衍。」與案：「設而勿用」句，謂兵刑之屬，①上或有脫字耳。②《公孫宏傳》：「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鹽鐵論·世務》篇：「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語意正同。所好，與「所惡」對文，俞說非。○官本云：「好，他本作『惡』。」《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弛，天啟本作「矢」。案：《毛詩》作「矢」。《傳》云：「矢，弛也。」古今文字異義同。《禮·孔子閒居》亦作「弛」。鄭注：「弛，施也。」矢，弛，施，聲轉誼通。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據此則董以《詩》「文德」二字分釋。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天啟本旁注云：「斷斷，或作『斷斷』。」與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索隱》：「斷，音銀，鬪爭貌。又作『斷斷』，如《尚書》讀，是專一之義。」案：文十二年《傳》，何注亦云：「斷斷，專一貌。」此當以作「斷斷」爲是，謂專以武事爲治。此固

① 兵刑，稿本作「甲兵斧鉞刀鋸鑕鑿鞭朴之屬」。

② 「或」，稿本作「疑」。

《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孟子》：「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恥伐喪而榮復讎。《襄二年》：「城虎牢。」《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伐喪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無麥苗，見《莊七年》、《漢·食貨志》，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無後時。」凌云：「莖，音「恒」，草木幹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三百舉成數。

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讎也。」何注：「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其一謂齊襄。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凌云：「王本脫「戰」字。」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凌云：「王本「戰」誤作「義」。」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盧云：「效，驗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說善，疑衍「字」。故《春秋》之於偏戰也，○天啟本無「也」字。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說苑·指武》篇：「內治未得，不可以正

① 「云」，稿本作「注」。

外。本惠未襲，不可以治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案：《春秋》緣魯言王義，故本書言魯，^①《說苑》言京師，其於明內外之旨一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戰，不義，而復讎之戰為義。義之中有不義。偏義而戰，仍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指，即孟子之所謂義。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思者，思聖人未言之旨要，以救世而撥亂。若索之隱怪，則孔子之所云「以思無益」者。^②太史公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孰復於心矣，猶不輕著於言也。」《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以《棠棣》合《適道》章為一，漢晉人說皆如此。

何晏云：「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詩》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新論·明權》篇：「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乎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棠棣之華，反而更合也。^③《後漢·周章傳論》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常者也。」《晉書》：「王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用漢儒義，欲子孫思其遺訓，以適於道也。唐陸贄始疑之，^④其《替換李楚琳狀》有云：「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奸。」宋朱子因分為二章，^⑤《語錄》云：「唐棣之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漢儒合上文為一章，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案：朱子直正漢儒

① 「本書」，稿本作「董子」。

② 「者」，稿本無此字。

③ 「更」，稿本作「後」。

④ 「唐」上，稿本有「至」字。

⑤ 「宋」上，稿本有「至」字。

以「偏反」釋「反經」之錯，故分爲二節。①程子云：「《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卻用漢儒說。蓋反經以適道，有善爲旨。公羊家本不輕言，《後漢·傳論》以權爲反常，於義未全，漸失《春秋》意矣。②棠，《論語》作「唐」，朱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云：「《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唐棣、常棣兩物，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宋祁《筆記》云：『《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又多誤以『棠棣』爲『唐棣』。」案：此作「棠」，當是今文異字。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任，用也。旨有出於詞之外者，要一準乎王義聖道之歸。孟子讀《詩》，以意逆志，亦此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莊云：「《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公羊子

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詞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詞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應，見爲惑也。《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詞，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盧、凌本並不提行，今從天啟本及程榮校本。廢君命，與敵情，以己情輸敵國。從其所請，與宋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

①「朱子」至「二節」十九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漸」，稿本作「益」。

聞之也，圉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耳。」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本書《必仁且智》篇：「仁者慘怛愛人。」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推吾民之愛以及其鄰，故曰「遠之而大」。無所於爲，而惻怛發於乍見，故曰「自然而美」。凌云：「《樂稽耀嘉》：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今子反出己

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不暇計其擅命之費。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襄十三年《傳》：「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憂諸侯也。」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子反不復其君而與敵情，使莊王不得不歸，是與與敵平無異。○官本云：「他本無「政」字。」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諸侯刺之，^①爲其奪君尊也。襄十六年《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②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官本云：「他本無「信」字。」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閒，隙也，即《孟子》「連得閒矣」之「閒」。「信在大夫」與「平在大夫」，一刺一大，其旨不同，是文有閒隙，而疑從此出矣。與下「此所惑也」語意

① 「諸侯」，殿本、盧本、凌本作「春秋」。

② 「夫」，原誤作「天」，今據《公羊傳》改。

一例。○天啟本「問」作「問」。盧云：①「問，即上文「無計其間」之「問」，作「問」者非。」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盧云：「《大典》本作：「臣有惡，君名美。」疑當作「惡臣擅君名美」。案：官本「擅」作「君」，云：「他本作「擅」。凌本同。②今從盧校。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坊記》：「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④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案：本書與《坊記》引同，當是今文《尚書》說。此為為人臣者言之，故曰「人臣之法」。偽《書》以為成王語，則不倫矣。先儒所以有成王失言之疑也。見《困學紀聞》。鄭注《坊記》云：「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據此則董以良大夫說良顯，與鄭不同。《穀梁》文六年傳：「士造辟而言，詭詞而出。」亦用《書》義。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

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有變科，有常科，各因時地而用之。不可以常而概變，亦不可驚變而忽常。是故共學適道，可以語常矣，立則可以語變矣。權又變之精焉者也。《春秋》言此則愈慎矣。○官本云：「止，他本作「正」。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曲禮》：「毋雷同。」鄭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後漢·陳元傳》：「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素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與此「雷同」意同。○官本云：「義，他本作「意」。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荀子·解蔽篇》：「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注》：「一曲，一端之

- ① 「云」，稿本作「注」。
- ② 「同」，稿本作「從官本」。
- ③ 「嘉」下，《尚書·君陳》篇有「猷」字。
- ④ 「女」，稿本及《尚書·君陳》篇作「爾」。

曲說。」又云：「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淮南子》：「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獨，天啟本作「術」，旁注：「或作獨。」凌本作「術」，引原注：「術，疑作獨。」俞云：「術，當讀爲通」，《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通，古術字。」述，與「術」通，述、通同字，則術、通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知天文者冠鵠。」鵠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鵠」，則亦通作「通」矣。《爾雅》訓「通」爲「自通修」之義，即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通修」而訓爲「自」者。董此言本《詩》文耳。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驚者，初動之情也。惟聖人爲能「從心不踰矩」，隨處合夫天理。自聖人以下，不能無所咎亡。觸物初動之時，見天理焉。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冬至一陽初動時也。孟子之所謂乍見孺子人井而惻隱之心生，亦其初動時也。即其有失，猶當取其一美。嫂溺援之以手，取其仁，不責其禮。亦若是矣。《詩》云：『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此與《度制》篇引此詩義異。《左》僖三十三年傳引《詩》，下云：「君取節焉可也。」《列女傳·賢明篇》引《詩》，云：「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去舊乎？」《潛夫論·論榮》篇：「《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鄭注《坊記》云：「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並與此文義同。鄭亦用今文說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鹽鐵論·世務》篇：「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錢云：「不意」下，當有「宋」字。」與案：之，與「其」同。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釋名》：「庶」猶「撫」也，撫合之意。子反但違常禮耳，有仁有質，雖不成爲禮，而未始無禮之意。禮、讓、文、質，實皆以仁爲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仁者，禮之本，猶亨、利、貞之需元。方救其質，奚恤其文？《穀梁》僖元年傳注：「救，赴

急之意。」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論語集解》引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後漢書·王望傳》：「望行部軍，以便宜出所在布粟振飢民。鍾離意議望罪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義之，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正本此義。《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哀四年《傳》：「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案：稱「人」賤，稱「盜」尤賤。○天啟本脫下五字。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言有尤賤尤貴者。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鬻，《說文》：「鬻，齊謂之炊。」《傳》所謂「析骸而炊」。救之忘其讓，^①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仁貴於讓。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春秋》貴仁，雖在失禮，猶嘉與之。所以勸仁，非獎變也。此義之可諭者也。○盧云：「本或作：『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諭矣。』殆非。」案：凌本同「或作」。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春秋》記天下得失而已，而其所以然之故甚微，不能累累說之也，在學《春秋》者因效以求其本。故云：「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傳，猶說也。陸農師《答崔子方書》云：「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陳澧云：「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原，則《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鞏。自是頃公恐懼，卒修其身，國家安甯

①「讓」下，稿本有注文小字：「天啟本無讓字。」

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

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東塾讀書記》十。案：陳以《傳》

爲三傳之《傳》，蓋沿陸說而誤。董傳《公羊》，安得云不用

《傳》乎？且本篇語意，正在因事而察其所以然之故也。

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

《春秋》好微。故案《春秋》而適往事，《尚書大傳》

注：「適，得也。」俞云：「《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

文》引《韓詩》云：「適，數也。」適往事，猶言「數往事」。」窮

其端而視其故，故，疑作「效」。窮其端之所始，而觀

其效之所終也。下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又云：

「此其效也。」正承此爲言。得志之君子，有喜之

人，不可不慎也。《春秋》非一世之書也，所以絕亂萌

於未然，示變事之所起，使人防患而復道，鑒往以懲來。

故本書《十指》以見事變之所至爲一指。《仁義法》云：「觀

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二

端》篇云：「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

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此皆《春秋》之

志也。」夫患至而防，常苦不及，當其微眇，又復難察，大

《易》憂盛，而《春秋》戒有喜，君子可知所從事矣。齊頃

公親齊桓公之孫，桓公子惠公，生頃公。國固廣

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

於諸侯。桓公以後，篡弑相尋，霸業替矣。頃公驕奢，

自以爲席餘尊耳。○凌本「主」作「王」。以此之故，

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

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

侯於清丘、斷道。盧云：「宣十二年，晉、宋、衛會於

清丘。十七年，公會晉、衛、曹、邾婁於斷道，齊皆不與。」

「舊本」從「字」上無「不」字，誤脫耳。「春往伐魯，入其

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竝在成二年。當

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天啟本「乘」作「求」。

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

內悉其衆，外得黨與曹衛，^①句。四國相輔，

大困之鞏，成二年《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

①「曹衛」，殿本、盧本、凌本皆作「衛曹」。

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鞏之戰。獲齊頃公，斲逢丑父。成二年《傳》：「逢丑父，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消者。』頃公用是佚而不返。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斲。』」^①於是斲逢丑父。」○凌云：「逢，從『夆』，不從『夆』。逢，皮江切。見《廣韻》。」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本，猶原也。其端乃從懼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志得氣盈，心無敵國，遂以取患。《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亡。」○官本云：「得，他本作『其』。」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天啟本無「之」字，凌本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成八年《傳》：「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

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外敬諸侯，從會與盟，盧云：「成五年會蟲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卒終其身，國家安甯。^②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隱四年》：「公及宋公遇於清。」何注：「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蓋福有本而禍有原，省之當於其始。《說苑·敬慎》篇：「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一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鞏。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殺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

① 「斲」上，稿本及《公羊傳》有「法」字。

② 「國家」，殿本、凌本、盧本皆作「家國」。

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又《說叢》篇云：「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類聚》二十三亦引此書。^①又向《與子歆書》云：^②「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窺蹇跂之容，故被牽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案：劉向始治《公羊》，後治《穀梁》，故往往多《公羊》說。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因《春秋》行事，以儆切人主，故曰經世之書。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

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漢書·鄒陽傳》：『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案：突固暫立，^③忽復歸鄭。其後雖終被弑，《傳》以為祭仲亡矣。故許之以存其君。盧云：「許宋，疑當作『詐宋』。」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丑父戕身，祭仲自辱而已，故曰難。○官本云：「所，他本作『難』。」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丑父見非，不著經傳，此亦古今學者之疑問，所謂操之與在經無異。非，猶「責」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能於相似者而求其不同，則析理精矣。《春秋》以

①「類聚」至「此書」九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又」，稿本作「劉」。

③「突固暫立」，稿本作「鄭世子」。

別嫌疑爲急。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凌云：「鄭忽奔衛，弟突歸於鄭，是避兄弟也。」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①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凌云：「簡，畧也。」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公羊》說權義甚嚴。其見於《傳》者，假祭仲見例而已。然且申之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②則於死亡之外，固不許行權矣。又云：「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所以示人者至矣。孟子以嫂溺援手爲權，而其所許者，臣則伊尹，女則許穆夫人，《韓詩外傳》。皆從其志而辨之。若夫虞舜放象，周公踐阼，斯則人並聖哲，事關宗社，心無所利，勢有所窮，卒底莫安，醇然見義，非夫凡庶之所能擬也。《墨子·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

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亦以關於死亡爲說。至董子說權，義尤深。丑父之於齊頃公，生君以自殺，存君以自亡，宜若可許爲權矣，而猶以邪道責之。其不輕言權如此。《鹽鐵論·論儒》篇御史云：「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疆國利民。鄒子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管仲自貶損以行權，^③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子蒙恥辱以存亡，^④不足稱也。」其說權義，漸失本旨。惟何休以紀季存姑姊妹爲知權，《莊二年》注。較得《傳》意。後漢馮衍說廉丹云：「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衍以丑父與祭仲並論，亦乖董意。後來藉口行權者，抑又絕於此義

① 「所」下，稿本、殿本、凌本及盧本有「甚」字。

② 「設」下，稿本有「然」字。

③ 「管」，稿本及《鹽鐵論·論儒》作「祭」字。

④ 「子」，稿本及《鹽鐵論·論儒》作「仲」。

矣。賈逵抑《公羊》而伸《左氏》，乃云：「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則未知《公羊》固不輕言權者。程子說《春秋》云：「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又云：「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與董合。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隱爲桓立，將讓而桓弑之，亦是避兄弟而見殺。故與祭仲同稱。班氏列隱公于人表九等，①不用《公羊》說，實所未安。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以邪與權並舉，不善用權則邪矣。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盧云：「齊頃公，三字疑衍，本或作『齊景公』，更訛。」與案：②天啟本作「景」。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疑身貴於辱。《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以身較君則君重，以君較國則國重，以國較義則義重，故聖人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襄六

年《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推本乎天，其言粹然。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官本云：「人，他本作『天』。」以至尊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羞，故獲者絕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何注：「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天啟本「加」作「生」，凌本同。以至辱爲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天啟本無「亦」字，凌本同。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莊六年》：「衛侯朔人於衛。」《僖二十八年》、《三十一年》：「衛侯鄭歸於衛。」《哀八年》：「歸邾婁子益於邾婁。」並以失國書名，是其例也。○官本云：「他本無『復』字。」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

①「班氏」至「未安」十九字，原無，今據稿本補。

②「與案」至「作景」七字，原無，今據稿本補。

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虜，則弗成爲君。凌云：

「《國策》注：『恩、溷同，濁貌。』《玉篇》：『虜，獲也，戰獲俘虜也。』」○天啟本無「也」字。若非君，則丑父何權

矣。非君，則丑父之死非死君也，故曰「何權」。故欺

三軍爲大罪於晉，○凌本作「大辱」，誤。其免頃

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

丑父大義，言丑父如知大義。宜言於頃公曰：

「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

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失禮又無恥，

故曰重。○天啟本「復」作「獲」，凌本同。請俱死，無

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

廉名。廉，潔也。《韓非子·解老》篇所謂「能廉者必生

死之命，輕恬資財」也。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

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生

以辱，不如死以榮，見《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文選》江

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

注引《尸子》云：「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由

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陷其君於不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

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

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

《對冊》云：「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

也。①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

之端」云爾。《白孔六帖》一孔引俞文俊書云：「《春秋》以

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

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

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

必法於天。」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引胡氏云：「《春秋》立文

兼述作。《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經書元年。所謂

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

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程子云：②「書「春，王正

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

①「正者」至「爲也」七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云」，稿本作「書」。

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朱子《答張南軒書》云：「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與案：置「春」於「王」上，亦《春秋》以天屈君之旨。程子以加「春」於「王」，寓行夏時之志，非《春秋》意。朱子蓋偶沿程說而未改者。互見《三代改制》編。○盧云：「非曰，原注：猶言『豈非』。」與案：非，或「亦」之誤。

「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是非羞惡之心由天施，^①故曰「性有善端」。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聽，猶「治」。僖二十八年《傳》：「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成十六年《傳》：「此聽失之大者也。」昭十九年《傳》：「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鄭注：「聽，平治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盧云：「有廉恥」三字、「於」字，

錢据《大典》本補。「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

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見《曾子制言》編。如，作「若」。謂如頃公者也。此編剖析義理極精。《公羊》假祭仲以言權，董子復假丑父以明中權之難。丑父世之所賢，事又難於祭仲，不許以權，則其他之託言行權者可知其比矣。《傳》以「於是斯逢丑父」終，則其不與丑父可知。何注申之云：「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聞諸侯戰不能死難。」正用董義。《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成三年》：「鄭伐許。」何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侯。自此之後，中國會盟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曰：「衛侯遫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以與「已」同。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事並在《成二年》。○盧云：「伐許，舊

①「施」，稿本作「生」。

本作「鄭伐」，訛。「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以上釋《成三年》「鄭伐許」文，下釋《成四年》「鄭伯伐許」文。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有同「又」。法辭其罪何？」盧云：「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是未踰年君即稱伯也。」與案：何注云：「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案：禮，既葬稱子，踰年稱爵。今變稱伯，是法辭也，故問其罪。《通典》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拙於王事，不得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又《通典》引鄭《駁異義》云：「昔武王卒父業，已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仍用《公羊》說。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宣元年《傳》：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白虎通·喪服》篇：「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後漢書·陳忠疏》云：「昔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仕，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鄭注《論語》：「諒闇，喪廬。」《儀禮經傳通解》引《大傳·說命》文作「梁闇」，《魯世家》作「亮闇」，《論語·子張》、《論衡·儒增》、《後漢·魯恭傳》作「諒陰」，《漢書·五行志》作「涼陰」，《文九年》何注作「涼闇」，古文《尚書》作「亮陰」，並同音字。《禮·喪服四制》、《白虎通》、《漢書·王吉傳》、《後漢·濟北惠王傳》、《景君碑》、《鄭詩譜》、《文選·西征賦》，並與此同。《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案：晉杜預議《禮》用《書傳》釋「諒闇」爲「信默」，遂定皇太子除服諒闇終制之典。且云：「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義也。」^①與董義達。○天啟本「書」誤「詩」，凌本同，云：「詩，當作『書』。」今從盧本。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俞云：「施失，連文。施，讀爲『弛』。」《禮·樂記》釋文：「弛，廢也。」施失，猶言「廢失」，下文同。與案：②施，猶「加」也。謂加失恩于父。下文以施與加對，是其證。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鄭伯有不子之心，故如其意以辱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賄。」何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令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案：同一薄恩，而或顯子稱，或如其意，故曰：「《春秋》無達詞。」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改行以蓋前愆。

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非謂其不合於道者也。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天啟本「之」作「以」，凌本同。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畢怒而憎之，^③率而俱至，○盧云：「本或作『卒而俱至』者，誤。」與案：天啟本作「卒」，官本同，云：「他本作『率』。」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去楚，謂背楚。盧云：「蟲牢之盟在成五年。三傳並作『蟲牢』，舊本作『蟲牢』者誤。六年秋，楚子嬰齊率師伐鄭。冬，晉欒書率師侵鄭。是俠擊也。俠，與「夾」同。」○官本云：「俠，他本作『挾』。」鄭罷疲危亡，終身愁辜。盧云：「辜，當讀爲『苦』。」吾本其端，本，猶原。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

①「義」，稿本作「文」。

②「與案」至「其證」二十二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③「畢」，殿本、盧本、凌本皆作「果」。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官本云：「他本無『既』字。」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猶無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未踰年，以稱子爲合義。稱伯，是去其義。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卒在成六年。孔廣森云：「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胖也。」○盧云：「窮，本亦作『罪』。」與案：天啟本作：「不見其罪也。」官本云：「他本衍一『不』字。」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

《論語集解》引孔云：「放，依也。」○官本云：「他本『行』作『得』。」盧云：「放，甫往反。」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盧云：「句疑有訛。」與案：何，疑「禍」之誤。○天啟本「其」字在「時」上。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三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玉英 第四 凌云：「《尸子》：『龍淵生玉英。』《尚

書帝命驗》：『有人雄起戴玉英。』鄭注：『玉英，寶物之名。』」

謂一元者，大始也。謂一年為元年，未修《春

秋》之先，蓋已有此。商稱元祀是也。而序《書》稱「一年戊午」，《書傳》稱「周公攝一年」。又云：「文王一年質虞芮。」意周初尚參錯用之，聖人沿殷法取元，遂為定稱。《爾雅》：「元，始也。」《文選·東都賦》注引《元命包》：「元年者何？元宜為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通典》五十五引晉徐禪議曰：「事莫大於正位，禮莫重於改

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①或疑王者改元，而《春秋》於魯明之，何也？案《春秋正義》云：「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簡之元年，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鄭樵、陳傅良以為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者，非也。封建肇自黃帝，諸侯世守其國，有出于三代前者。有王者興，奉其正朔，以修朝聘。其即位固各自紀元矣。參用黃震說。故春秋假魯以明元義。王應麟云：「《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人君之元，即乾坤之元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衆非元后何戴？后體元則仁覆天下也。即位之一，必稱元年，累數雖久而不易。戰國而下，此義不明。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始變謂一為元之制。漢文十有六年，惑方士說，改後元年。景帝因之，壬辰改中元，戊戌改後元，猶未以號紀年也。武帝則因事建號，歷代襲沿，《春秋》之義不明久矣。」《玉海》十：「知元年志者，盧云：『錢疑『志』字衍。』與案：『志』字

① 「焉」下，稿本有「正合斯旨」四字。

當有，猶言知立元之意也。○官本云：「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大人承其志，小人則順其時而已。大人謂人君。解見《度制》篇。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得，天啟本注云：「一作『冒』。」非子路之所能見。○「是故」云云，與上下文不類，疑是《深察名號》篇文錯簡在此。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欲成其

終，不要其本，則無功。聖人奉天以治人，《公羊》疏云：

「元年春者，天之本。即位者，人之本。」○凌云：「原注：

終，一作『故』。」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一、

元，^①古通稱。《春秋》用元而名遂定。故曰「變」。元，

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隱元年《注》：

「變，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

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疏》引宋氏

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窺之不見，

聽之不聞。」《三統歷》：「元者，體之長也。合二體而爲之

原，故曰元。」《易緯》：「太初爲氣之始。」《春秋緯》：「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陰陽。」劉敞《春秋權衡》云：「元年者，人君也，非太極也。以一爲元氣，何當於義？其過在必欲成五始之說，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案：劉糾何氏。其實何本於董，義當有所受之。但董不言元氣，何足成之耳。至說《春秋》一元之旨，自以對策數語爲至純全。此則推元義言之，隨天終始。語又見《符瑞》篇。故人唯有終

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人以生之始爲元，

猶王之以即位爲元。「不」，疑當作「死」。生應春，死應

冬。惠棟《周易述》引亦作「死」。注云：「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故元者爲萬物之本。《呂覽·有始》篇

引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易·乾鑿

度》云：「《易》一元以爲元紀。」鄭注：「天地之元，萬物所

紀。」《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

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

案：元，猶莊子之所謂「氣母」，《乾鑿度》之所謂「氣始」。

《說文》「无」下云：「奇字，无通于元氣。」自无而有，故通

① 「一元」至「曰變」十六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元。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

之前。俞云：「乃在乎，三字衍。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

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

之言，未有言及天地之前者。」與案：何注言「天地之始」即

本此文，①三字非衍，所謂以元統天也。宋周子「無極而

太極」之說，亦本于此。《易》：「太極生兩儀。」聖人之道，

運本於元，以統天地，為萬物根。人之性命，由天道變化

而來，其神氣則根極於元。溯厥胚胎，固在天地先矣。

《說文》列「元」字于「天」字前，亦即斯旨。《鶡冠子》：「有

一而有氣。」宋佃注云：「一者，元氣之始。」由是言之，人本

于天，天本于元，元生于一，是故數始于一，萬物之本也。

○官本云：「他本無「前」字。」上「乎」字，王本作「之」，下

「在」字，作「存」。盧云：「舊作「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

前」。今從趙校改。」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

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

《易·文言》：「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固勿違

於元，聖人亦不能違天，故云「不共違其所為」。元者，人

與天所同本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

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大司徒》疏、《詩·

文王》疏並引鄭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

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

也。」程子云：「《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

未建，故只言一月。然則王者于年變一言元，②于月亦變

一言正矣。」③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

天地之元？聖人繼天而成治，亦人之元耳。何為「言

乃天地之元」？與下二語並作反詰辭。○俞云：「聚珍本

作「乃」，云：他本作「及」，當從之。」與案：作「乃」不誤。

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盧云：「惡，讀

曰「烏」。大其貫承意之理矣。天地之元，又烏從施

於人？蓋惟王者與天合德，斯有承意之理耳。《楚莊王》

篇：「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史記·麻書》：「王者易姓

受命，必謹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正用此義。大其貫，三字疑有誤。○自「惟聖人」至此，

①「本」，稿本作「釋」。

②「王者」，稿本作「春秋」。

③「矣」下，稿本有「《白虎通·朝聘》篇：朝賀以正月

何？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二十七
字。

《重政》篇文。錢云：「惟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恰與「小人之所輕」文勢相接，疑錯簡在彼，當歸此篇。」今從之，仍提行，示別于彼篇，兩存其文。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以諸侯之位正竟內之治。隱元年

《注》：①「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以諸侯之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盧云：「隱元年《傳》何注：『以元之深』作『以元之氣』，疏中引公羊說作『深』字，今故仍之。舊本『位』字上脫『即』字，又脫『以諸侯之位正境內之治』十一字，則下文五者少其一矣。今據何注訂補。」與案：數語亦見《元命包》，《玉海》十三引何注，亦作「以元之氣」。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對冊》

云：②「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本也。本，《漢書》作『大』，從王念孫說依《漢紀》。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③《王褒傳》：「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案：五始，元年一，春二，王三，正月四，公即位五。○「是故《春秋》之道」至此，《二端》篇文。盧注引錢云：④「移在此處，恰與下文相承接。此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今從之。仍提行，示別于彼篇，兩存其文。

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隱三年》：「葬宋宣公。」⑤《傳》：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

- ①「注」上，稿本有「何」字。
- ②「對」上，稿本有「仲舒」。
- ③「不」上，稿本及《漢書》本傳有「敢」字。
- ④「盧注引」，原脫，今據稿本補。
- ⑤「宋宣公」，依經當為「宋繆公」。

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爾，益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襄二十九年《傳》：「闔廬

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盧云：「不受，二字他本多重。」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立書葬是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桓

十二年卒，十三年書葬衛宣公。○天啟本「立」作「正」，凌本同。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不得衆故。○天啟本「繆」下有「公」字。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春秋》重得衆，^③即《孟子》民貴之義。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其言人何？篡也。」

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官本「敬」作「故」，^④云：「故，他本作「敬」。」案：兩作並通。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凌云：「莊十三年《傳》：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一切經音義》：「湔，洗也。洗，^⑤濯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淮南·汜論

訓》：「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說苑·尊賢》篇：「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脇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官本云：「他本脫「爲」字。」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⑥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魯桓亦以篡立，終見殺於齊。齊桓

①「何」，原誤作「者」，今據《公羊傳》改。

②「不得衆故」，原脫，今據稿本補。

③「春秋」至「之義」十二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④「官本」至「並通」，原在「濯也」下，今據稿本移正。

⑤「洗」，凌本作「浣」。

⑥「戮」，殿本、凌本、盧本皆作「滅」。

憂其憂而立功名。以立不正爲耻，^①務自湔滌。推而散之，猶云推廣言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以有喜爲戒，^②以深憂爲吉，《春秋》之義微矣。《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易·小畜》初九文。《繫詞》：「无咎者，善補過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人君反道，功效易著，利澤亦遠。《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禮記·鄭注》：「輶，輕也。言德之輕如毛耳。」《潛夫論·積微》篇：「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與此義同。《荀子·彊國篇》引，別一義。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隱五年《傳》：「百金之魚，公張之。」何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又云：「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若使以遠，觀爲譏也。」《五行志》載董推隱五年「秋螟」云：「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漁，當從本書作「魚」。《白虎通》十二：「王者不親取魚。」《說苑》云：「公自漁濟上。」義同。凡

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義由性生，^③利緣後起。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說苑·貴德》篇：「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荀子·大略篇》：「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案：漢世上下侈言利，賈誼陳疏，已言其弊，至武帝而誅求益甚。董子欲爲人君塞言利之源以化其下，故特假《春秋》以著戒。《史記·孟荀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官本云：「愧之」下「以」字，他本作「則」。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

①「以立」至「湔滌」十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以有」至「微矣」十六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③「義由」至「後起」八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利乎？「位」上，疑脫一字。太史公《平準書贊》云：「安

甯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

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始終之變

也。」史公諱求利之名，歸之時變，蓋定、哀微詞之意。故

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為大惡而書。求賄在

隱三年，求金在文九年。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

之，是為甚惡。言利猶惡，況曰求？使人猶惡，況自

求？故曰「甚惡」。○官本云：「他本無「今」字，誤衍一

「非」字。」凌云：「「非」字不當衍。」譏何故言觀魚？

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莊二十三年

《傳》：「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祭社諱淫，言

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墨子》：「燕有祖，齊有社，宋有

桑社，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

也，志在女而已。」《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

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

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

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

今隱公賞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

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於欲，則災害起而臣下
僻矣。《桓十五年》何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
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
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官本
云：「他本「諱」誤「作」。」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

者，經禮也。盧云：「為，疑作「謂」。與案：如、而同。

作「為」是。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

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性與心為本質，道雖緣性

出，實由後起。《禮·喪服四制》云：「有恩有理，有節有

權，取之人情也。」恩、理、節、經也。權、制則變也。是故

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

人，變禮也。《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傳》：「何

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

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

窮者何？無母也。」案：《禮·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

①「官本」至「誤作」，稿本作「天啟本諱作為」。

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是稱主人之例也。《晉·禮志》：「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王彪之定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王彪之所定，用變禮例。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經書：「天王居於狄泉。」《傳》：「此未二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案：康王以子繼父，非有故而稱王。是與董異說者，因以《顧命》為史臣之詞。○盧云：「舊本作『有物故』，『物』字衍。」孫詒讓云：「『物』字不當刪。《毛詩·烝民》傳云：『物，事也。』物故，猶言『事故』，與《史記》、《漢書》以死亡為物故者不同。」《韓非子·難三》篇云：「智不足以徧知物故。」盧校失之。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

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盧云：「僖二十

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奔喪得禮，故致。」與案：《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何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莊二十七年《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白虎通·喪服》篇：「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案：許穆夫人歸唁衛侯，見尤百爾，亦以非奔喪父母，不合經禮。故《載馳》之詠，宛轉自明。《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殆。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亦以經、變為

①「傳」下，稿本有「二」字。

言。《戰國策》：「趙太后于其女燕后飲食祝曰：『必勿使反。』」蓋亦用不出境之禮。逆婦求婦，《穀梁》以爲非正。此《公羊》一家說。《詩·泉水》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大夫甯於兄弟。」此古文說，又以歸甯爲可出境。○官本云：「他本脫『婦』字。」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制禮之權，與行事之權互相表裏。行事之權，以先枉後義爲斷。制禮之權，以於道無易爲斷。適權者可不迷於所往矣。然審禮易而處事難，故適權者必先究禮。天啟本「矣」作「也」。

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昏禮：「稱王，一娶婦，二奔喪，四。或達或不達，謂義有見經、不見經，其辭不一。」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理百物者，遂人道之極，以達於萬物。辨品類者，人辨其品，物區其類，正名之義也。別嫌微者，美惡貴賤有時不相假借。修本末者，由本逮末，皆循其自然之理也。」○官本云：「理，他本作『禮』。」是故星墜謂之隕，蝻墜謂之雨，其所發

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星隕在莊七年，雨蝻在文三年。何注：「不言如雨言雨蝻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與案：星降於天，不可言雨星。雨亦降於天者，嫌使同也。蝻本發於地，不嫌同雨，言雨正狀蝻死墜。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辨男女亦所以別嫌微。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莊云：「《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下，當有「以」字。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贏。」何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案：《公羊》不明桓無王之義，何注本董義。《穀梁》則以元年有王爲謹始，二年有王爲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爲正終生之卒。據此知二傳義蓋同。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桓元年》：「公即位。」

《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以尊則君，以親則兄，身曾事之，臣子無異，故曰君兄。宋高宗遙拜淵聖，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未達斯旨。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此義亦與《穀梁》同。是故隱不言立，不言立，謂不書即位。隱元年《傳》：「不言即位，成公意也。」○立，天啟本作「正」，凌本同。竝通。隱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見讓與篡之迹。凡《傳》言「其意」，如其意，「致其意」皆此義。桓元年《注》：①「桓殺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天啟本「從」上有「皆」字，凌本同。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義，疑作「善」。襄七年《傳》：「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何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殺，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春秋》明善惡之書，或從《春秋》之志以明

之，或從其人之志以明之。泓之戰，大宋襄。夷皋弑，罪趙盾。《春秋》之志也。鄭伯忍於殺弟，則直書「克段」。季友不忍誅兄，則一書「公子牙卒」，再書「公子慶父如齊」。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則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則爲之言「復歸」。此從其人之志也。參而伍之，以求《春秋》之義，思過半矣。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

『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事在桓二年，《傳》見隱四年。○官本云：「他本脫『宋督』二字。」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眇，微也。讀《春秋》者，即事以求旨，取其及於經以通其不及於經者。達以精心，自可得其委曲，亦非離事而斷以臆也。泥類以鉤之，而聖法有不見者。蕭楚論《春秋》書城楚丘，而不書齊桓封衛之功，以爲嫌於作福，欲俾後之君子觀於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者之所以存。即此旨也。《傳》曰：

『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見《成二

①「注」上，稿本有「何」字。

年。按經無有，豈不微哉？經有不見，有詭辭，皆爲微言。不書其往而有避也。而，與「以」同。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盧云：「以有，舊本倒，錢據《大典》改。」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以辱客尋隙故。○官本云：「他本無『乎』字。」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高，猶美也。《荀子·禮論》：「高者，美之隆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隱三年《傳》：「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俞云：「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竝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①《王道》篇：「《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義善，疑作

「善善」。《春秋》有詞移，有事移。與夷之弑，移之宋督以善宣公。以鄙人齊，移之紀季以賢紀侯。移其事也。邲之戰，楚變而稱子。里克殺奚齊，變而稱君之子。移其詞也。移其詞者，即主文推之。移其事者，非口說難明矣。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善之，謂《春秋》見褒。○直，天啟本注云：「一作止。」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此又申《傳》未言之義。②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心衷於善而已，不合王法。故不成於賢。」③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此謂爲宣、繆諱，不載於《傳》。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志於仁，但無惡而已，非即仁也。此當是《齊論語》說。

①「此」，原誤作「彼」，今據《諸子平議》補。

②「此又一至」之義「八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③「故不成於賢」，原脫，今據稿本補。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盧云：「此節以

「器從名，地從主人」發端，疑與下事不相比屬。或有脫簡，未可知也。不然，將毋謂君之立與不宜立者。君以爲後，臣下孰敢不奉以爲君，此即從名、從主人之比乎？」與案：推文義，似是以制起權。桓二年《傳》：「器從名。」

《注》云：「從其所爲之地名之。」「地從主人」，《注》云：「從後所屬主人。」此引之以言物，有從主、從客之不同，不執於一，是即權之端也。權合於宜之謂制。天啟本謂「訛位」。^①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權者事之發，而其端仍本於制。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在可以然之域，即爲合道。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傳》云：「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此復推勘其義。公子目夷是也。僖二十一年《傳》：「楚人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

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曷爲不人？」然後逆襄公歸。」案：目夷爲桓公後妻子，桓公欲立爲太子，目夷逃之衛，襄公從之。襄公立，目夷乃歸。事見《說苑·立節》篇。《史記·宋世家》以目夷爲襄公庶兄。《春秋》重適，故下云「不宜立而立」。此間似有脫文。目夷是在可以然之域者，^②此句或當在「無以異也」下。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目夷之立，以救宋君。衛、晉之立，以得衆心。餘祭、夷昧之立，以讓季子。《春秋》皆許之。○官本云：「者，他本作『也』。」至於鄆，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鄆。」經見《襄六年》。《襄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何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

① 「天啟」至「訛位」六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 「目夷」上，稿本有「公子」二字。

注：「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又六年經《注》云：「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乎莒，非兵滅。」《世本》：「鄆，姒姓子爵，夏太康封其子曲烈於鄆。襄六年，莒滅之。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盧云：「同居，宜當作『國君』。」俞云：「同居，疑是『司君』。司君者，嗣君也。」《尚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是古通用。與案：俞說是。「嗣」字，古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姜曰：『余惟司鄭先姑君晉邦。』」呂大臨《考古錄》，王休《嘯堂集》，《集古錄》，薛尚功《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皆釋「司」爲「嗣」。○天啟本「以之」作「之以」。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此申雖死亡弗爲之義。國雖滅亡，不可亂其族類。○盧云：「在不，《大典》本作『不在』。」與案：天啟本無「在」字。^①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雖權譎，仍以正歸之，取其不失大經耳。《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

出入可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人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與此文義同。^②或謂「諸」下衍「侯」字，亦通。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春秋》義雖詳博，要不外於正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趙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案：一者，約之至也。反一，猶「反約」。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復，謂答復宋公語。祭仲已與，後改之，見桓十一年《傳》。晉荀息死而不聽，僖十年《傳》：「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悔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失其言

① 「無」，稿本作「脫」。

② 「同」上，稿本有「正」字。

矣。一○天啟本「聽」作「德」。衛曼姑拒而弗內，哀三年《傳》：「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下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宗廟重則君爲輕。此論與《孟子》合，西漢不尊孟子，實則孟與《春秋》說同者多。春秋時，若《左氏》所紀呂甥輔孺子以救晉惠公，孫申改立君以釋鄭成，皆師目夷故智。後此則宋之高宗、明之景泰，律以《春秋》之義，蓋皆在可以然之域。然而處此位者，當側席思艱，竭誠復辟，斯可以適權矣。問者曰：「至尊加於大位已反國者，《春秋》勿君，齊頃公所以見貶也。宋襄復位，未得爲正，則目夷勿與是，而終與之非矣。」曰：「貶齊頃者，爲人君言之。賢目夷者，爲守國言之。各明一義，非相妨也。蔡仲與突同爲重宗廟者，亦以宋有亡鄭之力。若朱勝非處苗劉之變，則雖正色捐軀未爲病國，不當以蔡仲廢置君

爲詞。宜胡安國駁論之也，而遂以咎《公羊》則過矣。文天祥言：「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正合《春秋》義。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帝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盧云：「本或『爲』下有『之』字。」案：官本有，云：「他本無。」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官本云：「他本無『也』字。」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奚齊非長，衛輒拒父，故疑非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如衛人立晉則書之例。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莊云：「《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于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之中無空文。」君之立不宜立者，非

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奚齊，獻公立。輒，靈公立。○「所」下疑脫「以」字。

難紀季曰：○天啟本不提行，凌本同。「《春

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莊三年》：「秋，紀季以

鄒人于齊。」《定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案：用地，疑作「專地」。下文云：「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承此言之。①桓

九年《傳》：「諸侯不得專地。」語亦見《王道》篇。《通典》

一：「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正與此合。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襄二十九年

《傳》：「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注：「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又見莊九年《注》。○官本云：

「公，他本作『君』。」又曰：「君子不避外難。」莊二

十七年《傳》：「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

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

以避難乎？」莊三年《傳》：「何賢乎紀季？」服罪也。

「固」，古通用。」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莊云：「《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而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代，疑作「狩」。

《傳》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傳》云：「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本書《王道》篇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史記·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於包來。」《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何

①「承」上，稿本有「似」字。

注：「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行，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於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然則說《春秋》者，人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人則，二字疑誤。《春秋》詭辭，門弟子當有口說傳授。秦漢之於春秋，^①若今日之於明季，年代未遠，源流相接。說之者尚可由詭辭得其委曲，然亦不必其密合而無失也。故程子云：「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若乃即空文以造詭辭，則所謂「解經而欲新奇，^②何所不至」者矣。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書曰：「以鄰」，若專詞然。無善一名而文見賢，一，疑作「之」。專詞是無善之名，書紀季

而不名，是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春秋》責賢者備，有時原賢者亦微，一皆有義可尋。高宣、繆猶之善魯隱，以其讓也。賢紀侯猶之非逢丑父，以其冒大恥同，而一存國，一辱君也。合而偶之，比而求之，聖心見矣。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人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事由紀侯使之，賢紀季即所以貴紀侯。下「也」字疑衍。故告糺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糺于齊。」《傳》：「告糺者何？請糺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糺，譏也。」以鄰入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與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

① 「秦漢」，稿本作「漢初」。

② 「則」下，稿本有「尹氏燁」三字。

也。」告糴之辱，由於自取。人齊之事，出於勢窮。一譏

一賢，故曰「所以詭之不同」，為尊者諱一也。難者曰：

「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盧云：『盡，當作『辭』。』」與案：此謂紀侯如早知不足存紀，當不踐君

位。國滅君死之，正也，見襄六年《傳》。何賢乎

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不加，猶云「不敵」。距，拒同。故謂其

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官本

云：「他本作「不以死也」。汝以鄴往，服罪於齊，

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此稱

紀侯辭，較《傳》引魯子語詳。蓋得之師說，知傳義兼傳事

矣。《說苑》諸書所紀《春秋》事，亦有出三傳外者，足證師

說流傳，至漢未泯。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

主。齊襄復九世之仇，是紀侯之距，所以衛其九世之主。

○天啟本注云：「世，一作「代」。襄公逐之不去，求

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官本云：「他本

無「之」字。」故謂之大去。《莊四年》：「紀侯大去其

國。《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

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

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

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

何？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

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

仇乎？雖百世可也。」案：《傳》以為賢齊襄，董以為賢紀

侯，此補正《傳》文處。①齊襄與內為仇讐，《傳》節取復讐

義耳。《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

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

見其中仁義也。」存宗廟為仁，死國為義。所謂前枉

後義。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因倫

①「補正傳文」，稿本作「匡正公羊」。

之貴賤而名之，因物之大小而等之，故曰「名倫等物」。又見《盟會要》篇。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盧云：「小夷言伐，如狄伐邢、伐鄭之類是也。大夷言戰，如戰泓、戰柏莒之類。中國言獲，如戰於韓獲晉侯之類。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執衛侯，蓋伯討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有與「又」同。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說文》：「臣，象屈服之形。」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漢·朱博傳》：「《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與案：《春秋》之治，始於義而終於仁。義以等差爲亟，故言外則小夷，大夷不同辭，言內則京師、諸夏不同辭。仁以覆育爲量，故小國之君可以錄詳，遠夷之君可以內而不外。

大雩者何？旱祭也。見桓五年《傳》。案：

古者孟夏之雩爲常雩，遇旱而禱則爲大雩。難者曰：

「大旱雩祭而請雨，○《玉海》云：『《禮儀志》注，《鄭傳》注並引此語。』大水鳴鼓而攻社，《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周禮》：『大祝掌六祈，一曰攻。』凌云：『《說苑》『攻』作『劫』。』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通典》四十三引無「也」字。或請焉，或怒焉者何？」莊二十五年《傳》：①「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何注：「求，責求也。」故知大水鳴鼓，是怒之也。俞云：「怒，當作『攻』，上下文皆云『攻』，不云『怒』。」○《御覽》五百二十五「者何」作「何也」，《通典》作「何如也」。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天啟本「厭」作「壓」，凌本同。雖大甚，大、泰同。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白虎通·災變》篇：「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周禮·女巫》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

①「二十一，原脫，今據《公羊傳》補。

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桓五年》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漢含孳》雩祭禱辭曰：「萬國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皇朝通典》乾隆二十四年，舉大雩之禮。御製祝文云：「上天仁愛，生物爲心。下民有罪，定宥林林。百辟卿士，供職惟欽。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實臣罪日深。然上天豈以臣一身之故，而令萬民受災害之侵？嗚呼，其惠雨乎！謹以臣身代民請命，昭昭在上，言敢虛佞。」正合古者拜請之義。○盧云：「舊本作『無敢有加也』。劉昭注《續漢志》及《文獻通考》引此皆無『無』字，^①今從之。」與案：^②《御覽》五百二十五有「無」字。^③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董子推《春秋》災異，凡大水，皆以爲陰盛之應。《後漢·五行志》引董仲舒曰：「夫水者，陰氣盛也。《論衡·明雩篇》：『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

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禮也。」又云：「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惟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日食亦然，《周禮·太祝》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灋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通典》四十五杜佑云：「日蝕伐鼓于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強，是以伐鼓于社，云責上公耳。」皆下犯上、「皆」下，疑脫「以」字。以賤傷貴者，○《通典》「傷」作「凌」。官本云：「他本無『者』字。」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

①「劉」上，稿本有「案」字。

②「案」下，稿本有「天啟本重無字」六字。

③「有」上，稿本有「亦」字。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閭，恐人犯之，故營之。」何注：「朱絲爲社，助陽抑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白虎通·災變》篇：「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凌云：「《說苑》作『鳴鼓而懾之，朱絲營而劫之』。」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莊十二年《傳》：「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何注：「禦，禁也。言力强不可禁也。」○盧云：「不畏，二字舊本作『爲』字，今亦依劉昭注改正。」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忘，疑「忌」之誤，猶不畏其難也。《通典》「正」作「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說苑》作「不避」，義同。正陰陽，《春秋》之大義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今以正陰陽之序，則日食之麗於天者，亦攻而脅之，故曰「變天地之位」也。然日爲陽而攻其侵陽者，仍是尊天。亦猶天王雖貴，父母雖親，而絀其不順父母不若於天者，仍是尊親，故曰「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莊二十五年》何注：「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僖二十四

年》：「天王出，居于鄭。」《注》：「不能事母，故絕之言出。」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哀三年《傳》：①「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漢·雋不疑傳》：「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不與念母也。」何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案：《禮·內則》云：「慈以旨甘。」孟子言孝子慈孫，是子之於親，亦可稱慈也。莊元年《注》：「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瞶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正用董義。又定四年《注》論子胥復讐事云：「《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說苑·辨物》篇：「夫水旱，俱天地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

①「三」下，原衍「十」，今據《公羊傳》刪。

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甚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瞶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又案：王充頗駁仲舒攻社之議，見《順鼓篇》。又云：「雨不霽，祭女媧，于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然則仲舒有早祭女媧之議，而今未見。○官本云：「他本無『慈』字，『矣』字。」案：天啟本有，注云：「矣，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傳》，又僖三十年《傳》。又曰：「出境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傳》。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白虎通·三軍》篇：「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何注：「禮，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案：何義亦本《蕭望之傳》。諸葛亮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雖古軍禮，實亦《春秋》法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何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官本云：「他本脫『曰』字。」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

①「禮」下，何注有「兵」字。

則皆非也。審處亦精義之學。是故施諸事則有常變之殊，施諸人我則有仁義之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常義如《易》之不易，應變如《易》之變動。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盧云：「《說苑》『安寧』作『常經』。」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將率用兵者，^①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案：進退在大夫，是有不臣之義。○官本云：「他本無『救』字，又脫『謂將』二字。」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白虎通·喪服》篇：「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此之謂將得其私，「將」字疑誤。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鄆。道生事，○官本云：「他本誤作『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莊十九年》何

注：「先是鄆、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之，往也。○官本云：「他本脫『受』字。道，誤作『遂』。」《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何注：「矯君命以聘，政下移可知。」○盧云：「舊本多『而救』二字。」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又云：「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終軍傳》：「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

① 「率」，稿本作「帥」。

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賦，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詞，何也？「偃窮詘服罪。」案：兩《傳》用《春秋》義，^①魏鄧艾及晉王濬上書自理，並引《春秋》之義：^②「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義俱歸本於忠君。《說苑·奉使》篇：「《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賢相，謂管仲。○盧云：

「挾，本或作「仗」，非。「仗」乃「杖」之俗字。」官本作「仗」，云：「他本作「挾」。」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莊九年，齊桓立。十三年盟柯，十四、五年會鄆，十六年同盟於幽。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僖二年，城楚丘，是救衛也。貫澤之盟，江人、黃人皆至，亦在二年。三年會陽穀，江、黃亦至。貫澤，《左傳》無「澤」字，《新序》亦作「貫澤」。故曰親近者不以言，^③召遠者不以使，^④此其效也。《管子·形勢》篇：「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

① 「用」上，稿本有「並」字。

② 「竝」，稿本作「亦」。

③ 「言」下，稿本有注文「驗之信義非虛言所致」九字。

④ 「使」下，稿本有注文「感之惠而惕以威非空文所使」十二字。

夜行者獨有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僖九年，葵丘之會。《傳》：「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振，與「震」同。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滅弦，在僖五年。伐陳，在四年。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因陳人不欲其師反由己國故也。○盧云：「不納，本或作『不離』，訛。」案：官本作「離」，云：「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天啟本作「納」。俞云：「《周易·否》，九家注：『離，附也。』」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伐鄭，在僖六年。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良，語辭。《左》昭十八年傳：「弗良及也。」《五行志》：「中國其良絕矣。」竝同。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本書《王道》篇以齊欲王天下為譏，與劉義異。孔子未嘗以王齊期管仲，董義釋《論語》為優。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事之委曲未悉，則志不可得而見。故《春秋》貴志，必先本事。《漢書·薛宣傳》：「《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又云：「《春秋》之義，原心定罪。」○《玉海》四十引此二語。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此即後世分首從之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鹽鐵論·疾貪》篇：「《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周秦》篇：「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漢書·孫寶傳》：「《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後漢·梁商傳》：「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潛夫論·斷訟》篇：「《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率，猶「首」也。本直者其論輕。《隱元年》何注：「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鹽鐵論·刑德》篇：「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

① 「新」上，稿本有「劉向」二字。

② 「傳」下，稿本有「云」字。

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是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濤塗不宜執，丑父以賤道待其君，而桓公師不正。○官本云：「執，他本誤作「直」。」魯

季子追慶父，盧云：「《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羊》于「公薨」傳云：「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後慶父欲求人，魯季子不許，於是抗軻經而死。」案：①《漢·鄒陽

傳》：「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②獄有所歸，季子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

親之道也。」《鹽鐵論·周秦》篇：「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當作「若不欲服罪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

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竝用《公羊》義。據下文「或誅或不誅」，是董即以追為誅。

而吳季子釋闔廬。《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

聘。」《傳》：「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

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

兄弟相殺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漢世多引《春秋》斷事，亦以治獄。于定國為廷

尉，迎師以學《春秋》，其風尚可知也。《漢書·食貨志》：

「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詛誹窮治之獄用矣。」似偏主於峻深者。董素不滿平津，故此特加「致審」

之詞。《漢·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卷。《後漢書·應劭傳》：「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

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一百三十二事。《隋志》有《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有《春秋決獄

十卷。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通典》六十九載《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

嶠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

①「案」上，稿本有「與」字。

②「公子」上，稿本及《漢書·鄒陽傳》有「魯」字。

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斷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惕之心。挾杖而救之，非所以欲毆父也。」①《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與尸同。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又《白孔六帖》

引決獄二事。其一：甲爲武庫卒，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藥機，郭絃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以上二論皆或說，②此下仲舒所斷，雖與弩異處，不得絃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簇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藏直百錢者，當坐棄市。其一：君獵得麇，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麇以仁，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麇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義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縱之可也。《治獄書》可見者如此。全書已亡矣。○凌云：「王本『可無』二字倒。」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盧云：「此句本或無『而』字。」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折獄是非，關於政教，故治國者慎言改律。教，政之本

① 「毆」，稿本及《太平御覽》作「詬」。

② 「說」下，稿本有「曰」字。

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獄與教相輔爲用，教號崇禮而獄務容姦，是相反矣。《管子·樞言》篇云：「法出於禮，禮出於治。」司馬遷引董生云：「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君子以其易見也，故尤重之。」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孝子心不忍當，故曰「正」。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見《僖十年》。《白虎通·封公侯》篇：

「《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與弑君同也。」曰：「所聞《詩》無達詁，

《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春秋》即辭以見例。無達辭，猶云無達例也。程子云：「《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

有義，非可例拘也。」案：程子說《春秋》例，與從變、從義之旨合，數語並相傳師說。漢世著述，有統稱所聞者，亦有舉先師名者，如《眭弘傳》稱「先師董仲舒」，《潛夫論·考績》篇稱「先師京君」，《鄭志》稱「先師棘下生」之類是也。所聞，又見《楚莊王》篇。○盧云：「占，本亦作「吉」。官本云：「占，他本誤作「言」。與案：天啟本作「言」。《玉海》四十引作「吉」，凌云：「詩《汎麻樞》作：「《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說苑·奉使》篇引《傳》曰作：「《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困學紀聞》引作：「《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盧云：「疑當作「奉天」。與案：凌本無「人」字，連下「仁人」爲一句，非。本書言奉天者屢矣，《楚莊王》篇云：「奉天而法古。」「竹林》篇云：「上奉天施。」「皆是。蓋事若可貫，以義一其歸。例所難拘，以變通其滯。兩者兼從，而一以奉天爲主，《春秋》所以爲體道盡性之書也。胡安國云：「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于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王道通三》篇

云：「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故奉天者謂之仁人。」盧云：「本或作『易操』。」與案：異操，猶「異科」，所謂無達辭也。○天啟本無「人」字。晉，《春秋》之同姓也。

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三

君：申生、奚齊、卓子。申生雖未即位，有爲君之資，故亦稱君。○凌本「所」上無「之」字。本其所爲爲之者，

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蔽於欲而忘其難。^①《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

徒言君之子而已。○官本「正」作「位」，云：「位，他本作「正」，誤。」與案：從上文作「正辭」是。若謂奚齊

曰代《春秋》責奚齊。「嘻嘻！爲大國君之子，

富貴足矣，何必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傳》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殺未踰年

君之號也。」何注：「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董義探其本，與何畧異。錄所痛之

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者」字

疑衍。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曰：「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天啟本不提行。「不知來，視諸往。」《管子·形勢》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諸今。」^②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今

《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道往事以告來者。揚雄《解難》：「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體天立言，而不能盡其意。所謂「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讀《春秋》者，窺其微以驗其著，庶幾得彷彿耳。故曰：「春秋重贅。」○官本

① 「蔽於」至「其難」七字，原無，今據稿本補。

② 「諸今」，稿本作「之往」。

云：「他本無『故』字。知，作『之』。」弗能察，寂若無。

○盧云：「寂，本或作『宋』，與『寂』同。俗本云：「一作『蒙』。非也。」能察之，無物不在。《司馬遷傳》引董

生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於是。」董子《廟殿火災對》云：「《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妙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案：物，猶事也。下舉用賢一端，最其要者。是

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盧云：「空，與『孔』同。」莊

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

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秦漢時稱生存爲「無恙」。《史記·李斯傳》：「公子高上書云：「先帝無恙時。」《漢·萬石君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內

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

國家安寧。《漢·傅喜傳》：「何武等上言：「忠臣社稷

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本此。○《說苑》作「二十一年」。

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僖公之情

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凌本作

「國益衰危」。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

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

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

由一人推之他國，由他國推之天下，由天下推之萬世，是之謂連貫。故觀於《春秋》，而成敗之迹粲然矣。故天

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

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

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

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秋官·司烜》疏引鄭

釋《鼎》九四義云：「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德。」義與董同。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

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

敗，乃切惛惛於前世之興亡也。不敢斥言今世，

故引前事以儆惕之。《詩》：「中心惓惓。」《傳》：「惓惓，猶「惓惓」也。」《呂覽·慎行論》：「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見莊三十二年《傳》。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見桓二年《傳》。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呂覽·有始》篇：「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案：賢者無左右援助，又不能曲承主歡，是以知而不獲見任。至於危亡之際，小人乘機取利，無所不至，而賢者獨當其厄。古今一轍，可爲慨嘆。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桓二年《傳》何注：「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鹽鐵論·殊路》篇：文學曰：「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楚莊王》篇：「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盧云：「舊本作『豈直弑哉』，誤。」此吾所惓惓而悲者也。《說苑·尊賢》篇：「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內外無患，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

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疑誤。使宋殤公早任孔父，魯莊公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四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王道 第六 凌云：「《史公自序》：『《春秋》善善

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

言本正也。《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立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又云：「魏文侯問元年於吳子，^①吳子對曰：『言國

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治者勿距，^②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晉書·郭璞傳》：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重始。」道，王道也。上「道」字疑當作「正」，承「本正」而言。《對冊》云：「《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程子云：「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王者，人之始也。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注：「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

① 「文」，《說苑·建本》篇作「武」。

② 「治」，《說苑·建本》篇作「至」。

龍下。《白虎通·封禪》篇：「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理統，^①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八表則景星見，^②德至淵泉則黃龍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管子·四時》篇：「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官本云：「他本無「氣」字。」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王者撫有天下，不敢自謂君民，敬畏之至也。《說苑·政理》篇：「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若何而毋畏？」案：畏者，不敢之所由生。伊川程子在講筵說《論語》云：「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與此意相發明。《表記》云：「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鄭注云：「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詞同而義微異。然臣不敢有以歸之君，君復不敢有以歸之

天，其重視民之旨則一，故曰「民貴」。古人之立訓也，與民則曰君尊，與君則曰民貴，各致其道，交成其治。若與君言尊，與民言貴，則其義荒矣。○三王，天啟本作「三皇」，凌本同。《御覽》八百七十一「治」作「理」。什一而稅。宣十五年《傳》：「古者什一而藉。」何注：「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治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教以愛，使以忠，以博愛教之，以忠誠使之。《左》桓六年傳：「上思利民，忠也。」「忠」、「愛」並屬上言。《表記》：「子言虞舜子民如父母，有惓惓之愛，有忠利之教。」敬長老，親親而尊尊，《禮·祭義》：「敬老爲其近于親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強不凌弱。無讒賊妬疾之人。

① 「理統」，《白虎通·封禪》篇作「統理」。

② 「八」，《白虎通·封禪》篇作「文」。

○官本云：「他本『讒』作『強』。」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哺，口中所含食。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韓詩外傳》：「太平之時，無瘡、聾、跛、眇、疴、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公孫弘傳》：「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淮南·原道訓》：「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喪弟之哀，含德之所致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凌本「抵」作「鷲」。案：《儒行》鄭注：「鷲，猛鳥獸也。」抵，與「鷲」義同。故天爲之下甘露，《白虎通》：「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曹植《七啟》：「故甘靈紛而晨降。」甘靈，即甘露。○《御覽》八百七十二引無「之」字。朱草生，《白虎通》：「德至草本則朱草生，木連理。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語又見《公孫弘傳》制語。醴泉出，《白虎通》：「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也。」風雨時，嘉禾興，《白虎通》：「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周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

乎？』後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鳳凰、麒麟遊於郊。《禮運》：「鳳凰、麒麟，皆在郊。」《白虎通》：「鳳凰者，禽之長也。上有明王，太平乃來，居廣都之野。」圜，空虛，《白虎通·五刑》篇：「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圜。」《鄭志》：「圜，秦獄名。」又鄭注《月令》：「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意林·風俗通》：「周曰圜。圜，令。圜，舉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案：《說文》：「圜，獄也。」又云：「圜，所以拘罪人。」是「圜」字亦作「圍」，又與「敵」同。《說文》：「敵，禁也。」圜，蓋獄名，取禁繫之義耳，似無分於周、秦。畫衣裳而民不犯。《虞書》：「象以典刑。」《御覽·刑法部》引《慎子》：「斷其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中世用刑而民不從。」《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所謂畫象，即畫衣裳也。《文選》注引《墨子》：「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初學記》引《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公孫弘傳》：「制曰：『上古至治，畫衣裳，異章服，而民不犯。』」四夷

傳譯而朝。《周禮·象胥》疏：「譯即易，謂換易言語，

使相解也。」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

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古者封禪有

二用。《白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

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

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

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

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梁甫者，泰山旁石

名。^①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

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史記正義》引《五經通義》云：「易

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告太平於天，報羣神

之功，此報告受命之禮也。」《梁書·許懋傳》引《孝經鉤命

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鄭

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堯典》：「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我朝康熙中詞臣曹禾疏請封禪，大

學士張玉書等奏駁，以爲舜燔柴岱宗，非封禪。似失攷。又曰：「五載

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其

事也。此巡守考績之禮也。周衰禮廢，桓公欲封禪而管

仲難之，蓋受命非其時，考績不敢僭也。徒以不敢質言，

故神其說，于是秦漢不學之士遂以爲頌德紀功之名。其

尤者乃以爲祈年求僊之事，而云：「封禪者，古不死之名。」

違古誼矣。董子敘述封禪，列之典禮。《三代改制》篇又

言其尚位、下位、左位、右位之異。蓋知其禮，兼明其儀，

而獨不侈陳神異以阿時主，賢於司馬相如、倪寬遠矣。史

公從董生游，其作《封禪書》首引巡狩事。又引夷吾「受命

然後得封禪」之語，又曰：「巫咸之興自此始。」蓋猶畧知其

意，而以巫寓諷焉。立明堂，宗祀先帝，春秋家宗文

王，是先帝即文王也。以明堂爲文王廟，與許君所引古

《周禮》、《孝經》說同。《詩正義》引盧植注《禮記》云：「明

堂即太廟也。」《藝文類聚》引蔡邕《月令論》云：「明堂者，

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高

誘注《淮南》云：「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竝與董合。案：

孟、荀皆言明堂，是明堂亦今文說所有。或見王莽用劉歆

說，起明堂、辟雍、靈臺，遂謂今文家不言明堂，謬矣。《五

經異義》引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制度，亦言周公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鄭以登言取義於《援神契》，尤出今文

①「石」，《白虎通·封禪》篇作「山」。

說之明證。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白虎通·辟雍》篇：「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
人廟告祖。《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注：「先，謂祖也。」德恩之報，奉先之應也。以天治君，言災異不能廢瑞應。武帝冊亦及之。《漢·藝文志》《易》家：「神輪五篇，圖一。」顏注：「劉向《別錄》云：『神輪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輪之祥瑞。』」是符瑞與災異同為一家學也。《論衡·是應篇》：「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蓂莢、屈軼之屬。」知董子此篇蓋有所本。《尚書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亦聖人言瑞異之證。然而《春秋》不貴者，程子所謂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北魏、宋、齊因之述《符瑞志》，背經旨矣。○先，凌本作「元」。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

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盧云：「飭，舊本作『飾』。」輿案：飾、飭古多通作。《釋名》：「飭，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盧云：「類，戾也。」孔晁注《周書·史記解》：「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如此訓。「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盧云：「盡，本或作『畫』。」盛羽旄之飾，○旄，天啟本作「族」。窮白黑之變。○盧云：「窮，本或作『殺』。」輿案：天啟本注云：「窮，亦作『殺』。」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尚書大傳》：「歸傾宮之女。」《文選》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桀作傾宮，飾瑤臺。』」高誘云：「傾宮，桀作宮牆，滿一傾田中，言博大也。」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云：「紂時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晏子·諫下》：「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是桀、紂竝作傾宮。○天啟本注云：「宮，亦作『害』。」靈虎兕文采之獸。盧云：「靈，疑即《左氏傳》『蓀靈』之『靈』，俗間本空此字，蓋疑其誤也。」孫

詒讓云：「靈當爲『戲』之壞字。戲，漢隸或作『戯』。」見《隸

釋·孫叔敖碑》。俗書「靈」，或作「靈」。見《唐內侍李輔光墓誌》。

「戲」字脫落，傳寫僅存左半，與「靈」相似，因而致誤。」與

案：謂以虎兇文采爲靈奇之物，畜之苑囿耳。《史記·殷

本紀》：「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

野獸蜚鳥置其中。」○官本云：「他本無『靈』字。」以希見

之意，賞佞賜讒。《殷本紀》：「費中善諛好利，殷人

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案：希

見，猶言罕見。「意」字疑誤。以糟爲邱，以酒爲

池。《殷本紀》：「以酒爲池，懸肉爲林。」《正義》：「括地

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

「紂爲酒池，迴船糟邱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爲輩。」孤貧

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殷本紀》：「比下諫紂，紂

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生燔

人，聞其臭，《殷本紀》：「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

法。」《集解·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

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剔孕婦見其

化，《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高誘注：「化，

育也。視其胎裏。」亦見《淮南·本經訓》注。俞云：「見，

當作『觀』。《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

○天啟本作「婦孕」。斲朝涉之足察其拇，斲朝涉

脛，見《偽泰誓》。《淮南·主術訓》：「紂斲朝涉之脛，而萬

民叛。」《俶真訓》：「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水經

注》：「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

「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斲脛而視髓。」○盧云：

「拇，本或作『肘』，亦作『脛』。」與案：天啟本注云：「一作

「肘」，一作『脛』。」案：《易·咸》虞注：「拇，足大指也。」作

「拇」自通，但斲其足而察其拇，^①於理未詳。作「肘」，或

作「肘」之誤文。殺梅伯以爲醢，《殷本紀》：「醢九

侯，脯鄂侯。」無梅伯名。屈原《天問》：「梅伯受醢。」王逸

云：「梅伯，紂諸侯。」刑鬼侯之女取其環。《殷本

紀》：「鬼侯作『九侯』，云：「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呂

氏春秋》：「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注：「聽妲己之譖，殺

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淮南·俶真訓》：

「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高注：「梅伯悅鬼侯之女美

①「足」，稿本作「脛」。

好，令紂妻之。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也。」誅求無已。天下空虛，《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殷本紀》：「紂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者八百諸侯，^①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蒲社災。」哀四年《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注》云：「殷都於亳，武王克紂，而列其社於諸侯，爲有國者戒。災亳社，所以示諸侯縱恣不自警之象，故謹之。」○盧云：「蒲，本或作『亳』，或作『薄』，今依《公羊》哀四年經，後同。」與案：天啟本作「亳」。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力政，猶「力征」。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謂文王。^②文九年《傳》：「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尚書大傳》：「有臣弑其君，孽代其宗者。」《注》：「孽，支子。宗，適子。」不

能統理，更相伐鏖以廣地。盧云：「鏖，與『剗』通。」以強相脅，不能制屬。上不能制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漢·食貨志》：「仲舒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

① 「津」下，殷本、盧本、凌本皆有「之上」二字。

② 「謂」上，稿本有「文」字。

役，目寬民力。然後可以善治也。」臣下上僭，不能

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蝨，沙鹿崩。

《僖十四年》。夏，大雨水。冬，大雨雪。盧云：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一事在

今之正月。若大水，唯桓公十三年在夏，餘皆在秋，然亦

非雨水也。冬大雨雪，《公羊》昭四年經有之，在周正月。

然《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僖十年經：「冬，大

雨雪。」《公羊》作「雹」。疑此正文當作「冬，大雨雹」。昭

三年冬亦有此事。」輿案：此處疑是誤文。《隱九年》：「三

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春秋》時大異也，

不應闕之。疑本作「大雨震電，又大雨雪」。宋高宗紹興

三十一年，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時，

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

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

正用此事。實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僖十六

年》。實霜不殺草，李、梅實。《僖三十三年》。正

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文十年》、《十三年》同。又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文九

年》、《襄十六年》、《昭十九年》、《二十三年》、《哀三年》皆

同。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成五年》。晝

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彗星見于東方，

孛于大辰。盧云：「《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

東方。』此所舉尚未全。」○天啟本「孛於」下注云：「一作

「升」。鶴鵠來巢，^①《昭二十五年》何注：「鶴鵠，猶『權

欲』。」○盧云：「舊本從《左氏》作『鶴鵠』，非。」《春秋》

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文亦見《二端》篇。《漢·

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

震五，山林崩墮二，彗星三見，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

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

有蜮、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晝暝晦，雨木冰，李梅冬

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電霆，失

序相乘。水、旱、飢、蝥、蠹、螟、蠶午竝起。當是時，禍亂

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

①「鶴」，殿本、凌本作「鵠」。

者，不可勝數也。」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亦見《重政》篇。譏天王以致太平。譏天王如求車、求金、錫命之類。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凌本作「大小」。^①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漢書·司馬遷傳》：「余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善惡之著者，進之誅之。其或嫌於惡而有善心，嫌於善而有惡心，亦為表而出之。故有事同而論異，或事異而論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不妨殊。春秋好微而貴志，絕諸本所以杜其漸。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鹽鐵論·刺義》篇：「《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以為宰士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桓五年》何注：「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之稱人，則從不疑也。」會王世子，譏微也。《僖五年》。案：

「《穀梁傳》謂：『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而使世子受諸侯之尊已。』此義蓋與之同。」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傳》：「大夫

無遂事，此其言遂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注：「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刺家父求車，《桓十五年》。武氏、

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王人救衛，《莊六年》。王師敗於賈戎。^②《成元年》。天

王不養，出居於鄭，《僖二十四年》：「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曲禮》：「天子不言出。」

《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疏》：「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鹽鐵論·孝養》篇：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漢書·嚴助傳》：「上賜書曰：『問者闕焉，久不聞問，具

① 「大小」，原誤作「小大」，今據凌本改。

② 「賈」，殿本、盧本、凌本作「賈」。下文同，不一一出校。

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霍光傳》奏曰：「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又見《後漢書·謝弼傳》。○凌本無「不養」二字。殺母弟，《襄三十年》。王室亂，不能及外，昭二十二年《傳》：①「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分爲東、西周，《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於王城。」《傳》曰：「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傳》曰：「東周也。」凌云：「《國策注·大事記》：『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傳》云：『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不即罪，所謂召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盧云：『衛侯朔得罪於天子，天子立公子留，五國伐衛納朔。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而朔仍入於衛，故云不能絕。』與案：何注云：『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

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伐鄭不能從，盧云：「《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何注：『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無駭滅極不能從。②《隱二年》。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逼，僭擬天子。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宣元年，侵柳。昭二十三年，③圍郊。并貿戎爲三。戎執凡伯於楚丘以歸。隱七年。諸侯本怨隨惡，因其所怨，惡怒隨之。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夷猶滅也。不能統理。王者不能統理諸侯，諸侯亦不能統理臣下，紀綱蕩然。臣子強至弑其君父，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有法而不能行，有威而不能行，治天下之具失。○凌本「不復行」作「不得復」。故鄭魯易地，《桓元年》。晉

①「二十二」，原誤作「三十二」，今據《春秋》改。

②「從」，稿本、殿本、盧本、凌本作「誅」。

③「二」，原誤作「三」，今據《春秋》改。

文再致天子。《僖二十八年》。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僖元年，城邢。二年，城衛。十四年，城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隱五年》：「初獻六羽。」《傳》：「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何注：「前僭《八佾》于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言天子之禮也。」本篇下云：「獻八佾。」諱八言六，是公羊家直以魯舞八佾爲僭，雖文王、周公廟亦不得用。《左傳》杜注：「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似不主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之說。季氏舞於庭而孔子譏之，謂僭君而上同天子也。何言前於僭惠公廟，不知所據。殆亦參用文王、周公廟可用八之說，故分別言之。程子《春秋傳》亦云：「書初獻六羽，見前此用八之僭也。」北祭泰山，《禮記·王制正義》：「《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案：《春秋》三望，謂祭泰山、河、海。《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居東國，宜親祭泰山，而上僭天子望祭之儀。參用戴岷隱說。北，疑「望」之剥文。郊天祀地，

如天子之爲。魯之郊禘，《明堂位》以爲成王賜，《祭統》以爲成王、康王賜，蓋皆古文家說。此篇以郊祀爲僭，似不主周賜之說。《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諭止之。竝合。黃震云：「《呂覽》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說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日鈔》五。與案：本書《郊事對》亦言成王令魯郊用騂。僖三十一年《傳》何注：「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白虎通·喪服》篇：「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史記·魯世家》同，是今文家亦有賜郊之說。或初賜時，禮有差等，至其末，遂一切同天子耶？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一，盧云：「劉向云《春秋》弑君三十六，而此云三十二。《東觀記》及《後漢·丁鴻傳》亦皆同。然當以三十六爲合。凌云：「下文《滅國》、《盟會》篇皆誤作三十一。」與案：三十六，合經、《傳》通

數之，見《漢·劉向傳》顏注。《司馬遷傳》引董生說，正作「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詳見《劉向傳》顏注。○凌本誤作「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易》曰：「履霜堅冰，由來者漸。」故《春秋》貶纖微之惡，絕之於蚤。

《春秋》立義

春秋為立義之書，非改制之書，

故曰：「其義竊取。」鄭玄《釋廢疾》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蓋制宜從周，義以救敝。制非王者不議，義則儒生可立。故有舍周從殷者，有因東遷後之失禮而矯之者，有參用四代者，存其義以俟王者之取法制。」②《傳》所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者也。孔子志在《春秋》，但志之而已。」此篇所舉，確為《春秋》特立之義，餘以此慎推之可也。《淮南·汜論訓》：「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立，亦謂立義也。何氏注《傳》輒云《春秋》之制，其實皆義而已。定八年《注》：「定公從季氏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易緯》引孔子語，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太史公自序》云：「周家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進修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義法。」又《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明王道，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竝得聖人之旨。而杜預說《左氏》，以《春秋》多因周公舊例，立義之旨不明，孔子之道不章矣。《論衡·超奇篇》：「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舛意，褒貶誅賞，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程子《春秋傳》「立義」二字屢見，蓋本於此。又程子云：「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斷之以義。此其所以《春秋》作也。」所云「參酌」、「中制」，亦祇是立義耳。語又見《盟會要》、《正貫》等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僖三十一年《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內，③則不祭也。」何注：「諸侯祭境內山川，故魯郊非禮。」案：此與《王制》合。《傳》言祭土，此言

① 「易曰」至「於蚤」二十二字，原無，今據稿本補。

② 「制」，稿本作「而已」。

③ 「山川」，原脫，今據《公羊傳》補。

祭社稷，是釋土爲社稷。土爲本名，社稷其神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桓九年《傳》。《漢書·匡衡

傳》：「《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不得專封，僖元年《傳》。○天啟本無「得」字，凌本同。

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據此則董亦以戎爲衛。何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不得舞天子之樂，隱五年《傳》。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

天子之貴。《翟方進傳》：「《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盧云：「適，與「敵」同。」君親無將，將而誅。莊三十二年《傳》。大夫不得世，《昭

三十二年》。《五經異義》引《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隱二年》何注大同。《白虎通·封公侯》篇：「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左氏》說亦以爲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孟子

告滕文公，亦只言世祿。世祿者，文王之制。按《隱元年》何注：「《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然則譏世卿所以重選舉也。漢魏相論宜損奪霍氏事奏，言《春秋》譏世卿。大夫不得廢置君命。命，字疑衍。文十四年《傳》：「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隱元年《傳》。《白虎通·封公侯》篇：「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光武建武十九年，立東海王爲皇太子，詔云：「《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凌本無「立子」二字。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僖八年》：「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僖二十年》：「西宮災。」何注：「僖公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漢書·五行志》：「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劉向說略同。案：《白虎通·嫁娶》篇云：「適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

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隱七年》：「叔姬歸於紀。」何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鄒人於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又《宣十六年》：「鄒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與《白虎通》前說合。案：①錄之所以廣人類之恩，譏之所以示人倫之正，義可兩存。范甯譏《公羊》以妾母稱夫人為合，不知其譏以妾為妻也。齊桓陽穀之會，固曰「無以妾為妻」，則知春秋時蓋已患此。考《呂覽·當務》篇，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是又不始於《春秋》。殷以此亡，尤可為鑒。其後魯哀立荆母，既致有淫之孫。霍光尊婢顯，亦取滅族之誅。為人君臣者，所以宜知《春秋》也。漢孔鄉侯傳晏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見《外戚恩澤侯表》。《唐律》戶婚亦有以妾為妻條，並與《春秋》義合。天

子不臣母后之黨。《桓二年》：②「紀侯來朝。」何

注：「紀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祖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

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之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歸於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義又見《嫁娶》篇。《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序》云：「后母據《春秋》褒杞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博矣。」《王莽傳》：「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後漢·李固傳》：「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庭議禮，鄭玄言：「天子所不臣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有不臣者，況於后乎？」並用此義。又魏廢帝景元元年，燕王表賀冬稱臣。③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不稱臣乎。」案：廢帝為燕王宇之子，故以稱臣為疑。以古無明文，引此推例耳。親近以來遠，○天啟本「近」作「迎」，無「遠」字。未有不先

①「案」，稿本作「夫」。

②「二」，原誤「六」，今據《公羊春秋》改。

③「冬」下，《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有「至」字。

近而致遠者也。《管子·版法解》：「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天啟本無「也」字。官本「未有」上有「故」字，云：「他本脫「遠」、「故」二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成十五年《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何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諸侯來朝者得褒，○官本云：「他本「侯」誤作「夏」。」邾婁儀父稱字，《後漢·李固傳》：「《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滕薛稱侯，《隱十一年》。荆得人，莊二十三年《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介葛盧得名。《僖二十九年》。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何注：「《春

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也。①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王道之意也。董子以尊內得王道之意，何休遂以為王魯。○天啟本無「也」字。誅惡而不得遺細大，盧云：「但當云不得遺細。而此及上文皆兼大言之者，文便耳。猶言「急」兼言「緩急」，言「無」兼言「有無」是也。」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定四年《傳》：「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復仇。」」②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僖元年《傳》

①「也」，稿本無此字。

②「復仇」，《公羊傳》作「興師」。

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以聖心言之，當與。以王法言，則不當予。故不見於經。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防臣下逼上專恣之漸也。誅細惡以止亂，《春秋》之義，即制禮之意。是故敬君者不蹙馬芻，厚別者勿同橐枷。齊女高節，不轉於同庖。箕子知微，先唏於象箸。此義不明，而治尚簡率，天下之亂，釀於無形者多矣。故曰：「百變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浸稍長至於大。」又曰：「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管子·權修》。夫寢處者一畝之宮，而必欲厚藩垣以資禁衛。則足者數寸之土，而不容墊廣大而致黃泉。知此，而聖人止亂之意幾可論矣。《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誅，猶「責」。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俞云：「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

存亡是一事，其間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於彼。」與案：死，即「誅」也。《玉杯》篇：「今視其比，皆不當死。」與此文正一律，下文「誅亂」又是一事，俞據誤文移之耳。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亂，○天啟本作「誅絕」，凌本同。繼絕，存亡，○官本云：「一作『繼世』。」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此間疑有脫文。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僖四年《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服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不與之而已，未嘗誅也。善其牧諸侯，○盧云：「牧，本亦作『救』。」奉獻天子而服周室，①《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防其逼上之漸，故誅意。錄其尊主之功，故不誅辭。予伯者，《春秋》不得已之苦衷衷也。②後世

① 「服」，殿本、盧本、凌本皆作「復」。

② 下「衷」，據文義疑衍。

有功王室之臣，或遂終於篡竊，知《春秋》慮患深矣。魯

隱之代桓立，隱元年《傳》：「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

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

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以存國爲

主，故許其權。義亦見《玉英》篇。行正世之義。守

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氣，疑「其」之誤。

凌本作「義氣」，亦非。故皆見之，《春秋》見其名，《傳》

見其事。復正之謂也。復正，猶言「反之正」。亦見

《正貫》篇。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

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桓十五年》：「天王

崩。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

狄之也。」何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

衆足責，故夷狄之。」與董說異。孔廣森云：「襄元年，簡王

崩。於時邾婁來朝，鑿剽交聘而不復狄者，亦貶重從同之

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僖五

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甚之者，惡殺親親

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母弟以今君錄，親親

也。今捨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襄二十六年》：

「宋公殺其世子痤。」何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襄二

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何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

失親親也。宋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

行也。不從直稱君者，舉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

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者，年夫有罪。」與案：世

子痤，年夫事不詳《傳》。以直稱君之例推之，則痤與年夫

同爲無惡。莒殺意恢不稱君，則知罪在意恢。《春秋》之

義，貴人道，防亂端，二者並重。義在防亂，則雖季子殺母

兄，亦爲之諱。義在重人，則雖天王殺弟，同直稱爵。《白

虎通·誅伐》篇：「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

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

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直稱君者，甚之也。《白虎通》舉申生爲例，以子無罪者言

也。《康誥》稱「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刑茲無赦。」

則知文王之法，殺子有刑。《後漢·楊終傳》：「《春秋》殺

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坐失教也。」終治公羊學，補出

失教義，是知子弟無罪，父兄不得殺子弟。雖有罪，父兄

抑不忍辭其咎，所以明親親也。聖人仁天下之義，至此而

盡矣。《唐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毆殺者，

徒一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故殺者，各加一等。嫡繼慈養殺者，又加一等。」《明律》改一年半為滿杖，二年為一年。嫡繼慈養殺致失嗣者絞，較唐為重。違教與故殺，律分輕重，得《春秋》意。《宋律》：「父殺子，徒一年。」程子云：「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今律：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杖六十，徒一年。其有刑一也。」《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何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順逆也。」是又可得尊卑等差之義矣。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免罪，謂緩追慶父。見《精華》篇。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輕死之道也。」《白虎通·五刑》篇：「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出，大夫不養，士與遇路不與語，放諸境墉不毛之地與禽獸伍。」○凌云：「殺，當作「弑」。」鄭伯髡原卒於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襄七年《傳》：「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於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

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盧云：「他本從《左氏》作「髡頑」，非。今從程本。」衛人殺州吁，隱四年《傳》：「其稱人何？討賊之義也。」齊人殺無知，《莊九年》。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隱五年》：「衛師人盛。」《傳》：「君將不言率師，舉其重者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凌本「意」作「義」。誅受令，疑當作「誅不受令」。恩衛葆，以正圉圉之平也。盧云：「文疑有誤脫。」俞云：「《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注云：「《公羊》、《穀梁》經、傳皆言「寶」，此《傳》亦言「寶」，惟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注：「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為「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

「采」省，「采」即古文「孚」字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衛葆」，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圉圍之平也」，則其爲俘囚明矣。竊謂字當作「葆」，義當從俘，何注未得斯旨。與案：《金縢》：「無隊天之降寶命。」《魯世家》「寶」作「葆」。《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引孟喜本作「保」。《留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竝「葆」、「寶」字同之證。《漢·五行志》載桓公六年秋螟，仲舒以爲先是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葆，魯受之，貪利應也。俞以「葆」義爲「俘囚」，不合董義。胡安國《春秋》說援「俘厥寶玉」爲說，以合經文。黃震謂「以俘獲爲賂」，然與「正圉圍」句仍未合。當如盧說闕疑。言圍成，甲午祠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莊八年》：「甲午祠兵。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於齊師。」《傳》：「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何注：「諱如久留，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又云：「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案：此所謂不誅辭而誅意也。作南門，《僖二十年》。刻桷，丹楹，《莊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作雉門及兩觀，《定二年》。築三臺，莊三

十一年，築臺于郎、于薛、于秦。新延廡，《莊二十九年》。譏驕溢不恤下也。《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王應麟云：「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新一廡，築一臺，必書之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玉海》百六十。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莊二十八年傳》。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疾始，如疾始滅，譏始不親迎之類。官本云：「他本無『疾』字。」案：亦通。言誅犯始者，所以免人罪戾，絕惡於未萌。故曰「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襄三十年《傳》：「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如齊桓晉文是。《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浹，王道備。」追古貴信，結言而已，追古，即「反古」意。不

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桓三年》。《荀子·大略篇》云：「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襄三十年《傳》。《列女·宋恭伯姬傳》：「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漢書·張敞傳》奏諫皇太后遊獵云：「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藝文類聚》二十三引魏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唐獨孤及議盧奕謚云：「伯姬待母而火死，先禮後身也。」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盧云：「見僖四年《傳》。」亦當并引「西征則東國怨」一句，文脫耳。《凌云》：「曰」上，當有「傳」字。《輿案》：《荀子·王制篇》：「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

也？」又見《呂覽·古樂》篇。桓公曰：「無貯粟，無郭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僖三年《傳》。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僖二十二年《傳》。莊王曰：「莊王」上，當有「楚」字。「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宣十二年》何注：①「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己出征伐，士卒死喪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鄭。」姚鼐云：「杆，蓋「杆」之誤，即「干楯」也。言甲楯不必堅強，欲以德禮勝人。」孔廣森云：「杆，孟也。皮，所以為幣。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王闡運云：「杆，牟也。《禮記》所謂「教梓」，②夏日所用。皮，冬日之服。言出必經時也。」案：孔說為長，姚說迂甚。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

① 「二」，原誤作「三」，今據《公羊傳》改。

② 「教」，稿本及王闡運《春秋公羊傳箋》作「敦」。

從不赦，不祥。盧云：「見宣十二年《傳》。不祥，作「不詳」。何注云：「善用心曰詳。」然「詳」，古亦與「祥」通用，或此書自作「祥」字。」凌云：「祥，詳通作。《淮南·說林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注：「詳，善也。」《爾疋》：「祥，善也。」強不陵弱，齊頃公弔死視疾，成八年《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桓二年《傳》。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見成二年《傳》。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義見《玉杯》篇。太史公《高祖贊》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如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爲文敝矣。秦政不改，反用酷刑，豈不謬乎？」《後漢·張敏傳》：「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竝用《春秋》說。案：文質有以禮言者，有以政言者。孔子筮《賁》而不樂，林放問本而深贊，以禮言也。史公酷刑之說，此篇亡亂之鑒，以政言也。強暴之過謂之文敝，則知寬柔之過謂之質敝，可以得其相救之用矣。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

者亦有焉。以下言不從質之失。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宣十五年《傳》。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勾踐令大夫種行成于吳。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主，天啟本作「王」。卒以自亡，宗廟夷，社稷滅。其可痛也。孫貽讓云：「其，當爲「甚」。」○官本云：「夷，他本作「失」。」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事竝見《史記·吳世家》。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宣六年《傳》。○天啟本本無「之」字，凌本同。漏陽處父之謀，^①使陽處父死。文六年《傳》。及患趙盾之諫，^②欲殺之，卒爲趙盾所弑。^③盧云：「弑靈公者趙穿，此蓋從《春秋》所書。」○官本作「趙

① 「謀」，凌本作「諫」。

② 「趙盾」，殿本、凌本作「趙穿」。

③ 「弑」，殿本、凌本作「殺」。

穿」。弑，作「殺」，云：「穿，他本誤作「盾」。殺，當作「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張斐《律表》云：「逆節絕理，謂之不道。」案：申生雖為自殺，然因獻公而死，故以殺歸之。事見《左》、《穀》及《說苑·節士》篇，畧有異同。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立」下，疑有「故」字。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奚齊、卓子、惠公，至重耳乃定。《淮南·精神訓》：「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幾為秦所滅，事在《僖十五年》。○天啟本無「滅」字，注云：「此下疑少一字。」從驪姬起也。○天啟本注云：「從，一作「徒」，非。」楚平王行無度，○天啟本作「昭王」，非，凌本同。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定四年《傳》。吳王非之。《白虎通·號》篇：「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定四年《傳》。○天啟本「王」作「君」，凌本同。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

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何注：「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桓六年《傳》。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後漢·光武十王·中山簡王焉傳》：「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官本云：「一，他本作「二」。今陳侯恣以身出人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閭里之庸，謂閭里傭作之人。庸，與「傭」同，或稱「市傭」，或稱「里傭」，以地別耳。《史記·敬仲完世家》：「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世家》。《桓十一年》何注：「蔡侯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

①「中山簡王焉」，原作「臨淮懷公衡」，今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改。

佗。」○陳侯，各本竝誤作「蔡侯」，今正。官本云：「他本無「民間」二字。」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妬，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盧云：「此依《公羊》莊十二年傳文。《韓詩外傳》八作：①「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爲一句，無「至」字。此書舊本「至」作「致」，餘與《外傳》同。惡，當音烏落切。今《大典》本有「至」字，自當從《公羊》以「故」字、「至」字句絕。惡，音烏。」俞云：「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輿案：故，作知。至，作致。是。致，屬下讀，於義爲長。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事見莊十二年《傳》。何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

如君南面，臣北面，君西面則臣東面，不同嚮而立。《禮·郊特牲》：「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白虎通·天地篇》：「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相對之義也。」又云：「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左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案：此知古者正朝，君臣皆立。今所傳《周公輔成王圖》可證。坐朝見《荀子》，殆起於戰國人君之佚志與？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他國」下，疑有「君」字，「卑」上，疑有「有」字。閔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謂失其君之尊。有辱之婦人之房，有、又同。俱而矜婦人，俱，謂與同處。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傳》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宣十二年《傳》：「大夫不敵君。」敵，適同。○官本云：「他本「逼」作「過」。」梁內役民無已，○役，天啟本注云：「一作「取」。」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僖十九年

①「八」，原作「文」，今據盧本及《韓詩外傳》改。

《傳》：「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案：《史記·高祖紀集解》張晏云：「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蓋本梁法。」《周禮·地官》：「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先鄭注：「保，猶任也。」《疏》云：「使五家爲一比，則有下士爲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爲罪過。蓋有勸善之意，而無坐惡之條。今逃亡連坐，違周法矣。」五家，當從何注作四家。其一家亡者，不能追坐，故下文云「先亡者封」。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天啟本注云：「屠，一作『從』。」仇讐其民，魚爛而亡，○盧云：「本作『則亡』，《大典》本作『而止』。」與案：《大典》本「止」爲「亡」之誤。則，作「而」，是。今從官本改。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上敘陳、宋、梁三事，文體一律，疑與下爲別一篇文。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目，受晉之

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僖二年《傳》：「虞公終假之道以取虢，還四年，反取虞。」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僖五年》：「晉人執虞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盧云：「此二句見宣三年《傳》，是論祭天地、宗廟之事耳。以證虞事殊不倫，必有舛誤。」與案：二句又見《白虎通·郊祀》篇，自是古語，不必專論祭祀，蓋亦內感外應之旨。《傳》引以見配祖之意。祖者，誠之所及，天則藉祖以達其誠耳。此文亦謂功效之相因，先有欲利之緣，然後有取敗之道。故上云「物不空來，寶不虛出」，下云「此其應也」。《莊子·天運》篇：「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止當爲匹。」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又《則陽》篇云：「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匹而不距。」《淮南·原道訓》：「故從外人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與此處文義正合，不必定屬祭祀言。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

陳、蔡，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句。慮所美，內罷其衆。所美即物女。罷，讀爲「疲」。慮，字疑誤。乾谿有物女，俞云：

《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物謂鬼神。」《東平思王字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物亦鬼。」然則「物女」殆亦鬼神之類。與案：《張良傳贊》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物怪與鬼神對舉，不得即以爲鬼神。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昭十三年》：「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國大怨。○官本云：

「他本「怨」作「怒」。」有行暴意，有、又同。殺無罪臣成然，据《左》昭十三年傳：「靈王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四族人楚，蔓成然其一也。」昭十四年，平王殺之。^①今云靈王殺，與《左》異。《史記·楚世家》：「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集解》服虔曰：「父，蔓成然。」是古文說以爲平王殺也。楚國大慝。慝，憤也。

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左》昭十三年傳：「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

凌本無「父子」二字。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言取之易。○凌本無「而民相愛也」五字。此非盈意之過耶？盈意，猶言「縱欲滿志」。

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凌云：「謂牙與慶父。」與案：見莊二十七年《傳》。《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日食。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弑公。」又：「嚴公二十六年，日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殺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又云：「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劫公。」弟兄子父相殺。莊公殺公子牙，是兄弟相殺。慶父殺子般、閔公，是子父相殺。古者從父與兄弟之子通稱父子。故蕭同姪子，《左氏傳》直稱叔子。《漢·疏廣傳》：「父子竝爲師傅。」^②《蔡邕傳》：「欲陷臣父子。」是也。國絕莫繼，爲齊所存，《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莊公死，子般弑，

① 「殺」上，稿本有「乃」字。

② 「漢」下，稿本有「時猶然」三字。

③ 「傳」下，稿本有「謂廣與兄子受也」七字。

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管子·小匡》篇：「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五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己，謂私心自用，不稽古，不從賢。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莊二十四年》：①「戎侵曹。」《傳》：「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適，與「敵」同。○適，天啟本注云：「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致子胥於死。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據《史記·吳世家》，夫差十一年，子胥死。二十三年，②越滅吳。則去子胥死十二年矣。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

隻輪無反者。○俞云：「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為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段字，析，易疊韻，故「蜋蜴」名「蜋蜴」，而《詩·節南山》：「胡為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為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析」。《張遷碑》：③「陽氣厥析」是也。又或作「析」，《魯峻碑》：「析薪弗荷」是也。析，所竝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為優矣。」與案：《釋文》所引，不似今董子文。晉假道虞，○盧云：「本或重『道』字。」凌云：「下『道』字讀『導』。」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虢，當從《傳》作「郭」。

- ①「年」下，原衍「傳」字，今據《春秋》刪。
- ②「二十三」，原作「三十二」，今據《史記·吳世家》改。
- ③「遷」，原作「選」，今據《張遷碑》改。

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晉。僖二年《傳》。案：此事一篇兩見。○「於」下各本脫「晉」字，今補。《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春秋》之文，非徒爲譏刺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其效以審其原，察其文而修其實，有以得存亡之樞要也。○凌云：「道」上當有「之」字。觀乎蒲社，○蒲，天啟本作「薄」。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僖二十八年《傳》：「何賢乎叔武？讓國也。」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盧云：「詛」字或是「沮」字。凌云：「釋名」：「詛，阻也。」俞云：「詛，當讀爲「作」，言無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臣效忠

而君漏言，以喪其身，則敢言者少，故曰忠道絕。觀乎獻六羽，○天啟本無「獻」字。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陵弱。下有脫文。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妬淫之禍。○天啟本「妬」作「嫉」，凌本同。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盧云：「壤，猶「傷」也。《隱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一曰「壤」與「傷」通。」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佚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傳》：「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

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公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天啟本注云：「窺，一作『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隱三年》：「尹氏卒。」《傳》：「譏世卿，非禮也。」《注》：「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立王子朝，齊崔氏弑其君也，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其職受命者，其，天啟本作「共」，是，凌本同。案：《鹽鐵論·孝養》篇：「《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悉靖」二字，疑有一誤。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朝廷宣示風旨，一秉於正而已。縱一己之欲，與千百之譽，其敝皆足啟民臣輕侮之漸，褻主尊而長亂萌。明王不示人知，非徒爲不可測也，以抑天下之翳凌而圖治安也。《莊子·天地》篇論王德云：「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淮南·俶真訓》：「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不以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與此文意大同。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養其威而不褻，順於理而勿肆，嚴上下之差，定是非之正，道自高，情自善矣。若以智術相勝，使天下有輕量朝廷之思，雖故示不測，而人終得而測之。貌相爲使而情不屬，罔以馭羣倫，保至尊，非古明王之教也。《管子·明法解》：「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莊子·天道》篇：「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淮南·主術訓》：「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竝與此義相發。由此觀

① 「三」，原誤作「元」，今據《公羊傳》改。

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移權於臣則有僭竊之患，移權於民亦啟爭奪之禍。天下有重臣，亦有權臣。天下有賢民，亦有莠民。大權下移，必爲強者所持。良懦無以自立，相忌相殘，而內難以作，民受其殃矣。迨釀亂已深，朝廷即欲制之，勢已去而威令不行，蓋無倖者。故曰：「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本書《保位權》。《管子》亦云：「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無危，不可得也。」《重令》。又云：「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法法》。是以衛侯之結甯氏，祭則寡人。唐世之立節使，遣問軍中。君若贅旒，亂亡相屬，可以鑒矣。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貴賤平等，大亂之由。○盧云：「此篇逐便即言，錯雜無次，疑出後人所采輯。」與案：自「故明王」以下，疑是「立元神」篇文。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四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五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滅國上第七錢云：「此本一篇，不當分。」

王者，民之所往。《白虎通·號篇》：「王者，

往也，天下所歸往。」《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春秋元命苞》：「王者，往也，神之所輪向，人之所樂歸。」案：王，往雙聲，未有民不嚮往而能為王者。君者，不失其羣者也。《周書·謚法》篇：「從之成羣曰君。」《荀子·王制篇》：「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君道篇》：「君者何也？能羣也。」《韓詩外傳》：「君者，羣也。」《白虎通·三綱篇》：「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呂覽·長利篇》：「羣之可聚也，

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案：君、羣疊韻。古者「君」以「羣」為義。故《爾雅》以「林烝」訓「君」字，而自稱曰孤、寡、不穀，又曰余一人。見不敢君民之心，又不敢必天下之羣己，故孫言之。○天啟本無「也」字。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盧云：「舊本作『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誤。與案：『弑君』上，疑奪「春秋」二字。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管子》云：「國之存亡，鄰國有焉。」○盧云：「同羣，本或作『成羣』。」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韓詩外傳》：「草木根莖淺，未必概也。飄風暴雨隧，則概必先矣。」《說苑·建本》篇：「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概也。飄風至，暴雨至，拔必先矣。」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致王人不

能救衛。虞、虢并力，晉獻難之。僖二年《傳》：①「晉獻揖，荀息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虢，②當作「郭」。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一介之衆也。○天啟本「一介」上有「無」字，凌本同。而靈公據霸主之餘尊而欲誅之，○天啟本「主」作「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謂終被弑，見宣六年《傳》。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推盾之心，猶云推赤心置人腹中意。下文云：「所託者誠也。」言嚮使靈公知盾賢而誠用盾，雖載小國之位，孰能亡之？況於據霸主之尊哉。《荀子·仲尼篇》：「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義與此同。彼文楊注不誤，而顧千里以「載」下爲脫之字，誤矣。○官本云：「他本「載」作「戴」。」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吳。見定四年《傳》。所託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僖》二十八年《

何注：「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見僖二年《傳》。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凌本「天下」上有「而」字。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善用人爲羣之本。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不能用賢，由於不能正身，故又咎其素行。孔子告哀公曰：「取人以身。」○盧云：「舊本作「逃莫之救」，少八字，今從《大典》本。」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人伐取之。」《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

① 「二」，原作「二十」，今據《公羊傳》改。
② 「虢」上，稿本有「案」字。

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鄧、穀朝魯，在桓七年。何注：「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案：魯桓弑立，得罪明王，鄧、穀往朝，無賢可知。此篇首言王往、君羣之義，下乃諄諄於用賢，可見君之得民，惟在任賢以輔政，不在徇衆以干譽。賢者，民之標準也。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讐也。一旦之言，紀侯譖哀公，致烹乎周。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莊四年》。衛人侵成，《隱五年》。案：成，當作「盛」，下同。鄭人成，《隱十年》。及齊師圍成，《莊八年》。三被大兵，終滅，降於齊師。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莊十年》。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莊

二十四年》。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莊十六年《公羊》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穀梁》無「公」字，有「曹伯」。《左》無「公」字，無「曹伯」。据此則董所見《公羊》經實與《左》同，今本蓋誤衍。齊桓凡兩會幽，其一在二十七年，莊公嘗往，見下文。十六年之會，公不往，知遺微者。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莊十八年》。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此間似有奪誤。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會者宋、陳、鄭。○凌本無「之」字。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旗獲而過我也。」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公子牙、成弑械。子般、閔公見弑。夷狄之兵仍滅於外。《閔二年》：「狄人衛。」

《僖二年》：「城楚丘。」《傳》：「蓋狄滅之。」案：此處魯、衛參錯，疑有誤文。衛滅之端，以失幽之會。○

官本云：「他本無「失」字。」亂之本，存親內蔽。

「亂」上，當有「魯」字。蔽，疑作「敝」。亂起家庭，是自敝

也。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僖十六年》。①齊

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凌本「齊桓」作「桓

公」。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僖十八年》：

「邢人、狄人伐衛。」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

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

是也。《僖二十五年》。案：以下文義，似不相屬。○

官本云：「衛，他本誤作「魏」。」齊桓為幽之會，衛

不至，桓怒而伐之。三語已見上。狄滅之，桓

憂而立之。魯莊為柯之盟，劫汶陽，《莊十三

年》。魯絕，桓立之。《閔二年》。○官本云：「絕，

他本作「滅」。凌本「桓」作「威」，云：「避宋諱改。」邢、

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

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管子·大匡》篇：「五年，宋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築楚邱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又《小匡》篇云：「桓公憂天下諸侯，天下諸侯稱仁焉。」案：自「齊桓為幽之會」以下，當是別一節文。

隨本消息第九文似與篇名不應。凌云：「《文

選·幽通賦》大家注：②「人之行各隨其命。命

者，神先定之，故為徵兆於前。雖然，亦在人消息

而行焉。天命祐善災惡，非有爽也。」《麻書》：

「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陽生為息，陰

死為消。」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

①「十六」，原作「十八」，今據《春秋》改。

②「大」上，《文選注》有「曹」字。

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哀十四年《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徵。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階此而觀，階，猶「由」也，「因」也。又見《奉本》篇。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先晉獻之卒，○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不屬，別爲一節。文似與《滅國》相類。天啟本「獻」下有「公」字，凌本同。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僖九年》。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乞師取穀。《僖二十六年》。○官本云：「他本無『卒』字。」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晉文公卒，在僖三十二年。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

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於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斐。」《十四年》：「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官本云：「楚，他本作『齊』。」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昭四年》：「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九月，取鄆。」○官本云：「他本『威』誤作『滅』。」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難。《昭公五年》：「公如晉。」○凌本「難」作「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昭十六年，晉昭卒。十五年，公如晉。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十三年》。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季孫隱如見執於晉，並在《昭十三年》。蓋先晉昭卒三年，已有難矣。此間敘次似與經違。吳大敗楚之黨六國於雞父。《昭二十

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見《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傳》：「自昭公二年、十一年、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皆至河乃復，至此而五矣。」以上皆以魯爲主文。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己不自立而事人，鮮足恃者。先楚莊王卒之三年，盧云：「楚莊王，亦當作『楚子旅』。」○天啟本「卒之」作「之卒」。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宣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十八年》：「楚子旅卒。」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襄十一年》：「伐鄭，會於蕭魚。」《十三年》：「九月，楚子審卒。」晉侯周卒一年，《襄十五年》：「晉侯周卒。」盧云：「此六字上下疑有訛脫。」先楚子昭卒之二年，○盧云：「舊本作『之卒年』，訛。」與陳、蔡伐鄭而大克。《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二十八年》：「楚子昭卒。」其明年，楚屈建會

諸侯而張中國。《襄二十七年》。卒之三年，凌云：「三，當作『明』。」諸夏之君朝於楚。《襄二十九年》：「公在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昭九年》。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下當有脫文。楚子卷卒之三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伐吳滅厲，當指其事。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孟子》：「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凌本「四」下衍「十」字。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官本云：「他本無『小』字。」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襄二十四年，會於陳儀，次年再會，齊皆不與。吳在其南而二君殺，襄二十五年，吳子謁見殺於巢門。二十九年，閻殺餘祭。凌云：「殺，當作『弑』。」下同。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

「衛甯喜弑其君剽。」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襄二十七年《傳》：「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衛衍據陳儀而為援。襄二十五年《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人於衛？援君以弑也。」林父據戚而以畔，《襄》二十六年。○天啟本「以」作「已」。宋公殺其世子，《襄》二十六年。魯大饑。《襄》二十四年。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先楚莊王卒」至此，以楚為主文。譬如於文宣之際，○官本云：「他本無「於」字。」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文十四年，齊商人弑舍。十六年，宋弑杵臼。十八年，齊弑商人。子卒，莒弑庶其。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見《宣》元年。○盧云：「《春秋》本或作「斐林」。文十三年《釋文》云：「斐，本又作「斐」。是《公羊》本亦有作「斐林」者，一本作「蜚林」，誤。」與案：天啟本作「斐林」，凌本同。拱揖指搃，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以晉譬楚，言皆乘中國喪

亂，得諸侯歸附。當是時，諸侯之視晉楚，猶隰之有泮，若泛水得涯也。《詩》：「隰則有泮。」鄭箋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案：董引此語，不必定符本義。然鄭箋「拱持」二字，似取於此。《荀子·富國篇》：「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僂搏也。」語意與此同。《議兵篇》作「拱揖指麾」。《淮南·覽冥訓》：「拱揖指麾，而海內賓服。」○天啟本「泮」作「拔」。注云：「一作「濕之有泮」。」

盟會要第十 凌云：「《總目》作「會盟要」。隱元年

《注》：「凡書盟者，惡之也，為其約誓太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境。」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

① 「搏」，《荀子·富國篇》作「搏」。

患。世日積而天下之患多，聖人先除其患，患除而利生矣。《荀子·不苟篇》：「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又《大畧篇》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禍。」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徧矣。言書天下之患詳也。○盧本「徧」作「徧」。今從凌本。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見天下之所以致患，示鑒而已。欲以除患，則撥亂反正之義。○官本云：「他本無『之』字。」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本有善端，先滌其奇衷，然後養育之道正，可以永葆其善。凌云：「『者』字當在『何謂』上。」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官本云：「他本『盟』作『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俞

云：「『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爲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即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與案：修國，疑當作「修之」。君子修之者，聖人之意也。語見莊七年《傳》。率，疑「奚」之誤，言世衰道喪，而後有聚盟之事。桓三年《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隱八年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此云將奚爲者，亦《春秋》譏參盟意也。《僖三年》何注：「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重政》篇云：「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語意正同。或云君子修國，亦通，言君子治國不用此也。是以君子以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六，○天啟本「六」作「一」，凌本同。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相聚而盟，不與弑君、亡國相期也。自君子觀之，患乃伏於彼，微矣哉。語亦見《王道》篇。辭已喻矣，除患之辭已喻，乃進而正

天下。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尚書大傳》：「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白虎通·誅伐》篇同。《春秋漢含孳》：「強幹弱流，天之道。」宋注：「流，猶枝也。」賈誼《陳政事疏》：「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而歸命天子。」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形，疆本幹，弱枝葉之道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竝本《春秋》義。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正世之義，亦見《王道》篇。采摭託意，以矯失禮。采摭古人之行事，貶之褒之，於受者之身無與也。託意微眇，矯來者之失禮耳。善無小而舉，惡無小而不舉，以純其美。舉小善使之擴充，去小惡絕其萌芽。《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語亦見《王

道》及《十指》篇。因其國而容天下，雖有內外之分，而無相殘之見。語亦見《俞序》篇。○天啟本注云：「因，亦作『自』。」名倫等物不失其理。見《精華》篇。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始於除患，終於反正。《荀子·不苟篇》：「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又云：「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天下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故曰：「大矣哉，其號！」大矣哉，《春秋》之名號。○天啟本「號」作「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兩言，謂褒貶管鍵也。《荀子·儒效篇》：「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

① 「疏」下，稿本有「云」字。

正貫第十一 凌云：「《荀子》：『百王之無變，足以

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治天下之大義出於《春秋》。六者之科，六者之愾之謂也。

然後援天端，隱元年《疏》：「天端，即春也。」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本之天，布諸萬物，以貫其理，因而散著其辭於事變。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貴賤之差明則得，否則失，故因得失之所從生而知天地尊卑之義。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論罪本之深淺，定法誅之輕重，宜絕宜續，因而別之。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春秋》立義甚多，尤以辨上下爲亟。語又見上篇。載

天下之賢方，表謙義之所在，方，法也。賢方，猶「賢法」。謙義，即「讓德」。《春秋》首隱公，貴讓是也。○盧云：「天下，舊本作『定下』。『謙義』，本亦作『兼義』。」則見復正焉耳。復正，亦見《王道》篇。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踰，疑作「諭」，言幽隱之與顯明不相諭也，而聖人智究天人，亦可引而近之，以致其密。句中疑尚有誤字。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盧云：「變，《大典》本作『物』。」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幽贊神明，彌綸萬變，故施諸人而不悖。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志生於氣。食，猶「養」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精不可見，於聲驗之。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審其履行之所安，而後能暢遂其形質。○盧云：「形，舊本作『刑』。」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物，事也。本其事，因別其情。故倡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

其情之所憎者也。引其天性所好，謂引之於善。

《淮南·泰族訓》：「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昏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制雅頌之聲，故俗不流。因其甯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天啟本注云：「說，一作『德』。」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有一物即有一理，聖人因其散著而聚之，握其本統以施諸治，則萬物靡不得其理矣。《禮·樂記》：「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訟詠。^①○盧云：「訟，與『頌』同。《大典》本作『頌聲詠』，周本同。」與案：天啟本同。《大典》本。官本云：「頌，他本誤作『訟』，無『聲』字。」《書》曰：「八音克諧，《說文》：『諧』下引《虞書》作『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爲政，○天啟本無「情」字。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凌本「是」作「無」。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下有非者。^②此知本之論，言不明情性，爲政雖勞，天下猶有非之者。《符瑞》篇云：「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天啟本作「天不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盧云：「文訛難曉。」

十指第十二 此篇「六科十指」，何休則用「三科九旨」，殆胡毋生條例別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之要有十指。○官本云：「他本無『之』字。」十指者，事

① 「訟詠」，殿本、凌本作「頌聲詠」。

② 「非」，凌本作「罪」。

之所繫也，○官本云：「他本無「所」字。」王化之所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春秋》重民。《竹林》篇云，「戰攻侵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事發於此而變見於彼，君子不可不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榦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桓十八年》：①「葬我君桓公。」②《傳》：「讐在外也。」何注：「《春秋》別嫌。」原情，弊罪於齊，歸恨於莊，不深責婦人。又《閔二年》何注：「《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義又見前。異同類，蓋謂嚴夷夏之防，自天視之，則人族皆同類也。《春秋》以禮野之故，別而異之，如吳、魯同姓，而鍾離殊會以外之，是其例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俞云：「義者，宜也。言賢才各有宜。」與案：此即《春秋》譏世卿之旨，以見公、卿、大夫、士當論材而官，選賢而用。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近遠雖殊，民情則一。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承文反質，所以救敝。時若質敝，又

合反文。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火由木而生，百物皆本於春。《春秋》首書春，所以正天端也。切刺譏之所罰，③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對策》云：「《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官本云：「則得，他本作「得則」。」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疾滅國則先貶宋、衛之人鄭，治貪鄙則上譏天子之求車，皆正本之意也。《隱元年》：「尹氏卒。」《傳》：「世卿，非禮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內娶也。」何注竝云：「君子疾其末，故正其本。」強榦弱枝，大本小

①「桓」，原誤作「莊」，今據《春秋》改。

②「君」上，原衍「先」字，今據《春秋》刪。

③「刺譏」，凌本作「譏刺」。下同。

末，則君臣之分明矣。《白虎通·誅伐》篇：「誅

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

義也。」《春秋傳》曰：「季子殺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

母兄，君臣之義也。」《後漢·宋意傳》諫寵二王云：①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意

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與案：《春秋》作於封建之

世，而兢兢天澤之辨，蓋聖人已燭其敝矣。《傳》開章言

大一統，不主封建自明。李斯以制諸侯為不便，實原《春

秋》說。漢初懲秦孤立之敝，而欲復古。至文帝終采賈、

晁諸人說，漸削諸王。蓋強幹弱枝之旨，固人主所樂聞。

尾大不掉之敝，亦趨勢所必至。是以兩漢封建，卒不復

行。唐與明偶一行之，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故曰「春

秋》幾君子之前觀」也。《左》桓二年傳引師服亦云：「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其他篇亦屢及此旨。賈逵條奏

《左氏》事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而

已。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強枝，②勸善戒惡，

至明至切，至直至順。」所謂同《公羊》者十有七八也。

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

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

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政化所施，得其歸要。

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

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

董子數五行始末，木主春，故云四時相受而次。切刺

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

矣。天之所欲，順民而已。惕災修行，民受其福，是天

意得行。統此而舉之，○官本云：「他本「行矣」下

有「切譏次之」四字，無「統此」二字。」仁往而義來，

《仁義法》篇：「仁謂往，義謂來。」德澤廣大，衍溢

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

說《春秋》凡用是矣，③此其法也。

說《春秋》凡用是矣，③此其法也。

①「宋」，原誤作「宗」，今據《後漢書·宋意傳》改。

②「強」，《後漢書·賈逵傳》作「弱」。

③「凡」上，殿本、凌本有「者」字。

重政第十三 第一、二節似與篇名不相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義見《玉英》篇。

能說鳥獸之類者，○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文不類，別爲一節。非聖人所欲說也。博物之

學，聖人雖知之而不欲說。《孔叢·雜訓》篇：「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義，雜說不與焉。』」案：孔子學《詩》，亦云「多識」，蓋視爲餘事，不侈浩博。觀《古今注》所載芍藥、蟬蟻之答，《論衡》所紀識重常之鳥，知董未嘗以博物爲非。程子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亦畏其得小而遺大也。○官本云：「他本無『欲』字。」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理，猶分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其分別之大要也。若爲仁，若爲義，施之各有其處，是分科條別也。仁與義亦有相濟之用，故又必貫其所附。「貫」上，疑有脫字。或云「科條即條例」，似非。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別是非於微眇。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盧云：「傳，疑當作『傳』。」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此教人治經之法。掇拾煩碎，所謂能說鳥獸之類，不急之言耳。以此爲教，尚惑後進，況於附合經術，造詞荒誕，以淆亂觀聽者哉？《荀子·天論篇》：

「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韓詩外傳》大同。《孔叢·嘉言》篇：「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宿說，非所聽也。惟智者不失理。」徐幹《中論·治學》篇：「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求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故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攷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於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通，費日月而無成功。」並與此旨相發。至董子非不尚訓詁，如仁人、義我、君羣、王往、性生、心枉，皆以形聲說之。《質文》、《執贄》、《深察名號》等篇，亦未嘗非名物，實皆以明義理爲歸，累於後人之徒以章句訓詁爲事者。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此似用《孟子》義。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博物

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此經謂《春秋》，傳爲門弟子所傳述之義，《公羊》其一也。後人多列經名，則有以傳爲經者矣。互見《玉杯》篇。定元年《傳》：「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讀爲經，①傳謂訓詁。」○《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鴻儒。」疑是此篇中脫文。《論衡·超奇篇》亦云：「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棄營勞心也，也，字疑衍。句中尚疑有誤字。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自錄，言自省錄。意漢時經師已有以不急之言說《春秋》，失聖人意者，故諷之如此。

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所謂正命，與下隨、遭爲三命。○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文不類，別爲一節。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盟會要》篇：「天下無患，然後性可善。」即此旨。○官本云：「政，他本誤作『致』。」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

①「爲」，稿本及何注作「謂」。

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遭世不辰，哀時懼變，人不能自遂其生。《說苑·政理》篇：「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孫弘對策云：「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古之歌詠盛治者，必曰物極其性，人永其壽。《莊子·列禦寇》篇：「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祭法》疏引《援神契》作「有受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何氏《膏肓》作「摘暴」。《祭法》疏作「摘」。有隨命以應行。《膏肓》作「督行」。壽命者，上命也。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水襲邑是也。冉伯牛危行正言，而遭惡疾。《論衡·命義篇》引《傳》言三命為正命、隨命、遭命，說畧異。《潛夫論·論榮》篇：「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卜列》篇：「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後漢來歙中刺，光武賜策曰：「遭命遇害。」此所云「隨」、「遭」即所云「隨命」、「遭命」，言政不齊則得其正命少也。盧云：「絕屬，猶言「絕續」。」

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亦，字疑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以下文不相類。《隨本消息》篇「顏淵死」至「命矣夫」一段，疑是此類文。

撮以為一，○各本不提行。今別為一節，①上當有脫文。進義誅惡絕之本，見《王道》篇。義，疑作「善」。之，與「其」同。而以其施，謂以《春秋》之教施之。以，字疑有誤。此與湯武同而有異。○官本云：「他本無「同」字。」湯武用之治往故。湯武治其人之身，追其既往。《春秋》則明王法，治來者，絕惡以復性。○官本「往」作「仁」，云：「他本作「往」。一凌本同。以仁字絕句，似非。《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失」上疑有「以」字。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而明，深而切

①「今」下，稿本有「以與上文不類」六字。

矣。知其失天下而使諸侯大亂之故，然後能因其失而矯之。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六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服制像第十四 ○《御覽》三百五十六、《黃氏日

鈔》引「像」竝作「象」。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禮之所爲興也。《荀子·禮論篇》：「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盃，^①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雕琢刻鏤，^②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棖狼，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史記·禮書》同。程子云：「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文章物采以養其目，威儀以養其四體，舞蹈

以養其血脈。今之人只有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適，官本作「食」，云：「作「適」誤。」案：食，義較隘，今改從天啟本。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玉海》

云：「《輿服志》注、《通志》竝引此語。」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古者士夫必佩刀劍，唯庶人則否，見《賈

子》。《周禮·攷工記》：「桃氏爲劍，身長五其莖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宋李公麟畫孔子弟子象，多攜長劍。

《韓非子·問辨》篇：「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

漢世猶存其制。《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思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

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

備，不可以已。」韞之在前，赤鳥之象也。《說

文》：「市，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

市，諸侯赤市，卿、大夫赤市，二字据段補。蔥衡。」篆文

「市」作「韞」。又「韞」下云：「韞也，所以蔽前者，以韋下

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緼韞，再命赤韞。」鄭

①「盃」，《荀子·禮論篇》作「香」。

②「雕琢」至「目也」，《荀子·禮論篇》在「養鼻也」下。

注《禮》云：「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韞，盧本作「韞」，云：「韞，即「蔽」。蔽，蔽膝也。舊本訛作「鉤」。今以《黃氏日鈔》校改。」凌本作「鉤」，云：「盧改非。《詩汎歷樞》：「古者劍在左，刀在右，鉤在前。」與案：凌說非，盧據《日鈔》亦誤，字當爲「韞」。今據《續漢·輿服志》注、《玉海》百五十一引改正。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赤鳥，玄武，皆依方位而名。赤鳥，即朱雀。《月令章句》：「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玄武，龜蛇之質；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盧云：「然不，即「然否」。下「然」字疑衍。《玉篇》：「博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俞云：「下「然」字，後人誤加。《荀子·哀公篇》：「性情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亦衍「然」字，失與此同。」與案：《白虎通·爵篇》《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古者服以學別。《莊

子·田子方》篇：「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撝笏。」竝與此可參證。竊又疑古者士服本無定制，故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說苑·善說》。宋鉞、尹文作華山之冠以自表，魯哀公見孔子鄉服即詫以爲儒服。而《大戴禮·哀公問》載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撝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蔴屨，杖而歆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荀子·哀公問》意大同。此儒服異于常服之證。子路雞冠緞佩，而孔子道之儒服，以消其勇鄙，《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遂爲大賢。《鹽鐵論·殊路》篇：「大夫謂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不知被服其外，亦所以制其中也。」《莊子》言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譏爲大穀。而《說劍》篇又以短後之衣爲劍服，與儒服別。許行被褐織席而談竝耕，孟子辭而距之。《吳子》首篇云：「吳起

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服之有取如此。漢高辱儒，叔孫通乃變儒服而服短衣楚製。本傳。諸客之冠儒冠者，高祖至解冠溲溺，蓋輕儒則竝惡其服。武帝時董生諸人出，儒術始尊矣。于是士夫褒衣博帶，被服儒雅。而文學與大夫以儒衣儒冠互相刺譏，見《鹽鐵論·刺議》、《利議》等篇。大夫譏文學竊周公之服，是以儒服本周公也。壽王以八百石服儒衣而作祿言見効矣。見《漢書·律歷志》。《漢書·匡、張、孔、馬傳贊》亦云：「蔡義等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然則漢世儒服仍有異矣。程伊川愛衣阜，或博褐細襖，又嘗自製紗巾，其後詆伊川學者，謂其大袖方頂，可見其服亦有異處。○天啟本注云：「一作『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禮記·曲禮》：「後玄武。」《疏》云：「軍後須殿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御覽》六百八十四引無「有」字、「也」字，《初學記》二十六同。其像在後，○天啟本「後」作「右」，注云：「一作『後』。」凌云：「作『後』是。」與案：《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八十四引竝作「後」。其服反居首，○《御覽》六百八十四作「反居首者」，無「其服」二字。《初學記》二十六無「其」

字。武之至而不用矣。用，宜作「害」。甲以禦侮，是即用矣。不害，謂不害物也。《執贄》篇云：「義而不害。」《哀十四年》何注「說麟」云：①「設武備而不害，所以爲仁也。」正此義。古書「害」、「用」多互誤。○《御覽》六百八十四「矣」上有「者」字。聖人之所以超然，○官本云：「他本無『之』字。」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盧云：「三句後人妄竄，②刪之，文義乃得通貫。」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御覽》三百五十六「拒」作「距」，「故」作「固」，無「聖」字。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言徒有勇武者，見君子之服，消其悍志。○凌本作「武勇」。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桓二年《傳》。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

- ① 「四」，原誤作「五」，今據何注改。
② 「竄」下，盧本有「入」字。

僖二年《傳》。晉厲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盧云：「中國，國中也。」凌云：「寢，臥也。」與案：「於《春秋》下數語，疑是後人屬人，此篇自說服制，不關《春秋》。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劍。凌云：「原注：搢，一作『晉』。說，一作『稅』《樂記》鄭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猶插也。」《釋名》：「笏，勿也。君有教命，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禮記》鄭注：「賁，憤怒也。」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天啟本「搢」作「晉」。安在勇猛必在武殺然後威。^①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官本「矣」作「哉」，云：「他本作『矣』。」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

起，亦未可與論裁異也，○凌本「本」作「分」。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盧云：「聖人所獨立也」數句，與上不相承接。又引《論語》語，其爲妄竄竝顯然。^②與案：「雖欲」三句，妄竄無疑。「獨立」二字，疑文誤耳。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檀弓》疏推鄭君義云：「伏羲以下，女媧以十二月爲正，神農以十一月，黃帝以十三月，少昊以十二月，高陽以十一月，高辛以十三月，堯以十二月，舜以十一月，夏以十三月，殷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是三王之相承，若循環也。」所謂「迎來而

① 「在」，殿本、盧本、凌本作「任」。

② 「竝」，盧本作「益」。

受」。漢初承秦，繼周十一月，而以十月爲歲首，失其序矣。《文選·典引》注：「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三月爲歲首。」是也。三，今本誤作「二」。

故聖人能繫心於

微而致之著也。《白虎通》：「正朔有三何？本天

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三微者何？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此推之正朔，以明微著之義。」《漢書·律

曆志》：「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易乾鑿度》云：

「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①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錢

云：「自『是故《春秋》之道』以下，似《玉英》篇論元年脫文。」說見前。故書日蝕、^②○天啟本「故」作「然」。

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雹，天啟本、凌本作「雪」。案：此疑是誤文，說在

《王道》篇。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亦見《王道》篇。是小者不得大，

微者不得著，因其小者、微者謹之，不使大且著。

雖甚末，亦一端。慎之則爲末，不慎則有人事之變，尋至著大，故孔子以此爲驗，謹而志之。○天啟本注

云：「雖甚末，一作『其本末』。」官本云：「他本無『一』

字。」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

貴微重始，《春秋》之大義也。以，疑作「謂」。○官本云：「他本脫『微』字。」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

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此最得聖人志裁異深意。程子云：「大

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因盡廢之。」與

案：觀此數語，則可無疑于漢儒矣。○官本云：「他本

脫『貴』字。」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

①「即」，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下句同。

②「故」，殿本、凌本作「然」。

③「鸛」，殿本、凌本作「鸛」。

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白虎通·災

變》篇：「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說苑·敬慎》篇：「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輿案：《必仁且智》篇「其大畧之類」一段與此篇文相類，說詳彼篇。

符瑞第十六 此篇文似未全。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對冊》云：「天之所大奉使之

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案：《左傳正義》引孔舒元《公羊》「西狩獲麟」傳，本云：

「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今本無此文。

《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則以孔子爲《春秋》者，禮修以

致其子，故麟爲孔子瑞。陳欽說以爲孔子立言之應，從《左氏》說。尹更始劉向等說以爲吉凶不竝，災瑞不兼，

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復爲漢瑞，知應孔子而至。哀

十四年《左傳正義》。《說苑·至公》篇：「孔子退而修《春

秋》，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論

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麟。』」儒者說之，以

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蓋漢初學者以《春

秋》當一代之治，故謂獲麟爲受命作《春秋》之符。其後

因端獻媚，緯書傳會，乃云獲麟爲庶姓劉季受命之符。

如何注言獲者以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

之類是也。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

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又《駁異義》云：

「賤者獲之，則知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

於周將亡，事勢然也。」鄭參用古，今文說，亦不免有篤時

之惑矣。程子云：「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

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但因麟而發耳。」案：《說文》：

「麟，大牝鹿也。」《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

「謂鹿皮冠。」《禮》注所謂「麟皮鼓郊天」，亦爲鹿皮鼓耳。

西狩所獲，當作「麋」，四靈之一。○天啟本「至」作「致」。

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

義。明王者改制，不易道義，詳《楚莊王》篇。聖人不見

用於時，乃以治世之道託乎《春秋》，即其正不正之間以見義。劭公乃謂「託王于魯而黜周」，不知董固明云「一統乎天子」矣。沿其流者，甚且謂「三代之制亦皆託也」，不已悖乎？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崔述謂：「《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其說最確。蓋當是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而《春秋》爲之褒譏貶絕，明得失貴賤，反之乎王道，即行事以治來世，是故《春秋》亦憂患之書也。《文中子》：「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春秋》法古而奉天，始於除患，終於反正，義亦見《盟會要》篇。百王之道，謂五帝三王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之類。或云：「百王謂後世之王。」亦通。○官本云：「務除，他本作『除務』，脫『患』字。」博得失之效，而攷命象之爲，命，謂天命。象，謂天象吉凶。○官本云：「攷，他本誤作『攻』。」極理以盡情性之宜，極

理，猶言窮理。則天容遂矣。體天心，故天容遂。天容，又見《人副天數》篇。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錢云：「三句不知何篇之文脫在此。」

俞序第十七 凌云：「俞，答也。」與案：此篇說《春

秋》大旨，蓋亦自序之類。董子元書散亡，藉此窺見著書次第，得其用心，讀者當寶貴之。○天啟本作「俞予」。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天啟本注云：「探，一作『深』。欲，一作『始』。」萬「下衍」物「字」。與案：探，疑「援」之誤。援天端，又見《正貫》篇。「正」字當在「王公」上。正王公之位，先言「王正月」，而後「公即位」是也。欲，當從一本作「始」。《隱元年》何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又云：「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

至於庶人，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得失之義定，後人有所則象，而賢才出焉。哀十四年《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故引史記，所謂不修《春秋》也。《隱元年》疏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王公，疑緣上而誤，當作「見王心」。《隱元年》何注：「《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見，或「刺」之誤耶？○凌本「見」作「序」，云：「王本誤作也。」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對冊》云：「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案：行事，猶「往事」，後人多誤解。詳見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陳湯傳》。王應麟云：「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覽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困學紀聞》六。案：王以行事為實行其事，未得漢詰。此言聖人因衰世往事，加以明王致治之深心，是故世衰而文自治。○天啟本注云：「一無「曰吾」字。」盧云：「「乎」字當如後文

作「吾」。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空陳古聖明王之道，不如因事而著其是非得失，知所勸戒。《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趙岐《孟子題詞》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程子《春秋傳》云：「《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又云：「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胡安國云：「孟子曰《春秋》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以為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此解「行事」，亦誤以為「實行其事」。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孔廣森云：「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

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官本云：「他本脫『明』字。」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①《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堅定，字子中。」《索隱》引《家語》：《通典》引《史記》竝作「公肩」。蓋復姓，當即此人。

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公扈，疑亦「公肩」之誤。又昭三十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此當別是一人也。^②切，謂切於人事。○盧云：「資，本或作『賢』。」與案：官本作「賢」。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凌云：「殺，當作『弑』。」下同。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

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太史

公引董生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勿見，後有賊而不知。」蓋述子夏語。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官本云：「之，他本作『子』。」故或脅窮失國，擯殺於位，一朝至爾。○凌本「擯」作「擒」。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說苑·君道》篇：「《春秋》作而後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大末小，不能相使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盧云：「《漢·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名碩，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凌云：「王充《論衡》：『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

① 「資」，殿本、凌本作「賢」。

② 「此當」至「人也」，稿本作「未知即此一人否」。

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據此則世子周人，而《藝文志》注作陳人。」○凌本作「聖王之道」。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畧人，俞云：「下文有故子夏言、子池言，則此文『予』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奪誤，難以盡通。」孫詒讓云：「此篇文多難通，似是董子著書之序，若《淮南子·要畧》及《法言·自序》之類。後云故次以天心，又云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云云，又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云云，又云故善宋襄公云云，又云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又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皆述其文先後序次之意，惜今篇第缺互，無可推校耳。」與案：孫說是。因其國而容天下。語又見《盟會要》篇。略人容天下，所謂恕也。詳己而先治其國，自厚之謂也。己不自治，則無以治人，何容之有？《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仲尼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未知即此人否？《集解》：「鄭玄曰：『楚

人。』《家語》云：「衛人。」《孟子》注云：「趙人。」案：唐宋封爵，從鄭作楚人。趙公孫龍談堅白者別一人。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上無王則姑取霸而美其安尊，^①亦以見尊王之旨。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春秋》之旨，以仁為歸。仁者，天之心也。《呂覽·不二》篇：「孔子貴仁。」本書《王道通三》篇：「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豫防，仁之至也。又見《仁義法》篇。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鹽鐵論·刑德》篇：「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官本云：「他本『邇』作『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親攘竊之國，使吾民潛移外化。或且據以為利，而患莫大於此。不愛民之漸乃

①「安尊」，稿本倒作「尊安」。

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仁、禮、信、義，所謂王化者與？」《春秋》撥亂反正，去詐歸仁。王者不可見，苟足見王心者，已貴之矣。故持其極端，以爲雖敗而不可改此道，《傳》以爲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不以成敗論也。故曰：「矯枉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時嚴安輩習《春秋》，類以五伯功利爲賢，惟董子勤勤於王化，劉向稱爲王佐者以此。《淮南·泰族訓》：「弘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太史公《宋微子世家贊》云：「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缺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竝用董義。此蓋仁之至盡，聖人之極思也。然非其時而用之，則梅福所謂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耳，其究足以亡國。若宋徐禧之敗于西夏，又其失之顯者耳。《傳》二十二年何注云：「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

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輿謂能足以自治，智足以防患，而後可以言宥物之仁。此《春秋》言治次第也。貴宋襄者，蓋節取之。故子夏言《春秋》重人，○官本云：「他本脫『子』字。」諸譏皆本此。《春秋》之譏多矣，本在重民。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隱元年》何注：「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莊七年《傳》：「一災不書。」何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陳湯傳》劉向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韋玄成傳》：「《春秋》棄桓之過，而錄其功。」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宣十二年》：「葬陳靈公。」《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天啟本注云：「一無『時』字。」失王道之

體，○天啟本無「道之體」三字。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故緣人情」，天啟本作「孔子曰故因行事」。官本作「故因行事」，云：「他本脫『道之』下七字，誤衍『孔子曰吾緣人情』七字，今校正。」與案：盧本作「故緣人情」，今從之。竊疑「故緣」下十六字竝衍文。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隱元年》何注：「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見褒賞之法。」《莊十年》注：「《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爵稱國氏人名字之例，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類也。」程子云：「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因成知順，桓文是。因敗知逆，魯莊、晉厲是。亦有因敗而得其順者，宋襄是也。假位號，因成敗，此聖人作《春秋》之意。因故事以明王義，事不虛而義則博貫。凡以維綱紀，定是非，始于止亂，終于致治。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

遂，^句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羸粗，終於精微，由大惡進於小過，則惡絕矣，乃可言赦。有大惡則小過不暇責。○盧云：「別本作『羸糲』，非也。今從周本。粗，音才古切。《論衡·正說篇》云：『畧正題目羸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莊子·則陽》篇，《釋文》引司馬云：『鹵莽猶羸粗也，亦作羸糲，與粗音義同。』《漢·藝文志·敘數術》云：『庶得羸糲。』何休《公羊》隱元年注：『用心尚羸糲。』《文四年》亦同。何休之說，即根據於此。」與案：天啟本作「粗糲」。莊十年《傳》「糲者曰侵，精者曰伐」。何注：「糲，羸也。精，猶精密也。」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成十五年》：「會吳鍾離。」《傳》何注：「至于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潛夫論·德化》篇：「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亦譏二名之意也。定六年《傳》：「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何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隱元年《注》：「于所

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羸穢，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畧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畧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案：王莽用《公羊》說，禁人二名，東漢時猶循之。

離合根第十八篇目似與文義不應。互見《天地之行》篇。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易》：「雲行雨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荀子·天論篇》：「不見

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盧云：「疑衍『所』、『爲』二字。」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韓詩外傳》：「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汎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不以一己喜怒爲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乘，因也。百官備具，因以爲治。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淮南·主術訓》：「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御覽》七十六引《慎子》云：「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凌云：「《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注：「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心不自

慮而群臣效當，《晉語》注：「當，猶任也。」《淮南·

說林訓》高注：「當，丁浪反。猶實也。」二義竝通。故莫

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

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以臣道比地道，原

《易·文言》。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

險易、堅栗、剛柔、肥臞、美惡，累可就財

也。盧云：「財，與「裁」同。」○天啟本注云：「一無

「累」字。」官本云：「他本「栗」誤作「要」。」故其形宜

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

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

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長，

《管子·乘馬》篇：「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

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又《君臣》篇

云：「明主之舉其下，盡知其短長。」又云：「有道之君執

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

役其上。」李斯告二世云：「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以主獨制

本注云：「短，一作「所」。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

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財

也。天啟本注云：「一無「形」字。」案：一本是。「宜」

下當依上文有「不宜」二字。臣之短長可得而財，猶地之

宜不宜可得而財也。《荀子·天論篇》：「所志于地者，

已見其宜之可以息者矣。」宜，謂「土宜」也。

立元神第十九與《離合根》大旨同。

君人者，國之元，元，與「本」同。發言動

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

天下人心向背，即人君發言之榮辱。《易·繫詞》：「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失之豪釐，

駟不及追。《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差以豪

釐，謬以千里。」○天啟本「豪」作「毫」。故爲人君

①「作」下，盧本有「所」字。

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莊子》：「何居乎？形固可使爲槁木，而心可使爲死灰乎？」《淮南·道應訓》：「形如槁骸，心如死灰。」形如委衣，《呂覽·開春》論：「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淮南·原道訓》：「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案：委衣，但陳衣而已，言其無爲。《文選》任彥昇《爲蕭楊州薦士表》注引《列仙傳》：「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委裘，與「委衣」義同。安精養神，寂莫無爲。○凌本「莫」作「寞」。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數語當出古道家。○盧云：「響，周本作『嚮』，古通用。」與案：天啟本作「響」。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謀賢，所謂謀及卿士。考衆，所謂謀及庶民。《管子·君臣》篇：「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①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

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得其心徧見其情，○官本云：「徧，他本作『徧』。」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前占其後。」《潛夫論·考績》篇：「百郡千縣，今因其前，以謀其後。」計其蓄積，受於先賢。考其所積，證其受於先賢之道爲淺爲深，或合或否。釋其讎怨，視其所爭，《文王官人》篇：「小讓而好大爭，隱于仁質也。」差其黨族，所依爲臬，盧云：「臬，本一作『宗』，『宗』與『爭』協韻，疑是。」與案：天啟本注云：「一作『宗』。」《論語》：「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據位治人，用何爲名，疑有誤字。何，或當爲「言」，謂因所言以爲名，而責其實也。《考功名》篇云：「擊名責實，不得虛言。」《管子·心術》篇：「督言正名，故曰聖人。」《韓非·二柄》篇：「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

① 「與民爲一體」，原脫，今據稿本及《管子·君臣》篇補。

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悅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云：「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又云：「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天啟本注云：「何，一作「荷」。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對冊》云：「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與此義異。說見《考功名》篇。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內外，猶表裏。《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此開闔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以上言察士官人之法，疑皆古語。君人者，國之本也。○《後漢書·酷吏傳》注引無「人」字。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

本，崇本則君化若神，○官本云：①「他本脫下『崇本』二字。」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說文》：②「兼，並也。」案：兼人，猶言包容萬彙。○《後漢書·酷吏傳》注引「則」下無「君」字。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古人之於民，非不爲之謀生計也。《地官》言教民，而兢兢于山林陵麓之事。朱子所謂「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著」是也。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

①「官本」至「二字」十一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②「說文」至「萬彙」十四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說苑·修文》篇：「《傳》曰：『觸情縱欲，謂之禽獸。』」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民生而有欲，聖人範之以禮，爲之立父子、兄弟之等以致其嚴，爲之冠昏以厚其別，爲之喪祭以致其哀，所以防其縱而暢其情也。苟從欲之所極，則食色視爲性成，檢閑苦爲多事，違禽獸焉不遠。家無良子弟，君亦安得有良民臣哉？故政教之本，必在家庭。庠序之義，首申孝悌。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其君枕塊而僵，凌云：「《國語》：『野人枕塊以與之。』」注：「塊，璞也。」《國策》注：「僵，僨也。」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治在重本，故孝悌禮樂，視之與衣食同。如越句踐、商君輩專重衣食，淪於無教，雖號稱驟強，究不可終日矣。《淮南子·覽冥》篇：「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語意與此同。此「分」字疑「界」之誤。介、界同，隸書介、分相似，傳寫易混，故書傳多分、界互譌。說見王氏《雜志·淮南

繆稱》篇。○天啟本「裹」作「裏」。明主賢君必於其信，信，實也。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共，讀曰恭。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漢初孝悌與三老力田並置鄉官，而孝與悌賞賚有別。文帝賜孝者帛人五匹，悌一匹。武帝賜孝者帛人五匹，悌三匹。是其表異之處。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開闢，謂墾治荒曠。立辟廡、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盧云：「明以，他本倒。」感以禮樂，禮樂，非強人之具，所以作其善心，起其佚志，故云感。所以奉人本也。凌云：「《大戴禮》：『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祀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邦，疑「君」。雖野

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以天治君，賞罰君者天也。民視聽，即天視聽。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君采衆謀於下，而決機要於上，若爲國之證驗而已。盧云：「證，疑本是『徵』字，宋人諱避改。」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①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常使下竭竟其情。故能爲之上也。《淮南·主術訓》：「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慎子》云：「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

體國之道，○天啟本不提行，凌本同。在於

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君不能自尊自神。任賢同心，則百事舉。

天積衆精以自剛，凌云：「《淮南子》：『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呂覽·季夏紀》：『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白虎通·封公侯》篇：『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鹽

①「不」下，凌本有「得」字。

鐵論·相刺篇：「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强者，非一賢之德也。《鶡冠子·道端篇》：「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不獨爲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南有嘉魚》鄭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云：「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計及天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隱元年》何注：「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凌本「治」作「制」。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管子·心術篇》：「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之，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韓非子·難二》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

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非無聲、形也，以臣言爲聲，臣事爲形，故人君若神耳。案：聲之不聞，疑當作「不聞其聲」。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王道篇》：「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管子·心術篇》：「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管子·九守篇》：「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

通，安知所怨？關開不開，善否無原。」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凌云：「原注：『一作「聞」。』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官本云：「他本上「出」誤作「見」。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情，猶「實」也。黃震疑此數語非儒者之言。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亡，疑作「芒」，言彼不知吾意之所萌也。《白虎通·五行》篇：「芒之爲言萌也。」《韓非子·主道》篇：「亟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南面》篇：「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案：不通端末，即彼不知其所芒。以明其欲，即吾則以明。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荀子·正論篇》論「主道利周」一段與此微異。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此篇頗參道家之旨，然歸之

用賢，故是正論。《說苑·君道》篇師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即此指。漢初老學盛行，此二篇疑是蓋公諸人之緒論，而時師有述之者。或董子初亦兼習道家，如賈生本儒術，而所著書時稱引黃老家言。太史公受道學其父談，終乃歸本於儒者，亦風會使然邪？

保位權第二十 此篇頗參韓非之旨。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權，當作「勸」，下同。《管子·權脩》篇：「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君民齊勢，亂之端也。《管子·明法解》：「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法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

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天地有自然之尊卑，聖人因而制禮。孔竅所利，謂順民欲。《鼂錯傳》：「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蕭望之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孔竅」二字，亦見《韓非·解老》篇。○等，天啟本注云：「一作『異』。」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禮樂之所由作。○天啟本「聲」作「音」。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蹕然相駁，以感動其心，盧云：「蹕，疑當作『焯』。」與案：蹕，古「灼」字。見《漢書·楊雄傳》注。《說苑·君道》篇：「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字亦作「蹕」。此云「蹕然相駁」，即「灼然別異」之意。清濁榮辱，以人品等差言之。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天啟本「有」上有「必」字。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凌本「罰」作「法」，下同。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

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①人情好爵賞而惡刑戮。賞不可僭，僭則人賤名器，而激勸之道窮。罰不可濫，濫則人輕刑辱，而是非不出于朝廷矣。《左》襄二十六年傳：「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盧云：「《大典》本『可』作『得』。」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韓非子·喻老》篇：「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管子·版法》篇：「君若使威利之權不專在君，^②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說苑·君道》篇：「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罰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爵賞多則必有援附之私，所謂拜爵公廷，感恩私室。且援附者苟得人人皆有攫取富貴之

① 「可」，殿本、凌本作「得」。

② 「權」，《管子·版法解》作「操」。

思，相傾相軋，以成乎隳廉喪恥之風，故曰「天下相賊」。
 《書·洪範》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案：此文先威後福，與《書》異。據《劉向傳》向上封事，《王商傳》《張匡對》，《後漢·第五倫傳》《倫上疏》，《楊震傳》《震上疏》，《李固傳》《馬融誣奏固》，《襄楷傳》《楷上疏》，《張衡傳》《衡上疏》，《魏志·蔣濟傳》，《戰國策》高注，隋梁毘論楊素封事，並先威後福，是今文《尚書》本如此。此正用《書》意。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此「欲」字與「嗜欲」之「欲」微別。《說文》：「欲，貪也。貪，欲也。」《樂記》鄭注：「欲，邪淫也。」《易》：「君子以懲忿窒欲。」《禮》：「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嗜欲」之謂也。《說文》：「歎，意有所欲也。」此「欲望」之義，與此「欲」字合。《韓非·外儲說》：「太公望誅居上狂裔，華士曰：『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荀子·正論篇》：「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與案：欲者，聖人所不能無，

但有節以制之。由是推己所欲以達人立人，推己所不欲以毋加於人。本書此數語最精。戴氏震遂以欲為本然中正，動靜胥得，則似失之。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朱子已譏其認欲為理。陸象山亦言，天理人欲，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此戴氏所本。○官本云：「民使，他本作『使民』。」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凌本「賤」下、「散」下並有「矣」字。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管子·宙合》篇：「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物美。」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官本「知」作「見」，云：「他本作『知』。」於曲

之中必見其直，於直之中必見其曲。不獨別其清濁曲直，又從清濁曲直中析其微眇。○官本「見」作「知」，凌本同。於聲無小而不取，○天啟本作「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襄三十一年《傳》：「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天啟本注云：「則，一作「副」。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道經》：「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見《淮南·主術訓》。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韓非·主道》篇：「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自將表異。」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凌云：「《列子》：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天啟本「應」作「報」。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虚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自處於虛靜而以聰明察其臣。○官本云：「影，他本作「形」。盧云：「以行，趙疑「以爲」。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紬。寄影響於臣下，清濁正枉，又在任人當否。凌云：「東漢劉愷議：「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曄名考質，以參其實。○官本云：「他本「曄」作「責」。賞不空施，罰不虛出。人君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而已。周太保等所以勉新陟王者，無他，惟曰「畢協賞罰」。《說苑·政理》篇：「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

下者，未得聞也。」《管子·立政》篇：「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又《七法》篇云：「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傅子》云：「治國有二端，一曰賞，二曰罰。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韓非子》云：「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也。」○凌本「施」作「行」。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凌云：「而，猶『乃』也。」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董論陰陽五行，亦多此旨。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六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七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考功名第二十一 《隱五年》何注：「《禮》：『司馬

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仲舒集》有《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云：

「謹奉《春秋》署置術。」殆即此類。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尚書大傳》：

「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生，故陟之。」《對冊》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

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案：此篇所陳，仍不廢積累之法。大氏法立敝生，人情百變，舍此別無澄清之方，古今一也。不以時日，則昧請奔競，滋損風化。賢材不次之拔擢，繫於朝廷知人之明，可偶舉而不可爲常典。」仲舒言此，蓋酌其行之可久者，不必疑其與《對冊》違也。後漢郡國貢舉，多非功次，守職懈而吏事疏。《潛夫》著《考績》及《貢實》篇，亦此意矣。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荀子·儒效篇》：「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故聖人者，人之所積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語意與《立元神》篇大同。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善不積不成，猶明不積不光。故無端源可言。量勢立權，因事制義。言積善之法。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生大則受春氣多，生小則受春氣少。事小則利小，事大則利

大，其于功一也。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寫於海也，○盧云：「寫，舊本作『瀉』。今據《黃氏日鈔》改。」各順其勢傾側，○《黃氏日鈔》「勢」下有「之」字。上「其生」下，同。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孔，道也。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以興利除害爲考善之法。置官吏者，所以安民氓也。去害在因時地，不能一術，故云「不在於南北」。《白虎通·攷黜》篇：「諸侯所以攷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意也。」考績絀陟，計事除廢，除廢，猶「用舍」。○廢，天啟本注云：「一作『費』。」有益者謂之公，凌云：「《韓非·五蠹》篇：『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無益之事擾民，故曰「煩」。孽名責實，○官本云：「他本『孽』作『挈』。」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

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管子·明法解》：「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谷永奏云：「聖主不以名譽加於實效。」昔劉毅疏論九品中正云：「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魏盧毓奏：「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凌本「加」作「予」。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天啟本注云：「一作『詐奇不能枉』。」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潛夫論·考績》篇：「官長不考功，則吏怠而姦宄興。」○弄，天啟本注云：「一作『算』。」萬物各得其冥，○盧云：「本一作『真』。」與案：天啟本注云：「一作『貴』，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潛夫論·考績》篇：「羣僚司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鄧立誠云：「大緩小急，貴舒賤促。以漢法況之，縣課丞尉，郡課縣，州課郡，公卿課羣吏。縣之課

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爲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諸對詞窮尤困收主者，掾史關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縛責，以明下轉相督敕，爲民除害。其郡守課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州刺史課郡國，以六條問事。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丞相典天下誅討賜奪，天子受相國之安。其有日食、星變、諸陰陽不和，丞相不勝任，使者奉敕書，駕驪駱馬即時布衣出府，免爲庶人。又按：試若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皆試以能信，然後官之之試。此即《對策》所謂使者、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責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者也。」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凌云：「諸侯一歲三考，州伯一歲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路史》注引《書大傳》曰：「三歲小攷，正職而行事。九歲大攷，黜無職，賞有

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史記·五帝紀》：「三載攷一功，三攷黜陟。」《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何注：「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竝與董同。《白虎通·攷黜》篇：「所以三歲一攷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攷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攷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書》所謂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潛夫論·三式》篇：「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陟。」竝以一考即黜陟，殆今文異說。《晉·傅玄傳》：「《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謂九年之後，君有遷敘也。」後魏孝文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已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用《白虎通》說。命之曰計。《周禮·太宰》：「八曰官計，以弊邦治。」鄭司農云：「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鄭玄云：「官計謂小宰之六計。」與案：周時小宰、宰夫之命羣吏，有月終、旬終小計，歲終大計，以備考成，

可想見其考察之密。蓋考羣吏詳而考天下畧，亦舒促之義也。元初令官吏計日月，考殿最。明制有考滿、考察二法，考察通天下內外官計之。其目八：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疾，曰罷，曰不謹。分致仕、降調、閒住爲民有差。考滿論一身歷俸，分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其分年三考之典，沿古法也。我朝考績之法，在內曰京察，在外曰大計，各以三年爲期。武職曰軍政，康熙初年曾停京察，用考滿法，未幾而復。名雖畧殊，計典一也。內外通限三年，軍政不過五年。較漢法寬而視古密矣。

考試之法，○天啟本不提行。合其爵祿，

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史記》：「積日曰閱，實謂功狀也。」案：爵以位言，秩以食言，日以資言，實以勞言。祿與秩分者，祿有定而秩無定，祿麗於爵，秩敘於職也。此即後世年勞之法，雖考功罪，兼計資格。及其敝也，則有資格而無賢否之分。計功量罪，以多除少，罪多則除功，功多則除罪。《漢書·陳湯傳》劉

向上疏言：「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東漢朱勃上書訟馬援：

「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詩·氓》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桓十一年》何注：「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又《莊三年》注：「紀季稱字言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莊四年》注：「賢襄公爲諱，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莊六年》注：「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昭二十年》注：「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猶叔術功惡相除，^①裁足通濫耳。」《僖十年》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討功，故爲之諱。」此亦《春秋》多少相除之例。以名定實，先內弟之。盧云：「弟，古『第』字，下同。」與案：內第，謂先就一人之功罪定其等次，然後外集合計天下而殿最之。內第當如明世考滿法，外集如明世考察法。○天啟本「弟」作「定」。凌本「以」下有「爲」字。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俞云：「比、二，皆衍文。」以考進退，然後外集。○官本云：「以，他本誤移在「後」字下。」通名曰進退，

①「猶」，何注作「明」。

增減多少，有率爲弟。句。九分三三列之，

亦有上、中、下，以一爲最，五爲中，九爲

殿。凌云：「《漢書·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

聞。』顏注：『凡言殿最者。殿，後也。最，凡要之首也。

課，居先也。』《唐六典》：『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

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有二善爲中上，無最。有

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惡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

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爲下中。居官

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有餘歸之於中，中而

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凌云：「《漢書》注晉

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

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

二，率相準如此法。』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

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計

取算法乘除爲名，此爲得負乘除法，未詳其式。三四

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次每

計，各逐其弟，以通來數。○官本云：「他本

「逐」作「遂」。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

弟，而亦滿計絀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弟二也。次次四計，

謂上弟三也。九年爲一弟，二得九，并去

其六，爲置三弟。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

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

得六，此爲四計也。絀者亦然。盧云：「未

詳。」與案：此法漢時似未通行，故人但知京房《考功課

吏法》。今史文不詳，無由訂董、京異同得失矣。

通國身第二十二 謂通治國於治身。《呂覽·審

分》篇：「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

氣之清者爲精，○《後漢·李固傳》「精」作

「神」。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

寶，○《御覽》四百二作「治身以鍊神爲寶」。《固傳》

「治」作「養」，「積精」作「鍊神」。治國者以積賢爲

道。○《御覽》無「者」字。身以心爲本，國以君

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易·繫辭》：「謙尊而光。」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盧云：「本或有「仁」字，疑衍。」與案：天啟本無「仁」字。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潛夫論·思賢》篇：「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①上醫醫國，其次醫身。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治，^②國之病待賢而治。^③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與案：待病求醫，待亂求賢，晚矣。所謂醫與賢者，又未

必果其人也。惟董子之言，為得其本。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禮器》：「三代之禮，

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蓋言禮同而文質之相變也。《史記·孔子世家》：「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引孔曰：「文質禮變。」《漢書·兒寬傳》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後漢·魯恭傳》：「王者質文不同，四時之政，行之若一。」與案：三代殊制，見於《禮記·明堂位》、《檀弓》、《禮器》、《祭法》、《祭義》諸篇者甚多。如：子服景伯、子游爭

①「脉」，原作「永」，今據《潛夫論·思賢》篇改。

②「治」，《潛夫論·思賢》篇作「愈」。

③「病」，《潛夫論·思賢》篇作「亂」。

代文質」，而後人誤合之也。

立孫立弟；檀弓爭葬之別合，曾子、子夏爭殯之東西；子游、子夏之裼襲不同；孟子、公羊爵之三等五等，祿之三品二品，以及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皆師說所傳異制。學者質文隨習，不必盡合。《儀禮·士冠禮》鄭注云：「凡禮，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亦以文質說禮。故《白虎通》：「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本篇所紀，但述師說。至以《春秋》當新王諸義，不見於《傳》，蓋爲改正而設，與《春秋》義不必相屬。自何休取以注《傳》，轉令經義支離，爲世詬病矣。黃震疑「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舜法商，禹法夏，湯法質，文法文」諸語不當於理。其實商、夏亦文質之代名，先謚、後謚尤不必疑也。見本篇注。惟四法一節，乃緯家說，疑爲贗入。○《玉海》四十列目作「三代改制」，與前篇目同，云：「一作『文質』。」疑此篇名一作「三代改制」，一作「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

孰謂？謂文王也。周自文王受命而王，故孔子從

周，必宗文王。《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固

以身任紹文之文矣。《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鄭云：「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所

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則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

鄭蓋用公羊家說。王愆期遂以文王爲孔子，謬說流馳，

滋誤後學。《公羊》成十年疏：「孔子爲後王。」蓋沿用愆期說。《公

羊傳》固屢言文王矣。①且立義可託王，正朔、服色不可

託王也。《文九年》何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

度。」孫星衍以爲魯隱公元年與文王改元之歲同在己未，

故稱文王，舉周、魯通符之歲，以紀年託始。見《平津館文

稿·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恐非《春秋》義。○官本云：「下

「謂」字，他本誤移在「文王也」之下，今改正。」曷爲先

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以上引《傳》

①「公羊」至「王矣」九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文。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人，各本作「仁」，今改。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應天革命。故作科以奉天地，○故，字疑衍。故謂之王正月也。《隱元年》何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年十二月，故云「十二色」，每月物色各不同。歷各法而正色，而，疑當作「其」。於十二色中取三微之月，各法其一以爲正色而改厯也。《通典》七十四注云：「三正者，天、地、人也。三正之道，由三微之月。受命之正，各法其一。」《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于正每月書王者，①重三正，慎三微也。』」注引《斗威儀》云：②「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又《陳寵傳》奏曰：「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注引《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通典》百六十九引同。《白虎通·三正》篇：「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逆數三而復。錢云：「『復』上脫『相』字。」與案：《白虎通·三正》篇引《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案逆數者，如夏以十二月孟春爲正，殷以十二月季冬爲正，周以十一月仲冬爲正，推之以前皆然。繼周者則當復以孟春月爲正，乃合逆數也。互見《二端》篇。《白虎通》又云：「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文質也。」紂三之前曰五帝，《白虎通·號》篇：「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與董合。見下文。董以三代定三統，故以前云「紂」。凌云：「《古今注》：程雅問董仲舒：『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

① 「正」，《後漢書·章帝紀》作「春」。

② 「斗威儀」，《後漢書》注作「禮緯」。

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此五行更王之義。如黃帝土德，以黃爲首色是也。後世因之，有歷代所尚之色，大氏取五行生剋爲義。至元、明服御專用黃色，國朝因而不改，始闢五德舊說矣。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凌云：「《史記·趙世家》：『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順數四而相復。俞云：「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脫文。」與案：疑即本篇之所謂「一商一夏，一質一文」，故云四而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以上推明古王者改制，有三復、五復、四復之不同。董所主則以三統爲說。故湯受命而王，○盧云：「王，舊作『正』，誤。」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紂唐謂之帝堯，○盧云：「舊本作『故親夏虞』。今以下文『親周故宋』之例改轉。」以神農爲赤帝。錢云：「董子法以三代定三統，追前五代爲五帝，又追前三代爲九皇。凡九代三

統移於下，則九皇五帝遷於上。商爲白統，并夏虞爲三代。紂唐爲帝，唐爲五帝之末，則神農爲五帝之首，而庖義爲九皇。此當有「推庖義以爲九皇」句，文脫耳。」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伊尹是也。《說文》「伊」下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天啟本注云：「一作『名相曰宮尹』。」作《漢樂》，制質禮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班書·高帝紀贊》云：「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子火德，①應天統矣。」班彪《王命論》云：「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劉向頌高祖，謂爲出自唐帝。昭帝元鳳三年，符節令眭弘上書，亦言漢承堯後，故或援《左傳》士會之帑處爲劉氏文，及「士匄蔡墨劉氏系出陶唐」之語以傳會之。賈逵至以此請光武崇《左氏》。在董子時，尚無此說，故取赤統不始唐堯。眭弘自稱董爲先師，而用古文傳會之說，斯爲舛矣。親殷故夏，

①「子」，《漢書·高帝紀》作「于」。

○「作獲」下三十字原脫，參用盧文弨、張惠言說補。紂虞謂之帝舜，紂虞，原作「爵字」。盧云：「爵字，訛，當作「紂虞」二字，今改。」以軒轅為黃帝，○天啟本無「以」字，「為」作「曰」。推神農以為九皇。《玉海》四十二云：「《通鑑外紀》引此語。」作宮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文王作《武》，又見《楚莊王》篇。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鄘，鄘與「鎬」同。《周本紀》注：「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文王世子》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天啟本無「邑」字。成文、武之制作《汧樂》以奉天。汧，《內則》及《漢書·禮樂志》作「勺」。殷湯之後稱邑，《禮·樂記》：「投殷之後於宋。」示天之變反命。《對冊》云：「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

反。」故天子命無常。子，疑作「之」。唯命是德慶。疑作「唯德是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作新王事，即《春秋》為漢制作之說所由昉。魯為侯國，漢承帝統，以侯擬帝，嫌于不恭，故有託王之說。云黑統則託秦尤顯，蓋漢承秦統，學者恥言，故奪黑統歸春秋。朱一新已有是說。以為繼春秋，非繼秦也。《易通卦驗》云：「秦為赤驅，非命王。」《漢書·王莽傳贊》：「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聖王之驅除云爾。」此亦漢世不以秦為受命王之證。不以秦為受命王，斯不得不歸之春秋以當一代。尊春秋即所以尊漢也。晉尊二王之後，只及周、漢，不數秦，正用漢儒義。文帝十四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丞相議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尚黑事，罷其言。見《史記·文帝紀》。太史公于《張丞相傳贊》咎其紂賈誼、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顓頊麻》，蓋不以漢尚黑統為然也。然則推董生之說當何從？曰：董主三統迭用，既以春秋當一代，正黑統，漢當親黑統，正白統矣。《呂

覽·應同篇云：「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呂意蓋以周火德王，七百有餘歲，其中間已見水氣，後當以土德王也。其後始皇仍用水德，已失呂意。此云《春秋》正黑統，亦與先見水氣畧合。殆周、秦間有此學說耶。五德終始之說，鄒衍已言之。惟一主五行生剋，一主三統遞用。太初改制，仍用五行相勝，與董氏《春秋》說不同。故兒寬、司馬遷諸人采用臣誼之言，未嘗條引董說也。問者曰：《春秋》有周改月而不改夏時之說，信乎？曰：朱子辨之矣。其言曰：「胡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遂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遂分明是九月、十月。」又王應麟《玉海》云：「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爲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左傳》記鄭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傳取國史。有

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多用夏正，《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不改時月之驗。但《孟子》謂七、八月乃五、六月，謂十一、十二月乃九、十月，此當闕之。又《六經天文編》引易氏曰：「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正月。建子爲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故太宰縣治象于月吉，而復斂于挾日。建寅爲民時之正歲，吏治于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于已斂之後。」又引張氏曰：「《周官》于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明證。又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之正爲一日。觀此可見兼存之法。」與案：《春秋》用周正，改時月無疑。而王者間用夏時便民。《逸周書·周月》篇所云「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也。列國之史亦間有存夏、商正者，不關孔子《春秋》之旨。此云改統，自是一時師說，與《春秋》不相蒙也。○盧云：「舊本「正」字、「王」字互易，今改從上文之例。」紂夏，親周，故宋。盧云：「親周，何休注《公羊》作「新周」，然以《春秋》當新王，不當更云「新周」。且上文云「親夏，故虞」，下文又云「親赤統」、「親黑統」，可證「親」字之是。」

與案：隱元年《疏》，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云：「新周也。」《注》：「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何用董義，並作「新周」。《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亦作「新」。《史記·孔子世家》云：「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新周，作「親周」不誤。此文以《春秋》當新王，乃說《春秋》者假設之詞，有「繼」，有「親」，有「故」，「新王」之典禮宜然。史公學於董生，故其說頗與之合。蓋差世遠近以爲親疏，推制禮以明作經之旨，理自可通。由一代言之，則有所聞、所見、傳聞之不同。由異代言之，則有本代、前代之不同。其歸一也。《春秋》紀魯元以繫事，故史公

云：「據魯于周則親，于宋則故。」詞義明顯。《索隱》云：「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解「親」字卻不盡闡董意。劭公昧於董，兼盲於史，既動引此文以釋經傳，杞伯義本此篇，「新周」則何妄推。又因王魯造爲黜周之說。《晉·王接傳》已言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賅，且志通《公羊》，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而後人並以譏吾董子，則誣矣。至《傳》言「新周」，與此言「親周」截然二義。孔廣森以「新絳」、「新鄭」例《傳》，是也，惡足以溷此文？陳澧乃謂《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此爲何注所誤，讀董子未明也。見《東塾讀書記》十。劉申受諸人所釋，則尤近詭誕矣。如王使來聘，書使，內詞耳。而以爲與諸侯同文者爲「新周」。又或以《傳》王者謂文王爲「新周」之類。文多不具引。「故宋」二字，不出《公羊》，見《穀梁》桓二年傳。范注：「孔子舊是宋人。」然與此義別。《史記》之故殷，乃此故宋義。《詩·商頌》三家詩以爲正考父美宋襄。《禮·樂記》鄭注：「《商》，宋詩也。」《左傳》哀九年杜注：「子商，宋也。」《國語》韋注：「商，宋也。」《逸周書·王會解》有「商公、夏公」。《莊子·天運》篇及《韓非子》均有「商太宰」。商即

宋也。殷商同爲宋，故名。故史公云「故殷」。《漢·成帝紀》：「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占。其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漢自爲一代，上封殷、周，不及夏后，正用此紂夏、故宋、親周之說。晉成帝咸康二年求周漢之後繼承其祀，亦沿用漢制，不數秦。其以孔子孫奉湯祀，則兼采梅福、匡衡議。雖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然公羊家說實亦如此。繼宋之與繼殷，固無大別也。成帝時古文學興，又梅福治《穀梁》，《穀梁》言孔子殷後，故推本之耳。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四年，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光武建武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建武十三年，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采用董說也。我朝康熙三十八年，聖祖致奠明陵，諭曰：「古者夏殷之後，周封之於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全祖望《三后聖德詩·置恪》篇云：「三統之禮，發自遺經。以存三微，其義最精。」與謂：紂夏、親周、故宋，猶今云紂宋、親

明、故元。古者易代則改正，故有存三統、三微之說，後世師《春秋》遺意，不忍先代之遽從絀滅，忠厚之至也。知此文之紀典禮，則諸傳會之說可廓然矣。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此《論語》「樂則《韶舞》」之旨。宜者，商畧之詞，非謂實如是也。《招武》，即《韶舞》，招、韶字通。武，爲舞之訛。上「親」字疑「用」之誤。以虞錄親，猶商帝神農、周帝軒轅之例。錄，義如下文「錄五帝以小國」之「錄」。然尚疑有誤文。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盧云：「樂制，疑當作『制爵』。」與案：《春秋》伯、子、男一也。見桓十一年《傳》。《白虎通·爵》篇：「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荀子·正名篇》：「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與此異。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俞云：「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爲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柰何？』曰：正黑統者，麻十一字。」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禮·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注：「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

斗建寅之辰也。《春秋感精符》：「人統十三月建寅，火生之瑞，謂之人統，夏以爲正。」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白虎通·三篇》引《三正記》

云：①「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

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

黑，正路輿質黑，馬黑，《明堂位》：「夏后氏駱馬

黑鬣。」大節綬幘尚黑，劉逢祿云：「綬，他本誤作

「緩」。節，符節。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佩玉，尊卑

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于綖，謂之綬。漢承秦制，因而

勿改。《續漢·輿服志》下：「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又

自黑綬以下，綖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應劭

《漢官》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

地、人也。《續漢·輿服志》：「幘者，幘也。頭首嚴幘

也。」注：「《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

也。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不冠者之

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旗黑，大寶玉

黑，《禮稽命徵》：「天命以黑，故夏有元珪。」郊牲黑，

《明堂位》：「夏后牲尚黑。」犧牲角卵。卵者，角始萌

達如卵，言其小也。《大戴禮·夏小正》云：「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卵蒜即小蒜，知夏時有此稱。冠于阼，《冠義》：「故冠于阼，以著代也。」據此則所稱蓋夏禮。《士冠禮》：「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疑亦雜說三代禮。匡衡疏：「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體。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於外也。」昏禮逆于庭，隱二年《注》：「夏后氏逆于庭。」徐疏引《尚書大傳》云：「夏后氏逆于廟庭。」據此知親迎之禮，其來已久。文王親迎于渭，沿夏禮而又加隆與。喪禮殯於東階之上。《檀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祭祀黑牡，《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薦尚肝。《明堂位》：「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不同。案：《明堂位》以相勝爲義，如夏尚黑勝赤，故祭心。殷尚白勝青，故祭肝。周尚赤勝白，故祭肺。此則各祭其所尚之色。樂器黑質。

①「白虎通三」，當指「白虎通三正」。

法不刑有懷妊新產，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加恩懷妊新產，義本于此。今產婦有罪，猶以百日後行刑。以下文例之，「有」下脫「身」字。○盧云：「此下一本有『者』字。」案：凌本有。是月不殺。盧云：「是月，疑『提月』，即閏月也。下同。」凌云：「王者養微，故懷妊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俞云：「上云法不刑有懷妊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妊，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既以養微說之，則是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爲晦日，其明證矣。」與案：是月，經傳有兩訓，讀如字者謂此月，讀如「提」者謂月盡。《檀弓》：「是月禪。」亦讀爲「提」，不獨《公羊》爲然。此仍當讀如字，是月謂建正之月也。《易》冬至卦氣爲《中孚》，其《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是周以建子之月緩獄也，推之歷代當同。後漢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

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正用此義。諸說皆非。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二王，謂唐虞。《禮·郊特牲》：「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官本云：「發，他本誤作『法』。下同。」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尚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樂稽耀嘉》：「夏以寅爲朔。」《隱元年》何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正白統柰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注：「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春秋感精符》：「地統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謂之地統，商以爲正。」《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政伐于商，①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天統氣始蛻化物，物

①「政」，《逸周書·周月》篇作「致」。

始芽，《尚書大傳》：「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隱元年》何注：「夏法物見，殷法物芽，周法物萌。」并與此異。其色白，《白虎通》：「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殷本紀》：「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馬白，《明堂位》：「殷人白馬黑首。」大節綬幘尚白，旗白，《明堂位》：「殷之大白。」大寶玉白，郊牲白，《明堂位》：「牲，白牡。」犧牲角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冠于堂，昏禮逆于堂，隱二年《注》：「殷人逆于堂。」疏引《尚書大傳》同。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盧云：「似當作『喪禮殯于兩楹之間。』」《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祭牲白牡，《檀弓》：「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身與「娠」同。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二王，謂虞、夏。親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

正。《尚書大傳》：「殷以雞鳴爲朔。」《隱元年》何注：「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芽，色尚白。」○盧云：「下『鳴晨』，舊本倒。」正赤統柰何？曰：正赤統者，歷正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注：「仲冬者，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春秋感精符》：「天統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謂之天統者，周以爲正。」《白虎通》：「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尚書大傳》：「周以至動。」注：「至動，冬至，物始動也。」○「歷正」下四十字原脫，依盧文弨說補。大節綬，幘尚赤，旗赤，《明堂位》：「周之大赤。」大寶玉赤，郊牲騂，《檀弓》：「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犧牲角栗。較繭微大。冠于房，《士冠禮》：「庶子冠于房外。」然則嫡子冠于房與。昏禮逆于戶，隱二年《注》：「周人逆于戶。」疏引《尚

書大傳》同。《通典》五十八：「周制親迎于戶。」注引何休云：「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喪禮殯于西階之上。《檀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孫詒讓云：「重，即有身也。《素問·奇病篇》云：『人有重身，九月而瘖。』」王注：「重身，謂身中有身，則懷妊也。」此前後文並複贅，未詳厥指。」與案：「身」字當絕句，重懷藏以養微，總釋其義也。此似以有身、懷妊、新產分爲三事，故詳畧不同。《桓四年》：「公狩于郎。」何注：「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妊，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養微，二字本此。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二王，謂夏、殷。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尚書大傳》：「周以夜半爲朔。」《白虎通》同。《隱元年》何注：「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奉元，疑作「奉天」。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各正其月，謂之正朔。服色

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神，○官本云：「神，他本作『臣』。」遠追祖禰，祭告先尊而後親。○盧云：「遠追，舊作『近遠』，錢據《大典》本改。」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受天子之正朔于廟。以告社稷、宗廟、山川，《桓二年》何注：「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然後感應一其司。天下同稟正朔，然後授時有定序，氣候有常推。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天以中爲主。煞，同殺，猶生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漢書·律曆志》：「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鐘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詩緯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通典》引《尚書·中候》同。是夏、商以前有三正矣。《通典》五十五引孫盛《晉陽秋》論云：「孔子修《春秋》，列三統，爲後王法。今仍舊，非也。晉爲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古道，乖違甚矣。」伊川程子云：「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

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案：此言三統，亦是闢秦，則漢之不宜繼秦益顯矣。「天下」上疑有奪字，或當重「統」字。曰：三統五端，五端，即五始。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廢舊施新。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沈欽韓云：「《士昏禮》：『女從者畢袵玄。』《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續漢書·輿服志》：『郊祀之服，皆以杓玄。』鄭所謂上下皆玄，杜所謂上下同服，此云朝正之義。」又云：「明乎天統以漢人言漢制，則爲杓玄明矣。此統字不可解。蓋天色玄，循天統之義，則衣之色用天統，尚玄也。統字非誤，其文質爾。」與案：于文疑當作「統衣純色」。統衣者，謂循天統以爲衣色。下句作統衣，是其證。純色者，如尚玄則上服純玄，玄衣而玄緣也。《尚書大傳》云：「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即此「純」字之義。《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徐

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衣畫而裳繡。」是漢時諸儒所考古制，皆以上衣純用一色。《隋書·禮儀志》五經博士陸瑋等云：「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纁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證以此文，似猶不失禮意。董通言古制，不專於漢，沈說過泥。諸侯統衣纁緣紐，纁、緣聲義並同，疑衍一「纁」字。《玉藻》注：「緣，飾邊也。深衣，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錫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廣雅·釋詁》：「紐，束也。」與意天子純玄，諸侯則各以玄色緣邊而紐系之，所以明降殺也。存此說以俟攷。孫詒讓云：「纁，當作『纁』，諸侯玄衣而纁緣，又以纁爲帶紐，降于天子，不得純玄也。」大夫士以冠，大夫士則但以冠別之而已。禮：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又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祭于公，知非服別。參近夷以綬，劉逢祿云：「綬，他本作『緩』。按《玉藻》：『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鄭注：『諸侯緇布冠有綬，尊者飾也。』對上大夫言，故云尊者。」孫詒讓云：「參，疑衍文。綬，『緩』之借字，謂以玄爲冠綬。」與案：

參，有朝見義，唐世朝參之義本此。近夷略沾王化，其來朝見，但以綏別，示不純臣，如後世藩屬之比。遐方

各衣其服而朝，《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夷狄者，

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

《漢書·韓安國傳》：「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盛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案：正朔所不加，故使之各服其色，不必合于統衣。孫詒讓云：「此董子所定三統服制之差，與三禮冕弁冠諸服不相應。」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說苑·指武》篇：「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動作舉

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正統既更，則文質隨異，故云「變化隨從」。故君子曰：武王

其似正月矣。周受命雖自文王，而大其業使天下應

而正者，武王也。故曰「武王似正月」。《說苑·君道》

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與此異。《說苑》又云：「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

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

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義與此文正合。《家語·觀思》篇「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云云，即竊用

《說苑》文。○天啟本「似」作「以」。《春秋》曰：

「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紂夏，下存周，以《春秋》當

新王。新王與殷、周合爲三代，故紂夏爲帝。《春

秋》當新王者柰何？曰：王者之法，必正

號，句。紂王謂之帝，句。封其後以小國，

使奉祀之。二代前不追尊，使小國奉祀而已。下

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

稱客而朝。《郊特牲》云：「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隱三年》：「宋公和卒。」何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案：《史記·五帝本紀》：「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此王禮所本。《五經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毛詩正義》引鄭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鄭亦用今文義。《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永事先祖。」《鉤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劉向疏云：「王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顏注：「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三代，當作「二代」。《左傳》《隱三年》：「春，王三月。」疏引服注云：「孔子作《春秋》，于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蓋服氏猶知此義。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凡二王以

前皆稱帝，合新王爲二。《尚書大傳》：「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隱三年》經：「春，王二月。」何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王，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盧云：「五端，見上文，本或作『五瑞』，非。」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史記·封禪書》：「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又見《周禮·小宗伯》及《都宗人》注賈疏。案：《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則九皇之說，於古已有。但董不用三皇之說，以周推神農爲九皇，說有異耳。蓋世遠而號愈尊，故由王而帝而皇，過此以往則民之矣。又據此知黃帝爲周人追諡，非本號。或造爲「黃神」，《河圖握矩》。《黃雲》、《春秋演孔圖》。「黃星」，《拾遺記》。等語以傳會者，妄也。黃帝以前尚有九皇，則以爲中國族類肇于黃帝者，又妄也。○盧云：「舊本缺『周』字，錢補。尚、上通。」

黃帝，舊作「皇帝」，古亦通。」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此篇紂堯、舜，自是三統通義，其道則《春秋》所隆也。《公羊》末篇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何注：「《春秋》以王次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妄者遂謂《春秋》始文王，終堯舜，為改制微言。夫孔子之所以亟稱堯、舜，為其道德巍巍，足以立君道之極，示人倫之至耳。故《鹽鐵論·大論》篇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本書《仁義法》、《俞序》、《身之養》篇並言堯、舜，意亦如此。錄五帝以小國。以小國奉祀。下存禹之後于杞，杞號東樓公。見《史記正義》。存湯之後于宋，以方百里，以，疑「地」。爵號公。《隱三年》何注：「宋稱公者，殷後也。」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當正黑統者，亦設為是說，與前「宜」字例同，非謂孔子已如是也。而殷、周為王者之

後，此亦《春秋》為漢制作之意，時尚未封殷、周後也。

《漢·眭弘傳》云：「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差求天下，①求索賢人，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弘以此書伏誅。案：董未嘗以漢為堯後，蓋自弘糲，而向、歆因之耳。且殷、周二王皆易代，若如弘說，則欲漢禪位易世，安得不害受命，與董說悖矣。弘蓋借其受命之語，造為異說。自是以後，圖讖煩興，經學雜矣。紂夏改號，禹謂之帝，盧云：「帝」下當又

有一「禹」字。」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夏黜為帝，故其後不得與王者同。○盧云：

「舊脫「杞」字，錢補。」案：天啟本「侯」作「俟」，注云：「恐是「侯」。」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以小國奉祀，不以大國，故云殊之小國。子伯雖同，以漸而黜。何注引並見前。黃帝之先諡，四

①「求」，《漢書·眭弘傳》無此字。

帝之後諡，何也？《白虎通·號》篇：①「黃帝先

黃後帝者何？古者質，生死同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帝。」《通典》引《通義》云：「帝堯、帝舜，先號後諡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諡雖美，終不過天也。」凌云：「諡在帝上，故曰先諡。諡在帝下，故曰後諡。」曰：帝號必存五，句。帝代首天之色，○官本云：「他本『帝代』作『代帝』。」案：帝，疑作「黃」，黃者，首天之色。帝者，首天之號。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句。軒轅直首天黃號，○官本云：「他本『黃』作『皇』。」案：黃，疑作「之」。直，疑作「宜」。故曰黃帝云。黃帝同天，天不可屈，故首黃號。帝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諡，別善惡而已，不妨紕帝號下，非若黃代天色，必當首稱。帝，尊號也，錄以小何？言以小國奉其後。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不改道。有再而復

者，文質。案：《白虎通·三教》篇言「忠法人，敬法天，文法地」，此篇言文質天地，不用《三教》之說。《宋志》引《推度》云：「三而復者，正朔也。二而復者，文質也。」《文選·答賓戲》李善注引《元命包》云：「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有三而復者，正朔。有四而復者，一商一夏，一質一文。有五而復者，五帝。有九而復者，九皇。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言明于不易與九復之道，智究天人，德侔天地，則可以稱皇稱帝。古帝王皆以學著，②故號彌尊者德彌高。《白虎通·號》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

①「號」，《白虎通·謚》作「謚」。

②「古」下，稿本有「之」字。

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風俗通》：「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云：「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案：秦稱皇帝，據此則皇帝連稱，自古所無，美其德，故爲追尊，^①秦誤用耳。《呂刑》兩言「皇帝」，趙岐注《孟子》引並無「皇」字，見《困學紀聞》引及曲阜孔氏所刻《孟子》本。《墨子》引《呂刑》有「皇」字。趙訓帝爲天，僞孔訓皇帝爲帝堯，與此合。自周溯唐，故名之爲帝耳。○《初學記》引《繁露》無「帝」字，《藝文類聚》十一引有。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成八年》何注：「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黃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白虎通》：「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御覽》七十六引《孝經鉤命決》云：「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帝王世紀》云：「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

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天啟本「佑」作「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白虎通·爵》篇：「帝王之德，有優有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十里內也。」崩遷則存爲三王，合本代爲三。紂滅則爲五帝，逾三代者謂之紂滅。據此則知《虞書》稱堯、舜爲帝，爲周世追錄之詞。蒼頡製字，王居門中爲閏。《大傳》：「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注：「謂舜也。」是黃帝、堯、舜當時並稱王矣。自秦以後，古義泯絕，遂自尊爲帝。史公生漢代，于殷周《紀》、《表》稱帝，而周稱王，正用董說。《左傳》二十五年傳：「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知此義。《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同之天神然。」則生而稱帝者，違古義矣。《獨斷》云：「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殷、周稱王。稱謂不同，明德有優劣也。」亦誤以爲生稱。^②下至附庸，紂爲九皇，自五帝已上則紂爲九皇，錄五帝以小國，則錄九皇合附庸矣。下極其

① 「無美其德故」，稿本作「有但帝號古」。

② 「亦誤」至「生稱」，稿本作「則其誤已久」。

爲民。推九皇而上之，則殺爲民。《周禮·小宗伯》鄭司農注：「四類三皇，當作『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疏云：「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都宗人》鄭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與案：此所謂民，即六十四民也。董以九皇前爲民，與疏引《史記》不合。《漢舊儀》：「祭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與董說同。是所謂民者，漢時固列祀典也。《禮·坊記》：「先民有言。」鄭注：「先民，上古之君也。」用此義。羅泌《路史·前紀》改「六十四民」之「民」爲「氏」，大誤。有一謂之三代，三，疑「先」之誤。有，與「又」同。一，猶同也。言極其爲民，又同謂之先代耳。故雖絕地，由大國而小國而附庸，至于民則地絕。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荀子·禮論》：「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據此則董以郊爲祭天，亦兼百王矣。宗于代宗。《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鄭注：「所謂國無主之祀是也。」司馬相如《封禪文》：「繼《韶》、《夏》，崇號諡，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代宗即岱宗，宗于岱宗，猶云尊之于岱宗，

謂封禪也。《後漢·張純傳》請封禪奏，引《書》「至于岱宗」語。《風俗通·正失》篇：「謹案《尚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又《山澤》篇云：「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白虎通·封禪》篇：「于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又《論五嶽》篇：「東方爲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壽無疆。《禮·郊特牲》：「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白虎通·性情》篇：「魂猶紘紃也，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于人爲外，主于情也。魄者猶迫然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主於性也。」與案：魂魄附于人，及其死也，則施于虛，施于虛猶言復歸于天地。《朱子語類》云：「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又云：「聖人安于死即消散。」亦與此施虛義合。極壽無疆者，謂德盛則聲名永久，如精靈常在耳。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

男一也，辭無所貶。「曰」字疑衍。《桓十一年》何

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白虎通·爵篇》：「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爲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案：或說與何注大同。《武帝紀》：「元鼎四年，封姬嘉爲周子南君。」南，與「男」同，正用《春秋》子、男同等之義。元帝始進爲承休侯，平帝時又進鄭公，以三等遞進也。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史記·三王世家》：「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王莽傳》：「莽奏言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莽用劉歆說，故不從今文家言，且以爲無其文也。《王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曰：微子、箕子，實是圻內采地之爵，非圻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春秋》何三等？凌云：「何」下當有「以」字。」曰：王者以制，以，疑作「之」。一商一夏，一質一文。《說苑·修文》篇：「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朔三而復者也。味尚旨，^①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文質美也。」《白虎通·三正》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又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

①「旨」，稿本及《說苑·修文》作「甘」。

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桓十一年》何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

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白虎通》：「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

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

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大戴禮》注引《含文嘉》又曰：「質以天

德，文以地德。殷據天而王，周據地而王。」《王制》疏引

《含文嘉》又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中正，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是今文家又以夏文亦三等，

與董義殊。而董不以《春秋》為主地，而云主人，又異說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佚陽，猶溢陽，

謂盛陽也。親親而多仁樸。《桓十一年》注：「故

王者始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而不尊。故後王

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也蔽，其失也尊

尊而不親，故反之于質。」《白虎通·三正》篇：「帝王始

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

多，猶尚也。○官本云：「他本作『仁多樸』。」故立嗣

予子，篤母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注：「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于羣公子也。」《孔叢·雜訓》篇：「穆公問于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弟，是何法？」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左·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蓋亦參用商法。《史記·梁孝王世家》：「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議格。」褚先生云：「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

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案：宋爲商後，宋宣讓弟，正是法商。妾以子貴。隱元年《傳》：「母以子貴。」何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與案：隱母稱夫人子氏，而仲子以貴妾告於天子而來賄，亦是妾以子貴，並用商法。《春秋》譏以妾爲妻，而取妾母之可貴。蓋以妾爲妻，在商法已不行。《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如無法。」是其證

也。義亦見《王道》篇。

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

凌云：「《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案：《郊特牲》：「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別眇，二字無義，疑屬下讀。眇，微也。別眇，猶別微。夫婦有別，始昏之時，由媵御道接而坐。《儀禮·士昏禮》鄭注所云「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者是已。《郊特牲》：「執贊以相見，敬章別也。」夫婦對坐而食。《儀禮·士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捐人。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人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疏云：「壻東面，以南爲右。婦西面，以北爲右。」是《儀禮》所云，亦夫婦對坐，合商禮也。喪禮別葬，《檀弓》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是周初仍別葬，自周公時復有合葬者。故曰「周公蓋祔」。又云：「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衛尚沿商法與。祭禮先臊，《周禮·內饗》：「夏行牀饋膳膏臊。」注：「鄭司農云：『膏臊，豕膏也。』」案：《禮器》：「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此亦祭

禮文質之可考者。夫妻昭穆別位。據此則古者婦人于廟有主。《漢儀》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則漢主猶夫婦各爲昭穆也。文二年《穀梁》疏載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八，疑「七」。廣厚三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也。」亦別位之證。《詩·斯干》：「似續妣祖。」《載芟》：「烝畀祖妣。」是周制相沿，夫妻同廟而祭。《朱子語類》：「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爲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于體爲順。」案：所言可推別位法。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祭法》：「殷人禘饗而郊冥。」《漢書·終軍傳》：「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顏注：「謂泰時及后土。」明堂員，明堂度數見蔡邕《明堂儀》。其屋高嚴侈員，《周禮·典同》鄭注：「侈謂中央約也。」疏云：「謂鍾口摠寬。」此「侈」字義同。惟祭器員。盧云：「惟，字衍。」孫詒讓云：「疑當作「楹」，屬上讀。後文云「其屋如倚靡員楹」。」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九、五並從奇數，法陽道也。《禮·玉藻》鄭云：「雜采曰藻。」孔疏：

「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于玉。」衣制大上，首服嚴員。冠尚高員形。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凌云：「《通考》：「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注：「鸞有和鸞也。」《大戴禮》：「古之爲路車也，蓋員以象天，二十八櫟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樂載鼓，凌云：「《書鈔》：「鼓所以檢樂，爲羣音之長也。」按《商頌》：「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置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今董云載鼓，設鼓、縣鼓、枹鼓，見王者受命，必改樂器而異其制也。」用錫舞，凌云：「錫舞，蓋干舞也。《通考》：「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舞溢員。凌云：「溢，與佾同。《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羅舞成八溢。」二與案：《白虎通》：「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隱五年》何注同。蓋以人數如佾數，董意當同。服虔《左氏》說則以八人爲列，六佾爲四十八人，四佾爲三十二人也。○官本云：「他本脫「舞」

字。」「先毛血而後用聲。凌云：「《詩》：『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箋：「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裸，聲莫重于升歌，武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正刑多隱，親戚多諱。《文王世子》：「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謂隱諱者耶？文十五年《傳》：「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盧云：「戚，舊本作『儀』，或作『儀』，蓋古『戚』字有相近者。《隸釋》載漢《夏承碑》云：『君之羣慙。』又《郭仲奇碑》云：『貴慙肅承。』是其證。非《文王世子》之所謂纖制也。今定爲『戚』字，下同。」封禪于尚位。尚、上同。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陽過矣，則進于陰。尊尊而多義節。以義斷恩。○王本、天啟本竝作「節義」。故立嗣與孫，篤世子，《隱元年》何注：「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家語·子夏問》篇「立孫」上加「周制」二字。是孔子間主夏法。然如周桓王繼平王，太子洩未立而死，是亦周祖孫相繼之故事也。《檀弓》注：「周禮：適子死，立適爲後。」《五經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此云「與孫」，文家法也。妾不以子稱貴號。《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鄭駁之云：「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案：鄭所據，文家法。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儀禮·冠禮》：「見母畢，冠者立于西階，東面。賓字之。」此云「字子以母」，或以母命之與。○以，各本作「而」，今從天啟本改。別眇夫婦，同坐而食，《禮·昏義》：「共牢而食。」疏云：

「塋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案：東西仍是對坐，然則夏禮並東面與。喪禮合葬，《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問于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晏子·外篇》：「孔子門人盆成括母死，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是孔子用夏法合葬也。祭禮先亨，盧云：「古『烹』字。」○官本云：「他本無『禮』字。」婦從夫爲昭穆。以陰爲上，故母可以字子。夫婦不別位。程子云：「程氏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蓋主別位。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汚方，汚，同「窪」，下也。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後漢書》注引《三禮圖》：「冕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俯仰之形，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案：卑退當取此義。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一鸞。樂設鼓，用織施僂，淩云：「未詳。」俞云：「此即所爲

旄舞也。《周官·樂師》有「旄舞」鄭司農注：「旄舞者，鼈牛之尾。」又《春官序·旄人》鄭注：「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織施者，據《周書·王會》篇「樓煩以星施」，孔晁注：「施所以爲麾羽珥。」然則織施舞之即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僂溢方。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執法稱天而行，不避親戚。孟子所謂瞽瞍殺人，執之而已。夫有所受之也。《左氏傳》云：「大義滅親。」皆是也。封壇於下位。盧云：「壇，當作『檀』，與『禪』通，下同。」與案：《史記正義》：「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服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爲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此作「壇」，疑尚是本字。壇、禪同。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至親無文。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嘉疏，《曲禮》：「稻曰嘉蔬。」○官本云：「他本脫『別葬祭禮』四字。又誤於『嘉蔬』下衍

「夫別葬祭禮」五字。」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櫛，
○天啟本注云：「櫛，音妥，圓長曰櫛，一作「隨」。」盧云：「案鄭康成《儀禮》注：「隋方曰篋。」賈氏疏云：「狹而長也。」又算家有橢圓之術，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櫛。」其屋如倚靡員櫛，《漢書·司馬相如傳》：「離靡廣衍。」顏注：「離靡，謂相連不絕也。」倚靡，猶離靡矣。祭器櫛。玉厚七分，○天啟本注云：「一無「玉」字。」白藻三絲，衣長前袷，首服員轉。全圓形。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備，疑作「法」。垂四鸞。樂棎鼓，《方言》：「榻前几謂之棎，趙、魏之間謂之橈，其高者謂之虞。虞之言舉也，所以舉物也。」義與筍虞近。郭注以爲即筍虞，非也。《說文》：「棎，牀前几也。」《廣韻》：「牀，長几也。」此云棎鼓，言鼓有器以舉之，狀若長几，置而不縣也。孫詒讓云：「棎，與「櫛」字通。」《考工記》：「輪人爲蓋。」鄭司農注：「棎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櫛之櫛。」棎鼓，即《明堂位》云「殷櫛鼓」，鄭注：「櫛謂之柱，貫中上出也。蓋植櫛以建鼓，故謂之棎

矣。」此云「主天法質」，故鼓亦用殷制。○棎，各本作「程」，今正。用羽籥舞，凌云：「《通考》：「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容也。按：翟羽可以爲儀。」僂溢櫛。先用玉聲而後烹，凌云：「《詩》：「依我磬聲。」箋：「磬，玉磬也。」《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烹，天啟本注云：「一作「烹」。」正刑多隱，親戚多赦。《文王世子》：「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穀梁》隱元年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封壇於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①喪禮合葬，祭禮先柩鬯，《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①「妻」，殿本、盧本、凌本作「婦」。

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衡同橫。其屋習而衡，《易》：「習坎。」《釋文》：「習，重也。」《攷工記·匠

人》：「四阿重屋。」鄭注：「重屋，複簷也。」○官本云：「他

本「而」作「其」。祭器衡同，作秩機。○盧云：「秩，

疑作「旋」。官本云：「他本作「佚」。」玉厚六分，白藻

三絲，衣長後衽，首服習而垂流。流，與旒同。

《白虎通·緋冕》篇：「《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

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

弁無旒。」○天啟本作「服首」，注云：「一無「首」字。」鸞

輿卑，備地周象載，備，疑作「法」。垂二鸞。樂

縣鼓，《明堂位》：「周縣鼓。」用《萬舞》。宣八年《傳》：

「萬者何？干舞也。」何注：「干謂楯也，萬者其篇名。」僂

溢衡。員方楯衡，隨其所尚，知綴兆不必正方矣。先烹

而後用樂，正刑天法，○天啟本「天法」作「文公」。注

云：「未詳。」凌云：「據上文當作「天法」。然「天法」亦誤，似

缺「多隱親戚云云」六字。」封壇於左位。左，當作「右」。

帝王有作，天之正朔，人之典禮，物之聲、色、臭、味、形、質，皆有自然之變遷，以懲其敝而易其用。然而所以範圍此法制與倫紀者，則百王同道，不可易矣。否則無以繫天下之心，而弭其畔亂。強欲治之，而不可終日。故曰「王者有改制之文，無變道之實」。伊川程子云：「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使後人就上脩之。」輿謂：不易者，止是道。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錢云：「四法，即

夫子所以答顏淵者，王魯故也。其前當有脫文。」俞云：「四

法，即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

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錢說殊失其旨。」○官本云：

「他本「修」作「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

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之，疑「則」

誤。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

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

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童，同

「瞳」。性長于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妣氏，至禹生發於背，《楚世家》注：「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破胸而生契。」形體長，長足胗，疾行先左，隨以右，凌云：「《尚書大傳》畧說：『禹其跳。其跳者，踣也。』」注：「其，發聲也。踣，步足不能相過也。」○官本云：「先，各本誤作『光』。」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凌云：「《尚書刑德考》：『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先，當爲「生」。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盧云：「專，讀曰『團』。」足左扁而右便，凌云：「《尚書大傳》畧說：『湯扁。扁，枯也。』」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光」字疑衍。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邠土，語疑有誤。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孫詒讓云：「博，

當爲「搏」。《考工記·梓人》鄭注：「搏，團也。」上云「湯體長專小」，《周禮·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云：「專，團也。」專、搏字亦通。有四乳而大足，凌云：「《帝王世紀》：『文王龍頭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性長於地文勢。語疑有誤。故帝使禹、皋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凌云：「殷之德至，①以姬爲姓。見《樂稽耀嘉》。」故殷王改文，以男書子，○天啟本作「書始以男」，注云：「一作『以男書子』。」今從注本改。凌本亦從原注，云：「他本作『書始以男』。」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此篇即感生之說所本。《說文》「姓」字下云：「古者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又時見于緯書，並今文家說。然疑非董子元文。

①「殷」，凌本作「周」。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後漢書·劉玄傳》李淑上書

曰：①「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論衡·紀妖篇》：「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是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一案：建官法天，今古文說同。董明陰陽大義，故不用星紀而用四時。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此與《王制》合，鄭氏康成以爲夏制，不知所據。《大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三十七大夫、②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亦云：「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似商制亦如此。《白虎通·封公侯》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

十二子。《桓九年》何注同。又見《禮記·昏義》篇及《異義》引《今文尚書》夏侯、歐陽說。《淮南·泰族訓》云：「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盧云：「周本作『員士』，下同。」與案：天啟本亦作「員」。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經，盧云：「金」字訛，疑是「於」字。俞云：「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與案：黃帝謨顓頊云：「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古聖初起，無所師法，觀陰陽而知性情，驗春夏而施刑政，配五行而立仁、義、禮、智、信。至于設官制器，莫不取象于天，亦其勢然也。故曰：「天因人，聖因天，後聖因前聖。」三起而成，四轉而終，時以三月而成，年以四時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文

①「劉」，原誤作「李」，今據《後漢書·劉玄傳》改。

②「三」，據上下文意當作「二」。

選《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帷帘盡謀選。」注引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于倫等之中最上也。」《管子·小匡》篇：「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與此「選」字義同。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于四時而終也。《五經異義》：①「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配象五行。」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說文》「王」部云：「三，天、地、人之道也。」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位尊者主要，位卑者主詳，相扶以爲治。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說苑·臣術》篇：「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之事常在于德，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列士之事常在于義。」案：諸臣以道德相輔，愆謬相糾，故云「直道而行」。○凌本「直道」作「正直」。是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白虎通·封

公侯》篇：「一公置二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②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說苑·臣術》篇：「伊尹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案：參，猶輔也。○官本云：「他本無『是』字。」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俞云：「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即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爲『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即『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爲『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三春』，不可通矣。」與案：「三春」不誤。言陽氣一也，而散爲三月。《文選

①「義」下，稿本有「云」字。

②「等」，《白虎通·封公侯》篇作「尊」。

·琴賦》注引《纂要》云：「一時三月，謂之三春。」又《詠懷詩》注引《春秋元命苞》云：「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于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官本云：「他本有『作』者。」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也。○官本云：「他本『情』作『精』，下同。」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情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依下文，「正人」當作「正直」。《荀子·哀公篇》：「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十二而人變盡矣。」句疑有誤。堤，天啟本注云：「一作『堪』。」與案：疑當云「天選四時，終十二而天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

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白虎通·日月》篇：「《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淮南·天文訓》：「天地三月而爲一時，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選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制，取諸天之時。周以天地四時命六卿，亦取諸天。○官本云：「原本作『四時爲制』。據文義，『時』是衍字，今刪。」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錢云：「當作『取諸天之端』。」何謂天之端？○凌本「之」字在「天」上。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官本云：「他本作『止而

已。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之率。○官本云：「他本衍「一條」字，「率」作「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時，疑當作「臣」。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官本云：「他本作「是終故」，而「誤作「百」。」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官本云：「他本「被」作「彼」。」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御覽》六百二十一《治道部》引韋昭《釋名》：「臣，慎也。慎于其事，以奉上也。」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慎，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以爲四選，○官本云：「他本「四十」

下脫「慎」字。」選一慎三臣，皆天數也。○凌本「」誤作「十」。是故以四選率之，率，計也。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官本云：「他本作「人百二十」。」以十端四選，俞云：「上文「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四選」二字，涉上而誤。」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俞云：「勞，當讀爲「僚」。僚從寮聲，與勞聲相近。僚亦從寮聲，而或體作「營」，從勞省聲，即其例也。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注：「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賓，敬也。三公九卿，是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

一時有三月，三四十，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淮南·天文訓》：「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

體，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

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

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

者，逆其生者也。」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

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

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

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古者制

度始於天，率取法象于天，故無虛設之數。然天之四時三月，

亦由人定。疑聖人先因人之四肢三節，然後推之于天，考之

以度。所謂人生于天，而體天之節也。《說文》「尺」下云：

「周制，寸、尺、咫、尋、常、仞度諸度量，^①皆以人之體為法。」

《大戴禮·天圓》篇：「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

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盧注：「人首圓足方，因

繫之天地，因謂天地為方圓也。」此亦先人後天之說。後世

制作日繁，近師前代，隨時適變，所謂天之數者，亦不能密合

矣。○官本云：「他本『皆』上無『而』字。」天地之理，分

一歲之變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

凌本「已」作「也」。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

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

也。《白虎通·五行》篇：「木者少陽，金者少陰。」四選

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

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

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

變，人之氣也。○官本云：「他本『變』作『節』。」先王

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

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

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

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為四選，選立三臣，如

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

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歲，○凌云：「成」

下舊有「就」字，衍。」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臣相砥

○

① 上「度」，《說文》無此字。

礪而致極，○盧云：「臣」字舊脫，今校補。」凌本「位」誤「時」。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此篇非董

子文。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

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重，謂承宗爲後也。《莊二十五年》：「大夫宗婦覲。」何注：「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管子·幼官》篇：「十年重適人正禮義。」注：「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後漢書·桓帝紀》：「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續之福。」今世稱嫡孫攝父，猶爲承重，蓋通上下並得稱之。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猶子安敢擅以

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俞云：「此有缺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與案：受於天，疑當作「受於父」。○天啟本「猶子」倒。於天，作「天子」。天有不以予堯、舜漸奪之故，漸，官本云：「他本作『斬』。」案：作「斬」是。堯、舜均不傳子，故云「斬奪之」，言天所以斬奪之，必有其故。孟子言「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或云：「故，當下屬。有，讀爲又。」亦通。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至聖大賢也，^①○官本云：「他本『至』作『大』。」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謂之聖王，如法則之。《荀子·正論篇》：「聖人，備道全美者也。」○盧云：「舊本『謂之』倒，今改正。如，與『而』同。」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

① 「至聖大賢」，殿本、盧本、凌本作「至賢大聖」。

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耶？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盧云：「自此已下，「伐」字俱疑當作「代」。與案：作「代」，是。《史記·儒林傳》：「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又云：「高帝代秦。」即此義。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泰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

義也。也、耶同。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盧云：「能」字疑衍。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漢之伐秦，○盧云：「本脫此四字，今案：當有。」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此篇非董子文。董惡秦特甚，而此云周爲無道而秦代之，①與湯、武相提並論，黃東發已譏之，

①「代」，據《繁露》當作「伐」。

不一也。《春秋》家推征伐之事，往往舉文王伐崇以配伐桀，茲乃湯、武並舉，不合二也。《史記·儒林傳》：「孝景時，轅固生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事于景帝前。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董生篤學，豈容忽先帝遺言，爲此雷同之論，不合三也。史公與董生習，使有此論，不當云「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矣，不合四也。末云桀、紂不能臣天下，與《孟子》及《荀子·正論篇》合，而其前又云伐人不義，宜爲國諱。是矛盾之詞，不合五也。疑此即轅固生與黃生爭論語，後人誤采入《繁露》。如轅固生難黃生云：「必若所云，是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與此「誹謗」云云正合。又其證也。

服制第二十六「度爵而制祿」以下，全用《管子·立

政》篇《服制》章文。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錢云：「上有脫文。此首二句，亦與服制無涉。」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

而用財。《管子·權修》篇：「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又云：「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荀子·富國篇》：「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袞褕衣冕，諸侯玄纁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蓄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人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飲食有量，衣服有制，《王制》「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尚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纁、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纁、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說苑·修文》篇：「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案：衣服之制，又散見於《禮·玉藻》諸篇。宮室有

度，自天子以至士，有九雉至三雉之分。見《尚書大傳》。

又《禮器》鄭注：「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斷而
嚮之，天子加密石焉。」畜產人徒有數，《管子》：「畜產」

作「六畜」。《荀子·王制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
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楊注：「人徒，謂士卒胥徒也。」

舟車甲器有禁。《爾雅》：「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

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①《尚書大傳》：「古之帝王，
必有命民，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
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車者有罰。」《韓詩外傳》、引見下。

《說苑·修文》篇並同。《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
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攷工記·輿人》疏引《殷
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

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鈴，不得乘飾車駢馬，
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說》同。

是此制至殷猶然矣。俞云：「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
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

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申器，即陳器。定四年

《穀梁傳》：「徙陳器。」范注：「陳器，樂縣也。」是也。《管

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與案：甲器，當作「用器」，
《王制》所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也。《管子》作「陳
器」，亦不誤。彼「禁」下「修」字，當據此刪之。生有軒
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上「之」字衍。貴
祿，《管子》作「穀祿」。○凌本脫「服」字。死有棺槨、

絞衾、壙襲之度。壙襲，當從《管子》作「壙襲」。喪服

雖有襲制，然不得云「壙襲」，形近誤也。《禮·喪大記》：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白虎通·崩薨》篇引《王
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衾

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

棺，衣衾三十稱。單衾備爲一稱。」又引《含文嘉》云：「天

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

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周禮·

冢人》注引《漢律》云：「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

各有差。」《潛夫論·浮侈》篇：「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

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從湯侯坐冢過制，②髡削。」雖

①「舟」，稿本作「柎」，《爾雅》作「柎」。

②「湯」，《潛夫論·浮侈》篇作「陽」。

有賢才美體，《管子》作「賢身貴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管子》作「資」。無其祿不敢用其財。《晉語》：叔向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楫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韋注：「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於朝。」《說苑·修文》篇：「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傳》云：「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于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能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漢書·貨殖傳》：「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天子服有文章，不得以燕公，以朝。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將軍、大夫以

朝官吏，命士止於帶緣。盧云：「舊本作『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殊爲訛錯，今依文義正之。」與案：天啟本與舊本同，惟「饗以廟」作「卿以廟」。《管子》作「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今以兩文參互正之，則舊本亦不盡謬，但「燕饗」下衍「公」字，「明官吏」上「將軍大夫」四字當衍。「明官吏」當作「朝官吏」，「以命士」衍「以」字耳。其文當云「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朝官吏，命士止於帶緣」。《管子》「以燕，以饗廟」亦當作「以燕饗，以廟」，「以命士」，「以」字當衍。《賈誼傳》云：「古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言天子與夫人禮服不用之以燕饗，但以廟耳。將軍、大夫朝服，亦只用之於祭祀與朝官吏。「命士止於帶緣」者，《玉藻》：「士練帶率下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散民不敢服雜采，《玉藻》：「庶人無文飾。」漢成帝永始四年詔：「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顏注：「然則禁紅、紫之屬。」

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狐貉，大夫服，其他惟服犬、羊。《管子》「狐貉」作「長髻貂」。《漢書·高帝紀》八年詔：「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厠操兵，乘騎馬。」閭合古制。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管子》「絲」作「纁」。注云：「一本作「絲」。」「玄纁乘馬」作「不敢畜連乘車」。案：古者父老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見宣十五年《傳》何注。是古以乘馬爲榮也。謂之服制。服制，二字用《管子》。《荀子·王制篇》云：「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案：李悝著《法經》，《雜律》中有《淫侈踰制律》見《晉書·刑法志》。漢世當承用之。然觀《鹽鐵論·散不足》篇及《潛夫論·浮侈》篇，則兩漢風俗侈靡，可知此在于上位之倡導，禮教之漸摩，非獨律令之所能禁止也。^①是以賈誼、董生、劉向之言治，先于此兢兢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七

① 「止」，稿本作「制」。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度制第二十七《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度制，猶制度。《對冊》云：「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賈誼疏云：「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又《新書·瑰瑋》篇云：「世淫恥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取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云：「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

用之道。」注引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王應麟云：「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今《春秋繁露》有《度制》篇。《困學紀聞》十二。輿案：此篇不過大畧。荀謂制度之別，則董當日尚有詳條，今殆亡之。然《禮經》所散見者，畧可推知也。○盧云：「舊注：『一名『調均篇』。』」輿案：《黃氏日鈔》作「調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大同「泰」。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董子說武帝，言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朱子云：「謂富者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哀帝時師丹亦言之。《王莽傳》莽定受田制度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者規田

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奸。」語意正與此同。荀悅論限田云：「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賦，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直言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于寡，立之于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制，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案：禁民賣買之說，王莽曾行之，然不久而罷。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與案：井田既廢，均財之說，勢所難行，即限田亦

不易，王莽及宋賈似道公田之制可鑒也。董子時去古未遠，以均貧富爲急，因欲復古田制，以抑奢淫，厚風俗，卒不能行。魏禧以三年成《限田論》三篇，審其難行，卒燬其稿。意唯有示儉示禮之說，足以貫古今而無弊耳。故此篇調均之法，專以禮言。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古者制井田采邑，以贍身家。制爵祿服用，以限等差。苟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富者，謂曾貴而受祿之人，下云「大人」即此。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天啟本兩「至」字並作「致」。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置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于上，故亂益亡。《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食，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

也。《白虎通·禮樂》篇：「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貧富不相懸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漢書·王吉傳》：「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程明道《論十事劄子》有云：「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詐奸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竝與此合。大人病不足於上，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墨子·貴義》篇：「今農夫人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又見《公孟》篇。《後漢·明帝紀》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大人，並謂

貴者。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荀子·正論篇》：「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于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其上矣。」《鹽鐵論·錯幣》篇：「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以餘利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盧云：「此錯引，不依《詩》之本文。」與案：此與《坊記》同。《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鹽鐵論》引《詩》與今《毛傳》同，知《坊記》錯引，不關今古文。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坊記》鄭注：「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鄭云：「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

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本書《竹林》

篇引此詩，以爲取其一美，與《詩》意合。此用《坊記》文，

蓋借取爲不盡利之證，所謂《詩》無達詁也。鄭注《禮記》

云：「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

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又云「此詩故親今疏者，

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云云，是亦不以此

爲《詩》本義。以此防民，防，當爲「坊」。民猶忘義

而爭利，以亡其身。」以上引《坊記》文。天不重

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

小者，天數也。《大戴禮·易本命》：「四足者無羽翼，

戴角者無上齒。」《呂覽·博志》篇：「有角者無上齒。」《淮

南·墜形訓》：「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

而無前，有角者趾而無後。」《對冊》云：「夫天亦有所分予，

予之當爲「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

者不得取小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

足之，況人乎？○官本云：「足，他本作「是」。」故

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

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對

冊》云：「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

業，蓄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①民日削月朘，寢

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極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

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

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

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

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

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

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①「蹙」，《漢書》本傳作「楚」。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顧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晉書·食貨志》朱暉議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得與百姓爭利。」《江統傳》云：「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媿也。」

凡百亂之源，○天啟本不提行。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不使有幾微之嫌。

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禮·

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對冊》云：「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謂，與「為」同。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凌本「制」作「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聖人不禁民之爭，而教之以讓，則民俗自美。○盧云：「舊本『而』下有『名』字，衍。」《書》曰：「黻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尚書》古文作「車服以庸」。弗，作「不」。《後漢·左雄傳》、《鹽鐵論·通有》篇、漢《樊安碑》並作「與服」，與此同。《潛夫論·考績》篇仍作「車」，知今文兩作也。此借推賢讓能之義，證民之有禮讓。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

①「對冊云」，稿本作「賢良策夫」。

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墨子·七患》篇：「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呂覽·孟春紀》：「其為與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淮南·齊俗訓》：「明王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于奇麗之容，隅眚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于為文句疏短之鞵。」○《黃氏日鈔》引末句作「非以為有益於肌膚血氣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為治民而設。《晏子春秋·諫下》篇：「三代作服，為益敬也。」《管子·法法》篇：「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璣

璣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賈子·服疑》篇：「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白虎通·衣裳》篇：「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賈生·道術》篇：「費弗過適謂節，反節為靡。」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遂，猶由也。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勢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知要之論。均田不易行，制度則可行也。《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安帝紀》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我朝康熙中左都御史陳廷敬疏言：「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其淺近易行，如貂

①「勢」，殿本、盧本、凌本作「數」。

狫獠獠，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緞綢，昔有官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正合制度之意。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孫星

衍云：「諸侯亦有文，但爲祭服，不用之燕居耳。可證《禮

器》之諸侯、大夫、士黼黻元衣爲讓尊者降等之差，其祭服各自有山龍矣。」大夫衣祿，○盧云：「衣祿，舊本訛作

「祿」，今改正。」與案：《說文》無「祿」字，字當作「緣」。《說文》：「衣，純也。」凌本作「緣」，云：「疑作「織」。《詩》箋：

「大夫以上衣織。」士不以燕，○天啟本「士」作「亦」。

庶人衣縵，《說文》：「縵，繒無文，從糸曼聲。」《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案：引申之，凡無文者皆謂之縵。此其大畧也。

爵國第二十八《周禮·太宰》注：「爵，謂公、侯、

伯、子、男、卿、大夫、士也。」故此言地列官制，謂之

爵國。《白虎通·爵》篇：「公卿大夫者何？內爵也。」又《諡》篇：「附庸所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

《王制》曰：「古者之制祿，爵凡五等。」附庸不在其

中，明附庸無爵也。」《攷黜》篇謂「附庸以德封」，引見下。又云「爵主有德，封主有功，爵與封別」。據董此篇，附庸亦不在爵中。

春秋曰：「會宰周公。」《僖九年》。又曰：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盧云：「六字宜衍。」①凌云：「天

子三公」云云，在「初獻六羽」《傳》內，非衍文。」《傳》

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隱五年》《傳》。凡

五等。故周爵五等，士三品，上士、中士、下士。

○官本云：「士，他本作「上」。文多而實少。《春

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注見前。案《左

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國語·周語》：「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南，與「男」通。似時王之制，即已合爲一爵。《左氏》說與《公羊》合。士

①「宜」，稿本及盧本作「疑」。

二品，上士、下士。文少而實多。○官本云：「他本作「上二等，文多而實少」。《春秋》曰：「荆。」句。

《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凡四等，盧云：「莊十年《傳》云：「荆者何？州名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凡七等。」此但以人、氏、名、字分得地之多寡，故所引不全。」命曰附庸，《白虎通·爵》篇：「小者不滿爲

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案：庸，與墉同，城也。

《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王制》鄭注：「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于大國。」《正義》：

「庸，城也。」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柰何？

曰：天子邦圻千里，圻，與「畿」同。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孟子》、《王制》同。《白

虎通·爵》篇：「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

有可次，下有可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又云：

「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

里，其改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意，欲褒賢而上之。」此所言與殷制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

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字、名、人、氏，《傳》以夷

狄言。据此知《傳》，以附庸例之也。附庸有二說，《尚書

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五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

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同，

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蓋脫「五」字。此以附庸爲采地也。《白虎通·致黜》篇：「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

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

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潛夫論·班祿》篇：「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

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此言附庸以德封也。董此篇以「爵國」名，當

是謂以德封者。《順命》篇言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氏，則謂諸侯黜滅者。蓋開國之初，天子有餘地以廣

封，自後諸侯并兼，其制漸廢，但有采地之附庸耳。《莊元

年》：「紀季以鄆人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知國滅而附庸猶有地，得立廟以祠其受封之人矣。

○十五，各本作「五十」，今從天啟本改。《春秋》曰：

「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隱五年》《傳》：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僖九年：「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案：爲

政，謂以三公領大宰者。「祭伯來。」《傳》曰：「天

子大夫。」《隱元年》《傳》。孔廣森云：「蓋天子之中大

夫。」與案：據董例，疑是「上大夫」，蓋即天子之卿。《周

禮》有卿而無上大夫。《王制》言天子、三公、卿大夫、元

士。似亦以卿爲上大夫，與此合。「宰渠伯糾。」

《傳》曰：「下大夫。」《桓四年》。莊云：「《春秋》志

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異其分。父子之恩，長幼

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耳。諸侯之臣，

雖內大夫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耳。」「石尚。」《傳》

曰：「天子之士也。」《定十四年》何注：「天子上士，

以名氏通。」「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

也。僖八年《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凡五等。

《隱元年》何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

稱人。」孔廣森云：「《春秋》凡王之下士爲王人，中士錄名，

宰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書字，家父、叔

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仲、南季、仍叔等是

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

公、祭公、虞公是也。」竝主上、中、下爲說。按董用五等，

無中大夫及中士，與《周禮》異。何注與董異。《春秋》

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

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

等。襄十一年《傳》。何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

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

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案：《王制》諸侯五等，「上大

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與此異。小國

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

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此四等例與

他書並異。大夫即上卿，下大夫即下卿。故下文云「次國

上卿位比大國下卿，小國上卿位比大國下卿」，又云「大國

上卿位比天子元士，則下卿當比下士矣。《左》成三年傳：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杜注云：「降一等。」又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杜注云：「降二等。」案：《左傳》與《王制》合。此文則小國視次國，次國視大國降一等，大國視天子降二等。二十四等，天子卿、大夫、上士、下士凡四等。通佐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諸侯大國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次國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附庸宰、丞、士、秩士凡四等。是謂二十四等。蓋天子三公最尊，諸侯、通佐、附屬故不入等。附庸雖不得達于天子，其官固視諸侯爲差矣。祿八差。○盧云：「祿」下舊本有「等」字。案：凌本連下「有」字上屬。劉逢祿云：「疑作『祿人有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疑當作「小功德者爵與上別」。土，謂封也。大材者執大官位，執，疑作「受」。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墨子·尚賢》篇：「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

之。《韓非子·八姦》篇：「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職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傅子》：「夫爵者位之級，而官者祿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已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錢云：《大典》本「至」作「主」。與案：「如」上疑有脫字。或當作「官如其能，治之至也。」宣，爲「官」誤，又倒在下耳。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泰族訓》：「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曰：「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說文》：「俊，才過千人也。傑，才過萬人也。」《書·皋陶》：「俊乂在官。」鄭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呂覽》高注：「千人爲

傑，萬人爲俊。」《鶚冠子·博選》篇：「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與此小異。案：俊，字不當作「雋」。雋，肥肉也。凹乃弓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白虎通·封禪》篇，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主於庭」。^①輿案：尊卑如其能，大小當其分，則人絕徼幸之思，士弭奔競之習，事無不舉，才無不成。否則積時累月，以資爲績，亦尚可以澄官方，效職守。若不量能而授，不考績而舉，賄成勢競，廉恥道亡。其始足以壞人才，隳庶事，其究足以亡天下矣。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俞云：「下文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五時色之象也。春、夏、秋、冬、中央，故云五時色。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官本云：「下『二』，他本作『六』。」俞云：「上『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即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爲『七上卿』

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輿案：官本作「二」，據下文通佐之數。盧本作「四」，據下文倍諸侯之數。以三三相復推之，俞說是。天庭之象也，凌云：「《春秋元命苞》：『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紫微宮爲大帝，中有五帝佐，五帝合明。』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三卿、九大夫、亦名『下卿』。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凡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文不全。或當作『上士與下士』，脫去三字。而六十人，五通大夫當有十五上士、四十五下士，凡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五官謂天子左右五等。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柰

①「主」，稿本及《白虎通·封禪》篇作「生」。

何？指數即人數，猶後人稱百人爲千指矣。○官本云：「他本無『然』字。」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凌云：「諸經皆言大國三軍。《春秋》之制方伯二師，從無四軍者。攷《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俞云：「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爲大缺一字。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更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即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

亦即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純四駟，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輿案》：本篇軍字不必依萬二千五百人定數，疑即《周禮》分都之意。故於小國及附庸亦云「立口軍口師三」也。以一軍奉公家，盛時之制，至春秋時非其舊矣。○官本云：「他本無上『也』字。」凡口軍三者何？計口立軍，謂之口軍。猶計口而爲井田，謂之口井。口井見《王莽傳》。○盧云：「舊本『三』下又有『口』字，當是衍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盧云：「『准』之正字爲『準』，而《周書》、《文子》、《管子》、《莊子》、《呂覽》、《淮南》皆有『准』字，則相沿省文已久矣。」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凌云：「《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注：『一里方三百步。』疏：『案《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

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宣十五年《注》：「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凌本無「一家」二字。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周禮·大司徒》：①「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鄭注：「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是併男女計之。此云「食九口」、「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者，併男女言之。百畝三口，則專計男。蓋立軍以男爲限，食養則無分男女合計。男口而區爲軍，則正羨皆在其內，所謂人人皆兵也。據《周禮》及《司馬法》，率百畝而取一人爲正軍。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凌本「方里」衍作「方百里」。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盧云：「方百里」下，舊本有「爲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計十四字，係衍文。錢校刪。「法三分而除其一。城

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葵園、臺沼、橡采，盧云：「葵園，與委巷同。橡采，疑有誤。或當是林麓汙菜之類，②皆在所除也。」與案：《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途巷，三分去一。」與此法同。「街路市」，疑衍一字。○官本云：「他本「葵」誤作「姜」。」案：凌本「官」作「宮」。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方百里，應得良田方十里者百。除其一分，得方十里者六十六。外餘方十里者一，復除其一，得方里者六十六。外餘一方里，不計奇零，故畧之。○官本「與」上有「十」字，云：「「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下當有「者」字。」與案：「十」字，衍文。定率得十六萬口。依上田數得十五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口，并餘數核之，應得十六萬又八口。餘數除其一，適得今數。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餘一口不計，舉大畧。③○「各」下疑脫「得」字。官本云：

- ① 「大」，當作「小」。
- ② 「菜」，盧本作「萊」。
- ③ 「舉大略」，稿本作「舉上同」。

「他本脫「五」字。」爲大口軍三。「大」下，缺一「國」字。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三分除一，得方百里者六十六。外餘方百里者一，再除其一，得方十里者六十六。外餘方十里者一，應得方里者六十六。不言方里，文畧也。下並同。爲京口軍九。句。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留三京口軍以自衛，餘以禦侮綏邊。凌云：「內官畧見如此。」故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凌云：「《漢書·外戚傳》：「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四姬，《漢書·文帝紀》臣瓚注：「《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顏注：「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

戚》：備列后妃職官，無姬職也。」與案：据此則姬在周已爲官號，不始於漢。瓚引《漢秩祿令》及《茂陵書》不誤也。但不知何時始以妾爲姬。《史記·始皇本紀》言見呂不韋姬，是秦時已然。《詩·陳風》：「彼美淑姬。」孔疏云：「姬、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蓋其始以姬爲婦人通稱，因以爲官名。又因以爲妾稱，輾轉沿譌，而姬之名賤矣。宋徽宗改稱「公主」爲「帝姬」，則用《詩》王姬而誤。三良人。凌云：「《漢書·外戚傳》：「良人視八百石，比右庶長。」顏注：「良人，謂妾也。」《檀弓》注：「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餘三妃而已，①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按：合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符十二人之數，蓋用夏制也。」與案：此是周制。②《王莽傳》：「請考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立一世

① 「餘」，凌本及《禮記》作「但」。

② 「此」，稿本作「據下文」。

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張惠言云：「有七上卿以下二百二十人，所謂通佐也。通佐之官，他書不見。」俞云：「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爲「二百二十人」矣。」王后置一大傅、大母，盧云：「似當作「置一大傅、母」，次「大」字衍。」與案：襄三十年《傳》：「傳至矣，母未至也。」何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是傅與母爲二。傅，傅母。母，保母。「大」字非衍。三伯，三丞。世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各本「世」作「二十」。凌云：「世，字之誤。」今據改，下同。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凌云：「《漢舊儀》：「太傅一人，真二千石，禮如師。」亡新更爲太子師。三公、三少，見賈誼《治安策》。」與案：「人」字衍。以下文例之，當云「世子一太

傅、少傅，三率，三下率」，或以「少上」爲句，謂即「下率」，似非。士人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張惠言云：「士人宿衛者，如周官次舍

之人民。」凌云：「《三輔黃圖》：「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宿衛王宮，周廬值宿。」《元紀》初元五年顏注：「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本傳：「臣愚以爲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俞云：「案下文言「大國」、①「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人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脫誤。」與案：「仕」字，疑衍。王后

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凌云：「《周禮·女御》注，《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疏：凡后下御，皆是后宮進在王寢，侍息宴。」與案：此上下御，疑是后宮宿衛，如漢時長樂宮屯衛、建章衛尉之比，非御妻也。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

①「案」，稿本無此字。

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據上文，少伯即丞。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各五人。○官本云：「他本無『亦』字。」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此處疑脫「下士，上、下史各五人」句。大國下士止有史。以通佐例之，則天子下士當有上、下史五人也。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此謂通佐之史。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下士無臣，大國以下則唯卿有之。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凌本「除」下無「其」字。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為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凌云：「《獨斷》：『公侯有夫人，有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

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張惠言云：「通大夫，上、下士，所謂通佐也。此不言人數。下文次國、小國，云『五上士，十五下士』，計共二十五人，與前言六十人不相應。天子通佐二百二十人，諸侯不應若是之少，且非三三相復之率，疑當云『五通大夫，十五上士，四十五下士，凡六十五人』。六十者，舉大數也。或前文脫『五』字。」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凌云：「今八百石者，以漢制況之。《國策》云：『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謂一傅、一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傳、丞。謂一上傳、一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三字衍。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衛御者，凌云：「上『王后』作『御衛』。」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

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凌云：「《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凌云：「莊元年《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桓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四千九百方里。案：此等蓋俗語。算數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語。《漢書·律麻志》劉歆典領鍾律奏亦云「八八六十四」，又《淮南》書亦有之，知其來已久。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以

前文例之，當云「得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此文有誤。統計得田方里者三千二百六十六，定率得七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口，三分之得二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口。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左》哀三年：「南孺子。」杜注云：「季桓子妻。」据此則「孺子」疑是妾稱。《韓非子·外儲說右》：「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皆貴于王。」《列女傳·貞順》篇：「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是周末尚稱妾爲孺子也。立一世子，三卿，三大夫，^①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傅一、母一。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人，《漢書·王莽傳》：「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御人之稱本此。○官本云：「御，

① 「三」，殿本、盧本、凌本作「九」。

各本誤作「卿」。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盧云：「上下與後文同，本或作「下士」，非。」與案：

「下」字，疑衍。上傅，即丞。末「士」字當下屬爲句。宿

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之數。○官本云：「他本「之」上衍「士」

字。」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天啟本

「御」上有「士」字，凌本同。世婦，左、右婦，上下御

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

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

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天啟本無「各」

字，凌本同。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據此，則

次國以下通大夫之上下士皆無史。卿，臣二人。故

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

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凌云：「疑有誤。」與案：

六十六，衍上「六」字。五五二十五，爲二千五百方里。三

分除一，得方十里者十六。外餘方十里者一，再除得方里

者六十六，統計得田方里者一千六百六十六，定率得四萬

口。三分之爲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小國口軍

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凌云：

「夫人」上當有「一」字。三良人，二孺子。立一

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

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

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

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傅

一，母一。○官本云：「他本「母」誤作「氏」。」三伯，三

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一御人，一，當爲

「二」。○官本云：「一御，他本作「二卿」，誤。」各有師

保。世子一上、下傅。「下」字，疑衍。士宿衛

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夫人御衛

者，上、下御各五人。○盧云：「舊本缺「夫人」二

字。趙校增。」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

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

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

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天啟本

注云：「通，一作「五」。」卿，臣二人。此周制也。

此篇所說與他書所載周制互有異同。蓋一代法制，因革不常，故紀載參差，不能合一。此確爲井田未湮時舊制，非《春秋》所有。而「通佐」之名，無徵於古。「姬」、「良人之號」，下同于漢，「八百石」、「六百石」之類，竝取況今制，當是采述舊聞，證以漢法。禮書散亡，此殆師說僅存者，可寶也。○二，凌本作「三」。《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九百方里。凌云：「而、如通。」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六百方里。○天啟本作「六十」，衍「十」字，凌本同。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爲口師三，三分之爲四千八百口。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丕，盧云：「丕，疑「一」。」丞一，○官本云：「丞，他本作「承」。」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師一，保一。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此疑有誤。附庸之宰視子、男下卿而已，宿衛安有比上、下卿者？上、

下各如其數。此語亦疑有誤。世子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盧云：「三字非誤即衍。」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俞云：「善，衍字。蓋即「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正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是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此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九半句有誤。三分除其一，○天啟本「三分」作「四分」，凌本同。案：據本篇例當作「三分」，然以二十里計之，則四分適與下田數口數合，疑有誤文。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方二十里實得四百方里。四分除一，得方十里者三。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方里者六十六。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有脫文。當有丞，有士，有秩士。下四半三半二十五。盧云：「此八字疑誤，并疑下有脫文。」與案：此下當云「稱人氏者方十五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

里者五，天啟本作「方里者五十」，凌本同。案：有「十」字是。地方十五里，應得田二百二十五方里。三分除一，定得田百五十方里。俞云：「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為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為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為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為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為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定率得三千六百口。○盧云：「定」下脫「率」字，今補。」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仕衛世子臣。盧云：「下有脫文。」與案：以類推之，當為「宗婦一人，妾二人，世子一人」。「仕衛」為「士宿衛君者」之殘文，「世子臣」則「世子官屬」之殘文也。○天啟本「仕」上有「士」字。

仁義法第二十九《莊子·天地》篇：「孔子往見老

聃，繙十二經以說。《釋文》：「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老聃曰：「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按《禮·表記》引子言：「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又云：「仁有數，義有短長小大。」《易·繫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韓非子·外儲說右》：「子路曰：『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而《論語》中無仁義兼言者，孟子言仁，始多以義配。《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悖。」亦以仁義分晰，為韓愈《原道》所祖。此篇所云本厚躬薄責之旨，且三引《論語》以證，明實孔子法也。他篇言《春秋》要旨在仁，此恐施政者偏於治人而不知自治，故著其法。○凌本「法」作「發」，誤。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

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漢杜欽對策云：「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

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宋蘇軾云：「《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竝與此合。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以，與「已」同。名，猶字也。仁從人，義從我，是字形別也。《禮·中庸》：「仁者，人也。」《表記》同。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人耦二字，又見《儀禮》注及《詩》鄭箋。耦，偶同。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國語·魯語》：「季文子曰：『人之父兄食羶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猶言不相仁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祭義》：「仁者，仁此者也。」下「仁」疑作「人」。《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釋名》：「人，仁也。仁生物也。」《說文》：「仁，親也。從人，二。又尸，古文仁，或從尸。」尸即篆體人字。東方之國好仁，故古夷字亦作尸。蓋仁者有對待之稱，無二人則仁無所見，故从二人，以別於我。《莊子·大宗師》：「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淮南·齊俗訓》：「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物爲人。」以人與友對，尤爲明顯。曾子云：「人非人不濟。」《左》襄七年傳：韓穆子贊韓起之賢云：「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又云：「參和爲仁。」參和者，與人相親之謂。《國語·周語》言「仁必及人」，又云「愛人

能仁」，《詩·鄭風》、《齊風》之譽人也竝云「美且仁」，亦謂其與人相親愛之貌。《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韓詩外傳》引古訓：「愛由情出，謂之仁。」是古釋仁爲愛人，無異說也。惟義訓我，則董勣說。董好以字形說義，如性之名爲生，三畫連中爲王，二中爲患之類。王安石《字說》仿董而不如其精。其他篇言禮義、義理及單言義者，固不盡如此訓。然《呂覽》言「責人以仁，自責以義」，見下。則董此義亦有所本。《樂記》：「仁以愛之，義以正之。」《緇衣》：「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以義訓正，亦與此近。《說文》：「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從我從羊。」漢人多以仁義作「誼」，威儀作「義」。細繹許說，則義字實參董訓。己之威儀，即正我意。下文云「爲禮不敬」，知威儀包括在內。又云「宜在我」，則兼誼訓。是董於義、誼不分，許兼采之耳。本傳：「正其誼，不謀其利。」誼，原當作義，今本蓋班氏所改。墨子旨在兼愛無我，其書「義」俱作「義」，見《說文》。今本多改从我。而本旨湮矣。王應麟引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困學紀聞》八。與案：兼愛與泛愛，正我與爲我，截然不同。兼愛者無等，泛愛者能容，正我

者自克，爲我者自私，不可混淆。且孔子告樊遲之間，仁也。曰：「愛人。」何嫌於仁外乎？謝上蔡不欲以愛爲仁，蓋溯佛氏割愛之弊，故云儒之仁，佛之覺。又曰：「義以爲質。」何嫌於義內乎？劉王所慮，似爲未達。仁之於人，義之與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桓十一年《傳》何注：「設，施也。」《莊子·山木》篇：「子何術之設。」與此「設」字義同。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易》以乾自強，以坤容物，竝古聖賢處己治世之方。①○天啟本句末注云：「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閤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天啟本作「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襄九年》：「宋災。」《傳》：「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哀十三年注「譏二名」。「復就魯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將先正大以帥小」。昭二十五年《注》：「子家駒先說正法，下

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以正季氏。」案：《莊子·則陽》篇：「柏矩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亦此義。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官本云：「愛，他本作『澤』。」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質，實也。言實心愛民，不遺庶物，蓋聖人之仁博矣。始於自愛，推於愛人，極於愛物，此《春秋》之志也。程子云：「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者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求之自外乎？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聖祖《庭訓格言》曰：「仁者無不愛，

①「竝」，稿本作「皆」。

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其所愛甚深，所及甚廣。」與董義相發。○官本云：「他本闕『不愛』二字。奚，作『其』。謂，作『爲』。」案：不愛奚足謂仁，天啟本作「方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禱，《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追，盧云：「當有『也』字。《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禱，弗及。』《傳》曰：『侈也。』《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傳》曰：『大其爲中國追也。』又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今案：此亦當有『公追戎於濟西』六字，方可接下文。又『禱』舊本作『鄙』，與《左氏》同。今從《公羊》去『邑』。」與案：自爲追，指濟西言，盧說是。但當合「則善」爲句，不當有「也」字，不加六字似亦可通。○凌云：「原注：『追』亦作『近』。」官本云：「傳，他本誤作『得』。」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謂禱之役。未至豫備之，則美之，謂濟西之役。盧云：「兩『美』字俱當作大。」○天啟本「備」下注云：「一作『衛』。」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蚤，疑作「害」。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

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易》惕履霜，《詩》歌未雨，皆斯志矣。《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士者，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白虎通·諫諍篇》：「諷諫者，智也。如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各本《春秋》之志也」上衍《春秋》之時「四字。今從天啟本、凌本刪。形，凌本作「行」。其明至矣。○官本云：「他本『至』作『智』。」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禮之本起於別嫌疑，謹纖微。故妨患未形，智之至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盧本「而」作「如」，字同。今從官本。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智精於妨微，而仁快於及遠，所以體天地覆幬之德也。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言仁而推極於豫除患害，深微之論。是以知明先，句。以仁厚遠。○官本下「以」字作

「而」。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愛之爲道，愈及遠則愈賢，愈近則愈不肖，言廣狹之異。故王者愛及四夷，《隱二年》何注：「王者不治夷狄。」桓三年《注》：「後治夷狄。」《白虎通·禮樂》篇：「聖人不治外國，王者制夷狄，不制夷狄禮。」雖然以天地之仁推暨之，固在愛育中矣。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謂左右密邇之人。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民，天啟本注云：「一作人。」與案：依本書例當作「民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虐民自裕，故曰愛獨身。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猶枉君。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

不正也。僖四年《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五行志》：「僖五年日食，仲舒以爲齊桓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不以義辭予之。○官本云：「楚，他本作『陳』。」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宣十五年《傳》：「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乎夷狄，而未能合乎中國。」趨而利也。盧云：「本或無此四字。」與案：天啟本作「趨利而也」。疑本作「趨利而已」，語當在「以其身不正也」下，言楚靈、齊桓、吳闔廬皆有所利而爲之耳。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黃氏日鈔》「求」上有「而」字。我有之而誹諸人，《晏子·問上》論佞人之行云：「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潛夫論·交際》篇：「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動作不悉心，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己而譏之彼。」○盧云：

①「五」，原誤作「六」，今據《公羊傳》改。

「誹，本亦作『非』，下同。」與案：《黃氏日鈔》作「非」。天啟本注云：「誹，一作『非』，字並通。」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官本云：「他本『謂』誤作『得』。」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案：義有制事之宜，有治身之宜。孟子以仁爲親親，義爲敬長，急君，從兄。董則並歸於仁。又云：「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此制事之宜也。其以羞惡之端爲義，則治心之宜所以治身也。書傳所說，多主制事，宋儒本之。然朱子注《孟子》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似兼用二義。其實治心得宜，而後可以制事，理未嘗不通也。董專言其本。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爲言我也。○官本云：「他本無『之』」字。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施諸外故曰往，責諸己故曰來，仁往義來。又見《十指》

篇。《管子·小稱》篇：「明王往喜，民來懼身。桀、紂往怒，民來驕身。」正與此「來」、「往」義同。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上「義」字，疑作「宜」。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淮南》高注：「紀，節也。」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反之義理，以正其身。據禮以勸福。《廣雅·釋詁》：「勸，助也。」○天啟本「禮」作「祉」，注云：「一作『禮』。」「福」下注云：「一作『贍』。」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天啟本無「曰」字。「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

宅，百畝田，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此引《詩》以證先富後教，義與荀同。又

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餐，疑當作「食」。此引

《詩》第二章。○天啟本「謂」下有「之」字，凌本同。《春

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

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何注：「於

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

然後正人。《中論·修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

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

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聞者謂

之矜，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

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天啟本注云：「誹，一作「非」。

凡此六者，俞云：「「六」字衍。」以仁治人。義治

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隱二年

《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

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又云：

「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

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不當乃人之，故錄責之。」且《論》已見之，

而人不察。《論》謂《論語》，張禹合考《魯論》、《齊論》，

號「張侯論」見《隋志》。何晏序《論語集解》稱「古論」、「新

論」，是《論語》但稱「論」也。《論衡·正說篇》：「孔子孫孔

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又見《必仁且智》篇。

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今《論語》

「不」作「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

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謂之仁造人，義

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情，

猶實也。宣十五年《傳》：「是何子之情也？」《墨子·非

攻》篇：「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謂實不知

其不義也。」《莊子·天道》篇：「此仁義之情也，謂此仁義

之實也。《荀子·法行篇》：「瑕適竝見，情也。」竝與此義同。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學者知此，可以自淑，可以涉世。《呂覽·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當作「仁」。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當作「仁」。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當作「仁」。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當作「仁」。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釋《論語》極精，正我而歸本於禮，可見董所得絕高。《國語·周語》：「行禮不疚，義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天啟本「弗」作「不」，凌本同。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盧云：「而僻行」以下八字，趙疑當作「則非僻之行口於下」。與案：或

是「而非僻之行則於下」。胡思敬云：「上有「僻行」，民則而法之，所以為世論所誹。」不倒字亦通。①○官本「政詭」作「正俛」，云：「他本作「政詭」。」仁義之處可無論乎？言處己處人，不可誤施，宜究圖也。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孫詒讓云：「論，《黃氏日鈔》引作「慮」，義較長。」與案：《日鈔》引下文仍作「論」。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韓詩外傳》：「雖有旨酒嘉穀，不啻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又見《禮·學記》篇。

必仁且智第三十前篇以仁配義，以體言。此篇以

仁配智，以用言。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凌云：「《淮南子》：

「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

①「亦」下，稿本有「可」字。

之。」「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
 ○天啟本「材」作「財」，注云：「一作「材」。」「不智而辯
 慧猥給，則迷而乘良馬也。《呂覽·仲冬紀》：「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
 《淮南·主術訓》：「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猥給，則棄驥而不式。」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盧云：「次「以」字衍。邪狂，疑當作「邪枉」。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荀子·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辨則必為誕。」與此可參證。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詩》云：「不畏強禦。」據此則強與禦別。禦，與「禦人以口給」之「禦」同。孔疏：「強梁禦善。」亦以二字分疏。《家語·始誅》篇：「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辟，法也。斷辟，謂破壞法紀。其嚴足以

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淮南·主術訓》：「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論語》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語》：「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知其善而無怛惻之意以行之，故云「知而不為」。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淮南·主術訓》：「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案：類所以為界限也。就内外言之，則有族類之異。就天地言之，惟有物類人類之異。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以仁愛類，以智除害。除害亦所以愛人也。

何謂仁？仁者憺怛愛人，《禮·表記》：

「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白虎通·性情》篇：「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懇誠貌。」案：憺怛即懇誠之意。《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朱子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朱訓專以體言。《韓非·解老》篇云：「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

此誼前於董，極爲精粹。《莊子·天地》篇：「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施，^①此仁義之情也。』」莊所引亦「仁」字真際，而仁義不分晰。《在宥》篇引夫子語：「愛人利物謂之仁。」卻與董合。義又見前。○天啟本「惛怛」作「惛怛」。謹翕不爭，翕，合也。言與物以和。好惡敦倫，仁者不能有好而無惡，但各得其正，無所偏僻，斯厚於倫類矣。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舒，天啟本注云：「一作『倫』。」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依道而行。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說「仁」字義最博，後儒所釋不能外此。

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智先規而後爲之。先知後行。故程子曰：「未能知，說甚行？」雖然，所知有是非，故又必先有辨別之功。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

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②其所事不當，^③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俞云：「疑作『後』。」殘類滅宗亡國是也。俞云：「是也」上當有「桀紂」二字。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左》昭五年傳：「叔向云：『敬始思終，終無不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倫，天啟本注云：「一作『禮』。」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智。

- ①「施」，稿本及《莊子·天地》篇作「私」。
- ②「不得」下，殿本、盧本、凌本有「其事」。
- ③「所」，殿本、盧本、凌本無此字。

其大略之類，○天啟本不提行，凌本同。天地

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不常，猶非常。《釋

名·釋天》：「異者，異於常也。」小者謂之災。災常

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

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

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韓詩外傳》三兩引

此詩，《外傳》八一引此詩，凡三見。一，文王因地動而謹

飾。二，殷湯見共穀而齊戒。一，^①晉君因梁山崩，素服

率羣臣而哭。並以畏威為畏災異。凡災異之本，盡

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

出災害以譴告之。胡思敬云：「乃始，疑作『方始』。」

○官本云：「他本闕下『國家之失』四字。」譴告之而不

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

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

陷人也。^②《對冊》云：「國家將有失道之變，^③而乃先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乃傷敗至。^④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孔光傳》疏云：「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

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

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皆謂不懼

者凶懼之則吉也。』《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

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戒，則禍銷福降。忽然

簡易，則咎罰不除。』《後漢·皇甫規傳》：「天之於王者，如

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與此文義

大同。《白虎通·災變》篇：「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

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

之也。』又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

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天啟本無「之仁」下十六

字。^⑤凌本「殃」作「殆」。謹案災異以見天意。

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

①「一」，疑當作「三」。

②「陷」，凌本作「害」。

③「變」，《漢書》本傳作「敗」。

④「乃傷敗」，本傳作「傷敗乃」。

⑤「十」，疑衍。

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國語》注：「振，救也。」《史記·蒙恬傳》：「過可振而諫可覺。」荀子·堯問篇：「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盧云：「報，舊本作『救』，訛。」《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宣十五年《傳》：「蠧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饉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盧云：「文似不了。」與案：疑奪「其罪」二字，下當更有奪文。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盧云：「楚莊王以」四字，舊本作「且莊王曰」，訛，今改正。」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邪？」○《說苑·君道》篇作「天其將忘予與」。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

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也，與「邪」同。《春秋感精符》云：「魯哀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陳蕃疏云：「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後漢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譴告。今之動變，倘尚可救。」並用此義。董生高廟園災對云：「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聖賢臣，雖欲去季氏，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立詞微異。其有政善而災異見者，本書《燠燠孰多》篇所謂「禹水湯旱，爲適遭之變」是也。《論衡·明雩篇》：「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至者，政治也。」亦有政亂而禎祥見者，竇武疏云：「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則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漢儒好言災異，必兼此數義乃通。夫災異之說，委曲傳會如此，在先哲非不知其然也。然而尊君之義已定，以民臣折之，則嫌於不順，以

天臨之，則不嫌於逆，要在儆戒人主而已。張禹說成帝無信災異之說，於是惕懼意弛，而王氏遂張。王安石毀《春秋》，倡天變不足畏之說，而熙甯新政爲世詬病。熙甯八年，交趾人寇，彗星見，安石自作勅榜有云「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象」，亦未始不言天。至南渡以後，汪澈以雷雨疏請備金，洪适以霖雨乞罷。孝宗隆興二年且以郊祀而雷，用漢制罷葉顒、魏杞相，蓋已不用安石說。有明徵矣。

《荀子·天論篇》云：「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明，^①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荀歸重人祆，與漢儒說可相輔。《韓詩外傳》與荀同。○錢云：「後一段，疑本在《二端》篇，脫在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

① 「明」，《荀子·天論篇》作「時」。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九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貢禹》疏言：「武帝時

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俗皆曰：「何以孝弟爲？多財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于此。故董子痛切言之。胡思敬云：「此篇與《孟子》『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相發明。」

○《黃氏日鈔》「重」上有「莫」字。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盧云：

「使人，本或作『使之』。」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

心。宋程子言「義理養心」，本此。孟子曰：「義理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君子爲道，非徒自苦，固有利用安身之術。正義不謀利，士夫之所自飭。富貴利達，營求同於妾婦，君子恥之，以其擾擾而不安也。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天啟本有「矣」字，凌本同。奚以知之？○天啟本「奚」作「何」，凌本同。今人

大有義而甚無利，○凌本「大有」倒。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新語·本行》篇：「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列女傳》齊相御妻曰：「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潛夫論·論榮》篇：「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陋也。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盧云：「榮，俗本多作『容』，錢據計臺本校正。」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盧云：「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胡思

敬云：「上『惡』字疑『怨』之誤。」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盧云：「數語疑有贖字。」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天啟本作「折夭」。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天啟本「能」在「雖」上。注云：「人，一作『民』。」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官本云：「他本作『無大』。」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實，猶驗也。楊子《脩身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劭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司馬光注云：「仲舒云：『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儔克爾，誰能如此舍利而取義也。《朱子語類》亦云：「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興案：此「利」字與「功利」微別。宋玉《九辨》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生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而素餐。」于董子之旨，庶乎近之。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

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黃氏日鈔》「賊」作「賤」。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凌云：「以金銀飾物曰錯。《食貨志》有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故名錯也。」○各本不疊「嬰兒」字，據《黃氏日鈔》引補。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盧云：「千萬之珠，謂其價值千萬也。本或無『之』字者，非。」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呂覽·孟冬紀》：「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①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黃氏日鈔》「見」作「知」。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者」字疑衍。《日鈔》無。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

①「搏」，《呂氏春秋·孟冬紀》作「搏」。

趨義也，固其所聞也。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其所見之大小異也。君子謂士夫，小人謂民，士夫而民行則小矣。《潛夫論·遏利》篇：「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聖人事明義，以照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韓詩外傳》載魯有父子訟，孔子止康子殺，亦引此詩，云：「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與案：《南山》詩云：「四方是維，天子是庠，俾民不迷。」亦此義。○《說郛》載《詩緯汜麻樞》「聖人事明義」云云，與此文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詩·敬之》鄭箋云：「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詩以爲成王望羣臣示之以顯德行。此云顯德行以示民，民歌之爲詩，蓋今文說。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

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天啟本作「大義」，凌本同。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功德慕堯、舜，法度守文王，《春秋》志也。《論衡·儒增篇》：「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先聖傳授而復也。所謂先聖後聖同揆。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凌云：「出，謂出室也。凡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室。室之南壁，東爲戶，西爲牖。凡所以通出人者，堂前則有門，堂後則有闥，人者以向室爲至，故或不由門。出者以室爲始，故不能不由戶。」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憚以必正之，謂齊以刑法。《老子》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流遂爲商、韓慘刻矣。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無可刑之人。」○官本云：「他本

「也」字在「無」字上。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盧

云：「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盧云：「命令，疑是「令問」。」與案：

本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大夫蠡、大夫種、范蠡見《越世家》注。《吳越春秋》引高誘注：「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今《呂覽》高注誤作鄒人。王應麟、黃震皆沿其誤，全祖望有辨。大夫庸，即本傳及《吳越春秋》之「泄庸」，《國語·吳語》之「舌庸」，《漢紀》及《人表》之「后庸」。大夫宰、大夫車成，盧云：「宰，即「皋」字，謂皋如也。車成，即苦成。」與案：皋如、苦成，竝見《吳語》。《潛夫論·志氏姓》篇云：「苦成，城名也，在鹽城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庫

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其在漢陽者，不喜枯古之字，^①則更書之曰古成氏。」然則車、苦古音本近。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主。范蠡去之，《越世家》：「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主。范蠡遂去。」種死之。《越世家》：「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天啟本「以」作「有」，凌本同。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盧云：「本傳以泄庸與種、蠡同爲三仁。」與案：此以一去一死，與越王雪恥爲三仁。本傳雖引泄庸、種、蠡三人，未必即以三仁屬之。當據此訂正顏注之失，否則宰與車成皆五大夫，何獨遺耶？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

①「古」，《潛夫論·志氏姓》篇作「苦」。

舒智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盧云：「王，舊本訛作『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仲舒必不對王稱主。」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①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此」下當有「言」字。本傳作「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爲詐，猶設詐。○官本云：「他本『爲詐』作『詐僞』。」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本傳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黃氏日鈔》引此同本傳。朱子《易本義》釋《復》之六四引此二語。又《語類》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謀利，有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

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與案：據此文正其道是體，修其理是用，先後之序顯然。修與循同謂行事循理之所當然，不急急見功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黃氏日鈔》引，「人」上有「其」字。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言羞稱五伯。《大戴禮·主言》篇：^②「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古者側手鋪指，一指廣寸，五指則五寸，非以指節豎量也。五尺當今之二尺五寸耳，故成人曰丈夫，童子曰五尺。《白虎通·號》篇：「五霸有三說：一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一爲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廬，又見《漢·諸侯王表》注。一爲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案：董用《公羊》，當是主第三說，蓋皆見褒於《傳》者。《荀子》言五伯，則以爲齊桓、晉文、楚莊、吳闔

① 「何如」，凌本作「如何」。

② 「主」，原誤作「王」，今據《大戴禮·主言》篇改。

廬、越句踐。此雖因越事言之，然句踐在仲尼後，知董意不然也。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本傳作「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凌本「也」作「矣」。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本傳注：「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劉向《校上荀子敘》云：「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者」字疑衍。比於仁賢，何賢之有？○盧云：「仁賢，本或作『聖賢』。」興案：天啟本作「聖賢」，凌本同。本傳作「其比三王」。據上文當是「仁聖」。譬猶珉珠比於美玉也。盧云：「珉珠，《漢書》作『武夫』。」凌云：《山海經》：會稽之上多珉石。郭注：「武珉石，似玉。今長沙臨湖縣出之，①青地白文，②色葱籠不分了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荀

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對冊》云：「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又馬融注《書》「文祖」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蓋本此義。古者享帝與享親並重。享帝則知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春秋》所以治人物而推及山川草木昆蟲也。享親則知吾形體所自來，聖人以敬祖親親，由一身而推及九族、百姓、萬國也。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大經。本鄭注。《孝經》原於親，《春秋》原於天，皆所以廣治也。墨子知天而不知祖，故愛無差等，而衆生平等之說，蔓延於今，且以家族之義爲私矣。董子兩明其義，所爲得聖人之純也。又見《順命》及《爲人者天》篇。廣大無極，其德昭明，○天啟本「昭」作「炤」，凌本同。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天啟本注云：「一作『炤』。」衆知類也，○盧云：

①「湖縣」，《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作「湘」。

②「青」，《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作「赤」。

「知，本或作『之』。」與案：作「知」是。天之明所以辨別衆類。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臣道、子道、婦道，皆地道也。爲人君、父、夫所器使，雖居陰闇之地，而不敢不竭情悉力，使用我者得而裁察之，如星日之照臨下土也。①義互見本書《離合根》、《立元神》諸篇。又《基義》篇云：「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見文九年《傳》。大禮之終，謂君喪也。舊讀皆上屬，失之。○官本云：「年，他本誤作『子』。」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百禮之貴，皆編於月。《春秋》者，禮義之宗，凡所紀皆關於禮。故云「百禮之貴」。○官本云：「他本『於』作『之』。」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此即屈君伸天之旨。《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天之所棄，天下弗祐，桀、紂是也。○

下，各本誤「子」。今從凌本。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盧云：「襄三十二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即般也。逢丑父事在成二年，詳第二卷中。」與案：此疑是謂齊頃公已受虜辱，不宜立爲君。王父父所絕，子孫不得屬，屬，猶續也。○官本云：「他本無下『父』字。」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盧云：「《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盧云：「尊貴，本一作『尊賢』。」與案：二句疑有誤字。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

①「土」，原作「上」，今據稿本改。

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俞云：「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有「讓」字。「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三讓，猶云「固讓」。古人數多用三。伯邑考知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激，疑「退」之誤。泰伯、伯邑考二事，漢世多類引之。《霍光傳》：「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廢長立少可也。」○盧云：「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錯難曉。「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所謂「豪、傑、英、俊不相陵」。《孟子》曰：「小德役大德。」是故吳、魯同姓也，○盧云：「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①盧云：「《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於鍾離。」《傳》曰：「曷爲殊會吳？」

外吳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盧云：「《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爲禮」當作「爲主」。與案：爲禮，不誤。宣十二年《傳》：「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義同。又見下文。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盧云：「《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盧云：「《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於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徧，避紀侯與鄭厲公也。盧云：「經于「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己巳之戰。《傳》曰：「曷爲後日？」恃

①「爲」，凌本作「謂」。

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已」，今改正。』俞云：「偏，乃『偏』之誤，偏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傳》注：「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言偏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勦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傳》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得偏」。《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反道，各本作「反背」。盧云：「疑當作「反道」。今從凌本改。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盧云：「《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傳》曰：「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文大略與上同。」○官本云：「他本「爲」作「得」。盧云：「舊本作『春秋』不爲諱，衍「不」字，今刪。」當其如此也，

惟德是親，中國、夷狄，以德爲準，《春秋》非漫然進夷狄。其皆先其親。「皆」上「其」字疑有誤。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史記·三王世家》：「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隱十一年》何注：「《春秋》質家親親，先封同姓。《荀子·富國篇》：「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哀、定時近，孔子所身事，猶之遠祖雖尊，而事祖父禮尤隆，以其近接於身也。故云「最尊」。下文所謂「宗定、哀以爲考妣」，宗亦尊也。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盧云：「《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稻。《傳》：「無傳。蓋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氏以爲見使於晉卑，故不殊，失之矣。」○天啟本「先」作「見」，凌本同。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獨先外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無傳。

案：殊會吳，所以外之，與成十五年鍾離之會同。○外，各本作「內」。今從凌本改。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疾始滅也。」是先記諸夏之滅人。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盧云：「《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郈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盧云：「《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於齊師。」《傳》曰：「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僖二十年》：「郈子來朝。」《傳》亦與上同。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盧云：「《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①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

彊出奔陳。」無傳。「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本祖猶言同祖。盧云：「《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何以名？滅同姓也。」○天啟本「莫」作「不」。親等從近者始，《春秋》內魯，即此旨。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盧云：「下有脫文。」與案：天啟本注云：「或有「母」字。」案：有「母」字是。先，謂秩序在前也。立適以長，《禮經》之常，然或有無適立庶者，則母隨子之貴而先之。《隱元年》何注：「禮，妾子立則母得升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東晉太元十九年詔追崇鄭太后，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又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事在桓五年，以二日卒，事在曖昧，言其卒而已，闕其所以卒之由。隕石於

①「奔」下，稿本及《公羊傳》有「也」字。

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僖十六年《傳》：「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與案：此喻詞，起下會盟先接於我者。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凌云：「會」下當有「盟」字。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盧云：「《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傳》曰：『儀父者，字也，褒之也，爲其與公盟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盧云：「《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鄆，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操。』《傳》曰：『未見諸侯，言如會，致其意也。』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歸，義如《孟子》「歸墨歸楊」之「歸」。黨，猶所也。或云：「黨，親也，上奪「無」字。」亦通。《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曰：「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漢書·功臣表》：

「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李兆洛云：「王本「亡」誤作「上」。包來、首戴、洮、踐土與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盧云：「操之會，即襄七年會鄆之事。時陳侯逃歸，陳哀公溺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傳》曰：『不可使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此鄭伯乃文公捷也。」○天啟本無「鄭」字，凌本同。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盧云：「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以下盟於洮。鄭伯乞盟。《傳》曰：『處其所而請與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陳侯後至，謂之如會，盧云：「《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傳》曰：『後會也。』莒人疑我，貶而稱人。盧云：「《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隱十一年《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盧云：「在桓六年。詳見《玉杯》篇。」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

「國」上疑有奪字。^①《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又《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盧云：「《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見逐而欲納之也。』又成二年鞏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人者，天之繼也。人非禮無以立，故曰「繼天地」。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陰陽，故曰「體陰陽」。施之人我，各有其處，昧之則逆於理，故曰「慎主客」。○盧云：「主，^②舊本作「至」，^③誤。」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以德多為象。禮

之制不專尚德，然古者官以德序，位不相凌。故云「以德多為象」。○凌本「外內」作「內外」，「新故」作「新舊」。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為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大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傳》：「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注：「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北辰，北極，天下之中也，^④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北斗常星。○官本此下衍「北斗常星」四字，凌本同。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孫詒讓云：「《史記·天官書》：『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

①「有奪」，稿本作「奪一」。

②「主」下，盧本有「客」字。

③「至」下，盧本有「容」字。

④「下」，何注無此字。

也。』張守節《正義》：「五官部內之星也。」《史記》部星，蓋通指五官恆星，此部星別於衛星，則當專指中官之星。占用蓋天說，凡蓋以部爲中，與張守節說異。衛星謂東南西北外四官之星也。《晉書·天文志》載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則三百、二千，蓋約舉之，非實測也。大火二十六星者，《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今考房四星，心三星，尾九星，共十有六星，此衍「二」字。伐十三星者，《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正義》云：「罰，亦作『伐』。」此云十三星者，蓋通參三星、外四星、罰三星及觜觿三星計之。猶《考工記》說伐六星。此并數參三星，而不計外四星、觜觿三星。《晉·天文志》李播《天文大象賦》說參七星。此并數外四星，而不計伐及觜觿。今天官家說竝同。古今分合不同也。○官本云：「他本『十三』作『十六』。」北斗七星，《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索隱》引徐整《長曆》：「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

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常星九辭，盧云：「九辭不可曉，并疑下有脫文、衍文。」孫詒讓云：「常星九，疑當作『常星五』，即謂五緯也。」韓非子·解老篇云：「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五常亦指五星言之。此下文別有部星、衛星，明常星與他書言恆星者異也。惟「辭」字無義，當是衍文。《輿案》：「九辭」二字，疑並衍文。《五行志》仲舒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二十八宿。《周禮·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賈疏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淮南·天文訓》：「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多者宿二十八九。句疑有誤。其猶蓍百莖而共一本，《大傳》：「蓍之爲言蓍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藝文類聚》八十二引逸《禮》云：「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又引《史記》云：「天下和平，蓍莖長一

丈，其聚生百莖共根。」龜千歲而人寶。盧云：「而」下當有「爲」字。與案：《初學記》引《書傳》云：「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靈，禽獸而知吉凶者也。」○凌本「歲」作「載」。是以三代傳決疑焉。《白虎通·著龜》篇：

「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竝告凶，不以其行。此當是用《十月》詩文。荀悅《漢紀》六引《詩》：「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今《毛詩》「以」亦作「用」。以、用同義，非關今古異文。鄭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天啟本、凌本「告」作「吉」，誤。有星弗于東方，《哀十三年》。于大辰，《昭十七年》。○天啟本作「泰辰」，無「于」字。人北斗，《文十四年》。○天啟本「人」在「北斗」下。常星不見，《莊七年》。地震，《昭十九年》。梁山沙鹿崩，《僖十四年》。宋、衛、陳、鄭災，《昭

十八年》。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衆星之弗人、實雨，《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徐疏：「天子常宿，故謂之恆星。恆星與衆星別也，故特書之。」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盧云：「昭元年《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與案：桓元年，諱周田稱許田，是田著主名之例。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盧云：「隱五年《傳》：「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盧云：「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末言爾。」言無取于師敗績也。又《僖十五年》：「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大，疑作「天」。『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尊大，疑作

「尊天」。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階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盧云：「《大典》本「階」作「自」。與案：天啟本作「自」，注云：「一作「階」，義竝同。」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傳》：「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天無錯舛之災，無疑作「有」。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例如：莊六年，衛侯朔爲天子所絕，而書「公至自伐衛」，《傳》以爲「不敢勝天子」是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天啟本「成」作「邲」。獨言還。其君刼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莊八年《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

之罪也。」何注：「明君之使重在君，非師自汲汲。」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言他師未嘗非君之過，而師固皆爲之受罪。若夫圍成非師罪者，以其久於外，上已有師次于郎及祠兵之文，君意顯然著明，故直言之。○天啟本「過」作「適」。案：適，與謫同，猶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臣子不肯爲君父受罪，是即不臣子之罪大。○上「子」字，官本作「下」，云：「他本誤作「莫」。」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盧云：「說《公羊》者相承有此言。何氏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與案：此類語，何注屢見。如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隱元年》。」「《春秋》託王於魯，因假以見王法。」《成二年》。」「《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隱二年》。」「《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隱元年》。」「《春秋》王魯，故言蒞以見王義。」又云：「因魯都以見王義。」《僖二年》。」「《春秋》王魯，因見王義。」《莊三十一年》。」「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成十五年》。皆是。《論衡·正統篇》：「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

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耶？「王義」二字本此。緣魯言王義者，正不敢自居創作之意。孔子曰：「其義竊取。」謂竊王者之義以爲義也。託魯明義，猶之論史者借往事以立義耳。聖人以明王之治，期于撥反，故義曰王義，心曰王心，化曰王化，言曰王言，《大戴禮》。意曰王意，《論衡·超奇》。道曰王道，事曰王事，制曰王制，法曰王法。賈逵《長義》乃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名正而言順」也。」案：如董所云，則《春秋》託魯言王義，未嘗尊魯爲王，黜周爲公、侯也。何氏直云「王魯」，遂啟爭疑。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義見首篇。《隱元年》何注：「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隱錄哀，上治祖禰。」至尊且高，君父諱過多微詞，不敢犯至尊。○官本云：「他本「且」誤作「尚」。」至顯且明。臣子爲君父所伏制。惟其尊高，是以顯明。《觀德》篇云：「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暗。」即此義。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條條，邇達之意。本書如《天之爲篇》：「陰陽之氣，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此言治化四

達，澤被無疆，王道洽于遐遠。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盧云：「文訛，不可曉。」劉逢祿云：「語當有脫誤。」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盧云：「《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案：此在所傳聞之世，而下文即言所見之世，文不相蒙，疑有脫文。此「齊、宋」當作「齊、鄭」與案：隱元年、桓五年《注》並云：「于所傳聞之世，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于所聞之世，書外離會。」《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然則所見聞世，遠近大小若一，當書，外離會「審矣。此文蓋衍「不」字。天啟本注云：「一無「不」字。」一本是也。《定十四年》經書：「齊侯、宋公會于洮。」蓋即其例。盧據誤本改字合之，非也。桓二年《注》：「二國會曰離。」孔廣森云：「離，儼也。儼，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云「離」者，其義如此。」微國之君，卒葬

之禮，錄而辭繁。《哀二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遠夷之君，內而不外。昭十五年《注》：「戎曼稱子者，人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又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亦進稱子。《漢書·匈奴傳》贊載董子論匈奴主和親，班固反之，以爲《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曰：「外而不內，親而不疏。」太史公《天官書》云：「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二州。」應劭駁開募鮮卑事云：「鮮卑隔在漠北，朝家外而不內。」所謂外之者，擯之不得與於和會，猶《周語》所謂「狄無列於王室」也。並用《春秋》前義。與謂：以治理言則主漸進，故《春秋》外夷狄。至其終也，內而不外，雖政交于中國，亦暨訖之道有然。顧自秦漢以來，變日亟矣。然而倫彝攸敘，禮教相沿，有不隨國而俱亡者存焉。故《春秋》立其極于禮義，以爲華夷進退之機。杞越聖裔，習于用夷而夷矣。潞子赤狄，離于夷而許其慕夏矣。循是以往，六合之外，有進於中國而胥爲大同者，亦天地之仁所許也。苟先自棄禮義，以蹈《傳》所謂「新夷狄」之譏，則將爲進於禮義者所治，而君子之憂愈切矣。

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盧云：「《哀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書帥師伐我。』正以《莊十九年》書：『齊人等伐我西鄙。』而此不言鄙故也。『鄙』字句，『疆』字屬下讀。本或作『疆』，非。」凌云：「無鄙疆，言王化所及者遠。盧讀大謬。」朱一新云：「魯無鄙疆，即『王道浹，人事備』，廣魯於天下之意，非謂魯之鄙疆果遠也。盧校『疆』爲『疆』，誤。果如其說，上文之『條條無疆』又當作何解？」與案：所傳聞之世，來接內者書其小惡，其不來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於近則內外漸進而從同矣。故云「無鄙疆」，此所謂王義也。○天啟本「疆」作「疆」。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盧云：「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其漆、間丘，《傳》曰：『重地也。』下兩《傳》乃云『以近書』，疑「庶其」衍文。『鼻我』下當有「快」字，「無以親」疑當作「無親」。與案：董以哀、定、昭爲所見世，顏安樂斷自孔子生後，以襄二十三年「鼻我」與昭二十七年同《傳》爲證。此文引「鼻我」，蓋參用顏說。庶其又在孔子未生以

前，盧以為有衍有脫，是也。襄二十三年《注》：「所傳聞世，見治始見，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①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以親言之，則《春秋》之先人。益師卒而不日。《隱元年》。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遠外也。○遠，各本作「通」。盧云：「稷會在桓二年，書：『以成宋亂。』舊本於『稷之會』下有『不日』二字，因上而誤衍也。又脫『成宋』二字，今訂補。益師不日，見臣恩之厚薄。此斥言成亂，見君恩之薄厚，故二事相比也。《傳》曰：『遠也。』通外，疑當作『遠外』。」與案：盧說是。今從凌本改作「遠」。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會兩伯之辭也，重吳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案：董意以吳進稱子，爲遠近大小若一之徵。^②○一本有「《春秋公羊》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左氏》曰：「庶其，非卿也。」《公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杜注：「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

《公羊》作「鼻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畀」七十九字。官本云：「據文義乃舊時《繁露》注文，原本、他本俱作正字，今校正。」與案：天啟本無此文，尚不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九

① 「夫」，何注作「夏」。

② 「徵」，原作「微」，今據稿本改。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本書《郊語》篇：「聖人正名，名

不虛生。」《天地陰陽》篇：「名號之由人事起也。」《儀禮·喪服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左氏傳》：「名以制義。」《釋名》：「名，明也。名實使分明。」《尹文·大道》篇：「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一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案：名家之學，以綜微覈實爲功，以正名析詞爲本，此即名學也。《荀子》亦有《正名篇》。《春秋》治人必先正名，《穀梁》于「五石」、「六鷁」之詞發其微，公羊學蓋與之同。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別也。審事物之

所以別異與其大綱，故曰「辨大」。下云「目者徧辨其事，凡者獨舉其大」，正釋二字之義。事能辨則治，故辨亦可訓治。《書》曰：「辨章百姓。」《史記·禮書》：「治辨之極也。」《荀子·禮論》：「君者，治辨之主也。」楊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又見《王霸》、《榮辱》等篇。蓋辨者治之條理，大者治之要綱。《禮·樂記》：「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亦以「辨」、「大」對文。或以「辨大」爲「辨其大」者，失之矣。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荀子·正名篇》：「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智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理者，分也。見《樂記》鄭注。又《白虎通》云：「禮義者，有分理。分者，必有以括之。首章所以括其大分也。古人著

書，當有綱領，列之首章，故此言事物有名，猶「大理之首章」也。後人議事，亦以首章爲綱要。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釋名》：「天顯也。在上高顯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案：崇效天，卑法地，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本於此，聞其名則喻其實。逆夫人心之所受，則禮法可以爲禁。故分曰名分，教曰名教，分與教皆生於名，俾天下懷然而不敢犯，此治世之要樞也。略視名號，而世變亟矣。古之聖人，謫而效天地謂之號，○盧云：「謫，舊音火角切。案《集韻》：「許教切，大睪也。《莊子·齊物論》：「激者，謫者。」《釋文》云：「謫音孝。」李軌：「虛交反。」此與效、號聲相諧，則當從《釋文》、《集韻》所音爲得之。」鳴而施命謂之名。《中論·貴驗》篇引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盧云：「施命，舊本倒作「命施」，非。」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謫而效也。此以聲爲

訓。謫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盧云：「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謫」字。」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名起於字，積字爲名，故名亦訓字。字所以別事物，明上下，其造作本於天意。故造書者謂之聖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敬天，法祖，愛民，是謂天子之孝。○視，凌本作「事」。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公羊》疏引《元命苞》云：「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白虎通·爵》篇：「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

①「扶」，《白虎通·爵》篇無此字。

卿大夫。^①「案：此別一義。士者，事也。《白虎通·

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說文》：「士，事也。

數始於一，終於十，从十一。」^②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

已。士者，民之秀者也。民亦具有士之材質，但未及盡

化於道，不能達事理。廬可使靜守法制，從上令而已。合

天下之衆百姓，固宜有此賢愚差等，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正此義也。《論語》鄭注：「民，冥也。其見

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

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案：鄭注所言近於術，不如董

義之純，程子已陰闕之。朱子釋《論語》云：「民可使之，由

於事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正用董義。《賈

子·大政》篇：「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

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

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

具焉。」《史記·禮書》：「人域是域，此，域」字，衍文。士、君子

也。外是，民也。」知士、民以德與學分。○官本云：「他本

下衍「丑」字。」五號自讚，各有分。自天子至於民，

各有分義。分中委曲，曲有名。分中各有應盡之職

事，得其委曲，然後可以各稱其名矣。下「曲」字疑「各」之誤。名衆於號，號其大全。猶大凡。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萬物總總，藉名以散殊之。○上

「名」字，天啟本作「暝」，凌本同。今從盧本。俞云：「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

詳而目」，正承此而言。「暝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案：上

文云「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

而已」，此下當有「暝也者」云云，乃釋「民者，暝也」之義。

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號凡而略，名詳而目。

疑作「名目而詳」。僖五年《傳》：「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亦以凡、目對舉。案：《傳》無號、名之分，惟《穀

梁》桓二年：「郕大鼎。」《傳》引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

中國。」而襄五年「善稻」《傳》、昭元年「大原」《傳》並作「號

從中國，名從主人」，此以名、號分釋，亦《春秋》家說。目

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天啟

本「事」作「大」。凌本「徧」作「徧」。官本「大」下有「事」

① 「卿」，《白虎通·爵》篇無此字。

② 「从十一」，《說文》作「从一从十」。

字，云：「他本無『大』字。」享鬼神者號，者，與「之」同。○官本云：「他本無『者』字。」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冬曰烝。桓七年《傳》。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祭〕與「田」，所謂凡也，號也。祠、杓、嘗、蒸、苗、蒐、狩、獮，所謂目也，名也。舉此為例爾。盧云：「此從《公羊》說，故與《周禮》、《左氏傳》、《爾雅》異。然《公羊》桓四年《傳》並無「夏獮」之文，何休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謂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夏獮」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為衍文可也。」與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公狩於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麝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掇索之，①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

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案：向用《穀梁》，當為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今雖不釋「獮」義，而列「獮」名，必有所本。孔廣森以為《周禮》四時皆田，《傳》舉三時者，諸侯之制，闕一以下于王。據《繁露》證《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然則「夏獮」非衍文也。又《大傳》云：「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門也。」鮮、獮字同。《御覽》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春曰畋，夏曰獮，秋曰獮，冬曰狩。」是亦今文說有「獮」號之證。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荀子·正名篇》：「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正利而為謂之

①「掇」，《說苑·修文》作「搜」。

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聖人因天以制名，後王循名以責實，實治所以事天。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德道，猶道德。《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盧云：「今《詩》作『有倫有脊』。」與案：迹，脊字通，義同。《毛傳》：「倫，道。脊，理也。」《玉篇》：「迹，跡也，理也。」鄭箋：「維民呼號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案：董以號爲名號，與鄭異。然以之解《詩》，義尤婉曲。言古之君子順名號而發言，皆有倫理，不相誣妄。哀今之人胡爲如虺蜥然，訛言誣陷，變亂是非，使人局蹐天地之間也。故下文云「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天地陰陽》篇「名者，所以別物也。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一段，疑是此處文。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凌云：「《後漢·桓譚傳》『校定科比』，注：「科，謂事條。」與

案：號，其凡也。科，其目也。君王各科，並依聲起，可以識文字聲義相生之旨。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積五義而成一字。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天啟本無「而」字，凌本同。則道不能正直而方。《白虎通·號》篇：「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言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廣雅·釋詁》：「匡，滿也。」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白虎通·號》篇：「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又云：「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通典》注云：「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淳美。」《易·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

①「號篇」，原脫，今據稿本補。

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所云「美在其中」正謂「黃中」，董此言蓋本《易》義。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言於王道有缺。○官本云：「他本『則』下衍『可』字。」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盧云：「本亦作『兼受』，謂地能持載，又能容納，義亦可通。」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官本云：「他本缺此四字。」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對冊》云：「《春秋》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本書《玉英》篇：「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案：原、元一義，而分別言之者，元是正本之義，原是不息之義，故下云「自委舍」。不效於原，則自委

舍。盧云：「委舍，即『委卸』也。」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經所不及，則以權平之，是權亦中也。若以行權爲濟變，則必至于失中。盧云：「用權於變，上有脫文。」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以上文例之，此處文未完。《玉英》篇「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當爲本篇錯簡，或即是此處文。

名生於真，○天啟本不提行，凌本同。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管子·心術》篇：「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荀子·正名篇》：「名者，所以期累實也。」名之爲言真也。先有物而後有名，象形而爲字，辨聲以紀物。及其繁也，多所假借。原其始，皆以其真。故凡百譏有黹黹者，各反其真，則黹黹者還昭昭耳。《說文》：「黹，桑葚之黑者。」《廣雅》：「黑也。因桑葚黑引申爲凡黑

之稱。《說文·口部》：「名，自命。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自名。」案：冥，亦取「黠」義。凌云：「《文選》注：『《聲類》曰：「黠，深黑色。」』欲審曲直，莫如引繩。《禮·經解》：「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荀子·勸學篇》：「木受繩則直。」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名與實相麗，故詰名實，而義之爲離爲合可見。盧云：「《玉篇》：調，落千、力但二切。誣言相加被也。」與案：天啟本「調」下注云：「力但切，誣言相加。」案：《說文》：「調，詆調也。」《類篇》引「詆」作「抵」，又云：「詆調，誣言也。」《漢書·文三王傳》：「王陽被詆調。」顏注：「誣，諱也。」《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滿調誣天。」此云「相調」，猶言「相誣」。情，猶實也。○俞云：「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當云「詰其名實，

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之於其言，毋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此以字形言之，以「性」从「生」也。《論語·公冶長》皇疏：「性，生也。」《樂記》鄭注：「性之言生也。」古亦通用。《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大戴記》：「君子之性非異也。」《荀子·勸學篇》「性」作「生」。《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莊子·達生》篇：「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淮南》「生」作「性」。又《莊子·德充符》：「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生，謂「正性」也。《大宗師》篇：「相遺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生定，謂「性定」也。《晏子春秋·問上》：「地不同生。」謂「不同性」也。皆借字，此類甚多。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莊子·庚桑楚》及《孝經緯》皆以「性」爲「生」之質，而《莊子·則陽》篇以生

而美者喻聖人愛人之性，尤與此旨適合。蓋莊亦主性善也。告子云：「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性者，生也。」韓愈云：「性者，與生俱生。」竝與此同。朱子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伊川亦云：「性即理。」因分理與氣爲二，始分「生」與「性」爲二。故又云：「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又云：「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明道則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所言與此合。性者，質也。此以字義言，宋儒所謂氣質之性本此。《禮·樂記》：「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心知，其質也。《孝經鈎命決》：「性者，生之質。」此語鄭君取以注《中庸》「天命之謂性」。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土性則信，水性則智也。《荀子》云：「情者，性之質也。」《國語·齊語》韋注：「質，性也。」案：董謂性情爲一暎，荀以性爲惡，故以情爲性質，不知性亦質也。《孝經》云：「毀不滅性。」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中，猶合也。既

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如毛，言其微。言略離質則非性。董所謂性，專就氣質言。○俞云：「此下當接「枉衆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即爲《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枉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聲音訓詁，即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闇於性」云云誤屬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與案：《荀子·正名篇》亦言性情，則此在《深察名號》中不誤，但文有錯簡耳。《實性》篇中語多與此複，疑出後人綴輯。俞分爲上、下篇，似未當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莊十年》：①「譚子奔莒。」《傳》：「國已滅矣，無所出也。」何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僖十六年《穀梁傳》：「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此義與之合，蓋師說同也。《孔叢子》：「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枉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盧云：「枉，《說文》作『集』，如甚切，弱兒。蓋惡強肆見於外，故欲馴之使無暴。即下云『損其欲，輟其情』者是也。」俞云：「王本注云：『枉，疑枉，如甚切，弱也。』然『枉』不訓『弱』。《說文·木部》：『集，弱貌。』則『弱』仍『枉』字之訓耳，非其旨也。今案：枉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枉，亦有任制之義。《釋名·釋喪制》：『小要又謂之枉。枉，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枉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人有情慾枉』，枉、禁對文，然則枉即禁也，亦猶枉即襟也。

原注所訓，未達其旨。」與案：天啟本注云：「枉，疑枉，如甚切，弱也。」案：弱，當爲弱。《淮南·詮言訓》注：「枉，柔弱也。」故心之爲名枉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枉哉？此以聲言之。心，息林切。枉，如甚切。古音同在七部。《白虎通·性情篇》：「心之爲言任也，任于思也。」《廣雅·釋親》：「心，任也。」任，枉亦同聲字，言性固有善質，而受氣未嘗無惡。其卒能枉之者則仍善質爲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非聖人所諱，但苟偏以性爲惡，則失之耳。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誠，猶實也。言因名以得其實。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氣，即質也。仁善貪惡，此言善惡皆具於身，非謂有惡無善也。《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董旨

①「十」下，原衍「一」字，今據《公羊傳》刪。

②「強」下，盧本有「則」字。

蓋與之近。孔子言性近習遠，相近者亦以性兩有仁、貪之氣，所稟不齊，但相近而已。故朱子以爲兼氣質言，是董說與孔子合也。程子則謂：「孔子非言性之本，豈有聖人之言獨遺其本者哉？」黃震云：「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爲之回護者。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于夫子之一語哉？」案：黃氏亦調停之說。荀子偏言性惡，與董殊科，而後人同稱董、荀，非其實矣。司馬光《性辨》云：「孟子以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又楊子《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司馬光注亦云：「孟以爲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以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忘其本實。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譬之於田，稻粱藜秀相與並生，善治田者嫻其藜秀

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楊子以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修之何如耳。」正用董說。程子宗孟子言性善而云：「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不及便如此。」與案：程云「氣有清濁」，即此所云「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而所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尤與本篇脗合。但添出「理」字，以性之本詮性善，而言理又反而求之有生以前。故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所以救其說之窮也。然不如言理善而性有善惡之爲直捷矣。張子亦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勿性者焉，夫善反是也。有性有勿性，分別爲二，理似難通。若善是天地之性，一成人形即有氣質之善惡雜，又何必言人性善乎？」程子駁王介甫「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

之敬也」云：「是物先有性，然後坤因而生之可乎？」案：如張子言，是性先有性也，其可乎？」朱子云：「氣質所稟雖有不善，不害性之本善。」正所謂仁、貪兩備，但亦離氣質與性而二之。又云：「性雖本善，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矯揉，二字取荀之「彘括承矯」，云矯揉則知性未全善，仍與董說合矣。夫性具於生初，有形斯有質，有質斯有氣，離氣質與性而二之，說之所以日紛也。王陽明以爲「無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性之用」，亦因宋儒二性之說而小變之。鄭注

《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數語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注「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數語云：「此言兼氣性之效。」可見漢儒論性皆兼言氣。身之名取諸天。天

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枉，與天道一也。天道好陽而惡陰，此云「陰陽禁」，蓋謂禁陰不使干陽，文便耳。枉情欲之惡，不使傷善，斯善勝矣。治己之所以貴克也。阮元《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云：「節性惟日其邁。」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與謂：虞之節之，正合此性有仁、

貪之說。枉其情欲，正節度之實功也。《易》言「成性盡性」，《詩》言「彌性」，《孟子》言「忍性」皆此誼。是以陰

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凌云：《月令》疏：「月爲陰精，日爲陽精。

故周含云：①「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髣髴，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②《黃氏日鈔》作「乍傷乍全」。天之禁陰如

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語亦見《人副

天數》篇。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天禁陰而身禁

貪，是禁天之所當禁，非自禁其身，使之束縛也。故曰「非禁天」。○官本云：「他本「非」下無「禁」字。」必知天性

不乘於教，終不能枉。《荀子》云：「枸木必將待礪

括承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

①「含」，《禮記·月令》疏作「髣」。

②「髴」，《禮記·月令》疏作「含」。

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義理，制法度，以矯世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董、荀言性不盡同，而歸重政教則一也。「天性」二字疑「情欲」之誤，「天性」不當言「枉」。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盧云：「舊本

「性」字下有「禁天所禁非天也」七字，係因上文而衍，本無者是。何遽，舊本作「何據」，下篇又作「何處」，皆訛，今改正。」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此言善出性中但未全耳，非謂性本惡而別取善以矯之。所由與荀子異也。本書言性善者多矣，《實性》篇云：「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玉英》篇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又云：「爲而安性平心者，經禮也。」《竹林》篇云：「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又云：「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盟會要》篇云：「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正貫》篇云：「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也。」《立元神》云：「無孝弟則忘其所以生。」皆以性爲善之徵。惟性有善

端故教易成，惟善而不全故非教不可。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此所謂善，成德之謂。乃若其端，則固在天之內，故可繼而成。《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正合此義。○官本云：「他本『在天』倒。『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有善之端而已。止之內謂之天性，○天啟本作『天之性』。案：《實性》篇無『性』字。止之外謂之人事。謂政教。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人事雖在性外，而有性中之善端，故易以成德。民之號，取之暝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暝爲號？以實者言，官本云：「他本作『以實言者』。」與案：當作「以暝言者」。胡思敬云：「實作暝。『言』屬下讀。」亦通。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天啟本無「則」字，凌本同。性有似目，目臥幽而暝，凌云：「《文選》李善注：『暝，古眠字。』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盧云：「『今萬民之』字下，俗間本誤以下文『言

無驗之說」至「故謹於正名，名非」四百六字隔「性」字之上，今从官本移正。」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天啟本「質」上無「善」字，凌本同。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說文》：「數，覺悟也。从教，門。門，尚矇也。」《釋名》：「瞑，泯也。無知泯泯也。」按：矇、瞑一義。程子云：「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又朱子《論語注》：「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蓋本於此。賈子《先醒》篇：「懷王問賈君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曰：『為先醒也。世主未學，惛惛然猶醉也。學問不倦，昭然先寤，故曰先醒。』」《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盧云：「而，與『如』通。」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官本云：「他本『猶』誤作『有』。」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

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為人者天》篇：「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白虎通·性情》篇：「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禮記》疏引賀瑒云：「性之於情，猶波之於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韓愈云：「情者接於物而生也。」程子云：「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朱子注云：「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輿案：孟子意言雖惡人，而有可以為善之情，是亦善也，非謂不可以為惡。其云「人無有不善」者，謂雖有不善，而仍皆有善端也。若性情皆不可為惡，惡於何起乎？此云「性情一瞑」，是謂性與情皆中含善質，而情欲所發，不全於善，非有教以繼之，則善不可葆。謂性已善，則情亦已善，必不然矣。已，與「未」對文，知情有未善，則知性亦未善，亦非謂性、情皆惡也。《荀子》云：「堯問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性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

君。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荀專以情爲惡，不如董說周備。程子又云：「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云：「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與董合。故聖

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聖人，謂孔子。性善之說始孟子。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

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白虎通·性情》篇：「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

故《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說文》云：「情，天之陰氣有欲者。」^①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論衡·本性篇》：「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

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

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者，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性情于陰陽，安能純善？

語疑有誤。仲舒之言，未能得實。」所引董說，與今書異。充

意以爲性情有善有惡，非性純善而情純惡也。案：《陽尊陰卑》篇云：「善之屬盡爲陽，惡之屬盡爲陰。」固以陰陽分善惡矣。此篇以天禁陰，與人枉情欲對舉，是亦以陰喻情。然又云「身亦兩有仁、貪之性」，又云「性情一瞑，情亦性也」，則是謂性與情同出于質，情有貪欲，即性有仁不能無貪之證。猶天之有陽即有陰，似非以情截然屬陰屬惡，性截然屬陽屬善，充之所云，未足爲難。然董說性情兩有貪、仁，而以陰喻情者，情欲之貪易見，性中之仁難顯耳。《本性》篇又引劉子政云：「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發。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案：劉以性爲陰，情爲陽，與董不同。而以陰陽言情性，則本於董。窮論者，無時受也。以此窮論者，不能受駁詰。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盧云：「絕句。本或作『中民之性』，連下讀。下篇如此，然此處非也。」興案：天啟本不誤。此適合孔子之旨，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也。劉原父《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

① 「天」，《說文》作「人」。

「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與謂原父說是矣。然上智得天厚而清，則不墮於惡。下愚得天薄而昏，則終自絕于善，故不可名性。上者不待教，下者不可教。賈子《連語》篇所謂「材性上主不足憂，材性下主不可勝，憂可憂者惟中主也。」《禮·中庸》孔疏云：「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論衡·本性篇》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韓愈《原性》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蓋即本此為說。下篇云：「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詞義尤顯。《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民，要在教化。」《申鑒·政體》篇云：「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亦是此義。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成雛，^①○天啟本「覆」作

「復」，凌本同。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

此之謂真天。迨其全善則合乎天矣，故云「真天」。朱一新云：「董子長於言陰陽五行，而短於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稂莠乎？知性如繭如卵，亦知絲在繭中，苟無絲，何有繭？雖在卵中，苟無卵，何有雛乎？卵之不能為雛，繭之不能為絲，理也。惟性之不能為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為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為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繭必有絲，有卵必有雛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聖賢所斤斤致辨者，曷嘗混性與善而為一？如欲深察名號，則水自就下，不可即以水為下，容得謂水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可即以性為善，容得謂性之非本善乎？譬諸繭自出絲，卵自出雛，不可即以繭為絲，以卵為雛，容得謂繭非始於絲？卵非始於雛？有雛種而後成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繼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焉？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既知身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蓋亦思

① 「成」，殿本、盧本、凌本作「為」。

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爲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爲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已顯與《繫辭》相悖，乃漫援善人有恒爲喻。善人者成德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與案：朱說辨矣，但董未嘗以性爲惡，未嘗以性爲非本善，亦未嘗以爲性不皆善。但以爲性未全善，而有善之端，待於教而後成。如卵不能自爲雞，繭不能自爲絲耳。與荀所謂性惡絕異。朱以董、荀同詆，蓋誤讀劉向《荀子序》。向序云「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之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云云，下又云：「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向意謂董先生言王道，羞五伯，與荀卿同，非關性惡旨也。至性之不能爲惡，此朱子之說，孟子所不言。與竊有疑焉。無卵則無雞，無絲則無繭，性無善則不能成善，理也。然苟性不能爲惡，又何以有惡乎？孟子以人之可使爲不善比之激水，又曰：「誦桀言，行桀行，是桀而已。」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其危如此。今曰：「性不能爲惡。」是怠人修省而使之自放，曰任吾性自然，固不能爲惡也。彼有治世長民之責者，亦且曰民性

固不能爲惡，無待吾之教化政令也，又安取矯揉之說乎？且董云「性未全善」，未嘗云「性可以爲不善」，則更無所用其疑辨。蓋其與孟異者，在善之分量，不在性之善惡。孟子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所謂「人皆有之」，即謂人皆有善端。「擴而充之」，是即不全於善，有待於己之擴充。與董云待教而爲善何異？至《繫辭》「繼善」之語，董前引原不相悖。善人成德之稱，則董所自詮如此，尤不足以相難。《韓詩外傳》云：「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雞，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雞。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又《淮南·泰族訓》載此數語亦大同。是董子此喻，本古說也。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此語最晰。未能者，勉人之詞。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此董子勸時主以敦化厚俗之意。自春秋以來，王教廢墜，在下之君子起而明之，而其力常微。董生歸教化之責于王，欲政教合一，而其化易行也。《管子》云：「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然後教可立而化可成也。」亦此意。民受未能善之性於

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對冊》云：「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盧云：「本或作『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從《大典》本。」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盧云：「此『也』讀若『耶』，本亦作『矣』。」與案：孟子重學，故謂人性本善，皆可爲堯、舜，所以歆動學者也。董子重政，故謂人性未能善，待王者而後成，所以歆動爲君師者也。孟子生當戰代，值人心陷溺已深，上無所冀於明王，故立詞不同，而扶世之心不異。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大，疑作「天」。《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如夷伯之廟，內事也，待雷而後震，則先書震以起外詞。宋之有蠛，內事也，待雨而後墜，則先書雨以起外詞。皆其例也。今萬民之

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性之不關人事者，不必辨也。以善與教，則教者奮而無教者知危。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謂設名多累。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凌云：「韓子曰：『厚重日尊，謂之長者。』」○官本云：「者，他本作『古』。」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荀子·正名篇》：「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官本云：「他本誤接末行『所始如之何』十一字於『不法』之下。」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有，同「又」。天生民有六經，疑有誤字。或云：「六，當爲『大』。」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也，蓋「已」之誤。董意不在性善性惡，而在已善未善之判。若與性善對舉，則下當云「性不善矣」。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

端，動之愛父母，動，疑作「童」。《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動，或書作「勤」，因下文有「動其端」之語，遂誤爲「動」矣。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天啟本作「言」，凌本同。循三綱五紀，《白虎通·號篇》：「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又《綱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又云：「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案：三綱又見本書《基義》篇。《太玄》云：「三綱得於中極。」漢谷永云：「動三綱之嚴。」蓋本於此。五紀，據《白虎通》本作「六紀」，然《莊子·盜跖》篇云：「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利乎？』」則古人亦自有「五紀」之稱。《周語》：「五義紀宜。」韋注：「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未知即此「五紀」否。通八端之理，《孟子》四端，仁、義、禮、智。此云「八端」，未詳。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天啟本「常」作「恒」，凌本同。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盧云：「本或作『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奚」上疑有「人」字。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上「知」讀「智」。○官本下有「於」字，云：「知於，他本作『之有』。」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十三字，疑衍。知之名乃取之聖。知，疑作「善」。○官本云：「他本『知之』倒。」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善。○盧云：「民上，舊本有『名』字，係衍文。」善之難當如此，

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此許孟子之所謂善也。聖人之所謂善者弗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爲，^①故謂「性未善」。凌云：「謂性善，則民思盡性矣。謂性未善，則民思化性爲善矣。上質下質雖不同，其待上明善則一也。」與案：化性，出《荀子》。性惡故宜化，性有善則擴充之而已。凌亦誤混荀、董爲一。荀子惟不知辨別及此，以孟子所云性善爲正理平治之善，故務與之相反。然云：「塗之人可以爲禹，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固知性有善端矣。董子此數語，足使孟義豁如。黃震反據此譏其未明本然之性，是習于程、張分天地、氣質爲二性者也。^②善過性，聖人過善。以名言之，善過於性，聖過於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

善、已善也。張惠言云：「救世之論，與孟子並行不悖。」與案：「未善」，二字當衍。本篇固云：「性未可全爲善。」又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矣。」至與孟子並行不悖者，荀卿性惡之說是已。董與孟異者，在解釋善名，不在論性之異。孟以性端善于禽獸，即謂之善。董以善當極於聖賢，不當名性爲善，其實一也。善於禽獸而已，故須擴充至於聖賢。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者其質也，有待於擴充也，非謂人生而堯、舜也。董所謂待教而成者，此也。性有善端，心有善質，是萬民之性異於禽獸無疑，孟子之言性是也。特董、孟解善字有輕重之差耳。董習《春秋》，因《春秋》正名，論及「性」字、「善」字主名之別，謂性未善，非謂性不善也。至於孟主擴充，荀主矯抑，董主教化，其進人於善豈有異哉？^③孫星衍《原性》云：「古之言性者多異。孔子言『性相近』，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荀子言『性惡』，董仲舒言『性

① 「爲」，殿本、盧本、凌本作「善」。

② 「氣」上，稿本有「與」字。

③ 「豈有異哉」，稿本作「一而已矣」。

有善質而未能盡善」，何以核其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應人」。天爲陽主性，地爲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定，故情欲後於性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義、禮、智、信。六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者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性動而之情，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爲陽，情爲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爲陽，地爲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史言「天有陰陽，^①地亦有陰陽」是也。以四時言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以孟、仲、季言之，時又各有陰陽。鬼區史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以五行言之，木、火爲陽，土、金、水爲陰。以八卦言之，陽木震，陰木巽，陽土艮，陰土坤，陽金乾，陰金兌，離火陽含陰，坎水陰含陽也。故言性兼陰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爲陽，義、智爲陰。信爲陽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爲陽，怒、

惡、哀爲陰也。孔子言性兼陰陽，又言性善，又言性待教而爲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是謂其本善，言成、言盡、言順，則待教而爲善。然則孔子他日言性相近，習相遠。《後漢書》釋云：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其云上智與下愚者，上智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言不移者中。黃子所云「人有五位」，智人與愚人不同位。或者以智愚爲美惡，誤矣。賈誼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言「習慣如自然」，則非本然之性。又云「中道若性」，則非天命之性。故祖伊言王不虞天性者，不度其善性也。惟偽《尚書》伊尹曰：「習與性成。」則似性中有惡。魏、晉人之言，不足深辨矣。孔子以陰陽言性者，不對情而言，實則性質爲陽。世子之徒言性有善有惡者，兼性之動而言，實則情之惡。荀子言

①「區史」，《史記·武帝紀》作「史區」。

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則不分陰陽。孟子言性善，而良知良能亦不教之性。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善乎許叔重之言性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其言情曰：「人之陰氣有欲者。」其言酒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夫言性陽曰善，論其質也。言情不曰有惡，而曰有欲者，欲有善有惡也。言酒則言性有善惡者，酒屬欲，欲有善惡，麥陰黍陽，相得動而爲酒，人之性得酒而動。許君以酒觀人性，據其動而言，則性兼情，故有善惡。其善者性也，惡者情之欲也。謂欲有惡，而不可謂情有惡。謂情有惡，尤不可謂性有惡。譬如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之冬。冬至陽生，而冬不得謂之夏也。許君說本《孝經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性生於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緯書出於漢末，多本孔子之言。《文子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此言性與情皆得之

矣。何以言情亦有善也？《禮記》之言喜、怒、哀、樂曰：「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管子》曰：「好不迫於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是情未嘗不善。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利亦善乎？欲與貪利，即情之有喜有樂，發而中節，則無不善也。孔子曰：「我欲仁。」又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夫己欲立達，貪利也。能立達人，則貪利亦善。故公劉太王之好，百姓同之。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未嘗不善也，欲勝則能亂性。故曰：「欲，焉得剛？」又曰：「欲不行爲仁，欲可以至於不善。」而欲之名則無不善也。張祥雲云：「欲與貪利亦善，語未安。夫就性之善推到情之善，又就情之善推到欲之善，方足破浮屠斷欲去愛之說，自是快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己欲立達」之「欲」字，猶之「欲爲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虛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嘗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既非善，則所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養心，即所謂欲勝則能亂性也。至欲之外又添出「貪利」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爲善，貪利尤不得爲善。所云公劉：太王之好，以爲貪利亦善之證，究與上下文隔斷，且未明確。即「己欲立達」「貪利也」之句，亦覺未安。」與案：本書《保位權》篇云：「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教樸不得無欲。」是董亦未嘗以欲爲不善之名。人不能有性而無情，天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之時

若即人之中節也。案：此即董所云「身有性情，猶天有陰陽」。浮屠

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清淨

無垢，即自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亢

而有悔，反可以至於不善。故彼教離五常，所謂不教之

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性待教而為善？《易》言

「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

《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云「剛克柔克正

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

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

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於善。止

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

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

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

長，非能敬長，嚴師朴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

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而

為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

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

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使萬民之

性皆已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

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按此諸說，董欲正名，

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中民也，已教則性勝情，謂之聖

人。失教則情勝性，謂之斗筭。非性有三等。按董語本於孔

子「上智下愚」之說，若皆中民，何以有生知？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教

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難得見也。禾雖出米，而未可

謂米固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此亦董之疏也。按：

董言禾未可全為米，以喻性未可全為善，未嘗云中無米，此駁亦疏。至告

子以食色為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為好利而欲得者，

人之情性。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

好聲色。」《周書》謂喜、怒、欲、懼、憂為五氣。《大戴》改五

氣為五性，是皆以情為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陽，不能正

名情性甚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惡形，梟鳥食母，蒼

鷹搏擊，此皆性惡也。」答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為其情

將成於惡，故形先見。人之為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

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貪欲，未至於為不善者，性也。

梟鷹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情之惡不可謂性

也。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

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

之中和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忠恕，皆本

五常之教，舍五常則虛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

格者，《蒼頡篇》曰：「量度也。」物者，事也。格物，猶言量事，量其事之至善，即五常之事也。或言：「格，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事之至善，故曰致知。若魏顒用先人治命，晏子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即《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格物即用中，中庸，猶言「用中」。」解者以庸爲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爲虛位，道德離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書》稱凶德，《傳》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爲虛位，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無，貴剛而賤柔，則儒者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與案：以陰陽言性，始于董子。孫氏此論頗多闡發，然踏駁處亦多。究而論之，則性者內事，善者外事。內事在天，外事在人。在天者一成不變，在人者吾可以致力焉。下以學相勸，上以教自任，《春秋》之極治，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躬親職此下上，而萬民生善於下，亦在乎勉行之而已矣。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注》馬

云：「正百事之名。」鄭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載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何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詞。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何注：「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事亦見《韓詩外傳》、《新序·雜事》篇。《白虎通·姓名》篇論人名，《漢·薛宣傳》定刑律，《王莽傳》立臨爲統義陽王，並引孔子正名語，蓋名所包者廣，文字特一端。有一名必有一字，假、取皆字義。此篇釋「性」字、「善」字，特引此語，固包括文字在內。《穀梁》僖十九年傳亦云：「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正名，固春秋學之公例也。《晉書·隱逸傳》載魯勝注《墨辨敘》云：「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教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事不成。」又云：「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說名字亦精。若公孫龍、尹文子之徒，雖亦據吾夫子正名爲

① 「八」，原作「九」，今據《公羊傳》改。

說，然區區物質形色之辨，其學小矣。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謂任之而不加教。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以名言之則性為生，以實言之則性為質。而質原於生，是名亦實也。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①○盧云：「質字，舊誤作『之』，《大典》本作『也』，何本作『質之』二字。」今案：止，當作「質」字為是。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所謂復性也。^②上篇作「成德」。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盧云：「美辭，疑是『異辭』。」天之所為，止於繭麻與禾。○凌本「麻」作「蔴」，下同。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當作「以禾為米」。以性為善，此

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凌本「言」下有「之」字。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盧云：「矣，疑當作『歎』。」與案：有，疑「曰」之誤。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官本云：「他本『已』作『以』。」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甚難當。○天啟本「甚」在「當」下，凌本同。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蓋孔子所謂下愚。《論語·子路》篇：「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朱子云：「言鄙細也。案：人之品量不同。有天地之量者，聖人也。下此有江海之量，鐘鼎之量，釜斛之量，極于為斗筭。子貢問士，遞三下等。而子以為斗筭之人，蓋容

① 「遽」，殷本作「處」。

② 「所謂復性也」，原脫，今據稿本補。

善不多，自安於鄙細者，其歸則愚也。」程子謂商辛才力過人，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亦此意。名性者，

中民之性。中民，猶庸民。見《莊子·則陽》及《徐無

鬼》篇。亦爲中庸，賈誼《過秦論》：「材能不及中庸。」史

記《作「中人」，中人即中民。《荀子·王制篇》：「中庸民不

待政而化。」《潛夫論·德化》篇云：「上智與下愚之民少，

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範變

化，惟冶所爲，方圓厚薄，隨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

厚薄，皆在於君。」義本于此。中民之性，如繭如

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雞，凌云：「《埤

雅》：「今雞鷺孚卵，鷄二十日而化。」繭待繅以涓湯

而後能爲絲，繅，當爲「繅」。《說文》：「繅，繹繭爲絲

也。」涓湯，即沸湯。《史記·龜策傳》：「腸如涓湯。」音官。

○涓，天啟本作「綰」。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

善。善，教訓之所然也，○天啟本「訓」作「誨」，凌

本同。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

宜知名矣，「性者」上，疑有脫字。無所待而起，生

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

如善生而自有，則由教訓而後善者，已非性也。是以米

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凌云：「《春秋說題辭》：

「粟之爲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再變而秀

爲禾，三變而祭，然後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

飯可食。」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

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

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

能作雞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

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

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

也，○盧云：「其義」上，本或無「真」字，何本有。錢疑當

作「名」與案：作「真」亦通，以事言則爲義，以物言則爲

情，必得其真而後可以爲名。真其情也，乃以爲

名。聖人正名而後循之，是故物曰名物，義曰名義，象曰

名象。有浸假而失其真者，故名家別自有學。名實石

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

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荀子·禮論云：「性者，本始質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亦此數語意。偽者，爲也。王教之謂也。《易》曰：「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洪範》曰：「剛克柔克。」皆教之效也。是故古者無不教之民。教于何始？則所云三綱、五紀、八端之理，其大端已。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張惠言云：「『無其質』二句，與《孟子》、《荀子》義俱大同。固知三子言性，其歸一也。」與案：《白虎通·三教》篇：「民有質樸者，不教不成。故《尚書》曰：『以教祗德。』」鄭箋《詩·角弓》：「毋教猱升木」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並與此義同。質而不以善性，盧云：「句疑有訛。」與案：疑作「質不能而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此篇與《深察名號》詞多複，知出後人掇拾。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官本云：「他本『者』下有『而』字。」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昭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朝者召而問之也。○凌本「者」作「夕」。諸侯之爲言，猶諸侯也。《周禮·職方氏》：「侯服」注：「侯，爲王者斥候也。」○凌本無「之」字。

五行對第三十八《玉海》五：「春秋繁露」有《陰

陽》五篇，《五行》八篇，《天地陰陽》一篇。」今按其目，則此篇及《五行之義》、《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五行逆順》、《治水五行》、《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凡九，或不數此篇也。《陰陽》五篇，則為《陽尊陰卑》、《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是也。《天地陰陽》今在第十七卷中。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凌云：『《漢書》：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沈欽韓云：「《漢志》：『信都國有昌城縣。』《續志》：『安平國阜城，故昌城。』《元和志》：『阜城，漢屬信都國。』所云「溫城董君」，疑是「昌城」之誤。蓋廣川為國，而昌城其縣也。」與案：本傳：「仲舒，廣川人。」《漢志》：「廣川屬信都國，又有脩縣。」顏注：「音條。」《續志》：「後漢改屬渤海。」《水經·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平原隔來，北逕脩縣故

城，東下入平原安張甲河。左瀆自廣川來，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又「濁漳水」注云：「桑社溝水自信都觀津來，東逕董仲舒廟南，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俗謂之溫城，非也。」應劭云：「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桑社溝下入信都脩。」與案：《漢志》：「勃海郡有脩市侯國，莽曰居寧。」據此，仲舒為廣川脩縣之脩市城人，溫城，其俗稱也。《一統志》：「脩故城在今景州南，脩市故城在今景州西北。」《魏·地形志》：「冀州勃海郡脩縣有董仲舒祠。」沈以《漢志》昌城《志》作「昌成」。當之，誤矣。○天啟本「城」作「成」。「《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白虎通·五行》篇：「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水為冬，《白虎通》：「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南齊·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金為秋，《白虎通》：「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為季夏，《白虎通》：「土在中央。中央者，

上含萬物。①土之爲言吐也。」火爲夏，《白虎通》：「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委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木爲春。《白虎通》：「木在東方。東方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諸猶凡也。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鹽鐵論·論菑》篇：「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白虎通》論人事，取法五行，亦多以父子爲說。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語亦見《五行之義》篇。盧云：「上『行』，如字。下『行』，下孟反。」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

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凌云：『《春秋元命苞》：『陰陽聚而爲雲，和而爲雨，陰陽怒而爲風。』按《御覽》引《繁露》：『陰陽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團攢聚合，其體稍重，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爲今《繁露》所無。」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黃氏日鈔》作「地不敢有其功，一歸于天。」命若從天氣者，上「命」字，疑在下句「曰」字上。氣，疑作「下」。《陽尊陰卑》篇云：「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凌本「天氣」作「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此即《易·坤卦》「含章可貞」、「無成有終」之義。《御覽》引《春秋元命苞》：「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興化，人主不任職。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歸于地，功名歸於天。」注云：「上以謙自正，以卑自斂，終不

①「上」，《白虎通·五行》篇作「主吐」。

自伐生養之苦，乃興雲雨以爲功，「歸於天。」《元命苞》首三語，又引見《白虎通》。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

《莊二十五年》何注：「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功於君。」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白虎通》：「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能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危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土四季居中央，不名時。」又云：「土所以不名時者，地王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于長天下忠臣」，殆即此義。《白虎通》：「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周語》：「宮，音之主也。」《淮南·地形

訓》：「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凌本「盛」作「貴」。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俞云：「河閒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既以五行爲天之經矣，此豈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屬於此耳。今訂正，當云：「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

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與案：俞說非。若以此人《五行之義》篇，于文爲複。此自取五行之土說地耳。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一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 ○官本云：「他本『天』下有

「地」字。」

爲生不能爲人，爲生者，父母。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盧云：「人之人，疑當作『人之爲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本書《順命》篇：「天者，萬物之祖。」《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莊子·達生》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語意正同。張子「乾父坤母」之說，亦本於此。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即此可悟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之理。○

凌本無「乃」字。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官制象天》篇：「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漢·翼奉傳》云：「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又由形體推於五藏。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天地陰陽》篇：「天志仁，其道也義。」案：血氣流通，猶天心周溥，故病麻木者謂之不仁。○官本云：「他本『仁』作『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理，猶分也。義，以剖析精眇爲功。故化天之文理。《基義》篇：「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怒、哀、樂出於天，聖人但正其發而已，故可節而不可止。《墨子·貴義》篇乃云：「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莊子·刻意》篇亦云：「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失。好惡者，德之失。」又《庚桑楚》篇

云：「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何晏本之，遂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斯失之矣。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受」句絕。即《五行對》所云「父授子受，乃天之道也。」號，猶謂也。爲人主也，也，疑「者」。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官本云：「他本『如』下無『天』字。」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聖人之情，順萬物而應之，所以體天也。○盧云：「受，從《大典》本，他本多作『愛』。」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可生」上，疑有脫字。《禮·表記》：「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語見《孝經》。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

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文與《表記》畧同，疑是《順命》篇錯簡。

《傳》曰：○天啟本不提行。「政有三端：

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力」字爲董子言學之旨。故曰：「無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又曰：「事在勉強。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所以調和寒暑者，和也。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韓愈《原道》：「博愛之謂仁。」○凌本「教」下有「之」字。難得者，君子不貴，不貴難得之利。胡思敬云：「難得，包索隱行怪在內。」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孝經》：「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此威勢之不足獨特，○官本云：「他本無「之」字。」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

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官本云：「他本「好」作「命」。」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

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胡思敬云：「聽」字句絕。」故

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語見《孝經》。

此之謂也。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韓

詩外傳》一句首有「傳曰」二字。聲音應對者，所以

說耳也。○天啟本「聲音」作「聲言」，《外傳》作「言語」。

《說苑·修文》篇與此同。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

也。○好惡去就，《說苑》作「嗜欲好惡」。故君子衣

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外傳》、《說苑》

「恭」竝作「得」。「則」下有「民之」二字，下竝同。言理

應對遜，則耳說矣。○《外傳》作「言語遜應對給」，

《說苑》作「言語順應對給」。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二句，《外傳》、《說苑》作「就仁去不仁」。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二句見《孝經》。○凌本「思」作「意」。此之謂也。○各本在《五行對》篇末，張惠言云：「與此篇一類。」茲依凌本從張說移。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

四曰金，五曰水。此與《洪範》五行之次不同。《洪

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鄭康成以爲本陰陽所

生之次，是也。此以四時更迭休王爲序，所謂播五行於四

時也。《素問》、《淮南·原道訓》、《白虎通》竝用《洪範》。

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

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

也。《白虎通·五行》篇：「所以更王何？」^①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所王者休。」又《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木生火者，木性溫暖伏其中，鑽灼而出，故生火。火生土者，火熱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潤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陰之氣，溫潤流澤，銷金亦為水，所以山雲而從潤，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潤而能生，故水生木。」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白虎通·五行》篇：「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國語·周語》：「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韋注：「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即此授受之義。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五行家命所生者或為父，或為母，取義一也。而緯家推衍，遂益

其誕，如以金不畏土而畏火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類。見《御覽》引《帝命驗》及《白虎通·五行》篇，今不取。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凌本「水」作「木」。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火竭其忠。^②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為言也猶五行歟，《白虎通》：「言行者，言為天行氣之義。」《永樂大典·鑒字部》引鄭云：「順天行氣。」《釋名·釋天》：「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與此義微別。是故以得辭也，得辭，猶「得名」。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句。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白虎通·五行》篇：「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又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又《諫諍》篇論誅不避親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

① 「所」上，稿本及《白虎通·五行》篇有「五行」二字。

② 「火」，殿本、盧本、凌本作「天」。

猶火去木而滅也。」又論子諫父云：「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爽所引蓋《春秋》說喪父，如水之剋金也。《白虎通·五行》篇：「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與此取象異。案：

義《白虎通》爲長。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數，猶道也。土居中央，爲之天潤。爲，謂同。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

土兼之也。《白虎通·五行》篇：「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金、木、水、火雖各職，各，疑作「名」。《五行對》云：「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月令》正義：「土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用董說。《白虎通》：「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不得土則四行不成，不得甘則四味不和。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漢沿秦置丞相，若古三公。翟方進奏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云：「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生，疑「主」之誤。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凌云：「《五行志》：『周道敝，

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乾鑿度》：『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

天之大數，畢於十句。李兆洛云：「下兩

「句」字，屬下。句者，均也。」俞云：「上「句」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句計，安得言十句乎？下兩「句」字乃「句」字之誤。句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句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句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官本云：「他本作「之

數」。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盧云：「如，與「而」同。」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人生而十指，上古簡樸，紀數以手，故止於十。天數實原於人。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天數始於一。天上地下，貴賤判矣。地代天終，順逆見矣。《文選·西征賦》注：「《列子》曰：『夫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爲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之氣者爲人。」又《遊天台賦》注引《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知貴賤逆順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寶，疑作「實」，情亦實也。聖人治天下，莫大於使人懷名分而安秩序。《易》一畫而始乾，《春秋》開章變一而書元，胥此意也。而禮由是立矣。○盧云：「舊本「則」下有「知」字，衍。」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盧云：「必，與「畢」通。」與案：歲十二月，

而云十月功成者，十一月、十二月皆陽氣萌芽之時，助陽非成物也。○官本云：「他本『也』作『矣』。」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凌云：「《大戴禮·易本命》：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盧云：

「天道」二字，舊本脫，今補。」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句。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白虎通·五行》篇：

「九月謂之無射。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三正》篇：「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以此見之，《陰陽終始》篇亦有此語，猶言由此觀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陰不得達之義。《對冊》云：「終陽以成歲爲

名。」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見隱二年《傳》。①○盧云：「舊本作『達未

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誤。今案《傳》增正。」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爲陽，○丈夫，天啟本作「丈人」。婦人雖貴皆爲陰。《漢書·杜鄴傳》：元壽元年日食，對：「臣聞陽尊陰

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正用董義。《王吉傳》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絀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京房易傳》載湯嫁妹之詞曰：「陰從陽，女順夫，天地之義也。」《後漢·荀爽傳》：「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與案：②《春秋》書王姬歸於齊，莊元年。

①「二」，原作「三」，今據凌本及《公羊傳》改。

②「與案」至「深矣」四十八字，原脫，今據稿本補。

有敵體之詞焉。雖以天子之女，不敢恃其至貴以素居室之倫，逆陰陽之道。聖人爲慮深矣。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皆爲其上陰。如父兄在上，子弟在下，然子弟復自爲父兄，是在上者爲其下陽。后夫人居中爲陰，然爲媵妾之長，是爲其上陰。陰猶沈也。《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天光沈陰，左右無色。」注引《月令章句》：「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即坤道代終無成之義。董發此義至晰。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之，當爲「天」。命之曰天雨。又見《五行對》篇。不敢有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各本此下接下篇「天喜、怒、哀、樂之發」至「而人資諸夫」。^①張惠言云：「當接『土若地』至『此見天之近陽而遠陰』。」今從凌本移。土若地，義之至也。○官本云：「他本『至』作『主』。」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

歸於臣。《白虎通·五行》篇：「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功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墨子·尚賢》篇：「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惑在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凌云：「《文選》注：『《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凌云：「《家語》：『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注：「二歲三百六十日，五行每行各主七十二日，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與案：此七十二日專以土言。《晉書·禮志》：「高堂隆以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月令》正義：「土每時寄王十八日。」是一歲合計得七十二日。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

① 「夫」，原作「天」，今據《繁露》改。

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也。

義見《五行之義》篇。○官本云：「他本無「功」字。」案：凌

本「父」作「天」。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

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白虎

通·五行》篇：「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

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又云：「子

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地，天之

合也，物無合會之義。地雖爲天之合，而不敢不事

天，故曰「物無合會」。句例與「陰不得達」之義同。是故

推天地之精，○盧云：「本或無「地」字。」運陰陽之

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俞云：

「以，猶「而」也。」在上下，○各本脫「在」字。錢云：「當

有。今從凌本補。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

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

陽爲德，陰爲刑。《後漢·朱穆傳》云：「夫善道屬

陽，惡道屬陰。」凌云：「《淮南子》：「日冬至則斗北中繩，

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

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大戴禮》：「子曰：「有天

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

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

也。凌云：「猶權之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與案：董言

治以德爲主，然其對高園便殿火云：「視親戚貴屬在諸侯

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側及貴而不

正者，忍而誅之。此天意也。」亦未嘗偏廢刑，所謂「反德

而順於德」。呂步舒以爲大愚，蓋誤以爲與師說悖耳。

雖曰權，皆在權成。盧云：「句未詳。」皆在「本亦

作「在皆」。與案：疑當作「雖曰權，句。皆以經成」。是

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疑有「者

陽」二字。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

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

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

德而後刑也。行權出於禮窮，後人當用其顯而慎其

隱。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

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

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凌本「空位」作「空虛」。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仁」下，疑有奪字。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人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俞云：「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官本云：「他本「使」誤作「備」。」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官本「皆」作「見」，云：「他本作「有」。」自「土若地」至此，各本在《王道通三》篇。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

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對冊》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人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語又載《禮樂志》。②此董言陰陽大義所在。《鹽鐵論·論菑》篇：「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于實而宣德施，陰藏于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蓋用董義。

①「有奪」，稿本作「脫二」。

②「禮」，原脫，今據稿本及《漢書·禮樂志》補。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凌云：《說文繫傳·通

論》：①「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一以貫之。故于文貫三爲王。王者，居中也，皇極之道也。三者，天、地、人也。」

古之造文者，凌云：《孝經援神契》：「倉頡文

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文，②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法苑珠林》：「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名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初學記》、《藝文類聚》十一引竝作「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藝文類聚》十一引作「連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尚書大傳》：「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尸子》：「堯問于舜曰：

「何事？」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此亦王者參通天、地、人之義。蓋上世帝王初起，皆以道德、學術過人，故造文如此。秦漢以後，③而其局一變矣。○《說文》「王」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初學記》九作「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其孰能若是乎」。《藝文類聚》十一引董子作「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是乎」。是故王者唯天之施，○天啟本無「是」字，凌本同。施其時而成之，疑脫二字。施，疑作「法」。法其命而循之諸人，○盧云：「此句「而」字舊作「如」，亦本通。」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疑當「法其道而以出治」。治其志而歸之於仁。治，疑作「法」。《天地陰陽》篇：「天志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本書《俞序》：「仁，

① 「繫傳」，原無，今據《說文繫傳·通論》補。

② 下「文」，凌本及《孝經援神契》作「父」。

③ 「秦」，稿本作「自」。

天心。」^①○盧云：「舊本作『大仁也』，又一本作『夫仁也』，皆誤。」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有、又同。○《藝文類聚》十一作「故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聖人奉天，天奉人，相參相互，以成事功，凡一本於仁而已。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取天之仁以爲仁，故知善由於性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盧云：「七字疑衍。」父兄上當有「有」字。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句。知廣大有而博，○盧云：「本或『有而』倒。」官本云：「他本『知』作『之』。」與案：此句尚疑有誤字。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官本云：「他本『意』作『義』。」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一世爲事，○盧云：「本或脫『一』

字。」好惡喜怒而備用也。而備，疑當作「皆其」。然而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而，疑作「則」。「主」下，各本脫「之」字，今據下文補。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盧云：「其俱，疑當作『其諸』。」○凌本「俱」作「居」。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物，疑作「四」。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各本此下接上篇「土若地，義之至也」至「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張惠言云：「當接『夫喜怒』至『而人資諸天』爲一篇。」^②今從凌本移正，然此間疑尚有脫文。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盧云：「一本『貫』作『類』。」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

① 「序」下，稿本有「篇」字。

② 「接」下，凌本有「上篇」二字。

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亦見《陰陽義》篇。非人所能蓄也，○官本云：「他本『能』作『當』。」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處，如四時。○官本云：「他本無『答』字。」與案：無「答」字，是。因「各」字形近誤衍。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壬，疑「天」之誤，與「妖」同。《五行志》：「妖猶天胎。」《續志》引《洪範傳》曰：「妖，敗胎也。」此云「天人」，與「敗歲」對正合。壬人，爲佞邪，與此無涉。《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疴。」所謂肢體移易也。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

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王者喜、怒、哀、樂之發，即禮、樂、刑、政之用。中庸、中和之效，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得此可證其理。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天啟本「冬主藏」句在「秋主收」上，凌本同。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俞云：「溉，讀爲『既』，盡也。」與案：溉，謂沾濡其氣，即沆瀣義。①《史記·司馬相如傳》：「澎湃沆瀣。」《索隱》：「溉，一作『瀝』。」是也。②爲人子者也。文有奪誤。故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各本「行」誤「比」，「道」下無「也」字，「理」上無「之」字，「人」上無「聖」

①「義」上，稿本有「之」字。

②「是也」，稿本作「禮葬者藏也」。

字，誤不可讀，今從《御覽》十七引補正。陰，刑氣也。

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

言，猶僭僭也。《白虎通·五行》篇：「春之爲言，僭

僭，動也。」僭，蠱通。《御覽》十九引此文注云：「音「蠱」，

又癡準反。」四百六十七引直作「蠱」。《禮·鄉飲酒》：「春

之爲言，蠱也。」《風俗通·祀典》篇：「春者，蠱也。蠱蠱搖

動。一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僭僭者，喜樂之

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禮·鄉飲酒》：

「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摯」，摯斂也。」據此則

憂悲正愁義，不必改字。《御覽》引《書傳》云：「秋者，悲

也，萬物愁而人也。」○《文選·西京賦》注引此四語作「春

之爲言，猶僭也。僭者，喜樂之貌也。秋之爲言，猶湫也。

湫者，悲憂之狀也。」又云：「僭，充尹切。湫，子由切。」是

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

養春，以冬藏秋，^①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

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盧云：「當，即

下篇所謂當於時也。或疑是「常」字。」而人資諸天。

○自「夫喜、怒、哀、樂之發」至此，各本在《陽尊陰卑》篇。

天固有此，^②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無

所之，三字疑有誤。「如其身」者，言天道一同於人身。

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

莫不應天化。《文選》宋玉《九辨》云：「秋既先戒以白

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食於孟夏兮，然坎際而沈

藏。」王逸注：「刑罰刻峻，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

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

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上闔下僞，用德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案：宋意亦

以天化比治化。又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

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

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

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

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

刑哉？」

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

① 「藏」，殿本作「喪」，凌本作「長」。

② 「有」，凌本作「如」。

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凌本「長」作「成」。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官本云：「他本作『俗習』。」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官本云：「他本『矣』作『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內，與「納」同。謹藏，謂不輕發。禁內，謂不逆受。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乃，疑衍字。○官本云：「他本『使』上有『而』字。」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

勿使妄發，可謂天矣。○凌本「天」作「大」。

天容第四十五 凌云：「《淮南子》：『天道元默，無

容無則。』與案：天容，亦見本書《符瑞》及《人副天數》篇。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春生與冬藏反，然相資以成歲功。○天啟本「反」作「及」。微而至遠，蹕而致精，蹕與「連」同，《說文》：「遠也。」天道雖若超妙，而精理咸寓。一而少積蓄，一，謂陰陽不兩起。少，字疑有誤。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黃氏日鈔》「視」作「祖」。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禁，即上篇謹藏禁內之義。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暖、清、寒、暑也。○官本云：「他本無『之』字。」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兩句竝疑有誤字。其

羞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天啟本「淺末」作「滿末」。案：末，疑本作「薄」。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下有脫文。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數語疑有誤文。喜怒以類合，^①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不義」二字疑有誤。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凌云：『《占夢》疏：按《堪輿》皇帝問天老事云：②「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言未破亥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亥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一歲再遇。○天啟本不重下「遇」

字，凌本同。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以下答難者之詞。「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凌云：『《索隱》：《物理論》：「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太陰則無光，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極也。』《月令章句》：「天之道，陰陽各有少、太，是生四時。少陽為春，太陽為夏，少陰為秋，太陰為冬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陰陽與五行各自為功。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

① 「類」，凌本作「內」。

② 「皇」，凌本及《周禮·春官·占夢》疏作「黃」。

以陰陽會於中冬者，^①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禍，字疑誤。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冬殺就？^②俞云：「就，當讀爲「酋」。《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太玄·玄文》：「直酋相敕。」范望注：「酋，殺。」是酋與殺同義。」與案：《爾雅·釋詁》及《方言》並云：「就，終也。」故殺者爲就命，死者爲就世，本與「殺」同義，不煩改讀。《淮南·天文訓》：「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凌本作「就殺」，非。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盧云：「疏，俗作「疎」。本或作「疎」者，誤。」天

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管子·四時篇》：

「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案：宋明學者多以四時論喜、怒、哀、樂，皆本於此。程子云：「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制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亦取合類之義。《四時之副篇》：「王者四政，若四時，通類也。」通類，猶「合類」。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喜、怒、哀、樂，人人所同，不分貴賤。○凌本無「而」字。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終」下，疑脫「歲」字。下云：「陰陽終歲各一出。」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

① 「陰陽」，殷本、盧本、凌本作「陽陰」。

② 「冬」，殷本、盧本、凌本作「秋」。

③ 兩「玄」字，原避清諱改作「元」，今回改。

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與？音餘。天之志，常置陰空處，處當作「虛」。○盧云：「置，舊本作「直」。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凌云：「《乾鑿度》：「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禮記》：「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三王，言王者繼世，正朔三而改，即所謂三統，①亦見《陽尊陰卑》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曲禮》：「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東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注：「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居

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凌云：「《乾鑿度》：「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盧云：「舊本「制」作「刑」，誤。」「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尚右，據殷法言之，伊尹右相，先仲虺之左相。《禮·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鄭注：「周尚左。」「《周禮·冢人》：「以昭穆爲左右。」注云：「昭居左，穆居右。」「《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成二年《傳》：「逢丑父代頃公當左。」何注：「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是知周人以左爲上，春秋時尚然也。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仍有時尚左。《公羊·桓二年》注：「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據尚右爲說也。漢亦尚右，故董云爾。朱子云：「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上，是右爲尊也。後又卻

①「統」下，稿本有「非謂夏商周」五字。

以左爲尊。一興案：《漢書·諸侯王表》：「作左官律。」顏注：「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漢·高帝紀》：「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顏注：「古者以右爲尊。」王尊奏劾匡衡爲浩賞布東鄉席，以爲亂朝廷爵秩之位。惟尚右，故東鄉爲上，西鄉爲下也。《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顏注：「古者以左爲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夷狄尚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顏泥於周制爲說，前後矛盾。唐時尚右，又沿漢制。明改元制尚左，今猶循之，合周制矣。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天啟本「伏」作「服」。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位。陰以北方爲位，以南方爲伏。○《黃

氏日鈔》及天啟本「伏」竝作「休」，凌本同。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白虎通·誅伐》篇：「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通典》引《魏台訪議》大同。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人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一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二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淮南·天文訓》：「晝者

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維四張，^①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爲帀，終而復始。」故

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

陰陽以中冬相遇於北方，旋復別行，故云「合別」。《漢書·郊祀志》：「樂有別有合。」○天啟本作「別合」。冬

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

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順也。《淮南·詮言訓》：「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俞云：「溉濟，即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與案：「溉，亦沾溉之義。多勝少者倍人。」○官本云：「他本『倍』誤作『借』。」人者損一，而出者益二。○官本云：「他本『出者』下闕六字。」與案：孫鑛云：「宋本諸本皆闕。」天所起，一動而再倍，凡天之所起，一動而再倍其氣，以助發生，故人損一而出益二。常乘反衡再登之勢，○官本云：「他本缺下五字。」與案：句疑有誤字。以就同類，與之相報，故其氣相挾，而以變化相輸也。挾，猶「挾」也。天地之運行，自其理言之，

①「維四張」，《淮南子·天文訓》作「張四維」。

不變者也。消息盈虛，春盡必夏，秋盡必冬，歷劫不改。自其氣言之，則多少損益，陰陽迭進，相反相順，而以神其變化。○官本云：「他本缺『輪也』下六字。」春秋之中，

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官本云：「他

本『春』以下缺六字。」中秋以殺。由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言委隨而不振。

○官本云：「他本缺『隨』字。」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

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官本云：「他本『木』作『不』。」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

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太陽，當爲「太陰」。《白虎通·五行》篇：「火者盛陽，水者盛

陰。」又云：「水，太陰也。」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盧云：「此篇舊本闕二十四字，今依聚珍本補全。」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基義》篇：「有親而任也。」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陰處空虛，佐陽成歲，是其實也，而名猶爲空。故清凜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俞云：「清、凜同義，不得以酸醎爲比。據《煖燠孰多》篇云：「非薰也，不能育。非凜也，不能有熟。」又云：「薰與凜其日孰多？」皆以薰、凜相對爲義。疑此亦當云「故薰凜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凜，故誤改耳。」與案：俞說誤。此言天之用陰氣少也。薰與凜對文，猶陰陽也。不能云僅有酸醎，亦是於五味偏舉之。《煖燠孰多》篇云：「故案

其跡，數其實，清潔之日少耳。」正此義。○官本云：「漂，他本誤作『漂』。」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秋以熟物，故曰「功」。上篇所謂「秋成歲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空者，虛也。天文虛宿在北宮。虛從丘，為哭泣之事，故此以空、喪互釋。《釋名》：「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又云：「凶，空也，就空亡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御覽》一引無四「也」字。四者，天人同有之。語亦見《王道通三》篇。○「天亦有喜怒之氣」以下至此，並見《御覽》一引。其上文則云「天有十端」云云，至「凡十端」，《法苑珠林·地動》篇引同。《藝文類聚》一亦引「天有十端」至「天人一也」止，似所見相合。今「天有十端」數語，在《官制象天》

篇，疑與唐、宋本不同。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而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凌本無「以」字。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刑嚴而已，無取過慘，故法秋不法冬。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道，疑作「之」。數，即道也。下篇云「天之常道」可證。不得俱出，陰陽

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凌本作「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竝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乾鑿度》：「竝治而交錯行，間時而治六辰。」《荀子·解蔽篇》：「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楊注：「滑，亂也，音骨。」此言陰陽雖有交遣之時，然各持其分，旋合旋別，不相凌厲。《禮·喪服四制》云：「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體天之意者，可不知所從事耶？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官本云：「他本脫下「適左」二字。」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

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凌云：「《尚書攷靈曜》：「仲夏，日出於寅，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①凌云：「《月令》注：「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凌云：「《詩》疏：「按《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

① 「中」，凌本作「仲」。

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人三商爲昏。」舉全數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晝盡五刻以裨夜，故于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陰日損而隨陽，陰陽異道，不得相隨。《陽尊陰卑》及《天辨在人》篇雖有「隨陽」二字，非謂陰陽相隨也。此「陽」字疑緣下衍。隨，謂委隨。《陰陽終始》篇云：「天之所廢，其氣隨。」即此義。隨、鴻對文，猶言消息。下文「隨陰」亦疑衍「陰」字。董子《雨雹對》云：「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陽日益而鴻，鴻，猶大也，長也。故爲暖熱。○官本云：「他本「暖」誤「燒」。」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出於

辰，①凌云：「《尚書攷靈曜》：「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凌云：「《月令》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凌云：「《河圖》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月令》疏：「鄭注《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極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九十二度

①「出」，殿本、凌本作「入」。

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凌云：「《月令》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盧云：「舊本『寒』上衍『大』字。」①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凌云：

「《御覽》：『《三禮義宗》：『十月立冬爲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因爲節名。小雪爲中者，氣敘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於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亦未是極也。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交初起，②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③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盧云：「舊本『小雪』誤作『下雪』。」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

謂之一。一而不一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凌本作「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竝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語與上篇略同。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基義》篇云：「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義，字疑誤。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歲」上，疑有「成」字，

① 「衍」，稿本作「有」。

② 「交」，《太平御覽·時序部》作「爻」。

③ 「方」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引有「盡」字。

或「歲」爲「成」之誤。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凌本「刑」作「行」。必以此察之。○天啟本「必」作「小」。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爲之。陽陰不兩盛，故曰「一爲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於一。即「貞下起元」之理。○盧云：「舊本『至』字上有『而』字，衍。有，與『又』同。於一，舊本作『其一』，誤。」一者，一也。此同字相訓。《易·彖詞》：「剝，剝也。」本書《五行相生》篇：「行者，行也。」《釋名·釋天》：「宿，宿也。」竝此例。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陽尊陰卑》篇：「惡之屬盡爲陰。」亂善，二字疑有誤。○是於，凌本作「是故」。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滅，疑作「二」。天之道。「天」上，疑脫「法」字。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荀子·勸學篇》：「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手不能二事。○凌本「手」上有「一」字。一手

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韓非子·功名》篇：「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莫能兩成。』」又《外儲說·左下》：「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新論》：「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剝剔之手而不能者，心不能兩用，則手不併運也。」《論衡·書解篇》：「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雁，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人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賢良策》云：「絕其道，勿使並進。」即一之說。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說文》：「患，患也，從心上貫卬，卬亦聲。」段玉裁云：「當作從心卬聲。古形橫直無定，如目字偏旁皆作卬。患字上从卬，或橫之作申，而又析爲二中之形，蓋恐類於申也。董氏所說，非字之本形。古卬多作申，《廣韻》：「申，穿也。」親申即親卬。貫，習也。《大雅》：「申夷載路。」《傳》曰：「申，習也。」蓋其字本作卬，爲慣、擯字之段借也。」與案：董以字形說義，如釋仁爲人，義爲我，性爲生，竝其例。段以申爲卬，則形義離矣。《晏子春秋》、《列

女傳·母儀篇、《說苑·說叢》篇竝云：「一心可以事百君。」《荀子·勸學篇》：「事兩君者不容。」《淮南·兵略訓》：「二心不可事君。」與此義合。《六書精蘊》：「一中爲忠，二忠爲患。」用董說。○盧云：「物而書文，疑物當作象。趙敬夫云：『物當是『物物而不物於物』之義。』心止於一中者，舊本脫『心』字，『中』字，今增。又下兩『中』字，舊竝訛『忠』，今改正。」與案：物而書文，謂因物而書其文。義自可通。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春秋》大一統，即貴一之義。《荀子·勸學篇》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又《致士篇》：「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盧云：「爾，本亦作『汝』。」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案：文宜作「煖清孰多」。暖

清，二字又見《爲人者天》等篇。

天之道，出陽爲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知心，疑作「治心」。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下「與」字，各本作「也」。今從天啟本、凌本改。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盧云：「是，疑衍。」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官本「其」作「是」，「間」下有「者」字，云：「他本無。陰與，倒。」薰與凜其日孰多。○官本云：「他本『其』下衍『者』字。」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凌本「及」作「乃」。天於是時出凜下霜。○凌本「天」下有「乃」字。出

溧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盧云：「天降

物，亦作「大降物」。興案：天啟本作「天」。故九月

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九

究十畢，竝同聲。此以字聲爲訓。故案其跡，數其

實，清溧之日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

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

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於物，而雪加

於空，凌云：「徐整《長曆》：「歷北斗，當崑崙，氣連注天

下，春夏爲雨露，秋冬爲霜雪。」○官本云：「他本無「於」

字。」空者，賈地而已，不逮物也。盧云：「賈，與但

同。」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

所當出也。○天啟本「當」作「常」，凌本同。雖曰

陰，句。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

陰受陽之資化而不知。故聖主在上位，天覆地

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凌云：

「《帝通紀》云：「雨者，天地之施也。」風令者，言令

直也。凌云：「《後漢·張魯傳》：「臣聞風爲號令，動物

通氣。」注：「《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地之號令，所以

譴告人君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凌

云：「《大雅·皇矣》箋：②「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

之法而行之。」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

之變，而陰陽失平。《白虎通·災變》篇：「堯遭洪

水，湯遭大旱，亦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

時然。」《御覽》引《文子》云：「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

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之會耳，非政所致也。」堯視民

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孔傳》本作「帝乃殂落」，據此

知今文《尚書》作「放勳」，《五經異義》、《說文》引《虞書》竝

同。勳，或作「勛」，則字異耳。殂，或作「徂」。《釋名》：

「徂落，徂，往也，福祚殂落也。徂，亦往也，言往去落也。」

《爾雅·釋詁》正義引李巡云：「殂落，堯死之稱。」《說文·

①「同」下，稿本有「興案地上疑有脫字」八字。

②「矣」下，稿本有「之詩」二字。

步部》引《虞書》無「落」字，蓋古文。百姓如喪考妣。

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此當亦今文《尚書》如此。《白虎通·四時》篇引《尚書》曰：「三載遏密八音。」殆今文異本。盧云：「闕，與『遏』同。」凌云：「《釋文》：『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簾笛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鼓也，木祝敔也。』」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董說《春秋》災異，凡大水皆爲陰。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禹，湯以聖君受水、旱之名，故以厭陰重陽之說爲解。凌云：「《帝王世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川洛以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急耶？讒夫昌耶？宮室榮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疾耶？』」何注同此。」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下「則」字，疑衍。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即偶也。《楚莊王》篇：「百物必有合偶。」《易·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左》疏引鄭注云：「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程子云：「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與此義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物皆有所合，以爲陰陽。就一物言之，亦各有其陰陽。身以背面爲陰陽，背面又以帶上帶下爲陰陽。山以前後爲陰陽，氣以清濁爲陰陽，質以流凝爲陰陽。鬼

區史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也。^①宋周子謂「陰陽互根」，與此云「各有陰陽」，其理一也。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白虎通·綱紀》篇：

「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凌本「取」作「與」。君爲陽，臣爲陰。父爲

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說苑·辨物》

篇：「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漢書·杜欽傳》：「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宋徽宗時，任伯雨亦言中國爲陽，戎狄爲陰。本欽說。與案：陰陽，不易者也。君

臣、父子、夫婦之倫，亦不易者也。夷狄與中國，《春秋》之義則有因禮義爲進退者焉，故董不以爲言。《韓非子·忠孝》篇：「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亦以三

者並舉，故知三綱之說其來已久，而其理則《易》已具之。陰陽無所獨行。^②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而左也，○盧云：「屏」下，舊衍「進」字，轉訛「而」爲「送」，今刪去。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疏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其用而損其妨，○益其用，各本作「益而用」。盧云：「疑是『益其用』。今改。」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語亦見《陰陽終始》篇。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義亦見《天道無二》篇。盧云：「次『壹』字，疑衍。」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

① 「區史」，《史記·武帝紀》作「史區」。

② 「陽」，殿本、盧本、凌本作「道」。

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當作「空虛」。此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義亦見《天道無二》篇。○各本「此見」作「而見」。盧云：「當是『此見』。」今從凌本改。亦見《人副天數》篇。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晉語》：「則是先君覆露子。」^①韋注：「露，潤也。」《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同。《漢書·晁錯傳》：「覆露萬民。」如淳云：「露，膏澤也。」又《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顏注：「謂使之潤澤也。」《釋名·釋天》：「露，慮也，覆慮物也。」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二語疑衍。下云「三綱可求於天」。不當有此。後人因春夏二語妄加。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三綱，又見《深察名號》篇。天出陽，爲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

《暖燠常多》篇大同。^②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天啟本「之」作「其」。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數，必有十句。○凌本「必」作「畢」。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見《陽尊陰卑》篇。天之氣徐，乍寒乍暑。盧云：「句上當有『不』字。」故寒不凍，暑不喝，喝，傷暑也。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俞云：「有餘，二字衍。」《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今本《易》「遜」作「順」。《說文》：「遜，順也。」遜、遜字同。案：《易》言「馴致其道」，「遜」字，正釋「馴」義。然則上堅不踰等，冰由霜而馴致其堅，故云「不踰等」。《易》所謂「由來者漸」。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弗作而極也。盧云：「兩『作』字，俱疑

① 「君」，《國語·晉語》作「主」。

② 「常」，原作「孰」，今據《繁露》改。

「乍」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一法之興，當有次第，不可過驟，故曰事有漸則民不驚。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盧云：「本一作『而不使怨』。」與案：天啟本作「無使人之恐」，下空一字，又有「作而不使」句。凌本作「無使人心恐而不安」。故曰：「君子以人治人，謹能愿。」盧云：「謹，當與『僅』同。《大典》作『謹』，疑非。」與案：凌本作「僅而愿」，疑是《中庸》「改而止」異文。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易習俗。盧云：「此下似文脫。」

闕文第五十四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三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盧云：「各本皆闕，聚珍

本有。」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盧云：「秋清，本作『秋涼』，今据下文改。」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

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若四時，^①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王道通三》篇：「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又見《陰陽義》篇。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凌云：

「《陸宣公奏議》：『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民人必罹咎。』」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

① 「若」上，殿本、盧本、凌本皆有「四政」二字。

譏也。互見《威德所生》諸篇。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凌云：「《春秋元命苞》：『陰

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盧云：

「各本闕篇首三百九十六字，聚珍本補足。」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語又見《天道施》

篇。德，作「道」。○《黃氏日鈔》引「化」作「生」。天氣

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春生夏長，百物

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

氣者，元也，胚胎於天地之先。莫富於地，莫神於

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

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盧云：「倚，疑當從

下文作「高物」二字。」物疢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

能爲仁義。麟之不害，《關雎》之有別，未嘗非仁義之

端也，而無以擴充之，故曰「莫能爲」。《釋名·釋形體》

云：「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

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御覽》

三百六十三引《文子》云：「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

十日，人亦復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淮南·

精神訓》同，但作「六十六節」。案：下文亦云「六十六節」，

此舉成數。《呂覽·達鬱》篇：「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

藏、六府。」凌云：「《子華子》：『保蟲三百六十，盈宇宙之

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

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

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

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二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

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淮南子·精神

訓》：「是故耳目者，日月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

之象也。空竅，猶「孔竅」。《御覽》三百六十引公孫尼

子云：「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

之厚也。有九竅脈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心

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禮·孔子閒

居》：「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孔疏云：「神氣謂神妙之氣。」觀人之體一，何高

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天地二字疑衍。人獨題直立端尚，盧云：「疑作「人獨頌立端向」。《爾雅》：「頌，直也。」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絕，過也。是故人之身首安而員，盧云：「安，元注音「分」，無「而」字。今案：安，當作「安」，紆粉切，墳起之意也。當有「而」字。」俞云：「安，讀爲「頌」。《說文·頁部》：「頌，大頭也。」《詩·魚藻》篇：「有頌其首。」《毛傳》曰：「頌，大首貌。」並合安員之義。」象天容也。《淮南·精神訓》：「頭之圓也象天。」凌云：「《春秋元命包》：「頭者，人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髮，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論衡·祀義篇》：「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凌云：「《孝經援神契》：「髮法星辰，目法日月。」鼻口呼吸，象風氣也。凌云：「《樂動聲儀》：「鼻爲之候

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說文》：「呼，出息也。吸，入息也。」《大傳》：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鄭注：「吁，茶，氣出而溫。呼吸，氣入則寒。」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爲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明」字疑衍。頸而下者，而與「以」同。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凌云：「《春秋元命包》：「腰而上者爲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爲地，豐厚，陰之象。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凌本「厚」作「薄」。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凌云：「《孝經援神契》：「足方象地。」○凌本「布」作「步」。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孫詒讓云：「以上下文義推之，人象天地，上下以要爲分，而要又與帶正相直。要以上爲天，以下爲地，故帶以上爲陽，以下爲陰。所謂天地之象，以要爲帶也，不當更以頸上下爲分。且禮，紳、帶皆繫於要，亦不當云「必直其頸」。此節

「三頸」字皆當爲「要」之譌。「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凌云：『《物理論》言：「天者擬之人，故自臍以下，人之陰也。」各其分。』各「下」，疑脫「一」字。孫詒讓云：「其，疑作「有」。《深察名號》篇云：「五號自讚各有分。」是其證也。」陽，天氣也。陰，地氣也。金張從正《儒門事親》云：「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身半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說本此。○官本云：「他本以上皆闕。」故陰陽之動，使○天啟本下闕五行，似有脫文。人足病，喉痺起，凌云：「《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凶。」則地氣上爲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語又見《深察名號》篇。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淮南·精神訓》：「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

有五藏，副五行數也。《白虎通·五行》篇：「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又《性情》篇：「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性情之所由出人也。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五行大義》二云：「藏府者，由五行六氣而成也。藏則有五，稟自五行，是爲五性。府則有六，因乎六氣，是爲六情。」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官制象天》篇：「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孝經援神契》：「四肢法四時。」乍視乍瞑，副晝夜也。瞑，與「眠」同。《白虎通·五行》篇：「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御覽》三百六十引作「乍柔乍剛」。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天尊地卑，倫理以明尊卑爲急。此皆暗膚著身，暗，字疑誤。○盧云：「膚，他本作「慮」。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盧云：「句。」與案：「弇合」二字上，疑有脫文。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

副類。小節、大節、五藏、四肢之屬，副數也。視、瞑、剛、柔、哀、樂、計、慮之屬，副類也。皆當同而副天，一也。《陰陽義》云：「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皆當同，三字疑有脫誤。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拘，猶「限」也。○盧云：「舊本脫『以著其不可數』六字，今訂補。」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中，猶「合」也。按文疑當作「以此言之，道亦宜以類相應也，猶其形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莊子·漁父》篇：「同類相

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淮南·覽冥訓》：「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又云：「以掌握之中，引類于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凌云：「《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

溼就燥。《荀子·大略篇》：「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

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呂覽·有始》篇：「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新論·類感》篇：「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先濡。」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其去，各本作「去其」，凌本不誤，今正。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凌云：「《風俗通》：『按《世本》，神農作琴。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宓戲作瑟，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莊子·徐無鬼》篇：「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一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也。」《淮南·覽冥訓》：「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

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盧

云：「下句各本皆脫，今案文義有此乃完。《韓詩外傳》

一：「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正與此處相應。」與案：《藝文類聚》六十九引亦無下句，是

唐本已脫。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

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凌云：「《禮記·中庸》：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疏：「妖，於

驕反。《說文》作「妖」，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

妖。」孽，魚列反。《說文》作「孽」云：「禽獸、蟲蝗之怪謂

之孽。」〇亡，各本作「已」。今從天啟本、凌本改。物

故以類相召也，故，當作「固」。故以龍致雨，以

扇逐暑，《御覽》七百二引此二語。《呂覽·有始》篇：「下

同。」「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又見《召類》篇。《論衡·寒溫

篇》：「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召

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

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又《感虛》篇云：「凡變復之

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

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當作「扇」。逐暑，皆緣五行之

氣，用相感勝之。」軍之所處以棘楚。「以」上，脫

「生」字。《老子》：「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呂覽·應同》

篇：「師之所處，必生荆楚。」①高注：「軍師訓衆，②以殺

伐爲首，③棘楚以戮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淮南·

人間訓》：「師之所處，生以棘楚。」高注：「楚，大荆也。」

《藝文類聚》六十九、八十九引此文，「以」上竝有「生」字，

是唐本不誤。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

處所。《呂氏春秋·應同》篇：「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

爲命，安知其所。」《召類》篇作「不知其所由」，衍「由」字。

案：言美惡固皆有以自召，而及其發也，不知所自來，則歸

之命而已。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

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

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

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

①「荆」，《呂覽·應同》篇作「棘」。

②「訓」，《呂覽·應同》篇作「討」。「衆」，稿本及《呂

覽·應同》篇作「罰」。

③「伐」，《呂覽·應同》篇作「罰」。

《孟子》云：「喜而不寐。」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東風」下，當有「至」字。《淮南·覽冥訓》：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注：「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王念孫云：「湛，與『淫』同。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高注非。」與案：《新論·感類》篇云：「東風至而酒盈溢。」《論衡·亂龍篇》云：「東風至，酒湛溢。」《御覽》八百四十五引《論衡》注云：「按酒味酸，從東方木也。味酸，故酒湛溢也。」《文選·七發》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黍爲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爲酒。」宋衷云：「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鷄至幾明，皆鳴而相薄。《論衡·變動篇》：「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物應夫氣之驗也。」①凌云：「《春秋說題辭》：『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炎上，故陽出鷄鳴，以類感也。』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莊子·徐無鬼》篇：『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

損也。因，當是「固」。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官本云：「神，他本誤作『初』。」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列子·黃帝》篇：「用志不紛，乃疑於神。」《荀子·議兵篇》楊注：「微妙，精盡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凌云：「《商鞅列傳》：『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言爲明聖，內視反聽，八字疑有誤。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明聖心通天地，故知無不燭。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

①「夫」，《論衡·變動篇》作「天」。

也。陰陽類動，窮致其理，可以前知。是故術數小道，足以致神，況聖人之聰明哉。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官本云：「他本『使』下有『人』字。」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①「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天啟本「烏」作「鳥」，凌本同。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凌云：「《尚書大傳》文止此。《釋文》：『茂，勉也。』」恐恃之。文疑有誤奪。盧云：「赤鳥事，漢時《泰誓》有之。『武王喜』以下，又見《大傳》。」凌云：「《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玉符瑞圖》：『赤鳥，武王時啣穀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服殷。』」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漢書·五行志》：「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案：推陰陽，謂以五行推陰陽，此亦《春秋》家學。故《班志·五行》自謂傳于《春秋》，然其源則出於《洪範》。董為齊學，伏生《尚書》五行、《齊詩》五際，皆重天人，其歸一也。又《漢·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為「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及《月令》所載，皆陰陽家之所自出。本書所言陰陽五行，亦其類矣。凌云：「《白虎通》：『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博物志》：『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鄒衍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相生為義。漢、魏共尊劉說。』」○盧云：「舊本在《五行相勝》之後，作『第五十九』。案文義當在前，今互易之。」與案：《黃氏日鈔》引天啟本、凌本，並與盧說舊本同。

①「傳」上，凌本有「大」字。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義亦見《五行之義》篇。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凌云：「《春秋運斗樞》：『四時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俞云：「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間相勝，若秋金勝春水是也。」^①故爲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天啟本「爲」作「謂」，字同。則治，作「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漢·魏相傳》宣帝時，相言：「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蓋本此意。進經術之士，董子以經術道其主，故以此爲言。又見《五行順逆》篇。《白虎通·貢士》篇：「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二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道之以帝

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說苑·臣術》篇：「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喻王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執規而生，凌云：「《詩》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親。』」《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孝經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律曆志》以春智爲權，夏禮爲衡，秋義爲矩，冬仁爲規，中央土信爲繩。《淮南·天文訓》：「執規而治春。」張晏曰：「春爲仁，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興案：《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至溫潤下，知地形肥磽美惡，立事生則，句。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凌云：「《國語》注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爲畎，百步爲畝。』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壠也。《大田》解曰：『田

① 「水」，稿本及《諸子平議》作「木」。

事陽而惡陰，^①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詩云「南東其畝」也。按：《詩》屢言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觀民墾草發溜，盧

云：「溜，與菑同。」與案：《淮南·泰族訓》：「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凌云：「《天文集》：「廩

星主倉。」蔡邕《月令章句》：「穀藏曰倉。」《釋名》：「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後漢·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司馬實穀。○盧本「實」誤「食」。^②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本朝，猶言朝中。

南方者，火也，本朝。「也」字，疑當在「本朝」下。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凌云：「《大戴禮》：「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

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說苑·臣術》篇：「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凌本「獨」作「動」。執矩而長，凌云：「《淮南子》：「執衡而治夏。」此「矩」字誤。張晏云：「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凌云：「《史記》：「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也。○天啟本無「也」字。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說

① 「事」下，凌本有「喜」字。

② 「誤」，稿本作「作」。

苑》：「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而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凌云：「隙，音乞，裂也。」執繩而制四方，《淮南·天文訓》：「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凌云：「《淮南子》：『執繩而制四方。』張晏曰：『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至忠厚信，以事其君，○官本云：「他本『信以』倒。」^①脫「事」字。」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此下疑有奪文。《史記·齊世家》言：「太公佐文王傾商，勸武王伐紂，修周政，與天下更始。」所謂「據義割恩」、「應天因時」者耶？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凌云：「《周禮·司寇疏》：『按上代以來，獄官之名則異，是以《月令》乃命大理。』鄭注云：『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

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凌云：「《淮南子》：『執矩而治秋。』此『權』字誤。張晏云：『金爲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是也。○盧云：「胥，即『胥』字。舊作『耳』，訛。」官本云：「耳，本當作『胥』，即『胥』字。」與案：天啟本作「耳」，注云：「疑是『胥』字。」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凌本「獄訟」作「訟獄」。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淮南·天文訓》：「北方爲司空。」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有爵，疑當作「以爵」。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凌云：「《攷工》：『一柯有半，謂之罄折。』」

① 「信以」至「事字」，稿本作「作至忠厚以信其君」。

注：「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罄折立則上俛。」《新書》：「顧頤正視，正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罄曰共立，因以罄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執衡而藏，《文選》五十二、五十五竝引鄭云：「稱上曰衡。」《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於其上是也。」凌云：「《淮南子》：「執權而治冬。」此「衡」字誤。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凌云：「《管子》：「人君惟毋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羣臣務倂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盧云：「屯屯，疑是「肫肫」。」與案：僖二十八年《傳》：「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何注：「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勿獨有也。」《說苑·至公》篇：「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司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

「某子以為若何，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按：師斷，即眾斷。屯屯，即敦敦。《潛夫論·班祿》篇：「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上下共之，無有私。」《曲禮》、《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讀為「誨爾惇惇」之「惇惇」。惇，誠懇貌也。」《詩》「惇惇」，一作「純純」，一作「純純」。屯屯，與諄諄、肫肫、惇惇、純純、純純義並同。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凌云：「何注：「攻守之器曰械。」《大傳》注：「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釋文》：「《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凌云：「《廣韻》：「農，田農也。」《說文》：「農，耕也。亦官名。」《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也，景帝更名大司農。」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① 「無所盛曰械」，《說文》作「有盛為械」。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凌云：「《漢書·藝文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顏注：「五勝，五行相勝也。」沈約《宋書》：「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然相勝之說，於事爲長，若曰張倉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曰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

木者，司農也。《管子·五行》篇：「春者，土師

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與此略

異。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管子·

立政九敗解》：「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說苑·臣術》篇：「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人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

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

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鷄，凌云：「《荊州歲時

記·鬪鷄鏤鷄子鬪鷄子》：「《左傳》有季郈鬪鷄，其來遠

矣。」其鬪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爲體

內藏，以據其剛，鬚鬚鬪理也。」走狗弄馬，長幼無

禮，大小相虜，竝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

誅之，齊桓是也。○天啟本作「齊相」。凌云：「齊

相，謂管仲。」行霸任兵，侵蔡，蔡潰，凌云：「僖四

年《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遂

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

也。俞云：「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於五

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

通，當爲衍文。」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

順如叛，如，同「而」。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

故曰金勝木。誅其率，謂誅其首惡也。《潛夫論·斷

訟》篇：「《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正矣。」上或有脫字。

火者，司馬也。凌云：「《白虎通》：『司馬主兵。

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度，故言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凌云：「劉兆《公羊》注：『旁言曰譖。』莊元年《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說苑·臣術》篇：「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魯上大夫季孫是也。上大夫即上卿。見《爵國》篇。專權擅政，^①薄國威德，自張其威德，以牢籠民心，是薄國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賢臣，「怠」字疑誤。○盧云：「賢」，舊本作「羣」。劫惑其君。凌云：「《說文》：『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孔子爲魯司寇，《史記》世家：「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②攝行相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何注：「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狍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是董當以司寇爲大司寇。《史》、何蓋有所本。《家語·始誅》篇亦云：「孔子爲魯大司徒。」崔靈恩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仕魯者，非。見

全祖望《經史問答》六。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

費郈城，兵甲有差。《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

帥師墮郈。《莊二十四年》何注：「諫有五，一曰諷諫。孔

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夫

火者，大朝，盧云：「疑當作『本朝』。」有邪讒熒惑

其君，《淮南·原道訓》：「營其精神，亂其氣志。」高注：

「營，惑也。」《說文》：「營，惑也。」熒、營、營音同字通。

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凌

云：「《白虎通》：『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官

本云：「各本脫『曰水勝火』四字。」

土者，君之官也。○凌云：「土，王本誤作

「士」，上有「故」字，係上篇「故曰水勝火」之「故」字，因脫

「曰水勝火」四字，「故」字遂誤連「土」字，與上篇接寫。今

據官本改。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俞云：「宣三年

①「政」，殿本、盧本、凌本皆作「勢」。

②「自大司空爲」，《史記·孔子世家》無此五字。

《左傳》：「使神知民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爲姦」，此云「司營爲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爲讒，司徒爲賊，司寇爲亂一律。○官本云：「他本不重「司營」字。」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凌云：「調，古「諂」字。《說文通論》：「諂者，陷也，陷君於惡也。《管子》：「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聽從爲比。凌云：「《國語》注：「比，阿黨也。」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善，疑作「喜」。《說苑·臣術》篇：「一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大爲宮室，多爲臺榭，凌云：「鄭注《月令》：「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正義》：「按《釋宮》云：「闔，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爲之，所以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堂堦。」雕文刻鏤，五色成光。凌

云：「《淮南子》：「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爾雅》：「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吳越春秋》：「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凌云：「《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凌云：「罷，讀曰「疲」。及其身弑。○天啟本「及」作「反」，凌本同。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凌云：「《白虎通》：「專勝散，故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凌云：「《白虎通》：「司徒主人。不言徒者，徒，衆也，重民。」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

①「言」下，《白虎通·封公侯》篇有「人言」二字。

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凌云：「高誘曰：『在軍曰士，步曰卒。』」俞云：「《爾疋·釋詁》：『使，從也。』不使，謂不從。」
與案：《大戴禮·曾子制言》篇：『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即此「使」字義。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文八年》何注：「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但楚無司徒，子玉時爲令尹。司徒，疑「大夫」之誤。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凌本「使」作「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何注：「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凌云：「《白虎通》：『精勝堅，故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說苑·臣術》篇：「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

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聽謁受賂，凌云：「《一切經音義》：『賂，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玉篇》：『金玉曰貨，布帛曰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官本云：「焉，一作爲。」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父母不食子之力，俾轉於自贍，所以恤之。然其弊也，子不孝養父母，父母亦不字厥子。乃至教令無所施，而悖慢習長，父子相視若途人，反仁爲戾，而大亂亟矣。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夫婦之綱壞，則父子君臣隨之，所以防微也。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載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仕，昆弟二人，建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云云。太公至營丘，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營蕩事他無所見。假美名而陰佐其邪說者，

固聖人所必誅也。孔子之誅少正卯，亦以其佞道行，亂國政，事見《白虎通·誅伐》篇引《韓詩內傳》及《說苑·指武》篇，不始《家語》。殆法太公者與？盧云：「次「寡人」，字疑衍。」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盧云：「附，疑「阿」字，與上文同。」依法刑人，依，字疑有誤。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凌云：「《白虎通》：「實勝虛，故土勝水。」」

五行順逆第六十○《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作「董仲

舒《五行逆順》」。天啟本亦作「逆順」。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

○《御覽》八百七十三「勸」上有「君」字。無奪民時，

使民歲不過三日，○《御覽》八百七十三「使民」作

「使之」。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挺羣禁，

○盧云：「挺，舊本作「挺」。今案《月令》云：「挺重囚。」

《淮南子》亦作「挺」。《後漢·臧宮傳》：「宜小挺緩。」挺，

皆訓「寬」，今改正，下同。」出輕繫，凌云：「高誘曰：「輕繫，不及于刑者，解出之。」去稽留，除桎梏，凌云：「《鄭志》《蒙》初六注云：「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博雅》：「桎謂之梏，械謂之桎。」開門闔，《淮南·天文訓》作「開闔扇」。凌云：「《爾雅》：「闔，謂之扉。」○天啟本「門」作「閉」。通障塞。凌云：「高誘曰：「障，壅也。塞，絕也。」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盧云：「為，成也。」《淮南·天文訓》有「介蟲不為」、「魚不為」。《續漢書·律曆志》引《易緯》亦有此語。」與案：為，與「譌」同，化也。《毛詩·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鱣鯨不見，凌云：「《顏氏家訓》云：「鱣魚，純灰色，無文。」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中華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以成雷，噴沫為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羣龍下。凌

① 「以」，《古今注·魚蟲》作「浪」。

云：「《埤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龍亦卵生，思抱。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蓋蟲莫智于龍，龍之德不爲妄者。能與巨巨，能與細細，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大戴禮》：『鱗蟲之精者曰龍。』如人君出人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據《五行志》，「馳騁」上疑脫「田獵」二字。好淫樂，飲酒沈湎，凌云：「《韓詩》：『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以下文例之，下當有「則」字。民病疥搔，溫體，足脗痛。盧云：「脗，音「杭」，脛耑也。」凌云：「《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脗。』《索隱》：『邵音「衡」，即脚脛。』」○天啟本注云：「脗，去聲。」凌本脫「民」字。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凌云：「《老子》：『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人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云：「若通田獵驅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行繇役，以奪民時。」

作爲奸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毒水滄羣，漉陂如漁，盧云：「如，與「而」同。」凌云：「《風俗通》：『謹案：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咎及鱗蟲，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鯨出見。據上文，「鯨」上亦當有「鱣」字。

火者，夏，成長，下疑尚有脫字。本朝也。

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凌云：「《周禮·鄉大夫》注：『能者，謂若今舉茂才。』」疏：「茂才，即秀才也。」應劭云：「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史記正義》：「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凌云：「《管子》：『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地刑罰，①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正封疆，凌云：「《史記正義》曰：『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土封記也。』《古今注》：『封

①「地」，《管子·入國》篇作「弛」。

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堰埭，以畫分界域也。」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御覽》十二引「火」作「物」，「順」下有「於」字。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哀十四年》何注引《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逐忠臣，與上「疏忠臣」複。忠，蓋「功」之誤。《五行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曰：「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大傳》：「逐功臣。」注：「功臣，制法律者也。」婦妾爲政，賜予不當，漢尺一，^①唐斜封之類。《管子·權修篇》：「婦人言事，^②則賞罰不信。」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哉。据《五行志》，董推災異，不必與此五行順逆相應。如董推御廩災，由于百姓怨咎，君臣俱惰。劉歆則以爲棄法度亡禮之應。董推齊大災以爲君淫，劉向則以爲由齊桓以妾爲妻。董

推新宮災以爲成居喪不哀，劉向則以爲成公聽讒逐歸父。董推宋災以爲伯姬憂傷所致，劉向則以爲宋公聽讒殺太子痤。二劉竝合此五行之應，而董反不合。此類甚多。至于高園便殿火災，董以爲天欲誅貴屬及近臣之意，遂以得罪。蓋災異者，臣下借以警時之資，本無定象。五行順逆，^③不過天人相應之理如此，無取拘牽。何氏注《傳》喜言災異，雖本家法，而傳會可議者多。然《管子·五行篇》即有「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君危太子危」、「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而王后夫人薨」諸應。則知此等師說，遠出周、秦之間矣。趙翼《十七史劄記》言仲舒《繁露》初無推演五行之處，以夏侯勝所引《洪範五行傳》爲夏侯始昌作。案：《五行傳》非董作，而謂董無推演五行之處，則誤。

摘巢探殼，凌云：

《國語》注：「生哺曰殼，未孚曰卵。」○盧云：「探，舊作「採」，非。」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鳴羣鳴，凌云：「《埤雅》：「梟，食母。」《說文》：「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其字從鳥頭在木上。《埤

①「漢尺」至「斜封」，稿本作「如唐世斜封官」。

②「人言」，《管子·權修》篇作「言人」。

③「逆」，原作「遂」，今據稿本改。

雅》：「鴟鳴，其民有禍。」《證俗》云：「禍鳥也。」鳳凰高翔。高翔，當作「不翔」。《孔子世家》：「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淮南·本經》注及宣元年《注》同。

土者，夏中，土寄王四時，而《月令》繫于夏末，故云「夏中」。本書《五行對》：「土為季夏。」成熟百種，

君之官。凌云：「《聖證論》：「孔晁云：「能吐生百穀謂

之土。」《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

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

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循宮室之制，謹

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於土，則五穀

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

郭充實，賢聖皆遷，言遷擢在位。仙人降。時武

帝好仙，故以此歆動之與？① 如人君好淫佚，妻

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

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

黃，舌爛痛。盧云：「宛，與「鬱」同。」孫詒讓云：「《說

文·黑部》云：「黓，黑有文也。」讀若「飴登」之「登」。《玉

篇》云：「黓，或作「黓」。《廣韻·八物》云：「黓，黃黑色也。」《淮南子·時則訓》：「天子衣苑黃。」高注：「苑，讀「登飴」之「登」。此「登黃」即《淮南》書之「苑黃」。宛，苑，竝「黓」之借字。盧說未塙。」咎及於土，則五穀不

成。《五行志》：「《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云：「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暴

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

聖放亡。② 凌云：「《大戴禮》：「保蟲三百六十，而聖人

為之長。」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

把旄鉞，凌云：「《釋名》：「熊虎為旗。旗，期也，將軍所

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鼓，郭也，張皮以冒

之，其中空也。」《尚書》：「武王右秉白旄。」《釋名》：「鉞，

豁也。所司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字林》云：「鉞，王斧

① 「與」，稿本無。

② 「賢聖」，凌本作「聖賢」。

也。」「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盧云：「下疑脫二字。」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人則振旅，以閑習之。凌云：「《莊八年》經：『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人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五百人曰旅。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旅訊士衆言之，①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難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按《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蚩尤之造兵者。」因於搜狩，②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凌云：「《白虎通》：『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修城郭，繕牆垣，凌云：「《世本》：『鯀作城郭。』《釋名》：『城，成也，成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審羣禁，「審」與「挺」相對爲文。挺，寬也。審，嚴也，察也。《荀子·彊國篇》：「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

審。」飭兵甲，凌云：「飭，與『敕』同。敕，整也。《匡謬正俗》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凌云：「《大戴禮》：『毛蟲之精者曰麟。』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五行志》：『《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則民病喉咳嗽，凌云：「《釋名》：『咳，嗽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老剋物也。嗽，促也，用力急促也。』《易說》曰：『立春，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脈勝，人病咳之疾也。』」○《御覽》七百四十三引無「喉」字。筋攣，凌云：「《後漢·成武孝侯順傳》注：『《東觀記》曰：『病筋攣卒。』』鼻鼈塞。凌云：「《月令》『民多鼈嚏。』疏：『鼈，音『求』。』《說文》云：『病塞鼻室。』」○盧云：「舊本作『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五行志》：「若過貪欲恣睢，務立威勝，

① 「旅」，凌本及《公羊傳》作「振」。

② 「搜」，殿本、凌本作「彼」。

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①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案：冰，與「凝」同。《漢書·郊祀志》：「秋涸凍。」《集韻》：「涸，凝也。」是凍、涸義竝近。四面張罔，凌云：「《釋文》：『黃帝作「罔罟」。取獸曰罔，取魚曰罟。』」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淮南·本經訓》：「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藝文類聚》九十八引作「恩及羽蟲，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

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宗廟祭祀之始者，

謂冬至爲宗廟祭祀之始也。四時之祭，謂祠、祫、嘗、蒸。見《四祭》篇。禘祫之說，最爲紛歧，今依董意及《公羊》家說釋之。董以禘祫與四時之祭分言，知不以禘祫爲四時常祀矣。禘、祫並舉，知不以禘、祫爲一祭矣。案：禘祫有二，有喪畢特祭之禘祫，有五年殷祭之禘祫。《閔二年》：「夏，吉禘于莊公。」《傳》：「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二年也。」何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遭祫則祫，遭禘則禘。」此吉禘爲除喪之祭，各于其廟，與太廟之禘別也。《左》襄十九年傳：「晉人曰：『寡

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二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通典》引《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禘，疑是「祫」。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時禘特祫，^②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于君，然後祫其高祖。」此喪畢吉禘後之吉祫也。吉祫，二字本何注。《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何注：「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敬謹，故譏之。」《宣八年》：「夏，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八月，有事于武宮。」此五年殷祭之禘也。《定九年》：「從祀先公。」此五年殷祭之祫也。鄭君《玄鳥》箋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禘、祫，《春秋》謂之大事。」

① 「冰」上，稿本及《漢書·五行志》有「金鐵」二字。

② 「時」，稿本及何注作「特」。

《大宗伯》及《王制》注言魯禮同。案：鄭用《春秋》今文說，酌定此制，最爲明晰。惟云一祫兩禘，未詳所本。《釋文》本作「古者喪三年既畢，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禮記外傳》曰：「《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主人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與鄭略同。輿謂：新王除喪，奉神主人廟，宜有一禘。人廟之後，祇見先祖，祔食新主，宜有一祫。鄭樵《通志》云：「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備合食之禮。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是也。但《鄭志》以爲周制先祫後禘，則似不然。所以知爲先禘後祫者，以《文二年》兩傳先親後祖，先禘後祖徵之，親謂親廟，禘謂禘廟，言已成爲親廟禘廟之主也。義互見下。劭公不知禘祫有二，乃謂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豈有新主人廟，如斯簡略，諒不然矣。《白虎通·宗廟》篇：「謂之禘祫何？禘之言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也。三年一禘，禘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案：《白虎通》所說亦殷祭之禘祫也。禘及遷廟，《傳》、《注》雖

無明文，以鄭君說禮推之，蓋祫則並祀于太祖，禘則先公之主祭于后稷廟，昭之遷主祭于武廟，穆之遷主祭于文廟爲異。祭昭穆各于其廟，故謂之禘昭穆。而古禘謂之禘者，有所奉則有所毀，謂審諦毀主之昭穆也。何注所云禘及功臣，蓋據《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及《盤庚》「大享先王，爾祖與享」言之。後魏大和三年詔引鄭元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于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兼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以昭穆各繫于其廟，故配享之功臣得以與享。祫祭並陳於太祖，故不能兼及功臣矣。」《漢·張純傳》：「建武二十五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蓋用《春秋》說，而祫不及存廟，似違《傳》意。至諸家說或舉歲祫終禘，或主禘祫爲一，或謂禘及毀廟，祫爲存廟，或謂禘祫同三年，禘在夏，祫在秋，或謂禘配天，異於祫。皆與《傳》說不符，茲不具引。①昭穆之序者，就禘祫言之。《文二年》何注云：「太祖東鄉，昭南鄉，

①「茲」，稿本作「故」。

穆北向，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續漢書·禮儀志》：「張純奏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章懷注引《決疑要注》云：「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于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是昭穆取相對爲義，無分東、西、南、北也。古者天子、諸侯立四親廟，新陟王喪畢，則升奉神主於親廟，而故主所奉之高祖當遷。其在四親廟者，以續統之序爲主，雖兄弟祖孫相繼，皆無移易，不分世次之昭穆也。至於遷則昭從昭廟，穆從穆廟，本鄭義，見上。所謂祧也。遇祫祭則存毀皆論昭穆，以太祖爲主也。」《小宗伯》云：「辨廟祧之昭穆。」明廟與祧之昭穆有別也。《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執事之子孫且然，則神主尤當序矣。蓋宗廟以祖爲重，故遷毀合食，皆依世次，親廟隆新王之敬，故承其統者，^①雖非子，而當以禰事。且四代異廟，無並坐之嫌，此制禮之精意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

惠公與僖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北面西上，繼閱者在下。文公緣僖公于閔公爲庶兄，置僖公于閔公上，失先後之序，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也。」案：《傳》明云祫祭，則躋僖公但是合食時升僖於閔上，易先後之序，故云先禰後祖。董以逆祀爲小惡，見《異義》。知非易昭穆也。《穀梁》以大事爲祫祭，與《公羊》同。又云：「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此釋經「躋僖公也」。又云：「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此極言逆祀之失也。蓋僖之于閔，有君臣之道，以四親廟之序言之，僖禰而閔祖。今乃于合食時逆其廟序，推其極則亦與無昭穆同。若即以躋僖爲無昭穆，則《傳》當直譏之，而不必申論矣。定九年從祀先公，蓋至是祫祭始正閔僖之序也。近人讀兩傳不明，又不知但是合食時先後之差，而非廟祀之序，故說多繆葛。而今文家說亂

①「故」，稿本無此字。

矣，謹辨正之如此。服虔、韋昭以爲自僖公以來昭穆皆亂，蓋古文說。

問者曰：「四親不別立廟，又無遷毀之典，兄弟相繼，當以何法？」曰：「《穀梁》言之矣，無昭穆則是無祖無天也。禮

當同於合食，不宜異昭穆以干並坐之嫌，此禮之可以義起

者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

索，《淮南·天文訓》作「大搜客」，高注：「禁舊客，出新

客。」《時則訓》注：「《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

搜出之，爲觀釁也。門，城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

備也。」斷刑罰，執當罪，《淮南·天文訓》、《時則訓》

「執」作「殺」。飭關梁，《淮南·天文訓》「飭」作「息」。

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

凌云：「《月令章句》：「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則

龜鼃大爲，凌云：「《埤雅》：「龜，大鼃也。」《淮南子》

曰：「燒鼃致鼃，此其以類求之。」《博物志》曰：「鼃長一

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晉安海物

記》：「鼃，宵鳴，如桴鼓。」靈龜出。凌云：「《雒書》：

「靈准聽。靈龜者，元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

下平象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事耆老，則

出。」譙周《異物志》：「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玳瑁，俗名曰靈。」《大戴禮》：「介蟲之精者曰龜。」如

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御覽》八百八十三引董仲

舒《五行逆順》云：「人君簡宗廟，不禱，則鬼神夜哭。」廢

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五行志》：「《傳》曰：

「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則民

病流腫，凌云：「《春秋潛潭巴》曰：「枉矢黑，軍士不勇，

疾流腫。」《釋名》曰：「腫，寒熱氣所鍾聚也。」水張，○

盧云：「中亮切。」凌本作「脹」。痿痺，凌云：「《廣韻》：

「痿，溼病。一曰兩足不能相及。」師古曰：「痿，風痺病也。

痺，風溼之病。」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

冥，凌云：「《五經通義》：「陰亂則爲霧，從地汁也。」《五

行志》：「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

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

潤下。」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

龜深藏，龜鼃响。凌云：「《莊子》：「泉涸，魚相與處

于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黃震云：「以上四篇，竝言隨

時施政。」凌云：「《尚書》注：「治水失道，亂陳其五

行。」疏：「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

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黃氏日

鈔》作「水治五行」。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

青。○天啟本「青」作「清」，凌本同。七十二日火用

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

溼濁而黃。○溼，天啟本作「溫」。七十二日金用

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

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凌云：「《淮南

子》云：「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

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

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

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

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木

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於立春，出輕

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天啟本「門」作

「閉」，凌本同。通障塞，凌云：「《淮南子》：「甲子受

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存幼

孤，矜寡獨，無伐木。凌云：「《淮南子》注：「甲，木

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

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火用事，則正封

疆，循田疇。凌云：「《國語》注：「穀地曰田，麻地曰

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

使四方，無縱火。凌云：「《淮南子》：「丙子受制，則

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財貨。」注：「火用事，象陽明，

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財貨。」土用事，則養長老，

存幼孤，矜寡獨，賜孝弟，施恩澤，無興土

功。凌云：「《淮南子》：「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糴

糴，施恩澤。」注：「土用事，象土養長，故施恩澤也。」金

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

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凌云：

「《淮南子》：『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飭兵甲，儆百官，誅不法。』」注：「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法。」
「水用事，則閉門閭，」凌云：「《月令章句》：『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
「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隄。」^①凌云：「《淮南子》：『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
《國語》注：「隄，防也。」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三

① 「隄」上，殿本、盧本、凌本皆有「池」字。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四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黃震云：「言相干則災。」

火干木，蟄蟲蚤出，《淮南子·天文訓》：「丙

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注：「水氣溫，^①故早出。」**蜺**雷蚤行。盧云：「蜺，疑當作「眩」，謂電光也。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官本無「蜺」字，云：「他本有。」盧云：「《大典》本無。」**土干木，胎夭卵鰕，鳥蟲多傷。**《淮南子》：

「戊子干甲子，胎夭卵鰕，鳥蟲多傷。」○盧云：「鰕，丁亂反。」凌云：「王本鰕誤分爲兩字。鄭注：「卵，鳥卵。」鰕，

《玉篇》：「大亂切，不成子曰鰕。」**金干木，有兵。**《淮

南子》：「庚子干甲子，有兵。」**水干木，春下霜。**《淮南子》：「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土干火，則多雷。雷，疑「霆」之誤。《淮南

子》：「戊子干丙子，霆。」**金干火，草木夷。**《淮南

子》：「庚子干丙子，夷。」注：「夷，傷也。」夷，或爲「電」。

案：《淮南》脫「草木」二字，當據此補正。**水干火，夏**

電。《淮南子》：「壬子干丙子，電。」《漢·魏相傳》：「春

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

《坎》治則電。」**木干火，則地動。**《淮南子》：「甲子干

丙子，地動。」○凌本「火」作「金」。

金干土，○天啟本作「干木」。則五穀傷，有

殃。傷，字疑衍。《淮南子》：「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淮南子》：「壬子干戊子，夏寒

雨霜。」**木干土，倮蟲不爲。**凌云：「原注：「人者，倮

蟲之長。」《淮南子》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注：「不成

爲介蟲也。」與案：天啟本無原注。**火干土，則大**

①「水」，《淮南子·天文訓》作「木」。

旱。《淮南子》：「丙子干戊子，大旱，荏封燠。」○《御覽》八百七十九引「火」作「水」。

水千金，則魚不爲。《淮南子》：「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注：「不成爲魚。」木千金，則草木再生。《淮南子》：「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火千金，則草木秋榮。《淮南子》：「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注：「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是也。」土千金，五穀不成。《淮南子》：「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

木干水，冬蟄不藏。《淮南子》：「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注：「地氣發也。」土干水，則蟄蟲冬出。《淮南子》：「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火干水，則星墜。《淮南子》：「丙子干壬子，星隊。」注：「隊，隕。」金干水，則冬大寒。《淮南子》：「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黃震云：「言木冰，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救之。」凌云：「《大傳》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凌云：「《尚書中候》：『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官本云：「他本『當』作『雷』。」木有變，春凋秋榮。○官本云：「本作『多營』。」輿案：《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冬榮」，下有「真剛精銳，無以治之」二語，與本書不類，疑誤文。秋木冰，木冰，見《成十六年》。《五行志》：「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凌云：「《唐書》：『凝霜封樹，謂之木冰，一名樹介。甯王憲有疾，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嫁者也，吾其死矣。』」○天啟本「本」上注云：「一無秋字，冰作水。」春多雨。

此繇役衆，凌云：「繇，讀曰「徭」。《說文》：「戍邊也。」賦斂重，○《御覽》十引下有「故也」二字，八百七十七引同。百姓貧窮叛去，凌云：「《月令》疏：「蔡氏云：「無財曰貧，無親曰窮。」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矣。凌云：「《漢書》顏注：「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意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紂，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凌云：「《易通卦驗》：「春暑長一丈一尺二分，未當至而至，多病癘，疾疫。」疾，①《說文》云：「民皆病也。」②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③盧云：「《荀子·大略篇》、《說苑·君道》篇、何注桓五年《傳》皆作「宮室榮」，與此同。或改「崇及營」，非。」與案：《後漢·鍾離意傳》亦作「榮」。○天

啟本「榮」上有「多」字，凌本同。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凌云：「《漢書·文紀》注：「姚察云：「古者謂人元，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凌云：「《春秋佐助期》：「昴，畢爲天街。」《史記·天官書》：「昴曰髦頭，畢曰罕車，主弋獵。」《正義》曰：「昴七星爲髦頭。畢八星，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人貢。失色，邊亂。畢動，主兵。」《法苑珠林》：「初置星宿，昴爲先首」，形似剃刀。次置畢，形如立人。」④《雲笈七籤》：「昴星神姓張，名弩小，衣綠青單衣。畢星神姓柔，名公孫，帶劍，衣白毛單衣。」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國語·魯語》：「竊實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俞

①「疾」，凌本及《說文》作「疫」。
②「病」，凌本及《說文》作「疾」。
③「榮」，凌本作「多營」。
④「人」，凌本及《法苑珠林》作「又」。

云：「隱，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顏注：「即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與案：《國語·周語》：「武不可觀，文不可匿。」即「隱武行文」意。《齊語》：「隱武事，行文道。」字亦作「隱」，不必改讀。束甲械。凌云：「《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水有變，冬涇多霧，凌云：「《春秋元命包》：「亂而爲霧。霧，陰陽之氣也。」《釋名》曰：「霧，冒也，氣蒙亂冒物也。」春夏雨雹。凌云：「《大戴禮》：「陽之氣專爲雹，^①陰之氣專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釋名》：「雹，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砲。」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宄，誅有罪，芟五日。盧云：「芟，與「搜」同。」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黃震云：「言證應。」凌云：

《漢·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曰：「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御覽》九引「貌」作「身」。則木不曲直，《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王者則之，首以木德。其次，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凌云：「《大傳》：「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注：「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尚書》疏：「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鄭注：「東宮於地爲木，木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②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凌云：「《御覽》、《禮統》：「風，萌也。養物成功，

- ① 「氣專」，凌本及《大戴禮記》作「專氣」。下句同。
② 「者」下，稿本有「也」字。

所以八風象八卦也。《釋名》：「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風，放也，氣放散也。」其音角也，凌云：《月令》：「其音角。」注：「音，謂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色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鐘律書》：「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凌云：《大傳》：「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尚書》疏：「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鄭注：「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則入火飛亡，^①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凌云：《釋名》：「辟歷，辟折也，所歷皆破折也。」《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其音商也，凌云：《月令》：「其音商。」注：「三分徵音，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氣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臣

壞。」《鐘律書》：「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凌云：《大傳》：「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尚書》疏：「火外光，故視屬火。」鄭注：「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而秋多電。○《初學記》二十五引《春秋繁露》云：「若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電者，火氣也，凌云：《元命包》：「陰陽凝爲電。」《西京雜記》：「仲舒曰：「電，其相擊之光也。」《釋名》：「電，殄也，乍則殄滅也。」其陰徵也，^②凌云：《月令》：「其音徵。」注：「三分宮音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鐘律書》：「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凌云：《大傳》：「四事曰聽，聽不聰，是謂不謀。」《尚書》疏：「水內明，故聽屬水。」鄭注：「北宮於地爲水。水

① 「則」，凌本作「或」。

② 「陰」，稿本、殿本、盧本、凌本作「音」。

性侵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初學記》二、《御覽》十引《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雨者，水氣也，凌云：「《釋名》：『雨者，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禮統》：「雨者，輔時生養均徧，故謂之雨。」其音羽也，凌云：「《月令》：『其音羽。』」注：「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鐘律書》：「羽，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故應之以暴雨。○天啟本無「之」字。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書·洪範》：「土爰稼穡。」《大傳》：「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白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土者最大。苞含萬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尚書疏》：「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凌云：「《春秋元命包》：『陰陽合而爲雷。』」《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雷，其相擊之聲也。』」《釋名》：「雷，硯也，如轉物有所硯，雷之聲也。」其

音宮也，《白虎通·禮樂篇》：「土謂宮，宮者，含也，容也，含容四時者也。」《月令》：「其音宮。」注：「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春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鐘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音俱終於六十焉。」《鐘律書》：「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故應之以雷。

五事，一曰貌，《書傳》云：「容儀。」《說苑·修文》篇：「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天啟本不提行。一曰言，《書傳》云：「詞章。」《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譌爲妖言。」二曰視，《書傳》云：「觀正。」四曰聽，《書傳》云：「察是非。」五曰思。何謂也？《書傳》云：「心慮所行。」案：「思」下，脫「心」字，下同。今文《尚書》並作「思心」。《詩疏》引《鴻範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

① 「訂鬼」，原作「訂思」，據《論衡》改。

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漢書·藝文志》、《天文志》、《律曆志》、《漢紀·孝昭紀》、《續漢志》、《晉書·五行志》、《戰國策》高注引《五行傳》、《玉海》五引《大傳》並作「思心」。《晉書·天文志》亦作「思心」。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

《孔光傳》：「《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官本云：「他本無『者』字。」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俞云：「『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

「法」字之誤，「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太宰》曰：「法則以馭其官。」王者貌曰恭，《書傳》云：「儼恪。」楊雄《玄數》云：「三百爲木事，貌用恭。」恭者，敬也。言曰從，《書傳》云：「事則可從。」^①從者可從。《宋世家集解》引馬云：「發言當使可從。」與此合。謂使人從之也。《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謂已發言之不順也。」義微別。《玄數》云：「四九爲金事，言用從。」視曰明，《書傳》云：「必清審。」《玄

數》云：「二七爲火事，視用明。」明者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聰，《書傳》云：「必微諦。」《玄數》云：「一六爲水事，聽用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五行志》：「思脫『心』字。曰容。」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當爲「容」，故班訓之曰：「容，寬也。」今本竝誤爲容。《史記·宋世家》作「思曰容」，疑亦後人所改。《玄數》云：「五五爲土事，思用容。」雄用今文，「思」下亦脫「心」字，「容」亦當作「容」，從、恭、明、聰、容爲韻。《說文》：「思，容也。」本此。《玉海》引《大傳》作「容」，而注云：「當爲容。」則失之矣。馬鄭訓「容」爲「通」，乃古文，不當以改《大傳》。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書傳》云：「心敬。」從作乂，《書傳》云：「可以治。」《宋世家》作「從作治」，《集解》引馬云：「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乂，《五行志》作「艾」，字同。明作哲，哲，《宋世家》作「智」，《五行傳》及《漢志》作「慙」，古文《尚書》作「哲」。聰作謀，《書傳》云：「所謀必成當。」官本云：

①「事」，《尚書注疏·洪範》篇作「是」。

「聰，他本作「聽」。」容作聖。何謂也？《書》曰：

「睿作聖。」睿，亦「容」之誤。《書傳》云：「于事無不通謂之

聖。」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

天下莫不肅矣。凌云：「劉向《五行傳記》：「肅，敬

也。內曰恭，外曰敬。」鄭注：「君貌恭則臣禮肅。」○天啟

本無「者」字，下同。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

正從行而天下治矣。俞云：「明正，乃「則臣」二字

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書·

洪範》正義引鄭注：「君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明

作哲，哲者，知也。《五行志》：「哲，智也。」與此同。

案：《說文》：「哲，昭，晰明也。」「哲，智也。」「哲，敬也。」

《五行志》段「哲」為「哲」。鄭云：「君視明則臣照哲。」从古

文《尚書》「哲」字作解。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

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因王者

之明賢否，而天下知善惡，智之至也。聰作謀，謀者，

謀事也。《國語·魯語》：「咨事為謀。」王者聰則聞

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宋世家集解》

引馬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書》疏及《詩·小旻》疏引鄭

云：「君聽聰則臣進謀。」是馬、鄭義並與董同。王引之

云：「恭與肅，從與乂，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

「謀」為謀事，則與「聰」義不類。「謀」與「敏」同，敏，古讀

為「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

近，故字相通。《中庸》鄭注：「敏，或為「謀」。是其證也。

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

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以謀為敏，正與經旨相合。董、

劉、馬、鄭胥失之。」與案：王說固是。然以此為教，恐王者

自恃其敏，有獨斷之失。故董訓為謀事，俾王者既有聰

明，仍勤討論，合天下之志慮以為謀，翕受敷施，人蒙其

利，斯聰之至也。此漢儒解經用意處。且《洪範》言「謀及

卿士、庶人」，始之以「乃心」，是謀固兼包人我，與聰義無

所闕也。容作聖，聖者，設也。《白虎通》七：「聖

者，通也，道也，聲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

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秦誓》：「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道乃久。」《荀子》云：「君子賢而能容眾，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大戴禮》：「子張問人官，孔子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聵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聖德貴容如此。」

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盧云：「《大典》本無『則肅肅』三字。故『肅』下

重一『肅』字，今依何本。」與案：天啟本與《大典》本同。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柔」字，疑當在「弱」上。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

凌云：「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官本云：「他本無『可』字。」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盧云：「下

有闕文。」凌云：「《淮南子·時則訓》：『六合：孟春與仲秋爲合，①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羸，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

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又者主秋。○盧云：「又，舊本作『義』，錢改。」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凌云：「《爾雅》：『木謂之榮，草謂之華。』」金從革也。凌云：「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消鑠。』」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凌云：「《爾雅》：『上勾曰喬，如木楸曰喬。』」注：「楸樹性，其上竦。」孫詒讓云：「喬，疑『槁』之借字，謂枯槁

①「仲」，稿本及《淮南子·時則訓》作「孟」。

也。古从喬聲、高聲字多通用。《莊子·列禦寇》釋文：「稿，本作矯。」是其例也。『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而字疑衍。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王者恐』下十三字，疑衍文。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凌云：「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凌云：「《風俗通》：『壯冰曰凍。』」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至之後，大寒降，萬

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事。○天啟本下「以」字在「事」上，凌本同。以水潤下也。以上文例之，此間疑有脫誤。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凌云：「《莊子》曰：『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句。霜，「霜」上疑有奪字。《淮南·時則訓》：「十一月失政，正月下雹霜。」○凌本無「霜」字。五穀疾枯。《時則訓》作「疾狂」。盧云：「五事無『思曰容』一節，似亦文脫。」

郊語第六十五

古文說禘爲祀天帝，郊爲祈農事。鄭

康成用此說。禘重於郊。《周禮》「圜丘之祭」，禘而非

郊。西漢諸儒罕言圜丘，董據《春秋》爲說，以郊爲祭

天專名，禘爲宗廟之祭。見《五行相勝》篇。如閔公吉禘

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是已。此今文說也。王肅以

禘爲宗廟之祭，暗用董說，而並混郊、丘爲一，則非董

旨。孫星衍《六天》及《感生帝辨》云：「張融引董仲

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

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謬。《繁露》云：「郊因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是董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馬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即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祭圜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按：孫說是也。漢制郊祀最爲紛雜。至成帝時，匡衡等議定郊祭，始重董言。郊專言事天，而不言天地合祭。時以正月上辛，而不以冬至、夏至。郊止有一，而無二郊、四郊之繁。匡衡定制爲南、北郊，與董略殊矣。黃震云：「此篇言事天之義，有缺文。」錢云：「《郊語》一篇，似當次《四祭》篇後。此下五篇實一篇也。」

人之言，醢去煙，盧云：「未詳。」孫貽讓云：

「醢，當作「醢」。《墨子·備穴》篇云：「益持醢，客即熏以救目明。」醢可禦烟，故以救熏穴也。《藝文類聚》引此亦作「醢」，則唐宋已誤。」輿案：《類聚》八十引此文，一本「醢」作「醢」，形與「醢」近。《白孔六帖》二有「徵動羽」三字，注云：「董仲舒亦似是此處文。」**鴟羽去昧**，○天啟

本「昧」作「昧」，旁注：「一作「昧」。」凌云：「作「昧」爲是。《文選》：「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爲昧。」《莊子》：「播糠眯目。」慈石取鐵，凌云：「《漢書·藝文志》：「慈石取鐵。《鬼谷子》：「其察言也，如慈石之引鍼。《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磁也。《淮南·萬畢術》：「磁石一名磁君。」輿案：《呂覽·精通》篇：「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淮南·覽冥訓》：「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又云：「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鍼，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智者，弗能然也。」**頸金取火**，○盧云：「頸金，一作「真金」。凌云：「原注：「一作頰，一作眞。」《留青日札》：「《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操艾承之，^①有頃即焦，吹之得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淮南子·天文訓》：「蠶珥絲而商絃絕。」高注：「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爲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絃細而急，故先絕也。」又《覽冥訓》云：「蠶珥絲而商絃絕，或

①「操」，陳元龍《格致鏡原·火》作「燥」，義較勝。

感之也。」高注：「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𦉰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𦉰，或作「𦉰」。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於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御覽》八百二十五引《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蠶合絲。」注云：「絃將絕，蠶含絲，以待用也。」《易·乾》九五疏：「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爲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慈石引針，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鍾應，其類煩多，難一一言也。」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呂氏春秋》：「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有虧。」○《御覽》八百三十九引作「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乎，此可畏也。」《初學記》二十七引作「禾實於野，粟郵疑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意者也。」蕪荑生於燕，淩云：「《通志》：「蕪荑，曰蕪姑，曰蕪唐，曰姑榆。」《爾雅》云：「蕪荑，藟藟，榆類也。實似榆筴，臭如𦉰，可作醬。」與案：此《爾雅·釋木》之「無姑，其實夷」者也，亦作「無夷」。《本草》云：「蕪荑，一名無姑，主去三蟲。」陶注：「今惟出高麗，狀如榆莢，氣臭如𦉰，彼人皆以作醬食之。性殺蟲，置物中亦辟蛀，但患其臭。」《急

就篇》云：「蕪荑、鹽豉、醃、酢醬。」蕪荑乃草類，別一物。橘枳死於荆，淩云：「《周禮·攷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淮南子》：「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爲橙。」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俞云：「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與案：此或有脫文。如《淮南·泰族訓》云：「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割于陵，騰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又《天文訓》云：「日至而麋鹿解，月虛而魚腦流，麒麟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呂氏春秋·精通》篇：「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皆其比也。○官本云：「而可，他本作「可而」。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①既已有之矣，○官本云：「他本「已」作「以」。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藝文類聚》八十引作「禍、福、利、

① 「而然」，淩本作「然而」，屬下讀。

害，無有奇怪乎」。此等可畏也。「等」字，疑衍。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云：「鄭康成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者。』」聖人

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如，與「而」同。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殃之來有由，不知其端，則命之自然而已。《呂覽·應同》篇：「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

俞云：「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天啟本「主」作「上」，凌本同。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不」字，疑衍。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

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廢郊禮？盧云：「如，與「而」同。」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人」上，疑脫「聖」字。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俞云：「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天啟本作「不愆」，凌本同。盧云：「《詩》攷正作『不騫』。」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俞云：「『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天啟本「故」下脫十七字。此言先聖人之

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盧云：「不知，錢疑是『不失』之誤。」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盧云：「此下文脫。錢云：『《郊祭》篇中『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起，當接此處。』」與案：天啟本下有「云云」二字，注：「今依凌本從錢說移正。」故古之聖王，當衍此五字，與上接。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天啟本「闕」作「曠」。官本云：「闕，他本作『瞻』。」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凌云：「《文獻通考》：『秦始皇既并天下，三年一郊。』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文在位，始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京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乙，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故三代之禮制，至秦漢蕩然。禮之大者，莫重於郊。漢承秦弊，廢郊禮。董生之論，其警漢深矣。」○凌本「何」下有「其」字。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

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漢武以求仙之故，用方士言，有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諸祀。成帝世始議罷之。王莽祀諸神至千七百所，所謂百神無益者邪？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盧云：「祭而地神者，文有訛脫。此指不郊猶三望之類。」凌云：「《傳》三十一年《傳》：『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俞云：『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即譏不郊而望之類。』○地，天啟本原注云：『疑是『他』字。』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凌本「天」作「大」。《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凌本「云」作「曰」。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上「也」字疑作「之」。○凌本「人」字下有「事」字。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①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王應麟云：「《論

①「殖」，凌本無此字。

語：「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繁露》。《周書·武寤》篇：當作「和寤解」。「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董興周之言考之，^①當在文、武時。《困學紀聞》七。凌云：「《論語》疏：『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白虎通》九云：『質家積於仲，文家積於叔。』《論語》曰：『周有八士。』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漢書·郊祀志》劉向云：「《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天啟本「此」上有「今」字。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為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於，疑當作「為」。董不取天地合祭之說，其旨尊陽而抑陰，故先天而後地。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福」字，疑誤。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天啟本

「者」作「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切，疑作「竊」。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也，耶同。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其天，二字當有一衍。錢云：「此下似當接《郊祀》篇中『周宣王時』一條。此下『所聞曰』云云，似非論郊之文。」俞云：「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其文多錯亂，盧註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

① 「董」，稿本作「仲舒」。

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下云：「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淠舟，蒸徒櫜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

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舟，蒸徒櫜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玁狁既卒，甯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俞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

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①百神之祭不卜，而卜郊，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者，陽數也。又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

也。此以聲近爲訓。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于慶賞，○官本「于」作「有」，云：「疑作「于」。」嚴于刑罰，疾于法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四

① 「吉」，原作「及」，今據《繁露》改。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五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郊義第六十六 錢云：「此當爲論郊首篇，且與下合

爲一篇，後人編次失之。」

郊義，二字標題，他篇所無。錢云：「二字真古篇

名，餘俱後人所分而爲之名，非本書之舊。」《春秋》之

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祭

天」。何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

四祭於宗廟。《桓八年》何注：「天子四祭四薦，^①諸

侯三祭三薦。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

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

以，疑作「於」。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始」

字，疑衍。凌云：「《淮南子》：「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

紀，星回於天，歲將更始。《玉篇》：「紀，^②思惠切，載名。」

《說文》曰：「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徧陰陽，^③十二月一

次。^④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

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此謂王禮也。《郊語》及

《郊事對》竝云：「天子郊用正月上辛。」《禮·郊特牲》：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疏云：「王肅用董仲舒、

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云「郊之祭，近長日之至」，^⑤

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

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王

以周有「二郊，似非董意。鄭康成則異於王。上文云「迎長日之

① 「天」，原誤作「夫」，今據《公羊傳》改。

② 「紀」，凌本及《玉篇》作「歲」。

③ 「徧」上，《說文》有「宣」字。

④ 「近」，《禮記·郊特牲》作「迎」。

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輿謂：董意以周魯郊天同在正月，則適用子月，歲首最尊，是亦取陽氣新用事。王用董信矣。成十七年《傳》：「然則曷用？」①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首先之意。」《白虎通·郊祀篇》：「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尚書》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續漢·禮儀志》：「上丁祠南郊。」是郊日用丁也。案：何及《白虎通》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謂周亦用夏正，與董不合。《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五百二十七《禮儀部》。推董意，蓋以天子必以上辛郊，魯異天

子，惟郊須先卜。見《郊祀篇》。知者，各篇皆言周，言王者，言天子之禮，惟《郊祀篇》引《春秋》言君德，是別言魯明矣。郊天最尊，故歲事用首，今制則首宗廟。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俞云：「衍一「郊」字。」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此與《王制》合。《左》僖三十三年傳：「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注云：「宗廟四時常禮，自如舊三年一禘，乃皆同於吉。」蓋古文說。○《御覽》五百二十七下有「不止郊祭者」五字。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董言郊不兼地，「地」字，當衍。《御覽》五百二十七引無「地」字，不誤。父母之

①「曷」上，凌本及《公羊傳》有「郊」字。

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白虎通·爵篇》：「《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云：「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云：「不敢以卑廢尊。」案：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卜郊，《春秋》不譏此文蓋說其義。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俞云：「探，乃『深』之誤。」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白虎通·禮樂篇》：「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乎？」羣臣學士殆習此說。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云：『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齊王儉議引《春秋感精符》：『王者，父天母地。』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錢云：『先貴而

後賤」上，當有「禮者」二字，文脫也。①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莊子·人間世》篇：「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又《庚桑楚》篇：「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奈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盧云：「此下當接《郊祀》篇首一段『爲人子者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共一百九十五字，移此方脗合。」與案：凌本移，今從之。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子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凌云：「《白虎通》：『故《論語》曰：『予小子，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

①「也」，稿本作「耳」。

伐崇。《大傳》云：①「文王受命六年伐崇。」《史記》同，與此合。《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郊辭也。此今文家說。《說郛》載《詩推度災》云：「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定九年《傳》：「璋判白何？」《注》：「《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是也。」竝以為郊辭，鄭箋則以為宗廟之祭。其下曰：「淠彼淠舟，烝徒櫓之。周王於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於豐。」今《詩》四語別在一篇。以此辭者，以用也。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央，天啟本注云：「作『殃』。」盧云：「處央，疑當作『遽平』。」

凌本作「平」，無「乎」字。凌云：「此下當接《四祭》篇『已受命而王』至末。此論郊與四祭無涉，蓋申明先郊後伐之意。」與案：《四祭》篇是此處重文。若如凌本接入此下，不合文理，今不從之。又此下原有「故古之聖王，文章之重者也」至「疾於法令」一段，今移前篇。

四祭第六十八 凌云：「桓八年《注》：『四者，四時」

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御覽》五百二十五無「所」字、「其」字。《初學記》九引無「之」字、「其」字。天啟本「孰」作「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桓七年《傳》：「此周制四時祭名。」案：《王制》：「春禴，夏禘，秋嘗，冬蒸。」當是夏、殷制。《白虎通·宗

①「大傳」，稿本作「尚書大傳」。

廟篇：「宗廟所以歲四祭者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蒸者，蒸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御覽》五百二十五、《初學記》九引此，「杓」並作「禴」，下同。案：《周禮·大宗伯》注云：「禴，夏禮。」疏引孫炎云：「禴者，新菜可杓。」《詩·天保》、《說苑·修文》篇亦作「禴」。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天啟本「祭」作「祀」，凌本同。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盧云：「人子，舊本作『天子』，誤。」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王制》：「春薦韭。」《桓八年》何注：①「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說文》：「一種而久者謂之韭，②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杓者，以四月食麥也。《王制》：「夏薦麥。」何注：「薦尚麥魚。始熟可杓，故曰杓。」《春秋說題辭》：「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御覽》五百二十五作「禴者，以四月煮麪餅也」，疑誤。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王制》：「秋薦黍。」何注：「薦尚黍、豮。③嘗者，先

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春秋說題辭》：「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爲黍。」《爾雅》：「穀以稷爲長。」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王制》：「冬薦稻。」何注：「薦尚稻雁。蒸，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蒸。」《春秋說題辭》：「稻之爲言籍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沮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故其宜也。」《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說苑·修文》篇：「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凌云：「《孝經》注：『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長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以下原接「已受命而王」云云一段。盧云：「此下當有脫文。『已受命而王』云云，與下篇文多相同，不與此處承接。《順命》篇中『地之菜、茹、瓜、果』以下六十三字，或

- ① 「八」，原作「七」，今據何注改。
- ② 「種」，《說文》作「種」。
- ③ 「豮」，何注作「豮」。

當在此。」^①今從之。地之菜、茹、瓜、果，《漢書·食

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竝云：「茹，所食之菜。」與案：菜、茹平列，茹疑別是草類可食者。「地」字，有

誤。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地」之下六十三字，元在《順命》篇「雖闇且愚，莫不昭然」下，今從凌本依盧說移正。

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凌本「曰」作「云」。其下之辭曰：「溥彼涇舟，烝徒櫓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

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此與下《郊祀》篇文重，凌本竝移前《郊祭》篇末，似未合。《黃氏日鈔》引亦屬此篇，知宋本如此，今為提行別出。

郊祀第六十九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凌云：「毛傳：『上祭天，下祭地。』」箋：「從郊而至宗廟，瘞天地之神，無不齋

①「茹」，原誤作「茹」，今據《繁露》改。

肅而尊敬之，言偏至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凌云：「《毛詩》作『耗數下土』。『數』與『射』通。毛傳：『丁，當也。』」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中，猶「合」也。故有此災。有此災，○官本云：「他本『有此災』在『愈恐懼』之下，誤。」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是家，猶言商家、周家之家。○盧云：「舊『是家』不重，今從《大典》本。」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盧云：「此五字疑衍。」○天啟本不重「天使是家」四字。是家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啟本作「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官本「是」下無「家」字。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俞云：「其間，當作『其家』。」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

也。凌云：「僖三十一年《傳》：『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凌云：「僖三十一年《傳》：『禘嘗不卜。』又云：『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三卜禮謂是魯禮。』○凌本無「獨」字。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閔二年《傳》：「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盧云：「疑有脫誤。」郊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盧云：「舊本訛作『言而已矣』，無『各得其所』以下四句。今以《大戴禮記·公冠》篇及《博物志》之文訂補，與下所云「郊祀九句」合。」輿案：《玉海》九十二引《繁露》郊祝語，至「庶物羣生」止，下有「云云」二字。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以人心」上，疑有脫字。官

本云：「焉，他本作「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句」字始見此。王應麟《小字紺珠》三云：「古者以一句爲一言。」一言蔽之，曰思無邪」。《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秦漢以來，衆儒訓詁，乃有句稱。錢云：「郊祀，亦當爲「郊祝」。」凌云：「《樂稽耀嘉》：「郊祀之辭九句，九，陽數也。」與案：《玉海》亦作「郊祀」。

順命第七十 黃震云：「言天子之義，畏天之說。」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俞

云：「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

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觀

德》篇云：「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對冊》

云：「天者，羣物之祖也。」《莊子·達生》篇：「天地，萬物

之父母也。」《白虎通·天地》篇：「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

之祖也。」《白孔六帖》一引黎幹云：「萬物之始，天也。人

之始，祖也。」萬物非天不生。《後漢書·劉陶傳》：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莊子·達生》篇：「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子之也可尊，父，當作「天」。《公羊》何注：「王者尊，稱天子。衆人卑，稱母子。」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案：此篇兩用《穀梁傳》蓋師說同與。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又見《三代改制》篇。《孟子》曰：「天子一位。」下云「次有五等之爵」，則董亦以天子爲最尊之爵號。凌云：「《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德明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又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莊十年《傳》：

「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凌云：「民，當作『名』。」俞云：「當作『氏』。」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盧云：「此下疑脫二字。」謂之閭盜而已。凌云：「《襄二十九年》：『閭弑吳子餘祭。』《傳》：『閭者何？門人也，刑人也。』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文十六年《傳》：「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賤者，謂士也。」其尊至德，○錢云：「至德，疑是『至尊』。」官本云：「他本『其』作『甚』。」與案：當作「至高」。《奉本》篇云：「至尊且高。」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尊卑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各本「地之菜、茹、瓜、果」至「殆免於罪矣」一段在此處，今移《四祭》篇。公子慶父，罪亦二字疑有誤，或下有脫文。不當繫於國，^①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

公子之親也。《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盧云：「而謂，舊本作『而諸母之國』五字，訛誤，今改正。」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穀梁》莊元年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君子大受命。」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盧云：「之」字，疑當在「專」字下。安，疑是「牽」字。牽盟即《成二年》「及齊國佐盟於袁婁」者是。「發辭而專之」，即其對晉人者是也。與案：「安之」句下有脫文，疑是「公子結及齊侯宋公」八字。見莊十九年《傳》。天子受命於天，諸

①「亦」，凌本無此字。

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禮·喪服傳》：「君者，

天也。父者，天也。夫者，天也。」又曰：「婦人無二天。」○

盧云：「舊本下有『不天亦可』四字，係衍文。」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定十三年《傳》。孔

廣森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惟《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與案：明史可法不從幕客言舉兵誅馬、阮，清君側之惡，以爲如此安得爲純臣，見魏禧所記歐陽斌、元王綱二人事。殆篤守《春秋》之教者邪？

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僖八

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

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其以妾爲妻也。其以妾爲妻

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楚

女爲嫡，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與案：禮，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嫡先至，國君冕而親迎。媵後

至，俟迎于城下。《詩》云：「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易

林》云：「季姬踟躕，結衿待時。」是其事也。妻不奉夫

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

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

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曰：「不奉順於天者，

其罪如此。」○案：《爲人者天》篇有《傳》曰：「唯天子

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

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

之」。此之謂也「一節，疑是此處錯簡。本篇下文與上不

類，當別爲一篇。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凌云：「《集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與案：大人，謂在位者。○各本不提行，今從凌本。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天啟本無「其」字。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凌云：「《宣三年》經：『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注》：「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騶鼠食其角。凌云：「《成七年》經：『騶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騶鼠又食其角。』」《注》：「騶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騶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悟，重有災也。」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猶」字，疑有誤。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句疑有誤。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

者，勝言與？「見」字，疑誤。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凌云：「殺，皆當作『弑』。」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盧云：「六字亦疑衍文。」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盧云：「大人，疑衍。」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盧云：「疑當有一『與』字。」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盧云：「舊本有『曰』字。」

《古文苑》無。」凌云：「《史記》：『張湯者，杜人也，爲廷尉。』《正義》曰：『《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有正、左、右

監，皆秩千石也。」《春秋元命包》：「王者置廷尉，讞疑刑，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故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著爲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爲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惟尸稽於寸舍則法有分，故爲尉，示與寸尸。」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故，猶今言前某官也。《後漢書·應劭傳》：「故膠西相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此其一也。今人言故，則屬之死者矣。凌云：「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制書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凌云：『《郊特牲》：『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曰：『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元曰：『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本「者」上有「日」字。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史記·武帝紀》：「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

等議天地牲角繭栗。」①凌云：「《漢書》顏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宗廟之牛握，凌云：『《王制》注：『握，謂長不出膚。』賓客之牛尺。』」○盧云：「《古文苑》三句之「牛」下皆有「角」字。」與案：漢魏本亦有。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引《傳》爲《春秋》，漢世常有此例。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於郊故謂之郊。」《周禮》鄭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也。」○凌本作「白牲」，下同。帝牲在滌三月，宣三年《傳》：「帝牲在於滌三月。」《注》：「滌，官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帝，皇天上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凌云：「《郊特牲》注：『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

①「寬」下，《史記·武帝紀》有「舒」字。

凌云：「孔疏：『小馬之駒，小牛之犢。』《周禮》注：『養牛羊曰芻，若犬豕則曰豢。』莫如今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

○盧云：「白牡，舊作『白牲』，誤。今改正，下同。」與案：文十三年《傳》，閩、監、毛本並作「白牲」。惟《唐石經》作「牡」。天啟本及漢魏本並作「白牲」。下「魯祭周公，用白牡」同。凌本無「湯」字、「也」字。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天啟本有『曰』字，凌本同。」周天子用騂犗，文十三年《傳》：「魯公用騂犗。」注：「騂犗，赤脊，周牲也。」○天啟本「犗」作「剛」，下同。群公不毛。文十三年《傳》：「群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此與《書·金縢》不合。《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則年在既冠後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即位年十三。』《新書·修政》篇則云：『成王六歲即位。』然幼在襁褓，見于《禮記》、《尚書大傳》、《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淮南·要略訓》、《後漢·桓郁傳》^①、《寶憲疏》等書，而

漢武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其說由來已久。今所傳漢圖有《周公輔成王圖》。成王正立居中，周公、魯公曲身拱立居左，當是仿武帝圖意爲之。《光傳》「負」字或「輔」之誤。《家語》因造爲孔子觀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於南面以朝諸侯之圖，不足信據。《周章傳論》「身非負圖之託」。疑亦誤用。方苞疑《禮記》等書皆劉歆增竄，其詞甚辨。崔述亦云：「唐叔，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蓋成王居喪，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與案：成王在襁褓，又見賈誼《保傳》篇。蓋指成王爲太子時言之，非即位時事。諸家或因此致誤，亦未可知。至王莽居攝，自擬周公，孺子嬰年在襁褓，謂成王幼少，自易傳會。概以爲劉歆增竄，或未必然。《續漢書·輿服志》：「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袍。」《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疑皆因「襁褓」二字傳會。○官本及漢魏本「立」竝作「幼」。官本云：「他本誤作『立』。」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

①「郁」，原作「宥」，今據《漢書·桓郁傳》改。

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凌云：「《大雅·抑》之詩，言受人之德必有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凌云：「文十三年《注》：『白牲，

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攷工記》注：「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按：周天子純赤，魯公赤脊，故不同也。」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天啟本無「臣」字，凌本同。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

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盧云：「祭郊，疑倒。」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盧云：「於天道，三字舊脫，以《古文苑》補。」與案：

漢魏本亦有，無下「故」字。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犗。○《玉海》九十二引「犗」作「剛」，漢魏本同。周色上赤，○漢

魏本「上」作「尚」。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凌云：「文十三年《注》：「牲用騂，尚赤也。」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俞云：「此本作『或以鶩當鳧，鳧當鶩，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又曰『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可證此文之誤。」與案：《御覽》九百一十九引作「張湯問仲舒曰：『祠宗廟或以鳧當鶩，可不。』」仲舒對曰：

○漢魏本句上有「臣」字。『鶩非鳧，鳧非鶩也。凌云：「《爾雅》：『舒鳧，鶩。』舍人注：『鳧，家鴨。鶩，野鴨也。』《埤雅》：『《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如淳曰：『《漢儀注》：『飲飛具鵠繳以射鳧雁，給祭祀。』』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漢書·郊祀志》：「王莽時，自天地六宗，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二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以承大廟，不亦不稱乎？凌云：「稱，讀如『稱物平施』之「稱」。臣

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凌云：「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也。」《董仲舒傳》：「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獨斷》：「朝廷者，不敢斥君，故曰朝廷。」○天啟本無「臣」字。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一凌云：「《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昧死，漢魏本作「冒死」。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六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執贄第七十二 此篇不言士庶人之贄，疑有缺文。

《曲禮》、《說苑》、《白虎通》並詳之。

凡執贄，天子用鴈，莊二十四年《注》：「凡贄，

天子用鴈。」《說苑·修文》篇：「天子以鴈爲贄。鴈者，百

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暢爲

贄。」盧云：「鴈，與「鴈」同。」凌云：「鴈、鴈，古今字。」公

侯用玉，莊二十四年《注》：「諸侯用玉。」凌云：「《曲禮》

疏：「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也。」卿用羔，大夫

用雁。《白虎通·瑞贄》篇：「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

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又《朝聘》篇：「卿執雁，^①取其跪乳有禮也。」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說苑·修文》篇：「大夫以雁爲贄。雁者，行列有長幼之序，故大夫以爲贄。」莊二十四年《注》：「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儀禮·士相見禮》注：「雁取知時，飛翔有行列。」《詩·王風》：「將其來施施。」《毛傳》：「施施，難進之貌。」《釋名·釋親屬》：「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卻退也。」俶，與「蹶」同。《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林》：「蹶，不進也。惟有先後行列，故若卻退而不敢競進。」○官本「俶」作「淑」，云：「他本作「俶」。」故大夫以爲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白虎通·衣裳》篇：「羔者，

①「雁」，稿本作「羔」。

取其跪乳遜順也。」○《御覽》九百二「食」作「飲」。凌本無「於」字。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莊二十四年《注》：「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白虎通》：「卿大夫贄，古以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凌云：「譙周《法訓》：『羊有跪乳之禮。』《後漢書》注：『韓詩內傳』：『小者曰羔，大者曰羊。』《說文》：『羊，祥也。』○盧云：『「羔有角」之上，舊本有「羔乃其類天者」。①天之道，任陽而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而不任刑，順天也。凡二十七字，係衍文。又《後漢書》章懷注所引「類好仁者」無「好」字，「殺之不諦」作「不嗥」，「必跪而受之」無「而受之」三字。」案：諦，與「啼」同。《荀子·禮論篇》：「哭泣諦號。」楊倞注引《管子》：「豕人立而諦。」玉有似君子。○《黃氏日鈔》「似」下有「乎」字。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朱子注《論語》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詞。」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詞，與熟審意亦相通。陸賈《新語·辨惑》篇引以爲指世亂言之，別一義。○凌本「末」作「莫」。故匿

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盧云：「四字疑。」與案：有，與「友」同。言羞問者之病如此，故聖人不與相親友也。《釋名·釋言語》：「友，有也，相保有也。」《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有也。」《白虎通·綱紀》篇：「友者，有也。古者謂相親愛爲有。」《左》昭六年傳：「宋向戌謂華亥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汝何有？』」《注》：「言人不能愛汝也。」又《左》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友也。」宣十五年《傳》：「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與此「不有」字義正同。玉至清而不蔽其惡，莊二十四年《注》：「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天啟本「清」作「親」。凌云：「清，王本作「新」。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荀子·德行篇》：「瑕適並見，情也。」《說苑·修文》篇：「圭者，玉也，有瑕於中，必見於外。」凌云：「《廣雅》云：『瑕，裂穢也。』鄭元曰：『瑕，玉之病也。』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

①「羔」下，盧本有「有」字。

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禮記》：「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劓，義也。」《說苑·雜篇》：「《管子·水地》篇『不殺』亦作『不劓』。」《初學記》二十七引《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白虎通·瑞寶》篇引《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撓，虛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堅而不瓘**，盧云：「瓘，與『磬』同。本一作『磨』。」與案：《荀子·法行篇》：「堅剛而不屈。」《管子·水地》篇：「夫玉堅而不蹙，義也。」**過而不濡**。「過」字無義，疑「溫」字之誤。溫近于柔，與「堅」對文，言溫潤而不濡弱也。莊二十四年《傳》注：「內堅剛而外溫潤。」《禮記·聘義》、《詩·秦風》、《管子·水地》篇，並以「溫」說玉。下文「視之如庸」謂溫，「展之如石」謂堅也。**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三字疑衍文，或是原注混入。搔

而不可從繞，盧云：「本一作『燒』，疑非是。」俞云：「從，衍文。」②繞者，「撓」之段字。搔而不可撓，即《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絕。」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與案：《管子·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說苑·修文》篇「薄而不撓」，一作「撓」。**潔白如素，而不受污**，莊二十四年《注》：「潔白而不受污。」凌云：「《攷工》注：『素，白采也。』」玉類備者，盧云：「備者，疑當作『備德者』。」與案：玉，字衍。莊二十四年《注》：「有似乎備德之君子。」故公侯以為贊。《白虎通》：「公侯以玉為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修文》篇：「諸侯以圭為贊。圭者，玉也。」**暘有似於聖人者**，俞云：「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暘亦取百草之心」，始說暘之似聖人。然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純仁淳粹，而有知之**

① 「雜」下，據《說苑·雜言》篇脫一「言」字。

② 「文」，稿本作「字」。

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擇，疑「積」之誤。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

《白虎通·攷黜》篇：「鬯者，芬香之至也。」又云：「芬香條鬯，以通神靈。」孫詒讓曰：「陽，當作「暢」。」與案：此「積」字，疑衍。《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故云「美暢」。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戴望云：「百香之心，當作「百草之香」。「獨末之」三字，衍文。」孫詒讓云：「《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然則此云「獨末之」，與「百末」之文正合。顏謂事見《繁露》，亦正指此，非衍文明矣。」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于天。《白虎通·攷黜》篇：「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金」字，疑衍。而合釀之，成爲鬯。」《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苞蘭，士蕭，庶人艾。」《說文》：「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下云：「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通典》引《說文》云：「鬱，芳草也，十葉爲貫，將以煮之，用爲鬯，爲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也。」○各本作「暢天子」。盧云：「天子，錢疑是「于天」之訛。」今改。

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通典》七十五杜佑說云：「天子無客禮，亦有贊者，明其事神祇之道，故須贊以表心。故巡狩至於山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莊二十四年《注》：「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于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所執而知其所任矣。」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嵒嵒崔，摧嵬崔巍，盧云：「案《說苑·雜言》篇作「龍嵒嵒崔」。此疑有衍文。」凌云：「《上林賦》注：「龍嵒崔巍，皆高峻貌。龍，力孔切。嵒音總。」《南都賦》注：「嵬嵬，山石嵬嵬，高而不平也。嵒，魯偉切，山貌。」俞云：「此本作「山則龍嵒嵒崔」。《說苑·雜言》篇作「夫山龍嵒嵒崔」，即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龍嵒崔嵬」，或作「龍嵒摧嵬」，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嵒崔摧嵬崔巍」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

知。《上林賦》：「於是崇山矗矗，龍從崔巍。」亦本此文，並可爲證。○天啟本「摧鬼」作「鬼崔」，漢魏本作「山則龍從崔摧，鬼崔崔巍」。《黃氏日鈔》與今本同。久不崩陲，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盧云：「川」字，疑衍。」寶藏殖，《說苑·雜言》篇：「夫山，龍從累崔，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萬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官本云：「殖，他本誤作「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澗。盧云：「疑「桴楫」之誤。」輿案：《淮南·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王念孫云：「楫楔，《集韻》引作「接楫」，小梁也。亦見《莊子·在宥》篇。」案：浮澗，無義，疑亦「接楫」之訛。「桴楫」則與「舟」複矣。○凌本「澗」作「楫」。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盧云：「折，疑當作「持」。凌云：「《爾雅》：「斫，謂之鐮。」注：「鐮也。」《御覽》：「《風俗通》：「鐮刀刈葵。」生人立，禽獸伏，死人人，《荀子·堯問篇》：「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

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說苑·臣術》篇：「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人焉。」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不言，猶功多而不自以爲德也。《荀子》作「不息」，蓋「不息」之誤。《家語》作「不意」，亦非。《韓詩外傳》、《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尚書大傳》：「夫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子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竝引《墨子》云：「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十引《韓詩外傳》曰：「仁者何以樂山？山者，萬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殖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吐生萬物而不私焉。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山。」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官本云：「高，他本誤作「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凌云：「泰，音大。」官本云：「上，他本誤作「正」。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孫詒讓云：「意，疑當作「惠」，形近而

誤。《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凌云：「《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也。」」

水則源泉混混沄沄，○盧云：「《古文苑》作「沄沄」。官本云：「沄沄，他本誤作「汙汙」。與案：《黃氏日鈔》作「沄沄」。《說苑·雜言》篇作「源泉潰潰」。《淮南·原道訓》：「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凌本不提行。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盧云：「《說苑·雜言》篇凡「既」字皆作「其」。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說苑》作「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與此微異。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荀子·宥坐篇》：「淖約微達似察。」《說苑·雜言》篇：「綿弱而微達似察。」○天啟本「小間」作「小問」，凌本同，誤。《韓詩外傳》三及《說苑》並作「小問」。官本云：「他本「微」作「嶽」。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知」字，似未合。《荀子·宥坐篇》：①「其萬折也必東，似志。」《家語·三恕》篇：「發源必東，此似志。」即用《荀子》文。

知，疑「志」之誤。《說苑·雜言》篇云：「其萬折必東，似意。」「意」亦當作「志」。又《說苑》云：「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凌云：「奏，音走。」○《黃氏日鈔》「奏」作「養」，似誤。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盧云：「《說苑》作「障防而清」。《古文苑》「山而」作「止之」。孫詒讓云：「山，當即「之」字，隸書相近而誤。而、能，二字古通，必有一衍。」與案：《外傳》與《說苑》同。漢魏本作「鄣防止之能淨淨」。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荀子·宥坐篇》：「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說苑·雜言》篇：「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家語》：「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潔，此似善化也。」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疑，猶「恐」也。《列女傳·貞順》篇：「夫人守節，流死不疑。」義與此同。《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家語》同。懼，亦「疑」也。《說苑·雜言》篇作「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文選》謝靈運《還舊園》注引《繁露》作「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作「旋」亦通。○《外傳》三「人而不

①「坐」，原作「生」，據《荀子·宥坐篇》改。

疑「作」蹈深不疑」。漢魏本無「人」字。天啟本「人」作「石」。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天啟本「困」作「因」，注云：「或是困。」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漢·藝文志·雜占》有《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未知何人所撰。《藝文類聚》一百，《御覽》二十五並引《神農求雨書》，是其來久矣。《同類相動》篇：「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通典》四十二引此篇作《董仲舒春秋》。

春旱求雨。

凌云：「《春秋考異郵》：『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凌云：「《通考》：『後漢制，自立春至

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詣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長官以次行雩禮。」《論衡》：「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其馨香，^①進旨酒嘉，^②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月令》注中雷禮：「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於祭宗廟之儀。」○天啟本作「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盧云：「舊本作『令民禱社，家人祀戶』。今以《通典》增改。所謂家人，即民也，不可『民』與『家人』並言。又社稷山川，縣令之所宜禱，故定

① 「其」，《論衡·明雩篇》作「共」。

② 「進旨酒嘉」，《論衡·明雩篇》作「奉進旨嘉」。

從《通典》。與案：《藝文類聚》一百、《御覽》三十五引竝作「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祠戶」。是唐宋本已如此。無伐名木，無斬山林。凌云：「《周禮》注：『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暴巫，凌云：「《檀弓》：『吾欲暴巫而奚若。』」注：「暴之，是虐之也。巫能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漢書·郊祀志》：「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也。」○《御覽》三十五「暴」作「曝」，字同。聚甦。○《御覽》三十五引「甦」作「地」，各本同。《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甦」，今據改。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凌云：「《三禮圖》：『零壇在巳地。』《封禪書》：『爲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陸通道以爲門。』』」方八尺，植蒼繒八。凌云：「《字林》曰：『繒，帛總名。』《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凌云：「《春秋元命包》：『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酒也。』」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禮運》：「故玄酒在室。」疏：「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

故謂之玄。而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二曰清酒。」注云：「今中山冬釀酒，接夏而成。」膊脯。凌云：「《說文》：『薄脯，膊之屋上，从肉專聲，亡各切。』」③東方朔曰：「乾肉爲脯。」擇巫之潔清辯利者以爲祝。凌云：「《羣經音辨》：『祝，祭主，贊辭者也。』」○盧云：「舊本作『清潔辯言利辭者。』又考宋本，作『清潔辯言』，又或作『辨口。』」與案：天啟本無「爲」字。凌云：「『爲』字據《後漢·禮儀志》注補入。」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當即此類。』」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天啟本無「生」字，王本同。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天啟本無「實」字。敬進清酒、膊脯，○天啟本「敬」下有「起」字，王本同。盧云：「劉昭注《續漢志》作『脯臚。』」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凌云：「自「昊天」

①「說」，凌本作「緯」。

②「酒」，《春秋元命包》作「神」。

③「亡」，《說文·肉部》作「匹」。

至「大樹」，見《春秋漢含滋》。《說文》：「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藝文類聚》一百引董仲舒曰：「廣陵女子諸巫，無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以脯酒祭，使移市。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利即赴，^①雨澍而止。」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問吏家在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甘羞，再拜請雨。」案：自「廣陵女子」至「祭跪」，今《繁露》所無。」即奉牲禱，○《通典》下有「復再拜起」四字。《藝文類聚》一百與今本同。天啟本無「即」字，凌本同。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月令》疏：「蒼是東方之色。」按：蒼龍即青龍。《墨子·貴義》篇：「日者言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然則此為象龍，象其日所殺之龍而為之與。○盧云：「蒼，本亦作「青」。」與案：《後漢·郎顗傳》注作「蒼」，「丈」作「尺」。^②為小龍七，各長四丈，《通典》「七」作「十」，《郎顗傳》注作「五」，

「丈」作「尺」。^③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凌云：「鄭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通典》：「後漢行雩禮以求雨，興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佾。」案：以下人物之數，悉本五行之數，如春為東方，屬木，木之成數八，故人物之數皆八也。《群經音辨》：「青，東方色也。」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凌云：「《說文》：「嗇，愛濇，從來从畎。來者畎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風俗通》：「嗇，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鑿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凌云：「《漢書》顏注：「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鑿，天啟本作「諸里」，《通典》作「里」，無「之於」字及下「之」字。取五蝦蟇，凌云：「《急就篇》：「水蟲：科斗、蠅、蝦蟇。」顏

①「利」，凌本作「到」。

②「尺」下，稿本有「通典作青藝文類聚無央字」十一字。

③「尺」下，稿本有「藝文類聚各長作長各」九字。

注：「蝦蟇，一名螯，大腹而短腳。」《焦氏易林》：「蝦蟇群聚，從天請雨。集聚，應時輒雨，得其所願。」錯置社之中。○天啟本作「錯置秘中」，《通典》作「置社中」。《藝文類聚》「置」作「里」。官本云：「社，他本誤作「秘」。」凌云：「据《禮志》補「之」字。」池方八尺，深一尺，凌云：「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天啟本作「二尺」。置水蝦蟇焉。《通典》無此五字，疑是衍文。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天啟本「祝」作「祀」。取三歲雄雞與三歲獬豸，○天啟本無「獬」字。凌云：「据《禮志》補「獬」字。《釋文》：「音家。」《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獬。」《字鑑》：「豬，專於切。」《說文》：「豕而三毛叢居者。從豕，者聲。」《五經文字》云：「從犬作「猪」者訛。」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通典》「四」下有「方」字，下同。令民闔邑里南門，○天啟本無「民」字。《通典》「民」作「人」，避唐諱。凌云：「「民」字，据《禮志》補。」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天啟本無「邑里」二字，凌本有

「里」字，云：「据《禮志》補。」具老獬豸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獬豸一，○天啟本「一」在「置」下，凌本同。聞鼓聲，○凌本「聞」下有「彼」字，据《禮志》補。皆燒獬豸尾。○天啟本無「獬」字。取死人骨埋之，○《通典》無「死」字。開山淵，積薪而燔之。《藝文類聚》一百引《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御覽》三十五亦引《神農求雨書》云：「春，甲乙不雨，東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老人舞之。壬癸黑雲興，乃雨。」又曰：「北不雨，命巫祝而曝之。不雨，禱山神，積薪具，擊鼓而焚之。」《樂稽耀嘉》：「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

① 「書」，原作「者」，據稿本改。

鼓噪而燔之。《管子》：「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天啟本無「之」字。凌云：「据《禮志》補。」**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疑當作「決瀆之不行者」。《通典》無此六字。○天啟本「通」上有「決」字，凌本同。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凌云：「《世本》：『夙沙氏煮海爲鹽。』《漢書》顏注：『財、纔古通用。』」○天啟本作「以豬一」，無「報」字。官本同，云：「他本作『報以豚一』。」以茅爲席，毋斷。凌云：「《南山經》：『白菅爲席。』注：『菅，茅屬也。』鄭注《序官》：『敷陳曰筵，藉之曰席。』」

夏求雨。

凌云：「《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早，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凌云：「中雷禮：『記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西，設主於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一，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說文》：『《周禮》以

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爲竈神。』《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雜五行志》曰：『竈神名禪，字子郭，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兇惡，市豬肝泥竈，令婦孝。』○天啟本無「縣」字。据《禮志》及《藝文類聚》一百引，有「縣」字，是唐本不誤。盧云：「舊本與各書所引，凡祀與祠，並參雜不一，今姑仍之，下放此。」與案：《通典》及《御覽》三十五引「祀」作「祠」。《藝文類聚》與今本同。天啟本「祀」作「祝」。《通典》「竈」下有「神」字。無舉土功，更火浚井。凌云：「《漢書》注：『浚，抒治之也，音峻。』《釋名》：『井清曰泉，清潔者也。』《世本》：『伯夷作井。』○盧云：『火，本一作『大』。』與案：《藝文類聚》「火」作「水」，疑是。暴釜於壇，白杵於術，凌云：「《易·繫辭》：『斷木爲杵，掘地爲臼。』《雜記》：『杵以梧。』注：『所以擣也。』《漢書·刑法志》：『園囿術路。』注：『如道曰：術，大道也。』《一切經音義》注：『《蒼頡篇》：邑中道曰術。道，路也。』《漢禮器制度》：『釜受二斛，或云五斛。』與案：「暴釜」何以「於

① 「用」下，稿本有「字」字。

壇」？疑有誤字。《通典》與今本同，「壇」作「壇」。《藝文類聚》引作「曝釜甑杵臼于衢」。《御覽》三十五引作「暴釜鬲杵臼于術」。「壇」疑「鬲」之誤，又衍上「於」字耳。○凌云：「王本『釜』作『金』。」「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天啟本無「之」字。凌云：「據《禮志》補。」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藝文類聚》無「具」字。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盧云：「辭，當依下文作「祠」。《通志》無此字。」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藝文類聚》作「長各七尺」。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天啟本「長」字在「各」上。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凌云：「鄭注：「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

酒脯，○《藝文類聚》及天啟本竝無「具」字。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據上下文，「祝齋」下當有「三日」二字。取三歲雄雞、豕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通典》：「後漢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天啟本無「也」字。凌云：「據《禮志》補。」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土爲季夏，故別舉其

法。令縣邑十日壹徙市，○《藝文類聚》「季夏」作

「季春」，誤。無「十日」二字。天啟本、凌本同。今從盧

本。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人

市。《通志》：「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

市。」○《藝文類聚》「男子」作「男女」。家人祠中雷。

凌云：「中雷禮：記中雷之禮，①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

肝爲俎，其祭肉，心、肝各一。②他皆如祀戶之禮。中雷，

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雷

①「記」，凌本作「祀」。

②「肝」上，凌本有「肺」字。

云。無舉土功。○天啟本「舉」作「興」，凌本同。聚巫市傍，爲之結蓋。○《藝文類聚》無此四字。傍，

天啟本作「傷」，疑「場」之誤。爲四通之壇於中央，

植黃繒五。○《藝文類聚》「繒」作「幡」。其神后

稷，祭之以母飽五，○盧云：「母飽，舊脫，今以劉昭

注及《通典》增補。」凌本作「母肫」。劉逢祿云：「王本缺

「母肫」二字。今據元本《藝文類聚》劉昭注及《通典》增

補。」與案：《通典》注云：「母，音模，禮謂之涓母。飽，音

移，《周禮》曰「飽食」。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

爲祝齋三日，盧云：「令各爲」三字，疑衍。」與案：

《通典》有，《藝文類聚》無。衣黃衣，皆如春祠。

○《通典》「皆」上有「餘」字，是。《藝文類聚》「祠」作「辭」。

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

爲小龍四，○官本云：「他本「四」作「五」。」與案：《通

典》與今本同。《藝文類聚》無「四」字。各長一丈五

尺，於南方。○《通典》「南方」作「中央」。《藝文類聚》

作「長各三丈五尺」，無下三字。皆南鄉，其間相去

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凌云：「鄭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

生爲本。』《意林·風俗通》：『《禮》云：『十尺曰丈，成人

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

○《藝文類聚》「丈夫」作「土姓」。天啟本無「皆」字，《類

聚》有。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

天啟本無「老者」二字。《通典》無「五人」二字。俞云：「聚

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

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

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田嗇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

「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

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

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

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

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

用民間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

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

立之」，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

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史、^①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亭長」、「里正」同類。此所「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與案：《藝文類聚》一百引亦作「老者五人」，是唐本已如此。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天啟本「社」下闕一字，「中」下闕一字。孫鑛云：「宋本俱闕。」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天啟本「蝦」上有「取」字，凌本同。他皆如前。○盧云：「舊本此下有一段云：『《神農求雨》第十九曰：『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童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沾人，北方口人舞之。』共四十八字。《續漢志》注無之。此疑後人隨意附注，不得以間雜本書。其第十九曰」，^②此書十九篇中之語也。舊本曰作「日」，亦訛。與案：天啟本有此四十八字。「西方沾人」下注云：「未詳。」「北方」下注云：「疑少一字。」盧所見作空方格。《神農求雨書》，《藝文類聚》所載較詳，引

見上。

秋暴巫尪至九日，○天啟本無「尪」字。凌云：「據《禮志》補。」無舉火事，凌云：「《漢·昭帝紀》：『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注：『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無煎金器，○天啟本無「無」字，凌本同。家人祠門。凌云：「中雷禮，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俎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官本「祠」作「祀」，云：「祀，他本作「祠」。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盧云：「舊本作「太昊」，訛。今依《通典》改正。」官本作「太」，云：「《通典》作「少昊」。祭之以桐木魚九，《初學記》二、《御覽》十一並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凌云：「《群經音辨》：「白，西方色也。」與案：「衣白衣」上，疑當有「祝齋三日」四字。他

① 「史」，《漢書·尹賞傳》作「吏」。

② 「日」下，稿本、盧本有「者」字。

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凌云：「鄭注：『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官本云：「他本闕『馬』字。」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

祠井，○祠，官本作「祀」，云：「他本作『祠』。」無壅水。

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通典》「爲」上有

「各」字。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凌云：

「《五行記》：『顓頊爲玄冥。』《御覽》：『《漢舊儀》：『祠五

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

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聖能治成

五行有功者也。』鄭注《月令》：『玄冥，少皞氏之子，曰修，

曰熙，爲水正。』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

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

爲小龍五，○天啟本無「又」字，「五」字。凌本無「又」字。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凌云：「鄭注：『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盧云：「趙疑『皆』字上脫『方六尺，深一尺，他』七字。」與案：《通典》與今本同。天啟本無「皆」字，凌本同。

四時皆以水日，○天啟本無「日」字。官本云：

「《通典》下有『日』字。」凌本不提行。爲龍，必取潔土

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文選》應休璉《與岑文

瑜書》：「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注引《淮南

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用土龍以求雨。

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山海經》曰：「大荒

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

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

曰：「今之土龍，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論衡·亂龍篇》：「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龍虛篇》：招雨」

作「爲感」。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風雨自至。一又云：「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又《死僞篇》云：「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真僞也。」又《定賢篇》云：「仲舒信上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又《案書》云：「孔子終，論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白孔六帖》二、《初學記》二引許慎《淮南子》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案：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亦見《論衡·亂龍篇》。是土龍漢時沿用。此云「爲龍」，象之而已，非真龍也。《程明道行狀》云：「上元之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間，命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案：《遺書》但言捕二龍，持歸爲小兒玩之至死。今浙江鄞天井山有五龍靈蹟，有求于山者，或得蛇，或得蜥蜴，或得蛙，皆足以致雨，往往而驗。見全祖望《碧沚龍神廟碑》。殆因土龍而傳會者與。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凌本「四時」提行。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

匿，○盧云：「《續漢志》注作「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凌云：「《樂稽耀嘉》：「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盧云：「此下舊有《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二十三字。案此段亦非本文，今改作小字，附注於此，以備考。神農書，舊本脫「農」字，今增。旱，或一作「卑」。與案：天啟本有此二十三字。「旱」，作「卑」。

止雨第七十五 凌云：「《西京雜記》：「京都大水，

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祀如求雨法。」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凌云：

「《玉篇》：「《說文》曰：「瀆，溝也。一曰邑中溝。」」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合史、嗇夫三人以上，○凌本「史」作「吏」。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

皆齋三日，○盧云：「自此『三日』以下一百八十字，各本闕。聚珍本從《大典》補。」凌云：「王本別以第六《王道》篇『年年之積』至『賢賢也』，《春秋》『五十字，錯簡於此，今刪去重複。』與案：天啟本『皆齋』下缺數行，注云：『宋本闕文數行。』又有『年年之積』云云至『《春秋》』五十字，旁注云：『從宋本存之，諸本闕。』下接『恐傷五穀』云云。各衣時衣。凌云：『春蒼，夏赤，秋黃，冬黑。』具豚一，凌云：『《方言》：『豚，豬子也。』』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嗟！』○盧云：『本作『諾』字，誤。』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凌云：『生五穀以利人。』與案：『常意』二字疑倒。人願止雨，敢告於社。』祝祠與求雨大同。《郊祀》篇所謂『以人心庶天，無尤也』。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雨之大

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凌云：『《漢書》：『仲舒治國，以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以朱絲繫社十周。《通典》云：『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繫社，擊鼓攻之。』《御覽》五百二十六引《漢舊儀》云：『五儀二字疑誤。元年，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尚書、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禱天神五帝。五年，五，疑『成』之誤。始令諸官止雨，朱絲繫社，擊鼓助之。』衣赤衣赤幘，三日罷。《御覽》六百八十七引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赤幘。由是言之，知不著冠之所服也。』下一句非原文。○各本『三日』並作『言』。盧云：『末七字有訛脫。』孫詒讓云：『言，當作『三日』二字。下文『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暉亦止』是也。』今從之。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武帝二十一年，從建元元年起數之，則元狩四年，時仲舒免歸家居。元鼎以前紀元竝追稱，故此不列年號耳。○盧云：『本作

「庚申朔」，訛。」凌本不提行。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凌云：「《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任昉《物原》云：『諸官稱史，亦自伏犧置史官始。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陰雨太久，○凌云：『以上俱補入。』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離」字，疑有誤。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歸。○盧云：「舊脫「歸」字，今補。」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詣井，○天啟本「詣」作「諸」，注云：「一作詣。」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以與「已」同。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意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於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凌云：「《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皆有丞、尉，秩四百石

至二百石。」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凌云：「《百官公卿表》：『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至於社下，鋪而罷。凌云：「鋪，音通，申時食也。」○官本云：「鋪而，他本誤作「顧西」。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暝亦止。盧云：「暝，與「晴」同。舊本作「星」，訛。案：仲舒本傳，所著百二十三篇中有條教一類，此節殆其一也。後人掇拾遺佚，以類附此。鄭康成注《周官·大祝》引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亦不在此書中。」○官本「天」下有「大」字，云：「他本無。」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人賜也。性，與「生」同。○盧云：「舊本「人賜」倒，錢改。」^①與案：《黃氏日鈔》作「天所以賜人」。宗廟上四時之

① 「改」下，稿本、盧本有「正」字。

所成，凌云：「《禮》鄭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盧云：「性，疑當作『至』。」於祭之而宜矣。

「於」字，疑誤。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

上豆實，凌云：「桓四年《注》：『豆，祭器名，狀如鐙。天

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三禮圖》：『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

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案《御覽》引《禮圖》：『豆以木，受四升。』餘并同。夏上尊實，秋上杌

實，凌云：「《說文》：『杌，古簋字。』」○天啟本「杌」作

「杌」。冬上敦實。凌云：「《三禮圖》：『敦有足，其形如

今酒樽法。』案：聶注：「舊圖，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

連。』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醴

也，戴校引錢大昕云：「尊，當爲『籩』。《周禮·籩人》四

籩以醴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邊實。隸書「籩」或省

「是」，因誤爲「尊」耳。」孫詒讓云：「錢說是。惟「尊」與

「尊」形實不相近，無由致誤。竊謂「尊」當爲「算」之譌。

《禮記·明堂位》云：「薦用玉豆雕簋。」鄭注云：「簋，籩屬也，以竹爲之。」《史記·汲鄭列傳》云：「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引徐廣云：「算，竹器。」簋从算得聲，古字通用。《儀禮·士冠禮》鄭注云：「簋，竹器。」古文「簋」爲「簋」，此以爲「簋」，猶今文《禮》以「簋」爲「簋」也。此以夏上算實配春上豆實，猶《明堂位》以雕簋配玉豆，皆以簋當籩，明其同物也。算，艸書或作「算」，皇象書《急就篇》凡从「竹」字通作「立」形。是其例。與尊正相似，因而致誤。《明堂位》孔疏云：「簋，籩也。」○天啟本「醴」作「麴」，注云：「一作麴。」案：疑當作「麥」。夏之所受初也。桓七年：①「麥、魚，始熟可杓，故曰杓。」或引「受長」。○盧云：「受初，錢疑倒，下同。」杌實，黍也，凌云：「《說文》：『杌，黍稷方器也。』《廣韻》：『簋，祭器，受斗二升，內圓外方，曰簋。』《考工》疏：『祭宗廟用木簋。』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杓，俞云：「此本作『初受故曰杓』，即承『夏之所初受』而

①「桓七年」，據《春秋公羊傳注疏》當作「桓八年注」。

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蒸」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約」，字形皆相似也。「貴所受初也。」○天啟本作「貴所初約也」，凌本同。案：「初」字，疑衍。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凌本「蒸」作「烝」。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上祭，疑「四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盧云：「錢疑是「天賜新至」。」必先薦之，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天啟本「敢」作「取」，凌本同。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盧云：「舊本「大禮也」倒在此句下，今移正。」不多而欲潔清，「多」上，疑脫一字。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親之，○

天啟本「躬」作「恭」，凌本同。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凌云：「《尚書大傳》：「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可」，疑「不」之誤。①祭之爲言際也與？○盧云：「與，音餘。舊本此下有「察也」二字，係誤衍。」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盧云：「舊本作「之見者見不見」，係誤倒，今移正。」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官本云：「他本「事」作「祀」，下同。」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凌云：「《特性饋食》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

① 「之誤」，原互乙，據稿本乙正。

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于心，與不祭之同。」○天啟本無下三字，凌本同。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凌云：「《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天啟本「毋」作「勿」，蓋「勿」之誤文。凌本「恆」作「常」。靜共爾位，凌云：「共，《韓詩》作「恭」。鄭玄曰：「共，古「恭」字。」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謂、爲同。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盧云：「有，與「又」同。」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

曰：「書之重，辭之復。盧云：「復，與「複」同。」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莊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而皆削而不書。《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盧云：「末段多有贅句，疑後人所附益。」凌云：「孔子曰「至「者焉」，見《春秋緯》。」與案：「其辭」下至末，疑是他篇說《春秋》文。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召陵之盟皆再書焉，此書重之例也。稷之會，終之曰「成宋亂」。澶淵之會，終之曰「宋災」。故尹氏立王子朝，先之曰「王室亂」，此辭複之例也。僖四年《傳》：「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注引孔子語釋之，與此同。疏云：「《春秋說》文，蓋即出此。」姚鼐《公羊補注》云：「孔子書重辭復之言，蓋齊魯儒者傳之，公羊家載之于注，此真聖人辭也，非出《春秋緯》也。漢人多習于《公羊》之說，西漢之末作《禮緯》、《春秋緯》者，勦其說以爲書。世乃以「九錫」及「書之重」等語，皆謂何引緯書以說經，則

誣之甚矣。」案：姚不知何引董語。僖二十二年《傳》：「《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知此是說《春秋》文。「其中必有美者焉」或引作「必有大美惡焉」，於義爲長。見明劉永之《復梁寅書》。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此篇多養生家言。《御覽》七

百二十四引《神仙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並有用戊己之草、后土脂、黃精根、獸沈肪、先秀之根、百卉華釀，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靜，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案：此「仲舒」爲「仲君」之譌，後人因董言養生而傳會之。互見《年表》。○張惠言云：「此下諸篇多錯簡缺誤，就其明者正之，餘不敢強說。」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莊

子·讓王》篇：「道之真，以治身。」天有兩和以成二一中，黃震云：「兩和謂中春、中秋。」俞云：「兩和謂春分、

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是」下，當有「故」字。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疑當作「而物始養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聖人之道以中和爲則，故取春秋而不取冬夏。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惡，讀曰「烏」。「在」字，句絕，下疑更有「在」字。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官本「故」下有「和」字，云：「他本無。」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天啟本無「生」字，「起」下缺一字。官本有「前」字，云：「他本無。」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俞云：「長」字，衍。下同。○各本「西方」上衍「而」字，今據上文及俞說刪。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

也。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①○官本云：「他本無『始』字。」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凌云：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疏：『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庸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生育焉。』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美」下，疑奪一字。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言無天閼。程子云：「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男女之法，法陰與陽。《白虎通·紀綱》篇：「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漢含孳》云：「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又《嫁娶》篇：「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又引《春秋穀梁傳》曰：「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御覽》五十八引《春秋元命包》：「水之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陽氣起於北方，至南

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錢云：「一歲再合，則『十月』當作『六月』。」○天啟本無「壹」字。天地久節，以此為常，久，疑作「之」。是故先法之內矣，句疑有脫誤。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謂壯而後有家室。《白虎通·嫁娶》篇：「男二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陰不極盛不相接。○官本云：「他本『極盛』作『盛極』。」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上「精」字，疑衍。天道施，地道化，「施」與「化」對文。○凌本「天氣」作「天地」，非。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凌云：

①「地」，凌本、盧本、殿本作「下」。

「《大戴禮記》：『故男以八月生齒，八歲而毀。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官本云：「牝，他本作『托』。」與案：天啟本不誤。是故陰陽之會，

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凌云：「《漢書》顏

注：「凝，堅冰也。」《尸子》曰：「寒，凝冰裂地。」《釋名》：

「熱，熱也，如火所燒熱也。」《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

年，煎沙爛石。」《淮南子·詮言訓》：「陽氣起於東北，盡於

西南。陽氣起於西南，^①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

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氣之

精至於是，句。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

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

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凌云：「《越絕書》：『范

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

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

成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

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盧云：「而」字疑衍。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也。○盧云：「舊脫『也』字，趙增。」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論衡·自然篇》：「儒者說夫婦之道，取法于天地。」天地之經，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各本「至」上有「生」字，俞云：「即『至』字之誤衍，今據刪。」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業」字，疑誤。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文子》曰：「古之爲道者養以和，持以適。」嵇康《養生論》：「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又云：「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

① 「陽」，《淮南子·詮言訓》作「陰」。

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和者，天之正也，盧云：「趙疑『天』下當有『地』字。案：下文俱以天地並言。」陰陽之平也。○官本云：「平，一作『平』。」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凌云：「《淮南子》：『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官本云：「他本『良』下有『爲』字。」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

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隆，猶極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節」下「者」字，疑緣上下文衍。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美」上，疑有「莫」字。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終禮，疑當作「中禮」。案：西漢時未尊孟子，而董引孟子說凡再見，其他義與之相合者亦多。是自漢以後，孔、孟之隆，胥由董子矣。○盧云：「自，舊本作『目』，訛。」與案：天啟本「自」字不誤。公孫之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凌云：「裏藏，謂藏府也。」盧本刪「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八字，云：「衍文。」天啟本及凌本並有。天啟本「裏藏」下注云：「三字未詳。」孫詒讓云：「下文皆公孫尼子文。《御覽》四百六

十七引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與此正同。養氣蓋即其篇名，盧刪大繆。「與案：孫說是。《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見《藝文志》，注云：「七十子之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蓋亦大師。《論衡·本性篇》：「惟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世碩以人性有善有惡，公孫當亦近之。董子言性，殆本公孫，此復引其文，蓋在師承之列矣。又《北堂書鈔》引《公孫尼子》云：「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氣。」《文選》沈休文《三月三日詩》注引《公孫尼子》云：「衆人役物而忘情。」《御覽》二十一及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子有疾」云云，引見下。蓋皆養生家言，殆有道者與。熱勝則氣□，寒勝則氣□，盧云：「舊本「熱勝則氣寒」下有校語云：「此下疑少五字。」今案：「寒」當爲下句之首，兩句正相對，而各少下一字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盧云：「宛，讀爲「鬱」，下同。」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

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以上引公孫書畢。《淮南·原道訓》：「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積成。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程子云：「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瑩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與此可參證。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盧云：「不可不反，舊本作「不可反」，今從趙增一「不」字。」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盧云：「「氣則」二字，本或作「而」字，非。」與案：天啟本作「而」字，注云：「一作「氣則」。句中疑尚有誤字。」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心動而氣隨之。○何，天啟

本作「心」。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道者，謂修養生之道者，下同。古自有此稱，猶世俗之人稱俗者也。見《莊子·讓王》篇。故仁人之所以多

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凌云：「《相鶴經》：

「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初學記》引《繁露》作：「鶴知夜半，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是故食冰。俞云：「凌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

非也。鰥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鰥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也。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

不冰」。冰者，「凝」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凝」，曰：「俗冰從凝。」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

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越，猶散也。謂流而不滯。《國

語·周語》：「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又云：「以揚沈伏，而黜散越。」《淮南·原道訓》：「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知越、散義同。○《御覽》九百十引《繁露》曰：「鰥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初學記》二十九引同，惟「所以壽者」作「壽八百」。天氣常下施於地，○官本云：「下，他本誤作「不」。」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莊子·大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下疑有脫文。苟不治，雖滿不虛。盧云：「案此七字，疑有誤。或當作「氣苟不治，雖滿必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法，疑「治」。羣泰，即上「泰勞」、「泰佚」、「泰實」、「泰虛」之類。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爲，適中而已矣。《呂覽·孟春紀》：「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藝文類聚》六十引董生書，《詩名物疏》引董子竝云：「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涼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

故室適形而止。」○各本脫「聖」字，據《御覽》百七十四引補。盧云：「中，舊本作『之』，誤。」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淮南·天文訓》：「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說文》「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論衡·氣壽篇》：「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淮南·原道訓》：「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亦見《五行對》篇。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漸，猶浸潤也。《天地陰陽》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辨，治也。人之所以自治，與天地之道相通，故法天者法人之所以自治而已。人之自治，莫貴於氣，故云「一氣之辨」，其要亦曰中和而已。

矣。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殺內，當爲「殺止」。殺，去聲。謂自霜降始逆女，及冰泮而殺止也。霜降九月，冰泮二月也。故《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內，亦「止」之誤。《通典》引「內」正作「止」。注：「殺，滅也。內爲妾御也。」據誤文爲說。《家語·本命解》：「霜降而婦功成，嫁嫗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于此。」《通典》五十九注引董仲舒書云：「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初學記》注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爲陰氣結，向春夏爲陰氣去。故曰：『霜降逆女，冰泮而殺止。』」《詩·東門之楊》正義引董仲舒與《初學記》大同，亦作「殺止」。是唐本尚不誤。《召南·標梅》及《東門之楊》正義、《周禮·媒氏》疏載王肅論引《荀子》、《韓詩傳》亦作「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下「俱」字元脫。盧云：「『遠』上，疑亦當有『俱』字。」案：《通典》有，今據補。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凌

云：「《白虎通》：『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陰陽相接之時也。』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漢·藝文志》：「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人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盧云：「『游』上，當有『謹』字。」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以盛通，即前所云「極盛相接」也。俞云：「『天并』二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并』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夫不顧天數，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與案：并，即屏字。言為天所屏棄。句例與《莊子》「天刑」、「天放」同。○官本云：「傷，他本誤作『僇』。」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錢云：「十日亦當作『六日』。」與案：「十」字，是。《荀子·大略篇》：「十日一御。」與此合。中年者倍新牡，二十日。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大衰者以

月當新牡之日，十月。《白虎通·五行篇》：「年六十閉房何？」法六月陽氣衰也。《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①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日本丹波康賴所撰《醫心方》廿八引《玉房秘訣》云：「年廿，常二日一施。卅，三日一施。卅，四日一施。五十，五日一施。年過六十以去，勿復施焉。」與此略異，然六十後閉房則同。以《白虎通》推之，婦人過五十不御，是故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十年為差。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醫心方》引《洞玄子》云：「男年倍女損女，女年倍男損男。」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間，句。氣盡而立終。盧云：「間，疑『闕』之

①「預」，《禮記·內則》作「與」。

誤。」與案：「閒」字，不誤。言衣食盡尚可云救，視氣盡猶有閒也。《莊子·天地》篇：「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此二字所本。○原「氣」下無「盡」字。錢云：「氣」下當脫「盡」字。今補。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天道》篇云：「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說文》：「意，志也，从心、音。」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淮南·原道訓》：「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精神訓》：「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實也。」《司馬遷傳》：「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離則死。」①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官本云：「靜，他本作『淨』，下同。」靜神以養氣。○盧云：「養，本一作『愛』。」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官本云：「他本『身』作『人』。」古之道士有言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道家言》一篇，②道士言蓋其類。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

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王應麟云：「《老子》『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董子此文數語，亦有得于此。」和樂者，生之外泰也。○盧云：「和，舊本作『知』，誤。」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凌云：「《白虎通》：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官本云：「他本『恤憂』作『憂恤』。」凌云：「也，王本誤作『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勸善，疑「歡喜」之誤。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響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各本下接「此物獨生」至末。盧本接「是故男女體其盛」至末。盧云：「此下舊本衍『故天下之君』五字。又誤出下卷《天地之行》篇中語「此物獨死」至「大可見矣」九十七字，今改歸下

① 「形」下，《漢書·司馬遷傳》有「神」字。

② 「一」，《漢書·藝文志》作「二」。

篇。一張惠言云：「此下當接下篇『是故春』至『群物皆生而』止，再接『此物獨死』至末。」今從之。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溼，就其和也。盧云：「溼，疑是『溼』。」俞云：「溼，當爲『洿』。溼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溼』，即『重濕』也。以『溼』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矣。李翕《析里橋郾閣頌》：『醴散關之漸溼。』溼，即『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衣欲常漂』，盧云：「漂，當與『漂』同，輕也。或又疑是『漂』字。」凌云：「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居多，二字疑衍。《御覽》二十一引《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燭，飲食不饋，飲酒不動。」醫曰：「是良藥也。」七百二十四引同。饋，作「遺」。○凌本「長」作「常」。凡天地之物，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凌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

死。』二〇上『於』字，各本作『以』。錢云：「計臺本作『於』，今據改。」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淮南·地形訓》：「故禾春生秋死。」注：「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木王而死。」①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淮南·地形訓》：「麥秋生夏死。」注：「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句。之理不可不察也。之，猶此。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荼以夏成，《白虎通·八風》篇：「昌菴風至，生薺麥。」《西京雜記》載仲舒《雨雹對》云：「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陽氣之極耳，薺麥枯，

①「木」，《淮南子·墜形訓》作「金」。

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淮南子》：「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多也。韓愈《猗蘭操》：「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傳玄《董逃行·歷九秋篇》：「薺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蓋薺麥夏零而冬美也。《通志·昆蟲草木略》云：「薺之菜甚小，自生園圃，其實曰薺。」《爾雅》云：「薺，薺實。」《詩》云：「其甘如薺。」謂此菜之美也。○茶，盧本作「芥」，王本作「芬」。凌云：「皆誤，當作「茶」。《爾雅》：「茶，苦菜。」《月令·孟春》云：「苦菜秀。」《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故知「茶」字爲是，且與「薺」連文。《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作「芥」，作「芬」，皆無據也。今從凌本改，下同。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凌云：「《爾雅》：「薺，薺實。」《詩》：「其甘如薺。」《淮南·地形訓》：「薺冬生，仲夏死。」注：「薺，水也。冬水王而生，土王而死。」《廣韻》：「甘菜。」《金匱玉衡經》：「冬至，陽氣在子，萬物蟄藏，薺麥之類得冬始生，皆非正氣。」○《御覽》九百八十「而美」作「故美」。薺之爲言，濟與。濟，

大水也。○《御覽》九百八十引作「薺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茶，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淮南·時則訓》：「孟夏，其味苦。」高注：「火味，苦也。」《白虎通》：「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以物示意。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盧云：「舊本作「是天所告人也」。錢云：「《大典》有「之」字，「以」字。」故薺成告之甘，茶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成」字，疑當在「而」上。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茶成就也。成就，猶成熟。「也」字疑誤。天所獨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盧云：「所獨，舊本倒，誤。又「君子獨代」下似脫去一字。」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物，疑「食」之誤。上文所云「同時美者雜食之」也。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孫詒讓云：「當，當作「常」。凡擇味

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不遠矣。

○盧云：「舊本『各因』二字誤作『冬』字，『之所』倒作『所』之，今皆改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各本自「是故春襲葛」至「羣物皆

生而」誤在下篇「天地之行，美也」下，「此物」上衍「故天下之君」五字。今依凌本從張說移正。刪「故天下之君」五

字。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俞云：「如，即

「而」字。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官本云：「如，他本誤作『知』如、而通。」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爲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益，疑作「並」。

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凌云：「《漢書》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宿麥。』《漢武紀》：

「遺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顏注：「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曰宿麥。」《汜勝之書》：「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陶隱居云：「麥有大、小穰，穰即宿麥。」○盧云：

「州華之間，四字疑誤。」官本云：「中，他本作『正』。」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盧本自

「是故春襲葛」至此，並在下篇。是故男女體其盛，

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過，凌本作「失」。欲

惡度理，動靜順性，○各本「性」下有「命」字，疑衍。

今從凌本刪。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

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凌本「得」上

有「大」字，下句同。官本云：「他本無『大』字。」與案：

「此」字，疑在「謂」之上。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

長。○官本「得」上有「大」字，云：「他本無。」不得天

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也。○天啟本「天」作「人」。是故壽有短

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孫詒讓云：「末之，疑當作「末也」。大卒，疑作「大率」，形近而誤。《莊子·人間世》篇：「率然拊之。」《釋文》云：「率」，或作「卒」。故壽之爲言，猶讎也。盧云：「讎，與酬、售並同。《詩》：「無言不讎。」箋云：「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爾雅·釋詁》云：「匹也。」《說文》云：「讐也。」義亦皆同。」凌云：「《漢書·律曆志》：「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注：「鄭德云：「相應曰讐。」」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所自行。○盧云：「舊本作「壽夭與其所以日」，誤。」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讎其生平之所行，○官本云：「他本脫「與不久」三字。」今如後至，不可得勝，如、而同。疑文尚有奪誤。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

之也。其自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端」字，疑誤。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官本云：「夫，他本誤作「失」。與案：天啟本「損益」作「損夭」。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立哉！○官本云：「立，他本作哀。」案：當作「豈不哀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六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七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盧本下接「是故春襲葛」至

「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一段。盧云：「天地之美，下文具言之。然此處或尚有脫字。」錢云：「首一條乃養生家言，後一條言君臣之道，似非一篇之文。」張惠言云：「此下當接『是以天高』至『伏節死義』，再接『雖不惜其命』至『臣之功也』。此篇文止此。『代四時也』是《如天之命》為篇文。」與案：張校是。今從凌本移正。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天啟本「是以」云云至「伏節死」在「臣之功也」下。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

至精，近至精，無義，疑有誤。下同。《立元神》篇「天積衆精以自剛」下云：「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近至，或「積衆」之誤。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官本云：「取，他本誤『最』。」案：天啟本有「也」字，凌本同。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盧云：「臣、國二字之間有脫文，少『所以為尊也』一句。」與案：《離合根》篇云：「任羣賢以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凌本作「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

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困學記聞》九引《漢書》丁鴻日食封事云：「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其說出于此。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後漢書·黃瓊傳》「堅」作「彊」。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官本云：「死，他本作『形』。」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盧云：「化，舊本誤作『位』，今據下文改正。」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

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疾，所以致養也。○天啟本「疾」作「疚」。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爲忠也。《易緯乾鑿度》：「上者專制，下者順從。」○盧云：「爲忠，舊本亦作『致養』，誤。今改正。」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信也。○盧云：「爲信，舊本作『爲忠』，亦誤。今據上文改正。」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事之不濟，以死繼之，所以救人事之窮。○「伏節死」下，天啟本接「義代四時也」云云至「況穢人乎」。凌本「死」下有「義」字。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天啟本無「助」字。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子」字，疑誤。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天啟本無「其」字。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

暴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義亦見《離合根》諸篇。○盧云：「自『難不惜其起』至此共百二十四字，舊本誤在前『羣物皆生而』之下『一國之君』之上，今案文義移正。」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禮·緇衣》：「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漢武元狩元年詔：「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天啟本不提行，接「務著其情」下。今從凌本敘次，從盧本提行。隱

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嵇康《養生論》：「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官本云：「敵，他本誤作『遍』。」其官人上士，上，與「尚」同。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因材器使，無所偏愛。若四肢之各有職也。○盧云：「有職，本或作『一職』。」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書·洛誥》：「亂爲四輔。」《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顏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大戴禮·千乘》篇：「國有四輔。」

輔，卿也。卿設于四體。」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又見《孔光傳》。《尚書大傳》之「四隣」即此。《書·洛誥》疏云：「周公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據此，以肝、肺、脾、腎爲喻，是董主四人分設也。王應麟《小學紺珠》三云：「四佐：脾、腎、肝、肺。」注云：「《周禮》：『心有四佐。』佐，輔同義。」凌云：「《春秋元命包》：『目者肝之使，肝者目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脾之爲言附著也，如龍蟠虎伏，合附著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凌云：「《素問》云：『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用。』』高誘曰：『腠理，肌脈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盧云：「『血氣』上，舊衍『流』」

字，今刪。」無爲致太平，若神氣自通於淵也。

○盧云：「『自通』上，舊衍『無』字，今刪。」致黃龍、鳳

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凌云：「《詩含神

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

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玉符經》：「欲清淨潔

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玉曆通政經》：「芝

英者，王者親延耆老，有道則生也。」君明，臣蒙其功，

若心之神體得以全。「神」下，當有「而」字。臣

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

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

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爲

之喪。○盧云：「舊本脫『爲』字，趙增。」是故君臣之

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

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

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

功也。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

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

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

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

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

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天啟本「罰」作

「伐」。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

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

之矣。○盧云：「達，舊本作『起』，誤。錢據《大典》改。」

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

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

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錢云：

「政，當作『正』。」劉逢祿云：「政，與『正』通。」能常若是

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

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凌云：「《五經通義》：『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直與「值」同。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此間似有脫文。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此間脫二字，盧、凌本作「□」。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

時已。故曰：「聖人配天。」義互見《四時之副》諸篇。○盧云：「舊本『已』字上有『而』字，《大典》無。」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盧云：「『上』字，疑衍。」與案：《黃氏日鈔》引有。在人者爲好惡

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條條，行貌。《荀子·儒效篇》：「脩脩兮其統類之行也。」彼「脩脩」即此「條條」，古書「脩」、「條」多通作。又見《奉本》篇。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止動，謂「或止或動」。「天之爲人性命」語，又見《竹林》篇。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盧云：「『臨其時』下，舊本衍『致上』二字，今刪。」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

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言因順四時之名，留德不發，而必待春夏，留刑不用，而必待秋冬，實逆天地之經也。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盧云：「此下舊注一『脱』字。」案：天啟本「脱」作「大」字。凌云：「『脱』字是。校者所注。」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淮南·地形訓》：「禾，春生秋死。麥，秋生夏死。」《鹽鐵論·論菑》篇：「春生夏長，故火生于寅。木，陽類也。」穀熟于夏，故云「穀朽寅」。凌云：「《月令》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蔡氏云：『陽氣初胎于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六字疑有誤及脱文。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疑作「有害功者，除而殺殛之」。○凌云：「殛，吉逆切，音戟，誅也。王本誤作『殛』。」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治」上，當有「爲」字。是故春修仁而

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凌本作「力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凌本作「力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盧云：「『天地』下『之』字疑衍。」官本云：「地，他本作『子』。」與案：「地」字，當衍。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盧云：「舊『天』字文不重。錢云當有。」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非殺物之義，天啟本作「非殺之任擬」，下接「神明亂世」云云。凌本作「非殺物之任擬」，下接「代四時也」云云。張惠言云：「此下當接上《天地之行》篇『代四時也』至末。」案：盧本與張說合，今從之。

待，天啟本作「代」，凌本同。注引《鶡冠子》注：「太公調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顏延年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復爲代，去者爲謝」爲證。與案：作「待」是。上云「待春夏」、「待秋冬」，下云「必待四時」，皆其義。但句中尚疑有奪誤。以文求之，當云：「非殺物生物之必待四時也。」「義」，蓋「必」之誤。或云當作「非生殺之任，句。擬待四時也」，亦通。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①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官本云：「出，他本誤作「忠」。」皆天氣之然也，「然」上，疑脫「自」字。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人主一日萬機，刑賞迭施，隨感而應，志意遷易，不知其數。「四」下，似當有「者」字。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②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疑當作「況民穢乎」。《國

語·魯語》：「武王除民之穢。」○盧云：「案：自「義待四時也」至此，共百四十字，舊本在前《天地之行》篇「伏節死」下，誤，今移正。」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凡物必有大本，非天不生。必有參贊，非人不成。故數始于天而畢于人。《循天之道》篇：「人者，天之繼也。」《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之與十，遞相終始，必盡人以合天也。十端，亦見《官制象天》篇。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俞云：「聖，衍字。此明人貴於物

① 「也」下，稿本有雙行小字：「爲治久留謂之壅塞，不得中道。官本云：非，他本誤作兆。」

② 「也」下，稿本有雙行小字：「利人之心較利穀尤甚。」

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衍，明矣。」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俞云：「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爲天下貴也。《列子》榮啟期曰：「天地萬物，唯人爲貴。」○孫詒讓云：「《日鈔》引作「天所貴」，亦通。」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基義》篇云：「聖人之道，行諸天地，蕩諸四海。」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孫詒讓云：「此蓋言投物於淖則動，於堅則不動也。『而不騰相助』當作『而不能相動』，與下「相動而近」、「相動而愈遠」文正相對。」投淖相動而近，淩云：「淖，《一切經音義》：「收孝反。《蒼頡篇》云：「深泥也。《字林》云：「濡甚曰淖，亦溺也，溼也。」投水相動而愈遠。由此觀之，○天啟本注云：「由，

一作「猶」。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淩本「愈」竝作「逾」。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衆」字，疑有誤。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盧云：「僻，舊本作「癖」，誤。」氣生災害起。盧云：「氣」上，疑脫一字。」○淩本無「氣生」二字。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神明。○張惠言云：「功過」下當接上篇錯簡「神明亂世」至末。」案：各本下接「名者，所以別物也」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一段。今依淩本從張說移入下篇末。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句疑有誤。○盧本「任擬神明」云至此，在上篇自爲一段。云：「首尾皆有闕文，且似《天地》篇中語。」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

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離，附也。《論衡·變虛篇》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其無閒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凌云：「《羣經音辨》：『殺，相雜錯也。』」○天啟本「殺」下有「饌」字。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味」字，疑誤。盧云：「此『易』下，趙疑當有『見』字。」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官本云：「氣，他本作『易』。」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殺化，與運連也。○盧本「天地之間」至此，在上篇自為一段。錢云：「後篇大意，言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則此節應入後篇『四海之內』云云，適合。」與案：此篇今並依凌本從張讀移正。官本

云：「連，他本作『之』。」《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盧云：「舊本此下空四字，然此處文亦疑有脫誤。」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詩·大明》《詩攷》云：「諶，《韓詩》作『訖』，《說文》作『諶』，《毛》作『忱』，《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曆志論》、《潛夫論·卜列》篇並與此同。」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人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義。○仁，各本作「人」。錢云：「人，當是『仁』，蓋『仁』字誤作『人』，又轉誤作『人』也。」與案：錢說是。《為人者天》篇云：「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今從凌本改。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

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四海之內，○自「神明亂世之所起」至「蕩」字止，天啟本、盧本並在《如天之爲》篇。天啟本「蕩」下有一闕字。盧云：「以下文脫。此段亦似《天地陰陽》篇中語。」凌云：「原注闕。張惠言云：『此下仍接下篇末段『四海之內』至末，以『蕩四海之內』五字爲句。』今從之。」穀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禮·經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中庸》：「可以與天地參矣。」《荀子·王制篇》：「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穀之，治則以正氣穀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穀天地之化。」○盧云：「此下舊有『亂則』二字，係衍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之」上，疑有「天」字。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大戴禮·天圖》

篇：「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潛夫論·本訓》篇：「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官本云：「而，他本誤作『不』。」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類，猶統類也。《荀子·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搏若一人。」又云：「以淺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恡。」又云：「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不至，則知不能類也，是雅儒者也。」《王制篇》：「以類行雜，以一行萬。」並與此「類」字義同。《淮南·俶真訓》：「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與案：聖人之智，足以貫統類而不差忒，故得一物之情而萬物可治，所謂正其理則萬事一也。下此固不能無扞格矣。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

始者，不能辭其終。《莊子·人間世》篇：「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史記·孟荀列傳》：「利，誠亂之始也。」○官本云：「盜，他本誤作『道』，下同。」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知治之語，故施政務正其本，民氣常求其靜。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體情」二字，最得作禮之意。學者不知此義，遂有以禮度為束縛而迫性命之情者矣。《禮·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管子·心術》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四引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謂之禮。禮者因人情以為節文，以救其亂也。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疑是此處脫文。○盧云：「夫，一作『故』。」與案：官本作「故」，注

云：「他本『故』誤作『夫』。」天啟本「夫」作「無」。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官本云：「情，他本誤作『精』。」所以安其情也，色、聲、味，皆情也。道之以正，所以安之。不奪其情，而使之束縛拘苦，無泰然之樂。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持，疑作「特」。人生有食色嗜欲，則變而之情矣。然未始不根于性，雖特異之物，亦莫不然，故性為內。變變之變，謂之外。○盧云：「變，本或作『變情』。」天啟本注云：「一作『情』。」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變情之變，則物也。雖由情遷，已失其本性，故云「不為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外物重而我為役，則我為物動矣。此性與神之不能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物之感人，由于至微，漸移漸積，乃至汨沒而不可反，故君子慎微。《孟子》：「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樂記》：「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荀

子·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其人人不知，習忘乃爲，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淮南·齊俗訓》：「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大戴禮》：「孔子少成若性，習慣之爲常。」《荀子·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又《荀子·解蔽篇》：「心亦如是矣，故道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不足以決庶理。」○盧云：「舊本『察』字上脫『不』字，今補。」純知輕思則慮達，思不過節，故曰「輕思」。孔子所謂「再，斯可也」。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憫靜爲宅，盧云：「憫，與嫻同。賈子《傳職》篇、《道術》篇多用此字。以禮義爲道則文德。」盧云：「趙疑『德』當作『得』。」與案：疑作「以禮義道德爲則」。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淮南·齊俗訓》：「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又《原道訓》云：「達于道，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盧云：「『變』字上下，似

尚有一字。」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管子·心術》篇：「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世不亡。與物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又《內業》篇云：「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盧云：「『以』字，疑衍。」衆強弗能入。衆物雖強，不能鏡聖人之心。蜣蛸濁穢之中，凌云：「《爾雅·釋蟲》孫注：『宮中小蟬也。』舍人云：『方語不同，三輔以西曰蜣。』《淮南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文心雕龍》：『蟬蛻穢濁之中。』《史記正義》：『蛻，音稅，去皮也。』含得命施之理。雖在濁穢之中，而常含存其天理。命施，謂天命天施。天施，見《竹林》篇。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管子·心術》篇：「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荀子·儒效篇》：「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

名者，所以別物也。《管子·心術》篇：「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凌本不提行。親者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

略。莊云：「《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略常，詳正略否。」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情，實也。雖加文辭，而不隱其實，所謂文予而實不予也。紀實而不遺其文，所謂定、哀多微詞，不書昭公取同姓，而書「孟子卒」之類是也。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而不亂，名之義也。○天啟本注云：「貫，一作『道』。」錢云：「『古今通貫』下，當接前『任擬神明』一段，其『而不亂』以下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並非此篇文。」與案：錢校非，今竝依凌本從張讀。男女猶道也。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故道不外陰陽。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人之生，一瞑耳，聖人別為禮義以教之。因禮義而生名號，凡以治人事也，然其本則原於天。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張惠言云：「此說禮以發明人道義之意。」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不能堅守，故有人道。好惡任情，則有流爭之

失，故明人道，制禮義以範之。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先有物而後有名，名不先物作也。既因衆象而命以名，然後整齊參伍，以義相從。是故先物而後象，先象而後名，先名而後義。《管子·心術》篇：「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當夫未有名之先，牛可以為馬，犬可以為羊。及夫因象命名，則皆以義相從。如犬性獨，則「獨」從「犬」，羊性「羣」則「羣」從「羊」，不可易矣。或疑「可易」上當有「不」字，亦通。故正名以名義也。○天啟本作「明義」，凌本同。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洪名，猶《荀子·正名篇》之「大共名」，故亦曰「皆名」。皆名，猶通名。賈子《先醒》篇：「此博號也。」博號，亦猶洪名。私名，猶《正名》篇之「大別名」，故曰「此物，非夫物」。物為洪名，通言之皆物也。自其別言之，則有動、植、飛、潛之異，又有黑白色類之分，此物不可混於彼物矣。孫詒讓云：「《墨子·經上》篇：『名達類私。』說云：『名，物達也，命之藏私

也。是名也，止於是物也。」與此「私名」義同。」○私，各本作「和」。今從孫校正。古書「和」、「私」二字多相亂。《國語·魯語》：「和爲每懷。」韋注：「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管子·法禁》篇：「修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墨子·非儒》篇：「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荀子·正名篇》：「其爲天下多，其私樂少矣。」各本「私」皆誤作「和」，是其證。夫，各本作「失」。張惠言云：「當作「夫」，猶「彼」也。」今亦據改。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易，讀「狂易」之「易」。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凌云：「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對策》：『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顏注：『復，謂反復行之也。』」○此段元在《天地陰陽》篇「功過」下。張惠言云：「當在「聖人之心也」下，爲篇末。」今從凌本移。然疑是《深察名號》篇中文，因提行別出。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七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本册审稿人 江新 吕明烜

本册责任编辑委 甘祥满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yNzA2OTl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70692.zip",
  "filesize": 274363341,
  "md5": "5822e7304ff37fd249169e3460f839f6",
  "header_md5": "029b6920c826367af80f8423e2620fc7",
  "sha1": "ec27c70a155df0d7320fdd5189edc14047bab7a0",
  "sha256": "075a3781ef2e5a5aece6687f321b2f46522e09d1ad0201dbac186eb582c40556",
  "crc32": 190097630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0313561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678,
  "pdg_main_pages_max": 678,
  "total_pages": 689,
  "total_pixels": 40898720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